中華文史叢書之一一一
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雲南北界勘察記（全）

尹德明等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雲南北界勘察記序

晚清之際、西歐諸國、挾其侵略政策、以臨遠東、於是越南呑於法、緬甸併於英、中英遂有滇緬界務之爭。當英之初踞緬甸、虜其王孟錫袍以去也、告我使臣曾紀澤曰、緬王無禮於英、故廢其王。又曰、滇緬邊界、見中國兵與中國旗幟所在、卽視爲中國地。然猶慮我索問大金沙江以西之猛拱玉石廠、及潞江以西之孟密寶石廠也、復許我以大金沙江共有、蠻暮歸中國設關立埠、潞江東面南掌、木邦、孟艮、景線、諸撣人地屬我之說。遷延數年、我無定議。及其全緬底定、並略有我南北諸土司地、我始令薛福成與之商訂界務。交涉之時、彼明我暗、彼狡黠、我懦弱、彼措置已周、我進退失據、加以國力强弱異勢、薛使雖多方引證、力爭至再、終不能折其機牙、使其稍退。前許蠻暮設關及潞東地屬我諸端既不可得、卽明巡撫陳用賓於我腹地所設八關、亦棄其三。（漢龍天馬虎踞）比議定暫劃分至騰越尖高山。自是以北、留以有待、且伺機與英人中分野人山地、此薛使光緒二十年簽訂中緬界約之事實也。厥後英欲以潞江及恩梅開江中間之分水嶺高黎貢山爲界、遂於光緒

二十六年、進兵小江、戕我茨竹土守備左孝臣、并死我弁勇百餘人。我總理衙門與雲南督撫、不查卷圖、不考史實、顢頇應付、貿然以小江爲滇緬分界、令英軍退出小江以外。至光緒二十一年、我應英人之請、派石鴻韶與英領事烈敦會同前往查勘。鴻韶老耄、未能持定我舊有屬土、與之力爭、竟聲明小江以外久在化外、惟競競爭小江以南之區域。雖屬會勘、不能據爲定憑、英以我不明史地、懦弱可欺、益進一步、遂於宣統二年、進佔我茶山全地、直達片馬。英之野心、與所謂北段未定界者、始爲國人所注目。民國十六七年、英人侵略我里麻長官司地、即所謂江心坡者、國人又復囂然呼號曰、此我土地、我人民、英人不應進犯。究其實、高黎貢山之西、茶山地也、江心坡也、種人如何、山川如何、產物如何、英人強佔後治理將二十年之情形又如何、政府與國人無一能詳其底蘊。十八年冬、中樞乃有以明德前往勘察之命。明德生長滇邊、義無諉卸、馳返故里、遴選測繪人員及熟悉邊情之士、先後組成六組、喬裝商販、分頭密往北段未定界之茶山、里麻、孟養、我舊土司地、及麗維所屬之浪速、狄夷等地、詳密探查。明德亦變裝易名、另成一組、深入履勘。各組自出發後、以英人嚴密防範、野夷獷悍、並氣候寒熱毒厲之故、途次迭經險阻、有被英

人拘捕搜查者、有爲野夷阻留欲加戕害者、有嚴冬踰高黎貢雪山、行冰雪中幾葬身雪窖者、有盛暑冒雨奔馳窮山中、與瘴毒爲緣、幾病死者、幸仗國家威靈、咸得無事、完成任務、各慶生還。經將調查所得、詳繪地圖、編纂報告、並所攝照片碑證、呈之政府、以爲交涉之據。明德與各組人員行踪所至、隨有記載、或爲英人經營情實、或爲旅程狀況、或爲夷地風土、或爲歷史掌故、要皆與邊務有關、爰加整理、都爲八卷、名曰雲南北界勘察記。又得黃誠沅夏瑚遺稿鈔本二種、與北界亦多關係、並附錄焉。非敢比於著書行世之列、聊以存此行之辛勤、並冀國人知英人於我邊徼之侵略、實不容長此漠然而不問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騰衝尹明德序於騰衝澹甯居

雲南北界勘察記目錄

山經猓夷地之猓江狄子江狄不勒江駝洛江狄滿江及坎底拱路恩梅開江拉打閣岙角江上帕知子羅瀘水各地

卷四

第二組調查員張元欽王　璽

自騰衝出發經滇灘明光派賴茨竹楚余河片馬魚洞古浪岡房大壩地河小江噬戛官寨干坤拖角蹁高黎貢山經片馬啞口瀘水各地

卷五

第三組調查員王　璽

自騰衝出發經南甸干崖八莫格薩猛拱甘板玉石廠密支那木梳足德央足昔董古永各地

卷六

第四組調查員梁正中

自騰衝出發經古永瓦崙山昔董壩澤勒苦賴吾山渡恩梅開江入里麻（即江心坡）南部

西界陳牘

怒猍邊隘詳情

武緣黃誠沅輯

阿墩子彈壓委員兼辦怒江事宜夏瑚

雲南北界勘察記

卷一

內政部外交部會派滇緬界務調查專員尹明德

自騰衝出發經南甸干崖蠻暮八莫格薩直耿蠻德勒（即瓦城）滅繆（又名緬矛）孟養猛拱甘板玉石廠密支那邁立開江沿岸野人山及戛鳩各地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晴由騰衝縣城出發至藺家寨　滇緬北段界務、英人屢促議勘、我以國內多故、未遑及此。迨英人侵略我江心坡、即里麻長官司地、士民不服、遣派代表董卡諾張早扎密至騰衝、訴於騰越道尹趙鍾奇。於是騰衝界務研究會、推派謝焜劉紹和周從康代表走南京請願、全國震動、政府頗重視、有及時與英交涉解決此懸案之意。惟以邊徼窵遠、英人情形、士民狀況、及山川形勢、中央地方、均未深悉。十八年夏、外交部遂有滇緬界務研究委員會之設立、（明德）以鄉人推薦、得參末議、當以歷次交涉劃界、彼明我暗、故已定之界、失地至多、今茶山里麻兩長官司地、英人進踞、多者十餘年、少亦數年、其間情形、我茫然不知、應先派員詳密勘察、然後交涉、乃有把握、否則任人指劃、失敗堪虞。與會諸公、深然其說。並謂舊五綫圖、除英人所指之紫色綫我未承認外、其餘藍黃紅綠四線、或為石鴻韶誤勘之線、或為我不明史實官員妄擬之線、里麻長官司地、已擯諸線外、今後交涉、應

取銷此毫無根據未曾定案之舊擬綫、而另定適合之綫。研議經月、酌定兩線、一由尖高山西向衎枯門嶺山頂而上、至印度阿薩密與西康交界處爲止。一由尖高山西向沿遺立開江而上、至其源頭與西康交界處、包有我舊屬茶山里麻狄夷浪速各地。旋厘定調查方案、由中央派專員一人到邊地遴選八員、分組出發探查。並議決俟北界調查完竣、即與南界同時一併提出與英交涉。外部將會中研議各端、呈奉行政院令開、即照所擬辦理、由內政外交兩部遴派專員前往調查、經費飭財部照撥。十月十二日、明德奉內政部趙部長戴文外交部王部長正廷令、會派爲滇緬界務調查專員。即於十二月十七日由京首途、道經蘇州、特走謁內兄李印泉先生、請示一切、以先生於宣統二年、因片馬案、曾親歷小江、深悉當地情形也。到滬購辦器具、及圖籍應需物品、於十二月廿八日登輪南行。抵香港、適爲十九年元旦。復乘船至法屬越南海防、搭火車入雲南河口。由港動身、有新委雲南省黨務指導委員陳廷璧曾省三楊大鑄諸君同行、經過海防、頗受法海關人員之苛待、翻箱倒篋、細密搜查、用物之較新者、均留難上過境稅、旅客經此、靡不視爲畏途。一月九日、達雲南省會昆明、時龍主席雲率師西上、省務由周委員鍾嶽代理。明德遍訪各省委並滇中父老耆舊、詳述中央對滇緬界務關切、及今後辦法、均承多所指導。明德在昆明閱鈔有關案件及圖書、並遴選測察人員、未幾、龍主席囘省、晉謁詳陳、頗蒙指示、並允力助。乃於五月六日、率同測察人員楊斌銓張元欽狄壽楷王璽四員離省西上。是

時全省軍隊、大部開赴廣西、省內空虛、祿豐至楚雄一帶、盜賊出沒、村落商旅、時被搶刼、明德等沿途由各縣派團警護送、於五月十八日平安抵鳳儀下關。竊以北界猓夷地、冬季為雪所封、宜及時前去探查、乃派楊斌銓走麗江、組第一組、經維西、踰碧羅雪山、渡潞江、達茸蒲桶、踰高黎貢山西去、探查恩梅開江邁立開江上游猓夷地、坎底、浪速一帶。明德仍與張狄王三員西上、六月五日到達騰衝。時屆夏季、應行調查區域、瘴毒殊盛、遴覓嚮導及分組調查人員、無敢應者。小江流域、地勢較高、山嵐瘴氣較少、卽派張元欽王璽等組第二組、於七月二日前往勘察我舊茶山長官司地。不意歷勘派賴、茨竹、片馬等處、行至拖角、（原名他戛）被英人發覺、拘禁十餘日、幸未傷害、旋以兵二十餘名監解出境回騰。復派王璽等組第三組、於十月廿七日經八莫猛拱北上、探查野人山地。派梁正中等組第四組、於十月二十九日、經古永昔董、渡恩梅開江、探查里麻（即江心坡）南部。派張元欽等組第五組、於十一月八日、經古永昔董密支那北上、渡邁立開江、探查里麻中上部。派狄壽榕等組第六組、於十一月十七日經滇灘、之非河、小江北上、探查恩梅開江沿岸、及浪速地一帶。明德則於各組行後、率隨員蔣恩洲等出發。此明德自奉命由南京首途到騰衝至出發勘察前之大概情形也。明德所派各組人員、既已分頭出發、並聞已到達未定界區域、卽於今日下午二時、率隨員蔣恩洲、緬語譯員李宗雲、野人語譯員蔣萬春、並隨從三人、由騰衝縣城出發。離城後向南行、經來鳳山東南麓、軍營堆、土鍋鋪、約十六七里、至鎮彝

關。是處居民約二十戶、淸進士江仁齋先生鑪故里也。由鎭彝關渡大盈江、江源出騰衝北練青海、經城西向南行二里許曰疊水河瀑布、水由千尋斷崖上倒瀉而下、聲若雷吼、細雨紛飛、又名龍洞垂簾、其景絕佳。經石頭山、甘蔗寨、由此分路右行、經雨傘荷花池曩煙、至河西疊東街。約七八里、抵蘭家寨歇宿、計行程二十五里。蘭家寨多策馬者、非站口、平常來往客商不宿、明德等僱馬騎、依趕馬人之便、故宿於此。石頭山石若蜂巢、中多空竅、其輕可浮水、火山遺蹟也。內兄印泉先生擬名曰烈遺山。範圍甚廣、上起緬箐鵝籠、迤邐而下、至明朗曩煙、計長四五十里、廣二三十里。此外大西緬箐交界之打騰山、又名集鷹山及大西練之松山、亦與石頭山同爲同樣之火山遺蹟、極目所至、皆屬焦石、而石頭山石尤較輕鬆偉巨云。騰衝毗連緬甸、商緬騰人極多、冬季尤甚、此行任務、不僅騰人知之、卽英人亦有所聞、故於沿邊要隘及其所强佔區域、早已嚴加防範。明德行動若不十分嚴密、非惟不能到達未定界彼所强佔之區域、卽已出發各組、恐亦將受影響而被拘阻。故在騰僅密與第一殖邊督辦李子暢先生曰垓言之、並託以萬一各組工作人員在中途發生故障時、請設法營救、且託後方一切事務、承其慨允。明德出發後、化名張向仁、作商販裝束、同行者皆以張老販稱焉。

二十日晴由蘭家寨至九保街　晨五時半出發、經半個山、行十里、抵小河底早餐。是地位於綺羅河河北經左所營、猪心街、硫磺塘而出。與大盈江交會處、住民十餘戶、爲騰衝至九保尖站、售午膳、有白魚小花魚二種、味最美。小河底渡大盈江而西、有界平壩派曩煙三寨、皆僰夷、名曰三彝莊、民國後、改隸明朗練。早餐後、沿

大盈江東岸行、一里許、經曩煙瀑布、景亦佳、較疊水河瀑布則少遜。復行十餘里、經沙坡、全熱水塘、由騰衝南行、另一道走綺羅、猪心街、朗蒲寨、於此交會。 馬帮在此開午梢、趕馬人尖站休息、名曰開午梢。 明德等亦在此休息。 熱水塘居民十餘戶、有溫泉極佳、可資沐浴、故名。騰衝境內溫泉最多、如北練之馬蟻窩、大西之阿幸、大董之黃坡、緬箐之熱水塘、下村、清水之硫磺塘、黃瓜箐、河西之炳賽、蠻竜、各地均有。多係硫磺泉、能除筋骨疼風癱半身不遂等症。其中療病以黃瓜箐、硫磺塘、炳賽、三泉爲最著。溫度則以硫磺塘炳賽二泉爲最高、滾水翻波、蒸氣上騰、熱若探湯。沐浴者、多攜食物就泉水煮之、頃刻爛熟矣。炳賽溫泉、距明德村居需進三里許。 下午二時復行、一里許、經老壩河、河冬春水極小、夏季暴雨水大而流急、泥石俱下、往往覆沒人畜。又十餘里、經曩宋關、曩宋甲共五寨、外尚有馬盂、尖坡、新寨、及老官城四寨。 居民百餘戶。出曩宋關、曩宋關西隔大盈江、爲河西練轄東、大地、有餘村。東碑、轡林、各村。 渡曩宋河、清水練與南甸司分界處也。河寬百數丈、春冬可徒涉、夏季水極大、光緒間修石橋、已圮、商旅苦之。又行三十里、經半山、老沙壩、新沙壩、管家寨、三家寨、至九保宿、計行程七十里。 九保屬騰衝第一區、舊名南甸營、昔設經歷一員、並左營都司守備千把總等駐此。今住民三百餘戶、以釀酒造醬油種菜蔬著稱。日中、河東河西大盈江東岸曰河東、西岸曰河西、即河西練也。 附近各村寨居民、均來市易家居日用什物、或賣柴賣米、名曰趕街子、滇西各鄉鎮街期、多五日一街、九保則日日街也。 肆中衣食日用所需均備、尚熱鬧。有郵局、稅局、緝私營、緝捕私運海鹽 並男女小學校二所、前農商總長兼國務總理李印泉先生根源故里也。名勝有太平寺觀音寺。古蹟

有振鷺亭、爲永曆帝駐蹕處、但亭已無存、僅留空名。有榕樹（又名黃果樹）一株、拔地參天、蔭被甚廣。維西協副將騰衝李希白學詩有詠振鷺亭詩云、嗚嗚鼓角嗚邊風、投荒天子悲途窮、晉王計敗磨盤石、延陵將軍第一功。倉皇走入樊夷道、瘴雨未晴蠻烟裊、君臣競歌行路難、路旁啻斷鷓鴣鳥。南甸城東草萋萋、蠻花開後犵鳥啼、振鷺亭上鷺絲宿、（白鷺巢榕樹上）一朝忽見鳳凰棲。邊城何處覓黃帷、野老殷勤進豆粥、六宮舉箸卜咽難、欲食不食相向哭。邊月三更寂無譁、邊風四野吹悲笳、可憐窮荒竄天子、此後莫生帝王家。夜雨淋鈴空階滴、父老至今猶歎息、亭下旣經潛龍眠、蛙黽無聲蚊絕跡。

騰衝境內河流較大者有三、曰龍川、曰大盈、曰檳榔。龍川江又名龍江、最長、源出大塘明光滇灘、經曲石、龍江、蒲窩、小隴川、猛卯、（原有行政委員、二十一年改設治局、名曰瑞麗。）入緬甸而匯於大金沙江。下流又名瑞麗江。大盈江源出巃嵸山旁青海、經北練、小西、騰衝城、和順、明朗、清水、河西、各練、至九保、南甸、干崖、盞達、諸土司地、出蠻暮新店、亦匯於大金沙江。檳榔江又名盞西江、源出瑯琊山東南、在古永稱古永河、經盞西練於干崖新城與大盈江交會。山則由高黎貢山分支、經騰衝西北茨竹啞口、大啞口、姊妹山、班瓦啞口、而至瑯琊山。然後由瑯琊山分支、一支向西南行、經尖高山、瓦崙山、而至南牙山、蜿蜒於檳榔江大盈江與大金沙江之間、直至蠻暮新店而止。此支可稱之爲瓦崙山脈或南牙山脈。（南牙山、又名火燄山。）一支向南行、經大西河（又名岡東河）與古永河之間、起雲峯山打鷹山諸峯。由打鷹又分支、一南走經緬箐、猛蚌、河西、迤邐於大盈檳榔兩

江間、至干崖新城白蓮山而盡。在河西後面起萊里山、雙峯高聳、有海拔二千七百餘公尺、此支可稱之爲河西山脈、或萊里山脈。萊里山、距孟連七十里、爲德十九年到騰後、聞此山可望盡西野人山形勢、乃於秋季偕蠻幸侯朝佐干廷絲瓜坪淚人尹鵬育培沐登之。由絲瓜坪後山順嶺而上、山極陡峻、馬不能行、着草履攀藤附葛如猿猴柔升而上、約四十里、躋其巔。極目一望、衆山皆小、以望遠鏡窺之、北面騰城附近來鳳、崍年、龍從、打鷹諸山、東面河東各村落、南面干崖蠻隴壩子、西面喂羊園、麥瓜林卡池、寶石嶺岡、並檳榔江西野人山寨上野阢下野阢、均歷歷在目、洵大觀也。一北出起龍從、再折東轉南、經北練、東練、大董、蒲窩、清水、各練、並南甸、隴川、戶撒、臘撒、各土司地、綿亘於大盈江與龍川江之間而至緬甸。在戶撒北起杉木籠峯、極險要、爲古來兵家必爭之地、此支可稱之爲河東山脈、或杉木籠山脈。前人於騰境山水源脈、多未明晰、有將龍川江檳榔江源誤爲由西藏出者故特詳記之。檳榔江與大盈江流域之羣山中、多野人、不事生產、恆以搶掠爲生、初在近邊、繼及近城。前清道光五年、騰越同知胡啓榮、仿楚南屯田之法、於沿邊建設碉堡屯練防堵。計建碉堡七十七座、設屯練六百二十四名、置練田三千四百四十九畝、又士民捐田二百九十八畝、授耕招佃、俾屯練永守。自是、邊民賴以稍安。碉堡七十七座、即瀼灑關守隘石碉一座、山寨后甸各護村石碉一座、三岔河（古永）石堡石碉各一座、牖札、蘇江村、當曩寨頭、當曩寨尾石碉各一座、樓包河石堡石碉各一座、陳家寨、郭家寨、花子塘、護村石碉各一座、子控塘石堡一座、栗子園石堡石碉各一座、跳石守江石碉一座、蠻旦江石堡一座、芭蕉林石碉石堡、護村石碉各一座、哈三石堡一座、猛乃土堡石碉各一座、小猛竜土堡石碉各一座、威鎮坡土堡石碉各一座、榴油房官坡石碉一座、三岔口木堡木碉一座、熱水塘石碉一座、楓樹河木堡木碉各一座、徐家坡、牛圈房石碉各一座、假木馬土堡石碉各一座、大草壩李進坡石碉各一座、麻石頭土堡石碉各一座、魁甸村護村石碉一座、蒔竹嶺土堡石碉各一座、板橋土堡一座、吳家冲胡廣冲各護村石碉一座、三鍋粽土堡一座、二尖山大猛宏各土石碉一座、大風洞土堡一座、蘆子廠土堡石碉各一座、猛武老寨、猛武新寨各護村石土碉一座、鳳凰山土堡石土碉各一座、上猛連中猛連各石土碉一座、馬鹿塘土堡石土碉各一座、三界石土堡石土碉各一座、猛蒙木永海寨各石土碉一座、小蠻孖土堡石土碉各一座、大蠻孖護村石土碉一座、中山坡石碉一座、大田壩、龍洞、、

葫蘆口各石十碉一座、油竹塲、猛鼓山、邦行山、撒馬塲四處、無徐建設碉堡、則設練卡、哨樓坡蘿村木碉一座。道光七年、署騰越廳廣裕、詳請設立河西外圍香柏嶺十五卡、招募猓猓三百七十戶分駐、明德按守卡練丁、野人猓猓漢人均有、今以漢人爲多。於鹽課溢餘留半銀支給口糧鹽菜、限滿聽其種地守卡。嗣因山地磽确、不敷口糧、永昌府胡啓榮、騰越廳周澍、詳請奏明借藩庫銀二萬兩、置買練田、分給各猓猓口糧、府廳各捐銀一萬兩、三年歸款。計香柏嶺二卡、三級箐一卡、麥瓜林二卡、平野山一卡、三股疆創二鍋陞一卡、三台山一卡、喂羊路二卡、春花地大草坡兩處分紮三卡、蒔竹腦二卡、總計十五卡。又馬鞍山一卡、象腦山一卡。咸豐十一年後、兵事蔓延、碉堡傾圮殆盡。光緒五年、同知陳宗海稟請邊防委員郝映奎修復練卡七十八處、增建二卡、添設練丁二十名、共成卡地八十卡。

即茂福大路十卡、共練丁一百五十五名。橋頭卡十五名、紅丫口卡十五名、辛家田卡十名、紅泥洞卡十名、一碗水卡十五名、初安卡十名、香橡棚卡三十名、馬鞍山卡二十五名、陳復卡十名、星布卡十五名。幫中十七卡、共練丁二百十一名。香柏嶺卡十四名、潰水灣卡十四名、得勝卡十六名、大蛇腰卡十三名、文昌卡十三名、老邦中卡十二名、小拱母卡十四名、花家卡十四名、蕨葉壩卡十四名、三級箐卡十二名、下邦閂卡十名、上邦凹卡十名、在擠渡卡十名、小魯仰卡十二名、穀地包卡十三名、龍江渡卡十名、十花水卡十名。蓋西山十六卡、共練丁二百八十名。麥瓜林卡二十四名、麥瓜林小卡二十名、喂羊園卡十五名、春花地卡十六名、高禾木卡十五名、觀音卡十九名、示藥嶺上下兩卡三十名、蠻外渡卡十五名、楊家山卡二十五名、自耕自食、爛堆窠卡十名、打板箐卡十九名、滾腦卡十二名、魚刀卡十五大黑腦卡二十名、大龍塘卡二十五名、自耕自食。、芭蕉林下十卡、共練丁百六十五名。猛乃卡三十名、自耕自食、哈三卡十五名、花家卡十五名、喇靠河卡十二名、自耕自食、禾木樹卡十三名、新塘卡十名、芭蕉林卡二十四名、關河卡十四名、黃石板卡十六名、小江卡十六名。止那隘二卡、共練丁五十五名、蠻奔卡三十名、永恍卡二十五名。撫夷兼管之古永中八卡、共練丁一百名。蒿子壩卡十六名、熊脚卡十名、花水卡十二名、虎跳石卡十四名、栗子園卡十八名、子拖塘卡十二名、葫蘆口卡六名、棕包河卡十二名。古永上七卡、共練丁九十名。猴橋關卡十八名、屈家壩卡十名、三岔河卡十二名、洗家河卡十一名、木立口卡十名、羊蹄河卡十一名、美古河卡十八名。

蠢西新歧保路五卡、共練丁五十八名。小地方卡十名、三家村卡十二名、喂猪坡卡十四名、威鎮坡卡十名、三岔口卡十二名。古永進城保路四卡、共練丁六十七名。板橋卡十四名、自耕自食、歡喜坡卡十八名、蓋蔗箐卡二十名、棚子林卡十五名。潞江渦龍江保路一卡、竹笆橋卡練丁十名。統計八十卡、共練丁一千一百九十一名、事詳載續雲南通志武備志及騰越廳志邊防卡練中、以其有關邊務、用錄於此。光緒庚子歲首、蠢西野夷黑山凹爲亂、出文筆、燒掠河西爐廠三鍋腔猛來諸村寨、勢猖甚、先君子苑林公諱占甲、統團練數百、隨總兵張松林討平之。

二十一日晴由九保至舊城　晨六時出發、經曩拱河、又名小梁江、源出河東大廠、河身寬里許、春冬可徒涉、夏季水甚大、往往覆沒人畜。行六里、經遮島、南甸宣撫司署在焉。有市場、人口約四百餘戶、漢夷雜處。土司龔綬、本漢族、江南上元人。其轄境甚廣、在昔西北與茶山長官司接壤、西南至大金沙江與孟養宣慰司毗連、英併緬後、失去者不少。由遮島東去二十里、爲八撮、設有縣佐一缺、治理南甸司地、民國二十一年改設治局、名曰梁河。仍隸屬騰衝、再去通蒲窩龍陵。離遮島南行五里、有分路向東南去、通羅卜絲莊隴川猛卯南坎各地。又行數里、經橋頭新寨、居民十餘戶、僰夷也。由此向西渡大盈江、有鐵索橋、名曰曩轉橋、又名花橋。沿江西岸經猛宋、茂福、黃陵岡、而至干崖土司新城、再渡檳榔江、經太平街、蠻允、雪烈、石梯、而至蠻暮新店、以達新街、此三十餘年前通緬大道也。後改由東岸行、今多荒廢。明德等沿東岸行、十餘里、抵胡蘆口、開午梢休息。　胡蘆口無居民、地頗險要、南甸干崖兩司咽喉也。由此以下、經渾水溝、至干岸曩碗、路頗荒避、時有野人出入、掠刼商旅、兩司沿途派土兵梭巡、以資保護。南甸司於此設保路收岡處、

向旅客收護路費、乘馬者每人洋二角、乘輿轎者洋一元。此種保路費、亦邊地特有之現象也。騰衝海關多收附加捐二成、年約收現洋二三萬元、以一部分爲酐蠻錢及駐猴橋保商隊糧餉幷修路之用、以一部分爲南甸干崖兩司保路費、公家旣有保路費、兩司復設關收保路費、何也。午飯後、行十里、路頗崎嶇、經渾水溝、南甸干崖兩司交界處也。渾水溝春冬水小如溝、每至夏季、水夾沙泥而下、時有淹沒人畜之患、干崖田土、多被猛水沖壞、尤受其害。又五里、經蠻撒、又名蠻三僰夷數戶居此、有售茶者。又數里、經曩碗又名攬宛干崖司保路收關處設此。復行二十里、經蠻干蠻克等夷寨而至舊城宿、計行程七十里。舊城爲干崖行政委員所在地、民國二十一年改設治局、名曰盈江。市場也。兩旁市基甚長、在昔頗形熱鬧、居民約四百戶、自民國十三年干崖變亂燒燬後、干崖變亂、起因甚微、緣土司之弟刀保固、向人民綠某等借貸不遂、暗嗾野人掠刼、以圖洩忿、當局者不善處理、遂使禍成燎原、全勝震動、夷境騷然。干蓋兩司漢人村落、燒燬殆盡、死者無數、尤覺慘然。殘破殆盡、刻尚未復舊觀、現有居民二百戶、漢夷雜處、有公安局並小學校。過大盈江西、江廣四十丈、水流緩、以竹筏過渡。名新城、干崖宣撫司署設於此、居民二百戶、盡僰夷種、土司刀姓、亦漢族、江南應天籍。檳榔江自西北來、與大盈江於新城交會後、稱曰海壩江、又名太平江。自此以下、江愈寬而流愈緩、可渡舟楫。兩岸田土沃衍、稻米出產最富、惟氣候酷暑、氣候自離騰城三十五里之小河底起、卽漸炎熱、干崖舊城以下尤熱。漢人夏季蒞此、多染瘴病。

二十二日晴由舊城至小新街　晨七時、地震有聲、勢從西北來、震源在片馬拖角小江一帶也。七時許出發、循大盈江東岸行、路甚平坦、經蠻耗蠻林等夷寨、三十里、抵蠻璋街、午飯。是地有市場、昔頗熱鬧、

居民百餘戶、今僅三十餘戶、十三年干崖變亂被焚、現尚未復原狀。午飯後、行二十里、抵小新街宿、計行程五十里。 小新街、亦市場、屬干崖土司管、居民百餘戶、漢夷雜處、有電報分局、各司地電報均由此收發。距小新街西隔大盈江約六里之遙、爲蓋達屬之太平街、居民五六百戶、十之八九爲漢人、夷地漢人集落之最大者。（民國十三年干崖變亂、自傷城以下、漢人村市、均被夷人焚燬、獨太平街被圍不下、後得大隊長嚴爾艾由九保率輕兵繞道羅卜壩、經杉木籠戶撒西面街下、裏外夾擊、夷人始惶恐解圍逃、夷地漢人、僅此與蠻允得不殘破、亦云幸矣。）太平街西北去三十里爲蓋達、設有行政委員、（二十一年改設治局、名曰蓮山。）土司思姓、光緒間爲亂、已撤廢設治、由蓋達南行百二十里、至銅壁關、西去八十里至巨石關、再三十里至昔馬、過中英界樁十一號十二號、至英屬緬甸拿坡。（有英兵營常駐）由蓋達西北行七十里至萬仞關、再西去抵猛典、過二十四號界樁、經緬之昔馬拱（亦有英兵營）而達蔓鳩允帽、約二百六十里、清乾隆時、大學士傅恆征緬孔道也。

二十三日晴由小新街至蠻綫 晨七時出發、八里、經弄璋街、茶憩。是地適逢街期、頗熱鬧、居民二三百戶、漢多夷少、屬干崖土司管。又行十二里、經且帽、復行三十里、抵蠻綫宿、爲時始下午二時、計行程五十甲 蠻綫爲干崖壩尾、居民五六十戶、漢夷雜處、爲由緬甸入騰衝第一要口、設有保商隊海關分卡及消費稅查驗分所。距蠻綫隔江十里之遙、爲蠻允、屬南甸土司管、居民三四百戶、皆漢人、有男女學校、民氣强文風盛、曾赴省及到日本留學者多人。昔江之西道通行時、蠻允適當其衝、商務繁盛、日

蠻綫道及古永猴橋道通行後、已漸趨冷落矣。蠻允西南行山中爲雪烈、野夷村落也。光緒元年、瑪嘉理案卽發生於此地、內兄印泉先生有紀瑪嘉理案文一首、錄如次。

咸同之際、杜文秀亂滇、垂十八載。及其敉平也、印度總督檄副將伯郎、（騰人稱曰布羅）來覘我軍實、英使館亦檄其一等書記官瑪嘉理、齎我總理衙門通行護照赴緬甸迓之、因陰圖川滇山川、在道頗不循軌度。抵滇垣、謁總督岑毓英、欲用敵體禮、毓英不許。持之堅、許之。語驕蹇不遜讓、毓英怒、然念中英邦交、乃隱忍以卒衛送出迤西。瑪在道、益倨侮人民。至騰越、謁總兵蔣宗漢、宗漢令其自旁門入見、瑪大詬。出游疊水河、圖形勢、騰人噪而逐之、宗漢亦以卒送之出緬甸。適副將李珍國返自緬甸、備言英兵據漾貢、通航新街、謀緬急、瑪嘉理卽銜其使臣命、更爲由緬入滇計。於是受騰越紳民周延醇李懷玉楊懷瓊魯恆泰請、珍國專弁報毓英、請殺瑪嘉理及伯郎、毓英密札如議。珍國乃令其部將藺小洪楊大武謀於野人、伺瑪嘉理等返至火焰山紅蚌河外蠻暮地、卽要而殲之。既行、乃偵瑪嘉理於蠻允之雪烈、盡殺之。伯郎以其徒毆、故未及於難、時則光緒元年己亥正月十七日也。伯郎在石梯聞之、遁歸八募。事聞、朝野大震。英使威妥瑪以爲毓英實使之、朝旨議毓英罪、褫宗漢珍國總、（騰越廳同知吳啓亮、亦遭褫革。）逮珍國下按察使獄、並捕邊外野夷若干人候訊。五月、詔湖廣總督李瀚章刑部侍郎薛煥來滇審問、英參贊格維納隨節來觀審。珍國既被檻車徵、騰紳劉照青楊冠玖與偕來、納橐饘。既至、毓英微服慰珍國於獄、越數日、命按察使崔曉江以

厚酬勸珍國獻督部印札。印札乃爲珍國縫之衣絮中、不肯納、惟言生死不以累宮保。鍼英不自安、乃拔劍砍柱曰、死一將、而我獨倖生、非夫也。則下令調各鎭漢土官兵數萬人入會垣、言大蒐。七月、瀚章煥至、鍼英部諸將、列陳數十里、躬則跨馬戎裝、帕首腰緬甸刀、迎於歸化寺、鍼英軀幹魁偉、以久戰故、面黝黑若古張桓侯狀、瀚章煥見之奪氣。入行館、乃謀所以善其術者、及訊、諸提鎭總兵官吳永安何秀林等皆擐甲列於廷。瀚章鞫珍國、珍國矢言不與聞殺瑪嘉理事、而野夷不達漢語、應對必藉舌人。瀚章曰、殺瑪嘉理汝輩爲之乎。舌人則曰、官問汝、汝是臘都耶、野夷頷其首。瀚章又曰、汝輩殺瑪嘉理作何狀乎。舌人曰、官問汝、汝在山中伐木析薪狀、可得見乎。野夷羣舉兩手作持斧下劈狀。瀚章曰、汝殺瑪嘉理信矣、誰爲汝謀主者。舌人曰、官問汝、汝窮苦、何所啖、啖蝮蛇乎。野夷掉其首者數。瀚章顧格維納曰、案定矣。格時坐於旁、撚髭微笑。明日驛騎來告、蘇開先兵變騰越、陷廳城。宗漢復出統兵、省會且流聞提督楊玉科反永昌。瀚章煥卒論殺野夷、而出珍國於死。威妥瑪憤不能罪鍼英、至下旗出都、調戰艦北上、李鴻章親追威妥瑪於烟臺、與訂烟臺條約、給卹款二十萬兩、許五口通商、賦予領事裁判權、英人大悅、時則二年七月也。八月、調劉長佑督滇、鍼英專任巡撫、尋丁母憂去。服闋、授臺灣巡撫。八年壬午、越南事起、鍼英重回滇督任、督師出關、與法人戰洮南宣光間、鴻章主和議、越南亡矣。十一年乙酉、英兵入阿瓦、虜緬王孟錫袍以去、緬甸又亡矣。英之謀緬最力者、內則沙力、外則威妥瑪、而瑪

府理亦急進之一。自古盡臣謀國、必先充實其國防、內有蘇藿不采之威、斯外有殺敵致果之效、若徒逞一時氣矜之隆、未有不貽國家以重厭者。是故岑李之輕舉、與夫鴻章之媚外、二者皆失也。謀國者於此可以鑒矣。是皆聞之先君子、爲騰越一大事、謹紀其略如此。

南甸干崖盞達各土司地、田土肥饒、人民富庶、稻米出產尤多、價廉而美。有名軟米者、粒長而白如鼠牙、故又名曰老鼠牙、味尤甘美、內地所無。居民有漢人、僰夷（即擺夷）野人、猓玀、崩竜、阿昌等類。南甸司漢多於夷、干崖盞達兩司、則夷多於漢、大抵壩子（滇人平原稱壩子）中有市場及半山間、多住漢人、炎熱近水邊之地、多僰夷所居、深山老林中、多野人傈猓所住、崩竜阿昌則較少。漢人、大都爲明洪武以後由江南豫魯贛鄂湘川遷來、先居內地、漸徙邊徼者、一切裝束與內地同。僰夷、有大僰夷（即官種）小僰夷（即民種）之稱、實則語言習俗均同、無顯著之區別也。性慈善、膽小、信佛、好潔、聰明、多有讀漢書貢成均入庠、並留學省內外者。（沿邊土司、對人民向取愚民政策、惟恐人民知識漸開、起而反對其苛派壓迫、致礙其萬世承襲土司之位號、故現今各司雖有小學校、頗多具名而已。）有僰夷文、自左而右、橫行、但不普及。裝束、男子着衣穿褲、足着草履或鞋、頭多以黑布巾束之。婦女上身御窄袖短衣、下繫黑布裙、頭纏極長之黑布高包巾、婚喪慶弔、足並裹美麗花紋纏布。男女均喜嚼生草烟、和以石灰撒餠蘆子、年輕婦女、多喜漆齒使黑、以爲美觀。婚姻自由、男女同意後、父兄託媒人禮聘。野人在大盈江兩岸羣山中與滇緬交界者、多爲小山種人、性懶惰、兇悍、嗜殺、信鬼、出入槍刀不離身、在我界者、恆以刼掠爲生、昔南干盞各司漢人僰夷、

頗受其害、通緬、道、自蠻允以下、非有保商兵不能行走。今雖稍安分、而槍刼之舉、亦時有所聞。好酒、每逢街期、背山貨到市場出售、必買酒痛飲、醉則隨地倒臥、醒復行、或卽乘空刼掠。男女亦喜嚼烟草、使唇皮常紅、史書所稱赤口濮、殆卽此類歟。裝束、男子上身着衣、下身着褲、亦間有繫裙者、頭束包巾。婦女上着衣、下圍裙、女子於未出嫁時、不留長髮、前齊額、後披及耳、長則剪去、與今之開通婦女剪短髮者同。項頸及胸、喜以銀泡車渠料珠穿掛爲飾、腰及膝灣、並束細黑漆籐箍一束、愈多愈佳、以爲美觀。

騰衝龍陵沿邊、共計十土司、曰南甸宣撫司、居騰衝之南。曰干崖宣撫司、位南甸西南、大盈江檳榔江流域。曰隴川宣撫司、居南甸之南、龍川江西北、南碗河流域。所謂三宣也。曰盞達副宣撫司、居檳榔江西、大盈江北、已撤廢、不得承襲。曰戶撒長官司、曰臘撒長官司、居干崖西南、隴川西北。曰猛卯安撫司、居隴川之南、龍川江下游。曰遮放副宣撫司、居隴川之東、龍川江南岸。曰芒市安撫司、居龍陵西南。曰潞江安撫司、居龍陵之北、騰衝之東。各司互爲姻婭、其中以南甸干崖兩司區域爲最大。

二十四日晴由蠻綫至芭蕉寨　由蠻綫至古里卡、（又稱咕哩卡）皆山路崎嶇、時有野夷刼搶、（明德）向保商隊（保商隊在昔兵額二百五十名、現縮減爲六十名、月餉每名八元、每月需薪餉五百餘元、由海關附加捐項下支撥。）要兵數名護送。晨七時出發、行八里、經南猛、有野人五戶。野人婦女正在舂米、（野人米隨食隨舂、無隔宿糧者、故所舂者可口。）有一男子着保商隊服裝、任保商之責、曉漢語。後沿山路行、頗僻靜、繼下陡坡、行三十餘里、抵古里卡、有野人四戶。古里卡河、自東南向西北流入大盈江、

河水不大、英人造鐵橋以通往來。河東北爲華界、河西南爲英屬。由大盈江起、向東南爲已定乙段界、向北爲已定甲段界乙段第一號界樁、建於古里卡河西南山巔、迤邐全鎭康縣屬南定河與南帕河交會處爲第九十七號界樁。光緒二十四五年間、西寧鎭劉萬勝與英員司格德會同劃定、將我舊有土司地劃去不少。　明萬歷二十一年、巡撫陳用賓於沿邊設八關、曰銅壁關、設於布嶺蠻哈山內南甸司地、控制蠻哈、海黑、蠻暮諸要地。曰巨石關、設於戶岡昔馬山、控制戶岡、迤西（即孟養宣慰司地）要路。曰萬仞關、設於蓋達後猛弄山頂、控制港得、涉勒、迤西等要路。曰神護關、設於蓋西猛戛山、控制茶山、古永、威緬、迤西等路。此四關在大盈江北、設蠻哈守備鎭轄之。曰鐵壁關、設於等練山、控制蠻暮水路。曰虎踞關、設於邦杭山、控制蠻棍、遮鰲、先腦、猛密要路。曰天馬關、設於邦欠山、控制猛廣、猛密、猛曲等處要路。曰漢龍關、設於工囘。此四關在大盈江南、設隴把守備以鎭轄之。今八關僅存其五、而虎踞、天馬、漢龍三關故址已淪入緬屬矣。（先伯岳蔚然公諱大茂、曾於光緒十六年、奉王總督文韶命、察獲三關故址、云虎踞漢龍猶存碑刻。）

過古里卡橋、卽英屬、路較寬濶平坦、路旁電線桿爲金屬製、比之我國、小事落後、殊可恥也。行十五里、抵芭蕉寨宿、計行程六十里。該處住民十戶、漢人野夷參半。漢人業旅店而兼營小商業。有英國官站（卽驛站、在緬邊地、每十英里建築一所、以備公務人員來往住宿、餐室、臥房、廚房、浴室、兵房、馬房、傭房俱備。）一所、營房一座、常駐戈爾卡兵二十名、以資防邊。營房上覆洋鐵片、四周圍以竹片、官站四周、以士敏土及石梁砌、項覆洋瓦、民房則圍以竹籬、項覆茅草。

二十五日晴由芭蕉寨至茅草地　晨六時半出發、行二十餘里、經崩別、有野人二戶、英人官站一所、並有戶撤漢人尹姓一戶在此售賣茶點。又行三十餘里、抵茅草地宿、計行程六十里。由蠻綫至茅草地兩站、皆行叢山中、大盈江繞西北山谷行、至茅草地始再見。茅草地居山麓、濱大盈江邊、江水急湍、聲浪甚勇、夜間水聲徹夜入耳不絕。居民有漢人僰夷野人三種、共十餘戶。　將至茅草地約三里、東南有分路往英人董洪（Tonhong）營盤、常駐兵五六十名。又沿大路西南行約一里、有分路向西北渡大盈江通愛路坪（Alawpum）、亦英人營盤也。由愛路坪北去、與滇隣邊之邦拉、拿坡、昔馬拱、昔董四處、英人均設有營盤、駐紮軍隊、我則毫無設備。渡大盈江東北、即滇緬分界處之紅蚌河、又名南奔江。再向東北去、達石梯甚險要　雪烈、爲往昔蠻允舊道。由大盈江起、溯紅蚌河而北、爲滇緬已定甲段界、第一號界椿立於紅蚌河與大盈江交會處、至古永尖高山、共立界椿三十九號、光緒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間、派知縣陳立達、游擊楊發榮、與英員劃定。由尖高山向西北、則爲北段未定界。　光緒十一年乙酉十月初三日、英人佔據緬甸、我使臣曾紀澤向英政府抗言曰、英人佔緬甸則可、不能侵及中國尺寸土地。英政府詢以中國與緬甸界綫所在、曾使倉卒間、亦不明我界址究至何處、乃曰、我界有中國兵及中國旗幟。英政府甚重視此語、即電告在緬官員云、見中國兵及中國旗幟所在則止、不能擅進。曾使亦電總理衙門轉咨滇督速派兵防邊、預占先着。滇督岑毓英、密命袁善取緬、善至騰、爲總兵朱洪章擅殺。內兄印泉先生記其事云、岑公自安南撤師、抵開化、以槍五千支、餉

（十五萬兩畀善、命濟取緬甸、善至騰逃、岑計日以善已入緬、明令朱洪章阻袁行、不聽則收其械、散其衆、蓋欲脫謝責任、以開邊釁之罪歸善。不意善到騰、因其妻將臨產、逗留月餘未行、洪章待岑令、設筵邀善、命繳械、善謂奉有宮保令、洪章亦謂奉有宮保令、善終抗拒、洪章曰、爾果欲反耶、交同席騰丞陳宗海管押、宗海不敢承、洪章竟於席間殺善、并楡甕差弁朱小七二人、陳屍鎮署轅門、源雖孩提、覩之下涕。）後丁槐張松林先後任騰越鎮、日以演戲酬酢爲事、丁且釀成蓋達蓋西之亂、並未派兵遠出駐防。英人統兵自阿瓦探八莫、（又名新街）無中國兵、由八莫向東再進、亦無中國兵、至紅蚌河、有馬武相部下保商營四五十人駐紮、英兵乃曰、此中國界也、始停止前進。使當日無馬武相保商兵駐此、英兵將長驅入雪烈蠻允矣。英人又統兵由格薩北向、竟長驅而至密支那。（昔名三鴉拱）內兄希白有詠紅蚌河詩云、紅蚌河在萬山腹、一水茫茫流深谷、千崖萬壑遮不住、白龍放走蒼海曲。修蛇短狐巢其中、猛獸磨牙雙眼綠、蒼猿掛樹飲清泉、山雞旋風折大木。偏地深深虎爪痕、幾間小小猪嘴屋、（野人所居之屋門、啓於屋脊間、形同猪嘴、故漢人名之曰猪嘴房。）野人性野無約束、桑弩獵獸火種穀。又慣刼擄以爲生、騰人聞之相裹足、騰人愛向驃樂游、夷山一阻生機蹙。商量泣請官府憐、鎮軍搖頭丞瞠目、商人自願供軍資、張（天明楚雄人）馬（武相騰越龍江練人）奮袂率兵卒。紅蚌河邊作戰場、石梯頂上飛石鏃、野人屢戰苦不支、野婦日抱野兒哭。從此革心不敢反、康莊不復憂蠻觸、（張馬等駐兵紅蚌河石梯等處、與野人大小數十戰、野人不支、賫牛酒投降、野人山自此通行無阻。）夷性難馴如犬羊、將軍泣向河邊宿。（野人山平、張松林欲沒其功、下天明於獄、商民泣請、乃釋、又恐野人反、復請馬武相駐兵紅蚌河石梯隘、軍餉由商貨抽收供給、謂之保商營。）自從緬甸淪於英、英人略地窮荒服、望見營頭旗影搖、乃舍其鹿不復逐。（英人取緬以後、略地入野人山、至紅蚌河、見有漢兵旗幟、始停止前進。）河畔儻教撫戍兵、界線當劃雪烈麓、君不見孟密蠻暮

我邊陲、予取予攜誰彼毒。又不見憂鴆江邊皇皇碑、不問主人取而扑、不然區區衣帶水、大好山河空相告。讀此詩、清末騰邊野人山之情形、歷歷如繪矣。吳江金松岑先生天羽（本騰人田秋年所著事略）撰有馬武相傳、併錄之。其文云、馬武相、一名金城、騰衝龍江練人也。世奉回教、爲農民、少時未嘗讀書。年二十餘、隨朗蒲寨人段德有牧養騾馬、爲騰商運貨出入滇緬邊界、以是得諳夷情。時夷山野人恆呼嘯刼行旅、騰商苦之、德有以武相憨勇有膽略、薦之、乃畀以七八壯士、使管帶駐蠻弄寨。蠻弄固騰越轄境、聽委於此抽保路費。武相既任保路、盜刼稀、商道日暢、總兵丁槐傳武相入見、擢千總、因設保商營、充管帶。於是石梯有匪首曰臘鳩金四者、野夷也、獨暴強、時刼殺行旅。光緒十七年三月、武相自新店護送貨馱二千餘赴蠻允、夜宿紅蚌河、匪以數百圍之、匪首潛入逆旅、刺武相、誤殺逆旅主於床、武相知匪之好襲殺也、則夜不寐、而躡屋角偵之、匪既入殺逆旅主、將出召其徒入、武相以刃背擊匪、刀刃墜、遂與闇中相搏鬥、武相之弟金堂、急以叉叉匪、匪死、槍洞其膊、武相梟其顱、號於衆、衆知其魁之已斃也、乃退。明日、次大谷、匪大集、衆二千、圍商幫凡十八日、粮絕、後營管帶張天明督兵往援、亦被圍、乃共殺駝馬而食之、武相乃約束士卒馬戶而詔曰、我輩處死地、非與此貉爲殊死喋血戰、不足以潰圍。於是士皆一當百、四向殺敵、賊卒不支而退。武相以功擢升守備、匪益勘定。後戶撒門槑臘之亂、盞西木瓜塘黑山少爺之亂、（明德按黑山少爺名黑山四、盞西野夷、歸南甸司轄、木瓜塘係卡地、屬河西管。）盞達土司上下衙爭襲之亂、猛卯土司叔姪爭

職之亂、晉都司職、設綏邊營、令兼帶之、自是商道平靜、邊圉寧謐者、垂十餘年。武相卒於光緒三十四年、年五十餘。武相面黑而無鬚、左頰有一大黑痣、目灼灼有稜、爲人誠樸寡言笑、芒鞋短服、隨處蹲而不坐、與野人相類、方其見丁鎮時、拜謁如儀、命之坐、所坐爲金漆椅、上覆繡墊、武相蹲踞於其上、左右皆匿笑、丁獨賞愛之、立擢千總。武相善御衆、亦有恩、擇野夷之可信任者、收爲義子、故往往能得其死力。有子二、曰自忠、自良。

二十六日晴由茅草地至八莫　晨六時半出發、行二十里、有英人官站一所。又行二十里、至洗帕河、一名南太白江、源出虎踞關北、匯入大盈江、春冬可徒涉、建鐵索橋、甚堅固、戶臘撒二司來路交會於此。渡洗帕河行未幾、改乘汽車赴八莫。由茅草地來路甚平坦、汽車可通行、但汽車僅由八莫開至洗帕河。由洗帕河登車後、行數分鐘、經小田壩、往來騰衝八莫馬幫集中地也。由此至八莫、來往貨駄均改由汽車運輸、故馬幫到此爲止。又行二十分鐘、經猛冒、市集繁盛、有咖啡店數家、隴川猛卯二司來路交會於此、居民緬人僰夷均有。又行半小時、抵八莫、宿中國街懷安棧。計由洗帕河乘汽車來、費時一時餘、行路六十里、本日計里程一百里。　由古里卡過界後、無論馬行道汽車道、均修築寬闊平坦易行。每屆秋末冬初、道旁兩邊丈許、茅草荊棘、均刈除盡淨、愈覺道路寬敞、冬季並大修築一次、不以我界之野草過膝、崎嶇難行。計由騰衝至八莫七程、共里途五百餘里。由騰衝至古里卡河、約三百二十里、師蕊屏先生範漢槃載由騰衝至各土司里程

云、由騰越州城南六十里爲蠻宋、又三十里爲南甸土司、故爲府。由南甸左行爲龍抱樹、又五十里爲杉木籠山、山之險者也。又三十里爲蠻隴、又六十里爲隴川土司、又四十里爲郡中山、又一百里爲猛卯土司、凡四百五十里。自南甸右行二十里至沙冲、二十里至猛宋、五十里至黃陵崗、五十里至干崖土司、八十里至盞達土司、三十里至太平街、又自翁輪三十里至銅壁關、凡三百五十里。此自騰越州南分左右之里數也。自隴川八十里至隴撒土司、戶撒土司在其北三十里。自隴撒至鐵壁關、八十里。由鐵壁關而左、二十里至蠻等、七十里至虎踞關、又五十里至南畬、三十里至等拐、又十里至天馬關、此境內南行之里數也。

在騰時、聞蠻暮新店挖獲劉綎威遠營誓衆碑、已移八莫關廟保存、到旅棧稍息後、即赴關廟察詢碑之所在。廟內設華僑小學校、男女生徒共五六十人、遇教員騰人張德斌、詢以威遠營碑存何處。張云因新店僧人不准遷移、尚存原地。明德告以仍須設法移來、或抬運回騰、始保無虞。關廟屋共四進、樓臺廊閣、壯麗如中國制、塑佛像甚多、頗清靜、香火亦旺。威遠營碑既仍在新店、乃決計明日赴新店、就便探查蠻暮形勝。晚飯後、出游街市、並令隨人購紙墨、以備攜往新店搨碑。由騰衝來、氣溫逐漸增高、所着衣服則漸減、八莫日間僅能穿單衣、早晚則着夾衣、較騰衝溫度約高十度也。

二十七日晴　由八莫赴蠻暮新店　晨七時半、僱汽車一輛、率隨員蔣恩洲及舌人李宗雲赴新店。由八莫赴新店道有二、一溯大盈江去十八英里、路較難行、一經猛冒小田壩沿洗帕河去二十四英里、路平坦易行。明德等由洗帕河路去、上午十時、渡大盈江北抵新店。是處有騰衝大西練人李發昌在此經商、垂二十年、威遠營碑發現、彼頗有力、即先訪之、請其導往。晤李後、接談極親洽、隨赴咖啡店午食而行。　碑在新店大盈江東岸瑞亭山、山不高、渡江步行未幾即至。碑原在瑞亭山頂劉綎威遠營故

址、年久碑仆、掩埋土中、營址下數十武、有緬寺一所、發現後、寺僧以牛車遷至寺中安置。李發昌云、此碑發現於民國十八年冬、經過殊奇、先是有野人晚間路過劉將軍營盤故址、見一白鬚老者、狀頗魁偉、寬衣博帶、端坐椅上、左右架槍數列、並無一兵、因之心動、夜半約人潛來刼鎗、至時一無所見。繼又有緬人於是地見大白蛇一・昂首欲立、方驚愕間、忽失所在、以爲是地必有財寶、密約親信來挖、掘土二尺餘、見大石一方、喜極、以爲此巨石下必有財寶、合力翻視、惟見巨石底面似有漢字、失望之餘、奔告於余、余即來視、以水滌洗、始知卽係明劉將軍威遠營誓衆碑、旋赴八莫告知僑胞、咸來觀瞻、於是此數百年前古碑、遂傳遠近矣云云。李所言不無荒誕迷信、然此碑由李所識、吾人得知此碑、未始非李之功也。 碑長九尺、寬五尺、中鐫『威遠營』三大字、右鐫『大明征西將軍劉築壇誓衆於此、誓曰、六慰拓開、三宣恢復、諸夷格心、永遠貢賦、洗甲金沙、藏刀鬼窟、金沙、卽大金沙江、鬼窟、爲山名。不縱不擒、南人自服。』四十七字、左鐫『受誓孟養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孟密安撫司、隴川宣撫司、萬曆十二年二月十一日立石。』三十四字、均正書。此碑不僅爲南中瓌寶、且於界務極有關繫、比卽以手照機拍一影、並以所攜紙墨躬自捶拓、以備日後交涉界務佐證。顧余不諳拓法、窮半日之力、僅得六帖、精力已疲、是晚渡江宿新店李發昌宅。 查岳鳳於明萬曆十年十月、以隴川宣撫嗾莽瑞體子莽應裏、結耿馬罕虔、南甸刀落泰、芒市放正堂等起兵衆數十萬分道內侵、以灣甸景宗真爲鄉導、十一年冬、諸土司盡從賊、勢張甚、且窺騰衝、永昌、大理、蒙化、景東、鎮沅諸郡。事急、巡撫劉世曾、巡按董裕、共奏請以劉綎爲騰越游擊將軍、移武靖參將鄧子龍於永昌、各提兵五千赴剿、並調諸土軍應援。綎與子龍伺間出擊、大破賊於攀枝花地、斬罕虔與宗真、賊各奔潰。綎復招降岳鳳父子子名曩烏往攻蠻暮平之、並招撫孟養、於是三宣六慰之地盡復、且進兵征緬甸、乃

於十二年二月十一日糾合諸夷歃血於蠻暮威遠營、並爲露布以聞。事詳載屠述濂騰越州志 威遠營誓衆碑、卽
於是時所立、受誓四土司中、今僅隴川尙存、孟養木邦孟密、已淪入英。使經當日不受牽掣、果如其露
布所云、蕩平之後、改土歸流諸大計得以實現、則緬甸何至爲英所併、又安有今日之患哉。內兄希白
有長歌紀其事云、緬酋猖獗亂邊徼、烽火連天似秋燒、將軍殺賊擊枝花、地名 夜雨天陰鬼哭叫。往昔邊
將可憐生、聞賊欲來心膽驚、縱使天兵肆撻伐、深入不踰太公城。將軍偏師至阿瓦、羣蠻肉袒盟城下、
大佛寺 在緬都阿瓦緬名曰卜鵄舉。 裹犒從官、小明山 距阿瓦城北二里 跑立戰馬。中朝不識邊糾紛、誇功戮降誤將軍、功敗垂
成足可惜、南方從此多邊氛。退軍蠻暮亦暇逸、緬酋雖獷不敢逼、旌旗紅映金沙將、江臺恢復尙書蹟。
至今人士談邊功、嘗以將軍比臥龍、武侯降獲孟獲 定南服、將軍納鳳岳鳳 入緬宮。聲威遠讋衆土舍、椰酒
鷄豚爭迎迓、將軍椎腹置其心、不侵不叛歸王化。八募之區新店村、將軍誓衆碑猶存、碑高九尺廣五
尺、征西將軍劉誓言。中鐫威遠營三字、大書深刻鬱生氣、左書盟語意深長、右列受誓士司四。孟密安
撫隴宣撫、木邦孟養兩宣慰、臨江高築受盟壇、萬曆十二年間事。吁嗟乎、三宣六慰我藩籬、歷世扞衛
滇南陲、指碑試問舊版圖、隴川而外皆陵夷。今孟密孟養木邦皆淪於英。 强隣尙自耽耽視、鯨吞蠶食更未已、一寸國
土一寸金、不知誰是克家子。 新店、卽蠻暮宣撫司署故址、什昔據水陸交通之便、極繁盛、我國僑商
亦多、今尙遺存中國瓦屋式數間、自八莫開闢商埠後、始漸冷落、現不過百餘戶之小鎭市耳。然其地

濱大盈江北岸、沿江順流而下、約五十里至大金沙江、小舟可任意來往、東北經紅蚌河以達我石梯蠻允、北經拱老以達愛路坪（即火焰山）營盤、再北經蠻威而至邦拉、拿坡昔馬拱、昔董各要隘營盤、仍不失爲兵家形勝之地也。英初併緬時、我使臣曾紀澤向英外部索還八莫、英以其爲滇緬通商巨鎭、不許。爭論久之、英擬以大盈江大金沙江穆雷江所包圍之新店、拱老愛路坪蠻威一帶區域歸我、以便我立埠設關收稅、且可由我界直通大金沙江、即所謂舊八莫讓我之說也。同時並允以潞江下游東面南掌撣人地歸我、大金沙江航行兩國公用、議未定、紀澤受代回國、繼任者未即賡續交涉。光緒十二年六月、多羅慶親王與英使臣歐格訥商訂中英會議緬甸條款時、亦未將此敘入約章。迨光緒十八年、薛福成與英商訂滇緬界務商務條款時、乃重申老八莫及潞江下游以東地歸我、並大金沙江爲公共之江、英以全緬經營已定、無所顧慮、頓翻前議、堅不承認。且稱公法議在立約後、不能不守、議在立約前、既不敍約章、入必有所以然而失其效用。厥後約中雖有大金沙江航行兩國公用之規定、但我界既不與大金沙江毗連、而約亦等於虛設矣。此我昔日外交當局因循延誤之咎也。（姚文棟雲南初勘緬界記中、老蠻暮爲中國必爭之地論一文、言蠻暮形勢甚詳。）

二十八日晴日間在新店揭碑晚返八莫　晨七時起床後、偕李發昌等赴新店後面游覽、有緬寺一所、居高臨下、在上遠望、新店全境皆平原、歷歷在目。此外並有碾米機器房小學校。上午九時、在李寓早

餐、李娶有緬婦、生女二、子一、女均御緬裝、短衣長裙、食飯亦如緬人、將菜飯盛盤中、以手抓食、不使碗箸、湯則用匙。李之家庭、殆全緬化矣。緬人居屋、多係樓房、富者屋頂覆洋瓦、貧者覆茅草、樓板有用木者、有用竹者、人居樓上、樓下不作何用、惟使透風、蓋緬地苦濕熱、非此、人將難以生存也。飯後、仍偕李發昌等渡江、赴瑞亨山拓碑、大盈江水緩、來往以小舟過渡、春冬水小、建橋以利行人。到碑旁、四人輪流鋪紙捶拓、至下午三時、拓就十四帖、合之昨日所得、共三十帖、且人已疲甚、乃收拾下山、至江邊、適有汽車一輛、即乘此車沿大盈江邊路回八莫。抵八莫時、已五時餘矣。

二十九日晴住八莫　晨七時起床後、覺四肢無力、體殊困倦、蓋前昨兩日拓碑用力過甚也。早飯後、將所拓碑文及由騰衝至八莫日記、包封託騰商帶騰、以免在身邊被英人搜獲沒收。日間巡游全市一周、晚繕發外交部內政部函各一件、仍封寄由騰衝轉發、恐被英人發覺也。　八莫、又名新街、即昔日新開營故址、（乾隆三十四年、大學士傅恆、副將軍阿桂阿里袞、再征緬甸、屯營於此、名新開營。乾隆三十一年、副將趙宏榜新街之敗、光緒九年、金國裕起兵拒英、亦即此地。）　當大盈大金沙二江之衝、古名江頭城、舊屬蠻暮土司、今爲英踞。地濱大金沙江大盈江交口東岸、爲滇緬通商巨鎮、英屬北緬精華也。英爾府治、設知府一員駐守、南北兩端、原各設營盤一座、以資控制、今僅有北端一座、常駐兵額約二百名。有漢人街、多住中國人、尤以騰衝人爲多。其餘街市繁華者二條、居民區域不甚大、步行二小時、可將全市走徧。惟人種複雜、共計華人、緬人、僰夷、印度人、野人、英人七種、總人口

約六百餘戶。八莫貨物運輸、多以汽車或馬車載運、下瓦城、則以船載、上騰衝、則用馬馱。 八莫屋頂、多蓋鉛鐵、嚴冬日間為陽光所蒸、尚覺悶熱異常、待至清明節後、其熱更不可支、誠所謂身熱頭痛之鄉也。明德 原計由八莫經卡薩、(Katha) 換車直上猛拱玉石廠、因手照機膠片已用盡、須至蠻德勒(Mandalay)購買、又緬甸地圖、急需參考、乃決意先赴蠻德勒、再乘車北上由八莫赴蠻德勒、其道有二、一搭郵船直往、需三日程、較省事、但須再待一日船始來。一搭小火輪至格薩乘火車往、僅需二日程、惟途中須換車二次、較煩瑣、以其快二日、決定明日乘小火輪往。我國所出地圖、間有將格薩火車路遲延長至八莫者、不知何所根據、殊可笑也。

三十日晴由八莫經格薩赴蠻德勒　晨四時、旅主人卽促起床、早餐後、坐待一時許、天始明、乘馬車往碼頭登船、又待一時許、直至八時、船始開行。 來往格薩小火輪、每日開行一次、乘客尚多。由八莫溯大金沙江至密支那、亦有小火輪開行、但只限於英人公務員乘坐、並無普通搭客輪船。大金沙江又名伊拉瓦底江、水流緩、兩岸地土膏腴、無氾濫之虞、水勢較雲南瀾滄江大、比之長江、則少遜。由八莫以下、大小輪船、暢行無阻、由八莫至密支那、則僅較小之輪船通行。離八莫後、順流而下、兩岸風景殊佳、船行二時許、江面忽窄狹、而底極深、兩岸壁石峭立、卽所謂大葫蘆口也。復行一時許、經瑙姑、雲南通志作尼孤、乾隆時、經略傅恆征緬、探得此路由天馬關出五百九十五里至此下船、約二百里

卽至阿瓦城、較諸路尤爲捷近者是也。瑞姑在大金沙江南岸、舊歸蠻暮土司管、今屬英、設有廳治。由瑞姑行未幾、兩山壁立、一水環流、竹樹藤蘿、葱蘢繚繞、小葫蘆口也。張機南金沙江源流考、所云大葛蒲山峽小葛蒲山峽者、卽大葫蘆口小葫蘆口、名異而地實同也。明正統八年秋、尙書王驥蔣貴等二次征麓川、郭登由金沙順流下緬甸、貴子蔣雄追思任爲緬人所敗、自刎、餘衆陷於江、皆在此間。事詳載明史雲南土司傳、及明包見捷緬略中。經小葫蘆口後、抵格薩、已下午五時、計由八莫抵格薩、約水程三百餘里。格薩又名蔑撒、濱大金沙江西岸、舊孟養宣慰司地、今屬英、闢爲府治、居民稠密、緬人最多、印人次之、華人較少。其西有火車北通猛拱密支那、南達蠻德勒漾貢、又名仰光東有大金沙江南北縱貫、輪舟暢行無阻、據水陸交通之便、爲北緬重鎭、英設有營房、常駐兵百名鎭守。明萬曆四年冬、孟養頭目思箇奉金騰兵備副使羅汝芳令、誘緬兵入而大困之、卽此地也。先是金騰兵備副使許天琦、每憤諸夷附緬、且恃緬恐中國、乃遣指揮侯度馳檄招論至遁西、頭目思箇從違未決、乃刻木爲二、一書天皇帝號、一書莽瑞體號、率衆拜而卜之。及卜、則天皇帝號者、卓立於几上、莽瑞體者傾墜於地、由是決意向中國。瑞體惡其倡諸夷向中國、且世仇也、故先兵之。思箇告急、適天琦已卒、署事者副使羅汝芳、詢之、乃厚犒來使、更給空頭劄符、約事成官以世職、令先回以待我援。後陰募慣入夷緬商人、錫之金繒、令往緬地、默探其山川道里兵馬糧餉、又檄近緬諸夷、說其向漢、依期援遁西。久之、諜者至、盡得緬情、乃檄調漢土兵馬赴援。十二月師至騰越。思箇聞援兵將至、甚喜、潛令頭目烏祿刺率領兵萬餘於阿瓦地、絕緬糧道、方督大兵伏於戛撒險隘處、誘緬兵入、絕其歸路、而坐困之。請令援兵自隴川邀其後、遁西兵衝其前、又令水兵斷江中石關以衝潰緬舟。計定、緬兵果入戛撒、思箇堅壁不與戰、但令伏兵塞險隘、絕糧道、以俟中國援兵至、方首尾共擊之。久之、緬兵困久、饑甚、以撮金易合米、始屠象馬、既剝樹皮掘草根、軍中疫作、死者山積。瑞體懼、請與思箇和、思箇不許、復遣使速援兵、時近緬諸夷如景邁猛輦諸酋、密受汝芳檄者、各調勁卒俟期共擊。無何、有入貨行者、恐爲兵興阻、移書合文止援、汝芳不聽、彼知汝芳意銳、仍令揭於巡撫以兵興禍大語恍之、巡撫乃馳檄亟止汝芳、汝芳接檄、憤恨投牘於地、大罵而

罷。思簡困緬月餘、力亦疲乏、且援兵不至、遠近怏怏。岳鳳探知、乃集隴川夷兵二千、彙程掭緬、導之由間道遁去。逓西知緬走、率兵追之、且追且殺、緬兵大敗、生還者什不一二。自是瑞體忿仇逓西、期必報之、一時士民以此爲大失機會、當路益抑談緬者。事詳載明包見捷緬略中。華陽王芝（別號子石子）所著海客日譚云、格薩一名準枕、卽中國所謂之桂王洲。據騰越州志忠烈所載、桂王至緬、迎居赭硜地、以草屋居之。查赭硜卽直耿、亦濱大金沙江西岸、近阿瓦地、是桂王洲、應在直耿、非格薩。由格薩東南去未幾、龍川江（下游名瑞麗江）入大金沙江交會處、爲昔日滇緬老界。

由格薩登岸後、卽乘火車赴納巴。(Naba) 五時半、車開行、四十五里、抵納巴、爲時六時半、復改乘由密支那南下火車。是時飢甚、車站旁無飯館、倉卒令從人購雞腿數支、飯數包、在車中效緬人以手抓食、菜飯極可口、蓋飢者甘於食也。晚七時、車由納巴開行、經過市鎮頗多、以夜間未克觀覽、無從詳記、惟十一二時經溫佐果領等地、聞夜間往往有盜乘人熟睡登車刼掠行李、乃相戒謹防勿睡。

三十一日晴抵蠻德勒　晨九時半、車經瑞波、人口稠密、緬甸次要之城鎮也。其東北隔大金沙江爲我孟密土司舊壤、有寶石廠、產紅寶石、及玭瑶之屬、明時遣內監掌之。孟密之東、爲木邦宣慰司、亦我舊屬。再東、卽我鎮康孟定耿馬班洪。（明德）以急於到北段未定界探查、不克前往考察、殊爲遺憾。由瑞波以下、車路兩旁無山、皆平陽。上午九時、抵大金沙江北岸直耿。(Sagaing) 是地雄峙江干、管轂南北緬、縱貫鐵路、及大金沙江水陸交通之衝也。設有道署、爲北緬第一重鎮、格薩密支那各府、均歸管轄。

師範滇繫事略云、康熙元年正月、緬酋殺明宗室及沐天波等數百人、大師次緬、遂獻由榔。又騰越

州志忠烈附傳云、當王之出亡也、蠻莫土司思縣告緬、緬迎之、出神宗璽書索金璽合之、疑爲僞、天波出已印與先所檄合、始信、迎至赭硜、（卽耿直、）以草冥居之。騰越尹廣農先生爲有歲波準歌（歲波準、緬語也、猶華言中洲。永明帝奔緬、緬人置之於此、今其遺蹟猶存、憑弔過之無限欷歔。）云、大江滔滔日夜走、勢如雲奔聲雷吼、兩山夾送折千曲、萬派滙歸葫蘆口。口到窄極山愈高、日光不到浪爭洶、百里平鋪凝不動、湛然澈底無波濤。出口波濤勢欲還、停蓄束縛不能忍、天矯突出兩白龍、弄珠雙抱歲波準。平沙彌望猶一杯、此亦蠻疆白鷺洲、秋水所至百川灌、鯨洋無際渺難求。何歲何日有奇事、何代何人曾此駐、水高沙洲亦幷高、水落沙洲平如故。土蠻父老又曾元、朱離口語相流傳、依稀記得前朝事、的確說是永歷年。當年天朝五帝把、護從萬人騮萬馬、離流辛苦入蠻天、思延國脈寓阿瓦。緬王內悖心憂忡、謬爲敬禮滋愈恭、於此爲王屯衆士、於此爲王奠行宮。自謂天子到海外、中國聖人忍加害、置之死地姑生之、水發定逐流水逝。焉知呵護有神靈、水漲竟不沒前汀、從此一杯成古蹟、年年草木長深靑。羣蠻嘖嘖駭奇事、尊漢天子比天帝、年年正月十五日、萬衆雲集來趕會。會名肅怕紛喧譁、會終各已歸其家、例有排山洪濤起、洗滌汚穢湛淸華。吁嗟乎、三百明家社已屋、諸陵秋草樵出沒、茫茫九有無立錐、剩此奇蹤在荒服。日月無情去悠悠、翠華一去三百秋、江山不管興亡恨、留作人間弔古愁。時緬弟殺兄自立、號莽猛白、欲盡殺文武諸臣、遣人來告曰、蠻俗貴詛盟、請與天朝諸公飲咒水。至則以兵圍之、凡殺四十一人、天波猶手刃酋殺數人而死。（蒙化陳翼叔先生佐才哭黔國公云、戰馬嘶歸還漢地、將軍枯骨任蠻城、招魂惟有沙洲水、日夜嗚嗚作哭聲。廣農先生沐將軍奮椎歌云、朱亥一椎擊晉鄙、奪軍救趙趙存矣、爲報信陵眞知己、張良一椎搏浪沙、狙擊不中中副車、相韓五世爲韓家、壯士義烈有如此、祇知報國不惜死、後世聞風誰繼起、明末黔公沐天波、藩封世守鎭山河、奈丁天步艱難何、扈從永明走緬甸、緬酋恇懼猜疑見、三桂因之縱反間、羽檄橫飛阿瓦城、檄解永明入軍營、邀王同飲咒水盟、天波偵知曾苦諫、奈王不聽親赴宴、君臣同日遂遇變、天波袖中出兩椎、左擊右擊風雨飛、椎殺數人身亦危、明知到此事已去、臣子那敢忘忠義、要見先臣與先帝、遐思前日金井庵、乃妻乃母節無慚、寓公今日始奇男、弔古何必爲公哭、此爲藩服食君祿、西平子孫好結局。）是役介胄勳臣命婦從死者數百人、卽此地也。吳三桂俘帝至昆明、縊於五華山逼死坡、焚屍播遺骸城北蓮花池。自古亡國之君、未有如是之慘者、洵可悲矣。（李定國磨盤石（在高黎貢山）力戰後、永歷帝由騰越走緬甸、定國由頓寗界入孟艮、屢舉兵攻緬、不克、及帝被執回滇、擗踊號哭、自擲於地百十次、不食者三日、越七日而死、葬景線。白文選在猛緬、後降吳三桂。）

由直耿下車後、登小輪渡大金

沙江、十時抵南岸阿馬拉普拉、（Amarapura）亦臨江險塞也。淸咸同間、滇人居此者甚衆。先是緬王猛董猛之立、頗德龍陵營參將李珍國父子之助、珍國在此置和順玉行、後囘騰越練團禦囘亂、使從兄德方主玉行、從孫修道爲副、時與緬王商運棉花歸賫團練。內兄希白詠騰越杜亂紀實、有一路棉花白於雪、緬王也解賦同仇之句。和順玉行、關係騰越不其重哉。由阿馬拉普拉登車東駛、十一時、抵緬京蠻德勒、（Mandalay）入住八十四條街中華旅館。下午三時、赴大佛寺瞻禮。該寺建築宏偉富麗、爲緬京諸寺冠、緬人呼曰卜鴉舉、有東南西北四門、不論東西人士、苟欲入內參觀、及門須脫靴鞋、否則以大不敬論、必爲緬人毆打。昔有英軍官某、入內游覽、抗不脫鞋、爲羣衆毆斃、英人亦無如之何、後且攝影懸寺門、以告來者、並日派警察在寺照料、維持秩序、此亦足見英人極力誘導緬人信佛之能事矣。四門距大佛數十丈、門內兩旁、玩具香燭小舖羅列、應有盡有、寺正中卽釋伽佛像、高可丈餘、挺身趺坐、備極莊嚴。佛身爲精金所鑄成、佛帽亦衆寶裝鑲、精光四射、目爲之炫。相傳舊佛帽中嵌紅寶石一、大如鷄卵、爲寶石廠所得最大者、英踞緬時、爲囘人乘亂刼去、今佛帽遠不如前云。緬民日入內跪拜祈禱及爲佛貼金者、絡繹不絕、芸芸衆生、日惟媚佛以求福、其誠可嘉、而其愚則可哀矣。佛座屋頂、建大金塔一、直冲雲漢、小金塔無數、環圍拱列、燦爛奪目、絢麗無比、以手照機拍一影、用資紀念。南面有池、蓄魚及龜、游客至、或投以食、或澆以水、魚則優然自得、不驚不竄、龜則蹣跚岸上、棲伏曝背、似亦各適其性、而不覺被人所蓄養也。出大佛寺

後、順道游八十條街雲南會館、館四進、爲中國式、廊院庭榭均備、光緒初重建、工程結實宏壯、海外有此、可謂難能可貴矣。 蠻德勒（有譯爲曼德勒得里者） 又名瓦城、爲緬甸新都、清乾隆時、緬王孟雲由西距五里之舊都阿瓦遷居於此、（驃越張石泉成清緬甸亡國史、載緬都有八、曰得通、在莫而棉左數十英里、曰百省、在仰光上游數十英里。曰俾繆、在仰光上游百餘英里、大金沙江左岸。曰蒲甘、在瓦城下游二百餘英里、大金沙江左岸、有大塔。曰彌波、在瓦城右邊、大金沙江右岸百餘英里、有城壕故址。曰恩娃、在瓦城下游三十餘英里、大金沙江左岸、有城址、率大臥佛象。曰阿木牙布才、在瓦城下游五六英里、有中國觀音寺、及緬王宮址大水池。曰曼得里、卽今之所謂瓦城是也。） 城壕宮殿衙署俱備。其地居緬中央、北通猛拱密支那、南達漾貢、東至臘戍、東北至八莫、或舟或車、均極便利、以故居民稠密、商賈輻輳。市場建城外西北隅、八十四條街一帶、爲其精華、有電車汽車馬車。惟馬路建築草率、每汽車一過、塵土飛天。僑商以印人爲最多、華人次之、全緬商務幾全操於印人之手。有營房在皇城內、常駐兵鎭守、並有文理科之專門學校一所、初高級中學小學數所。 蠻德勒氣候、較八莫尤熱、日間非沐浴一次、汗卽沾衣難耐、嚴冬尙如是熱、夏更可知矣。蚊蟲亦多、夜間非帳不能眠。

二十年一月一日晴住蠻德勒 早餐後、乘馬車赴皇城游覽、皇城昔爲緬王及皇族所居、故名。城爲方形、有池圍繞、門有東南西北四道、（明德）等由北門入、城內惟見英人兵房及公務員住屋、緬皇族則自英踞緬後、卽已驅出、無一住皇城內矣。皇城正中爲皇宮、棟宇塗金黃色、又名金殿。皇宮共五進、正殿旁殿、東西庭院悉備、其形式與吾國北平故宮相彷彿、惟規模稍小。自緬甸於前清光緒十一年滅亡

後、其王被流拉得乃奇黎島、此宮卽開放任人游覽。現宮中所存者、僅昔日緬王儀仗鎧甲、幷大臣衣飾之類、游者靡不觸物傷感。內兄希白有歌紀之云、城內草萋萋、城頭烏夜啼、後宮人不見、金鈿委沙泥、寶國艮溫成餓莩、艮溫、宰相也、英人賺以得緬後、立爲王、迨英兵入、拘于宮門外土室中、狀甚猥瑣、凡游故宮者、皆見之。防江壯士空慘悽、簡任總兵實任騰越鎭右營都司保山李文秀、受雲貴總督岑毓英密令走緬甸、爲緬統兵防江、英兵艦過時、文秀欲開礮擊之、艮溫不許、後文秀與英人戰歿于猛撲。望樓有鐘惟警火、午門內警鐘樓高插雲表、緬王嘗以望嘹、英兵入宮、緬王猶未知也。司更無主亂鷄鳴、緬亡時、鷄鳴通宵、無時或止。士女不知愁、紙醉金復迷、一曲後庭花歌罷、銀河低荒島、年年泣風雨、緬王孟錫袍、爲英人械至印度、囚之孟買荒島中。人心漸漸忘鼓鼙、惟有金江嗚咽水、依舊南流不復西。大金沙江水入南海宮內前面右端、有木建鐘鼓樓一、環繞而上、蠻德勒全景及小明山、小明山、距城東北約二里、平地聳一山、高可百餘仞、爲此都名勝、亭臺院落、直達山頂。皆一覽無餘、原擬作小明山之游、因事未果。大門外兩旁、置砲兩門、砲彈兩堆、砲上鐫乾隆年月、雲貴總督明瑞征緬時遺物也。游罷、乘車周覽街市而歸。今日爲二十年元旦、此間華僑、照例懸旗慶祝、但不甚踴躍、僅具形式。明德去歲元旦在香港、今年元旦在緬甸、可謂與英屬地有緣。

緬甸、古朱波也。漢通西南夷、亦謂之撣、唐謂之驃、元謂之緬、隸封爲藩屬。至明永樂元年、始立緬甸宣慰司、清初仍之、至乾隆五十四年、封爲緬甸國王、定十年一貢。道咸間、與英人迭攻伐、力不敵、割西偏沿海地擺古、厄勒瓦諦、阿拉干地、那悉林各部於英、英遂設官分治、稱英領緬甸。同治七年、緬王錫袍嗣立、驕而多忌、廢斥舊臣、誅鋤兄弟親戚殆盡、外官雖有四千六百餘土司、皆祿無常俸、專朘民膏民之恆產、任

意抄沒。光緒九年、法由下安南進踞北圻、暹羅亦名官分治老撾土酋各部、英據南緬既久、洞知上緬寶藏之富、且慮法人由北圻西趨蔓及緬甸、十一年十月三日、英乃假緬王判斷木商歇業爲名、由印度派兵進攻、入緬京蠻德勒、擒其王、流之孟買海濱、緬遂以亡。

緬人性慈善而醇厚、善交際、信佛、戒殺生、喜佈施、建寺造塔、不惜傾家爲之、故緬甸寺塔林立。對僧人極尊重、晨間齋飯、槪由人民供應、過午則不食。人民有子弟七八歲時、卽送入寺中爲沙彌、由大和尚教讀、因緬中無學堂、凡欲子弟讀書者、舍送寺爲小和尚外無他法、僧人對社會之貢獻、卽負教育兒童之一端。兒童至成人時、或還俗婚娶、或永久爲僧、各聽其便、不加强制。自英吞緬後、通都大邑、設立各級學校、其法亦漸變矣。緬甸地土潮濕、氣候炎熱、水稻每年可種兩季、土壤肥而豐收、故產米多、且價廉。緬人無進取心、一切僅求自足、全緬商務、多在印度人手、其次爲華人、此亦受佛教影響所使然也。結婚離婚極自由、男女相悅、卽可結合、夫妻失和而不願同居、隨時亦可離異。結婚後、男子應供養女之父母、故緬人有重女不重男之說。裝束男子上衣與華服短者同、惟無領、有左衽者、下體不着袴、圍以條紋之帛或布、華人謂之抄子、頭束紅色或黃色包巾。身手股剌山川蟲魚宮室花草之文、如不文身、父母國人皆賤之、比之如婦女。婦女上身御窄袖短衣、下身亦圍抄子、略似裙而窄小、富者金釧戒指裝飾滿手、項掛金鍊、兩足亦套金鍊、曳地以行、足着拖鞋、頗類日本婦女。緬婦喜浴、日必數浴於江、蓋氣候炎熱使然、男子來浴、亦不

避、惟以抄子圍兩乳下。既出浴、則以巨礦盛江水戴以歸、雖途遠、戴水終不攙也。緬人對政治觀有兩派、一親英派、欲託庇英人宇下、而稍分恩惠、以得一官半職者。一革命派、主張獨立、脫英羈絆而恢復祖國者。革命派暗組黨、祕密進行。但緬人怯懦而少膽氣、英人防範亦嚴、故尙少革命旗幟之樹立。緬人乎、其將永世爲英人之奴隸乎。

二日晴住蠻德勒　早飯後、訪久商於緬鄉人李和卿德貴、相見甚歡。李平素頗熱心公益、已知明德來緬任務、欲邀僑緬鄉人開會歡迎、明德急止之曰、此來任務重大、一切以祕密行之、君勿爾、否則、將爲英人扣留而不能完成工作矣。李唯唯稱是。旋李鏡天曰瀇亦來、詳談旅緬僑胞情形、鏡天少年老誠、爲騰衝商界後起之秀。旋詢以書局所在、並約鄉人王善明導往美人圖書公司購買應用圖籍。至公司、我欲購者、業已售盡、詢以何處有售者。答云、離此四十二英里地名減膠有譯爲緬矛者印度測量局出售。減繆地勢高爽、爲西人旅緬僑居地、俗有小倫敦之稱、明德早有意往游、乃決意約王明日同去。　晚間、往觀緬人電影、演一銀行員與一女子結婚、婚前婚後、男子盡量博女歡、購買物品浪費不稍惜。女則曲意溫存、每晚必備男所嗜之菜數具以待、有時男深夜不歸、亦靜待無慍色。但男無錢、女不知也、遂將銀行款透用數千元。事覺、男被控繫獄、女無所依、乃暫就其叔父母居。叔父母固富豪者、欲女改嫁、女誓不從、歷盡辛苦、男始得保釋出獄、共過夫唱婦隨之樂。此片表演緬女性之溫柔不二、無以復

加、此吾鵬廣商之娶緬婦者甚衆也。

三日晴赴滅繆　早餐後九時、乘汽車由蠻德勒出發、至郊外、緬人尙有刈稻者、蓋緬甸田土肥沃、氣候復熱、水田年可栽兩熟、此爲第二熟也。行十六英里、抵滅繆山脚、由此登山、因過陡峻、車路彎環迴旋而上、至山頂、計大彎二十七個、囘顧一望、心曠神怡、蠻德勒平陽及城池、歷歷在目。再行移時、抵滅繆、計行四十二英里、費時二時餘。　抵滅繆、卽探路往印度測量局購圖、因未諳地址所在、往返數次、於下午一時許、始行覓獲。抵該局、業已關閉、詢悉今日爲星期六、英人下午例不辦公、幸有一印人在、問其圖可買否。答云、圖今日已取不着、欲購何圖、可開下、於下星期一由郵局付至蠻德勒。當卽告以欲購之圖名、並比例尺、內有四圖、卽北段未定界由片馬往北高黎貢山之最重要者、英政府禁止出售、乃定購其餘有關係者十三幅。但明德不能在蠻德勒久待、告以寄交王善明另加封轉寄騰衝、圖價郵費等共盧比二十餘元、亦交王代付。　滅繆在蠻德勒東面山巔、爲由蠻德勒通臘戍火車必經之道、兵家形勝之地也。高出海面約一千五百餘公尺、山頂闊然開朗、如平原、有松樹、有湖澤、氣候淸涼、景緻幽嘉、湖畔風景尤美、英人闢爲住宅區域、舉凡電報電話郵局學校、應有盡有、夏季旅緬英人、均聚於此、故俗有小倫敦之稱。我騰先烈張成清、於淸末創死絕會、助緬人獨立、爲英人偵悉、捕殺於此、黃克强先生與偕呂天民先生志伊曾親至此訪其遺骸。章太炎先生炳麟曾爲撰傳云、張成淸、字石

泉、雲南騰越廳和順鄉人。父商緬甸、娶緬女、產成清、少穎悟過人、初習緬文。年十三、歸里讀書、未三年、四子五經皆成誦。十七入廳學、爲諸生、旋赴緬甸習英吉利印度野人栗粟百夷諸方語、悉通曉。由楊振鴻介入同盟會、任仰光光華日報譔述。著緬甸亡國史、書未就、梗概粗具。成清面削如削瓜、而性和、能捫循儔輩。清光緒三十四年、集雲南死絕會於阿瓦、宣告滇人應與北京政府斷絕、助緬甸安南印度獨立、若不成、則我千五百萬雲南人、同日俱燼、以免如緬甸印度人之辱。時與會者、近萬人。英吉利所置仰光總督、察其與緬人有異謀、捕殺之、年三十矣。逾年、黃與呂志伊至仰光、聞成清死處在緬矛、往求其尸不得。章炳麟曰、緬甸在明時、故屬雲南布政司、其語䟽音、與諸夏同原、呼二曰膩、九曰苟、父曰阿配、母曰阿每、兄曰阿哥、日曰尼、米曰粲、箸曰都、馬曰䇂、雞曰解、象曰青、鳩曰九、鷹曰隼、悉與華言無大異。余嘗謂諸夏之起、本自氐羌、而緬甸亦吾同氣也。成清舉死絕會、本以興中國、乃並旁及緬甸、斯其識閎廓深遠矣。事初萌糵、遽爲敵人偵知以死、惜哉。天民先生亦有詩二首寄慨云、金沙千里貫朱波、大好江山忍付他、業繼東烏酋長貴、仇殲北狗獵功多。前車轍蹈朱鳶郡、上國疆分紅蚌河、續史思酬亡友志、一回展卷一悲歌。神權獨重國權輕、振海西風戰鼓驚、呪水無靈猶佞佛、降旗倒影半空營。河山破碎餘金塔、天地腥膻逼瓦城、我最傷心歲波準、江頭煙雨鷓鴣鳴。湖旁英人極力布置、四景宜人、游客至此、靡不稱羨。將購圖事辦畢、赴咖啡館少憩、卽乘車游湖畔、頗滋流連、至下午四時、車夫

數次催促、乃離湖驅車由原路而歸、抵蠻德勒、已六時餘、萬家燈火矣。

四日晴由蠻德勒赴猛拱　早餐後、往購膠片、並手照機上自拍機一具。下午一時許、登火車、離蠻德勒赴猛拱、二時許抵大金沙江邊輪渡、三時許抵北岸直耿。渡江時、遠望北岸山巔寺塔林立、其景絕佳、急以手照機攝一影。　由大金沙江南岸阿馬拉普拉渡江至北岸直耿、恰如吾國由下關渡長江至浦口然、頗爲費時、有英國高級軍官某銜命來緬考察軍事云過渡大江、以小火輪聯運、殊爲遲滯費力、萬一北緬有軍事行動、欲於頃刻間集中兵力、不幾誤大事耶、非造橋將南北兩段鐵路聯成一氣、不足以謀將來北緬軍事上之策應。英政府深然其說、卽將建橋工程包與美人承造、已動工二年矣。（明德十九年經過時、方動工二年、今橋已完工、通車來往自如矣。）　所謂謀北緬軍事上之策應者、其目標何在、非指我滇康川各省而言耶、殊可懼也。　下午三時半、車由直耿向北開行、沿路經小車站七、抵瑞波、已下午七時餘。車停半小時復行、又經小站五、夜十時許、至康巴魯。(Kanbalu) 由蠻德勒至康巴魯、一望平衍、田土肥腴、其地低窪、較海面不過高二百餘公尺、由康巴魯以北、地始略高、然亦不過高出海面五百餘公尺而已。

五日晴抵猛拱　晨五時、車行抵納巴、計由康巴魯來、已經小站十四矣。旅客之往格薩八莫者、卽由此換車。由納巴向北行、經小站四、抵孟養、英文名 Mohnyin、有譯爲抹允者、卽我孟養宣慰司舊治也。（明設六宣慰司、一曰孟養、一曰緬甸、一曰木邦、一曰車里、一曰老撾、一曰八百、皆各地數千里。）　永昌府志騰越州志孟養傳云、其地在金沙江外、

古名迤西、有香柏城、與蠻暮同襟金沙江、孟養居其上流、南至底馬撒、疆連西洋、北極吐番、西通天竺、東南鄰於緬。是孟養盛時、殆奄有大金沙江西岸、包括孟養、猛拱、戶拱、玉石廠、琥珀廠、樹漿廠、各地在內、而與印度西藏接界者也。明宣德八年、麓川思任屠騰衝、據潞江叛。正統間、先後命黔國公沐晟、都督方政、定西侯蔣貴、尚書王驥等討之。緬獻思任首級、任子思機思卜遁居孟養。正統十三年、復命王驥幷都督宮聚率師討之、破鬼哭山、機卜遁入緬、羣夷擁立機幼子思祿。思祿願永徵差發、驥立石大金沙江邊爲誓而許之。碑云、石爛江枯、爾乃得渡。祿上書自稱守金沙江娜婢。事詳明史雲南土司傳、並包見捷緬略中。清乾隆三十四年、大學士傅恆經略征緬、出戛鳩、渡大金沙江而西、經猛拱孟養、兩頭目各獻馴象四、牛百頭、糧數百石。事詳趙翼皇朝武功記盛平定緬甸述略、王昶春融堂雜記征緬紀略、及魏源聖武記乾隆征緬記下。今猛拱孟養已爲英所踞、追溯往蹟、能不慨然。

孟養以南、沿路無山、頗平坦。由孟養北上、車沿孟養河西岸行、兩面有山、蜿蜒對峙。孟養河两岸、稻田肥沃異常。離孟養後、經小站七、至薩暮、(Sahmaw) 附近栽種甘蔗甚多、有英人治糖公司一所。再北行、抵猛拱、(英譯爲 Mogaung) 已下午二時。計由緬都蠻德勒來、共需時二十五小時。猛拱無旅館、有閩人白某在此開設飯館、聞其樓上清靜可住、命脚人擔行李逕投該館住宿。由納巴北來、幾無一站無華人、而尤以騰人爲最多、蓋騰衝百物昂貴、生活日高、故舉家來緬經營小販者極多也。

六日晴住猛拱　晨整理日記、卽付郵寄冏騰衞。猛拱爲玉石琥珀總出口處、每年四五月間、玉商咸集於此、故猛拱之名、甚著於世、實則居民不過三百戶、街市亦不十分熱鬧、有英人廳署與玉石岡稅所。至玉石廠與琥珀廠、尙離此二三百里也。　玉石廠戶拱一帶、昔屬孟養土司、爲野人山之一部、亦有探查之必要、決定明日前去。早餐後、將赴玉石廠車馬僱妥、旋赴華僑所建關帝廟一游。內塑關漢壽亭侯像及其他佛像多尊、廟內附設騰商洪興公司承抽玉石琥珀岡稅所。明德急欲知此二物每年產量、及抽收方法稅率。詢據經理人云、前三年包收玉石及琥珀岡稅、每年繳納英政府盧比八萬一千元、尙有盈餘、由十八年十月起、另行承包、因鄉人不顧大局、羣起競爭、英人高抬稅額、此三年包成每年須繳納英政府稅岡盧比十九萬二千元、過來一年、所收稅額、除解繳英政府及開銷外、毫無益處。抽稅方法、玉石值百抽三十三、琥珀值百抽五、此二者全靠玉石出產、琥珀產於戶拱、爲數不多、每年不過抽盧比數百元等語。復詢在廠挖獲玉石、尙有其他開銷否。答云猛拱所抽者、歸英政府、卽國家稅、尙須納百分之十與地主幹昔或賴賽頭人、（昔屬孟養土司、又稱坐把、皆蒲蠻人。）玉石琥珀皆然、所謂出山岡也。茲以所收之岡稅計之、則每年所出玉石琥珀價値約在盧比百　元之譜。英政府每年毫不費力、坐收稅款數十萬元、亦太便宜矣。　內兄印泉先生猛拱關廟記石刻甫由滬運到、正安置、其文云、猛拱位於大金沙江之西、爲蠻邦瘴癘之鄉、然在朱明之世、已隸版籍。淸乾隆三十四年、大學士傅恆以經

略征緬甸、猛拱土司渾覺貢珍異、負弩矢前驅、傅公奏請頒給渾覺宣撫司印綬、渾覺既力戰著勳績、事班班載史乘。野人山產寶玉、至珍異、猛拱爲玉石廠總匯、采運玉石者、在康雍朝、尚未敢歷險涉廠地。迨乾隆初元、玉石廠始有漢人足跡、故我騰越之人、采山而求瓌寶者、數百年來、咸居於猛拱焉。居之久而聚落以成、不能無里社、於是有關帝廟之建立、蓋漢人崇拜英雄、凡會館公所、往往塑像祀之、其風徧天下、由來尚矣。廟居猛拱中心、林木嘉暢、蠻花尨鳥、與山水相輝映、凡客猛拱者、皆樂居於是、不獨春秋報賽、爲簫鼓牲醴之會而已。民國十有六年、淫雨匝旬、江水溢、猛拱全境、匯成澤國、崩壁壞棟者相望、廟乃爲墟。鄉之人李壽育 本仁、張蘭亭 成芝、客猛拱最久、乃慨然曰、我先人蒙犯霧雨以啓山林、荷神之庥、神嗜飲食、乃世獲祐、今其可以及吾儕之身而遷替不復、關廟之修、其可弛乎。乃首捐巨款爲之倡、旅緬華僑洪盛祥寶濟和寶隆璋張采臣鄧心齋張魯卿李沛生黃永湘朱芹生諸君、各醵其所贏以襄成之。鳩工飭材、徒作讙譟、不數月而告落成。邃宇高牆、既崇既完、有殿有堂、有廡有樓、行李往來、復得棲息、芻薪脯糒、儲偫罔缺。而華僑小學校、亦附庸於其中、規制宏大、度越前績。李張二君經始之功、不亦偉乎。庚午初夏、段子讓 家興、聿來姑胥、盛贊其事、復恐茲事之久而就湮也、請余爲之記。余竊有感夫緬甸木邦猛密孟養、向者皆吾華藩屬、歲時貢獻、懷柔震疊、以表南海、豈獨猛拱而已。自王澤不及遠、狡焉者始伸足無人之境、洊食吾之疆土、日蹙百里、而至於今、讀王靖遠誓江之辭、

不禁愴然涕數行下也。諸君僑居猛拱、獨能守前人之緒、歲時伏臘、鄉社鷄豚、全境雖淪於左衽、而此一席香火地、尙能保持勿墜、抑使千載而下、令人復見漢官之儀、是殆大易所謂碩果者非耶。所願後之人、深念前世創造之艱棘、今日繼志之劇劬、東望神皋、西瞻戎索、時思所以光大而發揮之、不使隨蠻烟瘴雨以俱泯沒、此則余之深望也夫。民國十九年庚午四月

在關廟內談一時許、鄉人甚多、詢明德姓名、以姓張告。隨出沿猛拱河岸東行、至火車路、有大橋架猛拱河上、由南至北、長四十丈、工程浩大、以手照機攝一影。猛拱河源頭有二、一出甘板廳北丁格林、一出甘板南蔭多湖、而交會於甘板、經猛拱以匯於大金沙江。由猛拱以下、水流緩、可舟楫。由猛拱赴玉石廠、飯須自炊、命隨從購備應用家伙食物。明時、猛拱勢弱、屬於孟養、清季、孟養又屬於猛拱。經略傅恆征緬、猛拱土司渾覺爲前導、頒猛拱宣撫司印以給之、並賞給二品銜。清光緒十年、李文秀奉滇督岑毓英密令入緬甸、爲緬防江、緬京陷、走猛拱、英兵踵至、苦戰月餘、文秀中砲彈死、棄葬於此、其部先後戰死者五百餘人。內兄希白有弔李袁二都司李文秀、保山人、騰越鎭右營都司。袁善、維西人、左營都司。云、男兒生不能凌煙閣上增顏色、亦當破浪遠王扶餘國、安能偏促轅下駒、任人鼾眠臥榻側。李大錚錚好男子、爲緬客卿治軍旅、大將登壇壁壘新、旌旗變色風雲起。擇險扼要大江流、砲壘壓江天爲愁、誰識金錢勝利品、天險不如人狡謀。宰相貪賂暗壹諸、親啓江關江鎖落、眼看敵騎入宮門、慓烈秋風掃殘籜。將軍惟有暗吞聲、含悲踽踽江上行、君擒國破更何有、淒

切隔江紘索鳴。欲吹餘燼走猛拱、人心已死誰爲動、齎恨不惜卵投石、熱血空向荒江湧。袁三當是百戰雄、初下榆城第一功、烏索困獸死猶鬬、劍氣刀光相映紅。兩軍愈戰愈相逼、將軍眼底已無賊、整師追圍雲峯山、多年巨寇殲頃刻。法虜奪我越南疆、將軍奉調營宣光、大呼連下法人壘、血光噴薄鬚眉張。和約竟敗乃公事、軍前健兒盡短氣、千年藩屬輕贈人、怨霧愁雲黯天地。緬甸之王淫且驕、醉生夢死難崇朝、强鄰壓境不自識、宮中日夜呼盧梟。將軍聞之髮怒指、欲以偏師捷足取、初命率師入南中、後命反汗任張弛。將軍不解上意旨、岸然目中無餘子、袁將赴鎮署莚、其妻止之曰、此莚恐非好意、不如勿往、否則亦宜備之。袁曰、余與朱洪章品級同、朱無如我何、時袁已晉衔提督。 畢竟兒女太多情、英雄氣短斯已矣。天意不在功不成、故使將軍顚倒行、一朝鴻門擲玉玦、大好頭顱鴻毛輕。吁嗟乎、壯志空悲袁與李、圖緬未成空一死、强敵坐大侵邊疆、誰復繼之奮袂起。

距漾貢又名仰光西北約二百里火車路地名薩拉瓦底（Tharrawady）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因英政府催收賦税、人民以穀價太廉、不易出售、請緩期完納、不許、請以穀完納、舊例穀價昂時、則英政府收穀、穀價賤時、則收錢。又不許、且拘捕數人勒催、以此激起暴動、人民將英縣官殺斃、形成獨立。明德等在蠻德勒聞已調兵前去鎮壓、昨日抵此、又聞密支那馬隊亦經開去。近年以來、印度人民積極圖謀自主、緬人亦多覺悟、躍躍欲試、故英人頗現張皇之態。 緬政府逼收賦税、激起人民暴動後、經通令各處征收人員、務宜從寬、量予減免。據久商於緬者云、孟養一埠、住民千二三百戶、三年前年收賦税三十萬盧比、

現增至一百二三十萬、其增加之數量、誠可驚異。物極必反、恐緬人亦不能始終屈伏於此强權之下也。緬政府收稅辦法、獨身苦力年收盧比二元半。小家戶視家庭狀況而異、年納門戶數元、至十餘元不等。商家則收所得稅、如十萬元以下資本抽盈餘十六分之五。每年繳納政府八十五元以上者、准請照得購用鳥槍一支。

七日晴由猛拱赴玉石廠宿南鴉　上午十時許、乘汽車出發。猛拱氣候、較蠻德勒少涼、夜間露甚大、樹梢露水下滴如雨。晨間霧尤厚、每晨至十一時、霧始散盡。出發移時霧盡、始見猛拱壩平衍寬闊、地土膏腴。車向西行八十里、經甘板（Kamaing）適正午十二時。　甘板英人設立廳署營盤、常駐兵四五十名、治理玉石廠及戶拱一帶山寨、歸密支那府節制、郵政電報各局均備。居民百餘戶、華人（華人營小買賣爲生、兼做攬頭、爲英人僱工修路。）緬人僰夷野人均有。猛拱河上游、在甘板附近、產大魚、極馳名、每年產量頗豐。由猛拱至此、路頗平坦、大小汽車暢行無阻。由此西去南鴉（Nan-ya）四十二里、路較崎嶇、僅小汽車能行駛、（明德）等包乘小汽車來、可逕前駛。　在甘板茶息半時、復前行二十六里、有英人官站一所、由此分路右行往戶拱（Hukon）猛緩（Maingkwan）步行六程可達。現英人正修築汽車路、已由此修至約百里之丁格林、預定兩年修通猛緩、俟通猛緩後、再向西修築、連接印度阿薩密東來火車、打通印緬陸路交通。英人侵略北段未定界、强佔我片馬江心坡一帶、其目的不僅以此爲滿足、實欲

完成其處心積慮之兩大政策。卽一由印度東向經北緬橫斷雲南以通長江上游。一由印緬北向囊括康藏青海。今正積極進行、我猶茫然不知、殊可憂也。　戶拱居更的宛江上游、（更的宛江、又名後江、下游至白口姑與大金沙江交會而入印度洋。）爲枯門嶺與巴開山脈所包圍、在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向不屬緬、爲我孟養土司舊屬、亦爲北段未定界之一部。居民除僰夷數寨外、其餘盡蒲蠻野人、兇悍異常、英人欲完成上述打通印緬陸路交通政策、乃於民國十三年、統兵數百、駝馬數千、開始經營。初入其地、土人不敢遠避其鋒、然心實不願、伺間出而狙擊英兵。後英人恩威並用、費心力事牢籠、且擇其地之爲夷衆信服者、分別委以山官頭人、使之約束夷衆、土人始漸就範。其地低窪、瘴毒極烈、英人冬季率兵入督飭修築道路、並撫綏土人、春末退出、夏季則派巡查一人、留駐猛緩、調查一切。現尚未收派門戶錢、擬俟汽車路修通猛緩、乃設置猛緩廳名官分治。其地產琥珀、每冬季僰夷野人入內挖採者數百人、並產樹漿、在昔無人栽樹漿時、爲野人山出品大宗、今已無人過問、所謂樹漿廠者、僅留歷史上之空名耳。印度阿薩密東向火車、已通至列多、將來擬再東向展長至戶拱他戈戛由他戈戛至猛緩一段、則修汽車路、此英人印緬陸路交通之計劃也。

（明德）等由官站與往戶拱路分道向左行、十六里、抵南鴉、已下午二時、宿騰僑商李品堯舖內。李營小商業、兼招待過往玉石廠鄉人、計本日行程一百二十二里。南鴉在羣山中小沖內、往玉石廠必經之村寨、亦爲由甘板來路上獨一無二之村寨、有英人官站一所、居

民七八十戶、緬人僰夷較多、漢人亦有數戶。附近山上、則盡屬野人。由甘板到此、全行荒山中、明日由此西去、車不能駛、須改乘馬、在猛拱已先一日僱妥馬、令脚人到此等待矣。

八日晴由南鴉至龍潭　早八時、由南鴉乘馬出發、行山箐中、遠近猿猴喧叫、山谷皆應。三十餘里、抵南汀、有小溪名南汀河、由北向南流、與蔭多河水會而爲猛拱河支源、有英人官站一所、居民三戶、在此自備午餐。飯後復行、亦係山箐道、或上或下、路旁無居民、途中惟遇野人趕馬人、及上玉石廠華人、三十餘里、抵龍潭、計行程六十五里。　龍潭居萬山中一小壩、有外龍潭裏龍潭二寨、明德等宿外龍潭。是處有英人官站一所、居民二十餘戶、除緬人僰夷二種外、華人亦有六戶。附近有水田、居民多大耳朵僰夷、山寨則盡係蒲蠻野人。由外龍潭西去一里之遙、有霧露河、(Uru) 自北向西南流、下游匯入更的宛江、(Chindwin) 河西岸卽裏龍潭。由外龍潭沿霧露河北上約五十里、爲蒲蠻幹昔土目住處、南汀河以西、槪歸幹昔土目管轄。

九日晴由龍潭至帕甘玉石廠　早八時、向西行、渡霧露河、達裏龍潭。河冬季有竹橋通往來、人亦可徒涉、夏季水大、用竹筏或小舟過渡。裏龍潭居民較外龍潭多、大半爲僰夷。經裏龍潭後、道分爲二、一向西往格地模[illegible]摩各廠、一向西南沿霧露河往帕甘廠。明德等向西南行、約十六里、過蔴檬灣、居民二十餘戶、爲緬人僰夷兩種。此去山邊水尾、卽有挖玉者、又行三里許、經芭蕉園、居民四五十戶。再行數

分鐘、抵帕甘宿、時爲上午十一時、計由龍潭來共二十餘里。　帕甘居民百餘戶、華人緬人僰夷野人均有。幹昔土目在此設悶、抽收出地稅、卽挖出玉石一件、抽値百之十之款歸幹昔土目。統計每年出地稅總額、由盧比七萬至十萬之譜。帕甘有小市集一條、尙鬧熱、騰衝保山各種食品土產鹹菜、均有出售、所遇十分之八、皆家鄉人、幾忘其身居蠻烟瘴雨之異鄉也。下午出外游覽、帕甘附近、挖玉者徧山皆是、大都二三人或四五人合挖一洞。聞霧露河東岸尤多、擬明日再去考查。　晚間沿小街一游、飯館茶鋪烟館賭場均有。英人於緬甸烟賭、例禁甚嚴、獨於玉石廠放任、准其大賭特賭、賭捐歸幹昔土目抽收、每年包捐盧比七千元。鴉片雖不收捐、但昂貴異常。故走廠者、一旦挖獲玉石發財、多惟烟賭是務、能保持負載而歸者甚罕。倘始終未挖獲玉石、則狼狽可憐之狀、更不堪言、而染瘴死者、更不知凡幾矣。　玉石廠在霧露河沿岸、產玉區域、縱橫約百里、西北區屬幹昔土目、有東摩、格地模、蕨檬、帕甘、媽薩五廠。東南區屬賴賽土目、有會卡（又名匯康）一廠。東摩稱新廠、其餘皆稱老廠。老廠由明朝嘉靖年間開採、新廠何時開採則不詳。幹昔賴賽兩土目、（又稱頭人、或稱坐把、皆蒲蠻種。）原屬我孟養土司、英併緬後、統兵北上、兩土目率衆先附、英人仍舊使其管轄。

十日晴住帕甘　霧露河晨間霧甚大、上午十一時頃始散盡、故河以此得名。帕甘濱霧露河西岸、有鄉人釧鑄山陶伯樂江雨生在此、一見如故、晤談甚歡。早飯後、卽由彼等導往河東岸幽麻一帶參觀。渡

河順流而下、未幾、至老帕甘、路旁開挖者有四五洞、深淺不一、有甫挖二三尺卽至石層者、有挖至三四丈始達石層者、而石層之厚薄疏密又不一、因玉石多產於石層中、故挖玉者、能得石層厚而密之洞、則希望較大、謂之好洞。然亦有石層疏薄而獲玉、石層厚密而無玉者、又有挖開草皮泥土中卽獲玉者、名曰草皮礦。每年到各廠洞挖玉者數近二萬人、有到後挖採未久卽得玉者、有力盡汗乾、挖四五月而始終未獲一玉者。廠地有在半山者、有在河邊者、在河邊者、挖下丈餘卽有水、須一面挖、一面以竹筒扯水、至石層翻完始止、因石層下係泥土、則無玉石矣。　由老帕甘南去六七里、抵幽麻。其南面河邊廠洞徧地皆是、因去歲出玉石較多、故今年人爭趨之、大小四五十洞、寬狹互異、深淺不一、要皆人各憤發、爭欲得此地寶。挖玉石者、漢人緬人僰夷野人均有、而以漢人爲多。　幽麻居民十餘戶、緬人僰夷兩種、有我國隴川土司僰夷一戶、去年遷來。十年以來、我沿邊各土司地僰夷、徙居大金沙江沿岸孟養、猛拱、蠻暮、及南坎住居者、不下二萬戶、由猛拱來廠地所經山寨、幾無處不有由我屬遷來之僰夷、此蓋不堪我邊官與土司二重之剝削、故寧遠適瘴鄉、以託庇英人宇下。此實可憐亦殊可恥之一重大事件、我政府其注意及之。　挖洞之法、先尋選無人挖過之地而較有希望者、以小樹或竹一株插地認下、或堆石爲記、所謂插草爲標也。然後用香燭三牲祭禱、默求神靈庇佑、早得玉石、祭禱畢、始破土動工。多以三人合挖一洞。自備吃費挖採者、得玉石卽自行享有、老販每人月給吃費盧

比十元、小夥計出力合挖者、得玉石老販小夥計各半均分。如始終未挖獲玉石、則老販貼吃費、小夥計白出力。此種勞資辦法、亦甚公平。得玉石後、繳値百抽十之款於幹昔或賴賽土目、再納百分之三十三於英政府包出之猛拱稅罔、此外卽無開費。老廠各洞、如帕甘、蘇㯳、媽薩、格地模、會卡、各廠辦法皆同。走廠挖玉者、大抵由十月起至翌年五月止、在此期間、挖玉者約二三萬人。買玉商人、則於三四月間、集中廠地、數近萬人。五月內、紛紛離廠地。然亦有數千人在廠地度夏者、謂之打雨水。夏季挖玉、多利用雨水冲洗之力。其法卽於山坡較高處開挖小溝、將山中雨水引入溝內、導入洞旁稍高處、鑿水池蓄之、將洞中土挖鬆、洞旁下面復挖一溝、將池水放下、洞內鬆土、卽被冲洗而去、如是再挖再放、將洞內泥土冲盡、至石層爲止。此法可省人工挑土遠送之力、乾冬無水、故僅可行之於夏季也。

十一日日晴晚微雨住帕甘　早飯後、偕釧鑄山陶伯樂、往板殿參觀伯樂廠洞。洞在霧露河上游東岸、由芭蕉園分路、向東北行未幾渡河卽是。此洞工程較大、夏季用雨水冲去五六丈、方至石層、現正翻挖石層。路上所經、廠洞甚多、與昨日所觀、大略相同。旋由蘇㯳灣、小岔窪參觀而回。在此兩日巡游、未聞何洞挖得一較有價値之玉石、其事之難、可想而知。

十二日晴由帕甘赴東摩新廠　早飯後、偕釧鑄山蔣恩洲幷隨從向西北出發。離帕甘登山、極陡峻、路亦難行、幸所乘騾子頗得力。行二十餘里、抵山巓、有野人村寨、臘猛在焉。野人二十餘戶、概蒲蠻種、歸

幹昔土目管、語言與小山野人各別、而房屋構造式樣則全同、有樓、人居樓上、畜處樓下。建法以木竹爲梁架上覆茅草周圍竹片門窗戶壁俱全中隔多間每間置火堂一、炊食寢處皆在其內。屋爲一長條、長短依貲富而定由五六丈起以至四五十丈不等。臘猛頭人名三萬住房二十餘丈其年約五十、爲幹昔土目姑丈頗狡黠。有英教士二人來宣傳耶蘇教令集村中老幼聽講、英教士演講畢三萬從容言曰、漢人與我互通婚嫁、漢人有娶我野人者、其女亦有嫁我野人者、（幹昔土目、娶騰衝張某續婚所生之女爲婦、其言卽指此。）不識英國女子、亦肯嫁我野人否、如肯嫁我野人、我當率村衆信耶教否則勿多言也。兩教士瞠目無辭以對、後亦無敢再到臘猛宣傳耶教者。如三萬者、亦可謂善辭令且近於謔矣在臘猛稍息、復行十餘里、抵東摩廠、住同鄉張宏才房、自炊而食、計本日行程約四十里。 下午二時抵東摩、稍息、卽赴廠洞參觀、新廠挖採之法、與老廠迥異。各廠戶先向幹昔土目在地面購獲廠地、其價每方丈由數千元至數萬元不等、然後由總洞門入、向所購方位暗中摸索。玉石在地面下十四五丈深、係青石中夾玉石脈一層、故挖玉石者、須將青石鑿盡、然後取得玉石、工作較老廠艱難。鑿石之法、或以汽機敲鑿、或以炭火焚燒、將石打碎揹負而上。入洞者、皆手持一燈、極不衛生、每八小時輪班工作、晝夜不停。各戶所購之地位不同、有出美玉者、有出玉石不多者、此亦視乎各人之命運耳。挖出玉石、只納猛拱百分之三十三國家稅、無須再繳出地稅。洞內夏季、爲水所淹、冬季以機器排水、每年僅於春季工作三月、

挖採時、每日有苦力五六百人工作。新廠所出玉石、較老廠各洞所出者水色稍欠、稱曰新山玉。 晚間、有緬人談及戶拱西面衛藟里犬國一帶、尚未屬英、居民係大耳朵僰夷、約有數萬戶、產金子、其地由帕甘去、三十日可達。又聞騰永趕馬脚人云、戶拱西犬國、又名千敦、有未開化人種居住、英人現正在經營中。或卽所謂拿戛 (Naga Tribes) 部落歟、確否尚待考也。

十二日晴由東摩赴龍潭 東摩居山巔、較帕甘寒、夜無蚊蟲、晨無密霧、而帕甘又較猛拱寒、猛拱又較蠻德勒涼、此各處氣候不同也。同鄉李壽育、有礦洞在新廠、甫由猛拱來照料廠中排水事、今晨邀早餐、意頗誠摯、遂約鑄山恩洲同去。早餐後、卽辭囘出發。聞幹昔土目在東摩東四五里地另闢新廠、順道一遊。行未幾、抵是地、野人甫將地面大樹砍伐、挖一二洞、深丈餘、尚未至產玉石處。此地將如老廠辦法 明洞、惟幹昔土目擬抽出山岡十分之四、挖玉者以抽稅太昂、多不願、將來玉石色彩好壞、與夫能否熱鬧、尚不可知。日來幹昔土目參馬弄召集野人、殺牛祭鬼、商議開闢、江心坡山官騰南滚札之子亦在此、明甫乘閒攝一影。 由東摩行二十餘里、抵格地模、亦屬老廠之一、惟挖洞者、較帕甘少、因往年此地出玉石不多、故今歲來者較少。格地模居民約三十戶、有飯館賭場茶館、尚熱鬧。由格地模東行九里、抵龍潭、計本日行程三十餘里。 外龍潭、英人擬設教堂一所、以資傳教。孟養教堂頗大、傳教分緬人僰夷野人三組、擔任各組教士、卽以各該種語言宣傳。此外並以英文字母拼音編成蒲

蠻語言、貫輸野人。

十四日晨雨日晴由龍潭返南鴉　晨一時許、夢寐中忽聞落雨聲、幸未久卽霽。早飯後、鑄山由此握別返帕甘、明德等同猛拱。行三十餘里抵南汀、造午飯果腹。甘板廳官與醫官一人、率士兵二十餘人、隨帶駝馬二十餘匹、赴帕甘一帶巡查、並收派門戶錢、在此相遇。廳官醫官騎馬、士兵步行、槍支係五子鎗。南汀午餐後、復行三十餘里南抵鴉、仍宿鄉人李品堯處。

十五日晴由南鴉返猛拱　早飯後、小汽車遲遲未至、待至上午十一時始來、卽乘之離南鴉。經甘板、往鄉人藺思浩鋪中略息。藺來此已十年、人地頗熟、除開雜貨店外、並承攬修築進戶拱汽車路工程。據云、由甘板到猛拱、共約一百八十里、民國十七年修起、至今年春季止、已修竣一百二十里、再二年、全路竣工。戶拱由民國十四年、英人始着手經營、刻尚未收派門戶錢、土人除一二寨僰夷外、概係野人。英人派頭人就近約束、並設巡查一人、常住其地、冬駐兵百餘名、夏則退出、此外尚有教堂、任傳教感化之責、商旅雖可任意往來、有時尚有搶刼之虞。在甘板略息、復沿舊路行、抵猛拱、已下午三時、計本日行程一百二十餘里。往日乘馬、尚不覺倦、今日乘車、反疲乏異常、蓋車路不甚平坦、車震動殊劇、且車輛來往甚多、塵土冲天、耳鼻爲滿、故較往日乘馬爲苦耳。

十六日晴由猛拱赴密支那　早飯後、整理日記、密寄騰衝、下午一時、乘火車赴密支那。(Myitkyina)

途經南丁 (Namti) 皮董 (Pidaung) 兩站、下午四時許、到達該地宿、計本日行程一百二十里。晚間、密訪騰衝僑商樊君、詳詢此間商情、並英人逐年經營坎底江心坡一帶情形。令蔣恩洲先往達意。樊君聞明德至、驚詫不已、面談極洽。並悉派入江心坡及沿邁立開江邊北上各組、樊君均暗中助力、已分頭到達目的地、聞之殊爲欣慰。詢以吾僑胞在此經商情形。據云、近數年來、在緬僑商、營業頗爲凋零、在昔未禁止洋脚每年冬季、我邊地策馬者赴緬甸爲英人運輸馱載、謂之上洋脚。時、騰僑商每年攬僱馬匹三千餘匹、尚可周轉、自禁止後、大感困難、其他商務受印人排擠影響、頗有江河日下之勢。又問自我騰禁止我方馬匹走江心坡及拖角片馬一帶後、英人有無感受痛苦。答云、自我方禁走後、英人於十八年僱用其殖民地臘戍府即我舊木邦宣慰司地 果敢縣所轄之麻栗壩、舊中國地、土司楊姓、順甯人、光緒二十三年定界約失去。貴解廳一帶馬匹馱載、不覺困難。初彼方脚人、頗不願來、英人給以重價、每馬月給盧比三十元、每年由十月十五日來、翌年四月十五日回、並准趕馬人酌帶貨支、十八年冬季、共來馱馬一千四百零五匹。十九年、英人原擬每匹月給脚錢盧比二十六元、嗣以脚人爭來、減至每匹月給二十四元半。由十九年冬季起、照此價立包約九年、計本年冬、爲英人運輸行李糧食器械走江心坡者一千匹、走拖角片馬一帶者五百匹、共計一千五百匹。此外馱運坎底戶拱犬國及灣暮即允帽 一帶聽用脚一千五百匹、仍僱用我邊地騰永馬匹。惟脚價較低、走戶拱犬國者、每匹月給盧比二十四元、走坎底者、月給二十一元、走灣暮一帶者、月給十七元半。

查北段未定界範圍極廣、如小江流域、江心坡、浪速地、俅夷地、坎底、戶拱、各部均是。而此一帶地、皆萬山叢嶺、羊腸鳥道、崎嶇難行、英人侵略、一切糧食軍械器材、行李用物、概用馬匹馱載。緬甸苦濕熱、馬匹除腊戍東北麻栗壩附近我邊地稍有畜養外、餘均不宜、故所需馬匹、均向我騰永僱用。在清宣統二三年及民國初年、每年需用馱馬四五千匹、現已漸減、每年尚需三千匹之數。卽以此三千匹每年脚價計之、已將及盧比四十萬元。馬匹馱載運輸費卽如此其鉅、則其他之公務人員士兵薪餉也、政費器械消耗也、修路營造費也、尚更不菲。以意度之、英人每年用費於北段未定界者、總在盧比數百萬元。如此鉅額消耗、已使我望塵莫及、更益以人謀之不臧、邊事安得不落人後哉。又遍訪旅緬鄉人、並明德考察所得、英人經營野人山江心坡情形、條述如次。

一、略取野人山坎底並俅夷地情形　民國元年、英人由緬支那率兵數千、沿邁立開江北上、略取野人山地、直達坎底。次年復由坎底東向、經營邁立開江恩梅開江源頭俅夷地、竟達高黎貢山脚、舉凡小江北浪速地、岔角江、俅江、狄子江、狄不勒江、馱洛江、流域各地、無不有彼英人大隊人馬之足跡、且駸駸焉覬覦康藏矣。　辛亥壬子間、滇西總司令李根源以親身履查邊地所得、設怒俅殖邊局、以姚春魁爲總辦、統兵四隊、以任宗熙景紹武等爲隊長、分頭進行拓殖。並令阿墩、石登、登埂、魯掌、卯照、六庫、老窩、蘭州、各土司、並維西中甸兩屬各士職、均歸該總辦直接管理經營。蓋以維西所管、直至恩梅

開江、故所指拓殖之地、亦以恩梅開江內外爲範圍。潞江兩岸、已漸完成、有菖蒲桶、上帕、知子羅、行政委員之設置、正踰過高黎貢山、二年、省中撤姚春魁、易以李國治、事遂廢弛不舉。四年袁世凱稱帝、唐繼堯撤殖邊隊、編調其目兵出川、並提其所籌之殖邊專款十餘萬元、裁撤各殖邊機關、而以其名委蘭坪縣兼領。此我殖邊之計劃、遂因以熸息矣。 民國三年、英人以邁立開江西岸野人山地、並坎底猍夷各地、均已經營就緒、於坎底設立府治、名曰葡萄府、以爲向北侵略康藏之根據。其下設葡萄、拱路、孫布拉蚌、三廳、分轄各部。一面撫綏土人、恩威並用、一面平治道路、分布重兵、廣設驛站、當時英人侵略之猛烈、可以想見。顧我則默無一語、且無一人揭穿其進佔我西陲陰謀、殊可慨也。民國四年、歐戰發生、英軍調回參戰、僅以土人並少數官員維持現狀、康藏及滇邊得以暫時寧靜無事。大戰告終、美總統威爾遜倡議民族自決、世界潮流、忽然一變、英國內受經濟之恐荒、外以潮流之拘束、亦不得不少戢其野心、厥後康藏之得以無事者、蓋以此耳。民國十三年、英人欲完成印緬陸路交通政策、開始經營戶拱、十五年、又經營江心坡、乃廢葡萄府、撤拱路廳、以資縮減經費、將葡萄、孫布拉蚌兩廳、改轄於密支那府。全路政營壘、及軍事上之設施、仍竭力進行、不稍鬆懈。葡萄廳轄地、東至高黎貢山及擔當力卡山、北極西康、西界印度阿薩密、南至恩西河及江心坡北端、包括浪速猍夷坎底各地在內、範圍甚廣。孫布拉蚌廳東濱邁立開江、西迄枯門嶺、北至恩西河、南至德央河、區域較小。兩廳於轄境

內、除浪速地尙未收派門戶錢外、其餘每戶年收門戶印洋一元。

二、經營江心坡情形　江心坡、爲我舊里麻長官司地、以其位於恩梅開邁立開兩江間、故世人稱曰江心坡、土人稱木里井籠、又稱江頭地、英人呼爲三角地。東西兩江夾送、鳥道崎嶇、地勢險阻、苟非得土人同意、未能飛渡也。居民除南端有少數僰夷外、其餘多爲蒲蠻種。英人佔領小江流域及坎底一帶後、卽欲經營、因不明內中情形、且以江深地險、恐爲土人所乘、未敢操切從事。先派英人入內測量、土人不與往來、亦不代爲引路、迄未成功。後又派緬人哥武沛攜鉅款、厚結坡內山官、大施連絡、巧言誘惑、始得漸次着手、在內測量探查數年、糜款不貲、圖成獻之英人、英人大喜。然猶恐土人之見阻也、復於民國十五年春、邀約坡內大小山官來密支那做會、土名夏擺 除連日飽以酒肉、優加賞賜外、並給以金錢鳥槍、牢籠其心。會畢、攝影紀念。仰光總督、且率較大山官騰南滚札、石旦靚、阿浪臘等、游歷瓦城仰光各埠、炫示一切、以動其心。是年冬、英人卽率兵、分三路進、一由孫布拉蚌林廊進、一由崩弄蚌排通進、一由蕩薩兩江交口渡歸叨進、各率兵數百、駝馬數千、載糧秣兵器、分頭並進。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由歸叨進者、入內數日程、土人出其不意、伏山中襲擊、死英兵官瓦昔一人、土兵數人。英人大怒、除焚燒附近村寨以洩憤外、並捕去土民十三人、繫之獄中。時密支那府官名巴那人、頗有爲、將升任直耿道矣、因兵官瓦昔之死、英政府責以疏於防範、撤職。繼任者爲格落司、愈肆其兇燄、侵略愈烈。土

人以江心坡本屬漢地、世爲漢人子孫、一旦受英人侵略攻擊、莫不痛恨切齒。有騰人龔連德、（字映川）向充隴川土司幕、野人頗敬畏之、聞英人侵略江心坡、率隴川野人山官張藻坎張藻辯前往調查英人侵略情形、並慰問土人。江心坡各寨山官、乃聚集商議、於十七年秋、派代表董卡諾張早札二人、攜木刻信物、偕同連德等赴騰衝、請求騰越道尹援救。連德歸至蓋達、染瘴病歿。卡諾早札等到騰、陳述一切。騰衝人士、原有界務研究會之組織、乃派代表謝焜劉紹和周崇康三人赴京轉爲請願、此江心坡問題、遂爾轟傳於世。

自江心坡問題宣傳後、英人卽嚴加封鎖、任何華人、不許出入、（明德）所派梁正中張元欽兩組、聞均已入內探查、當得真象。至英人自民國十六年起、每屆十一月、攜鉅款糧秣率兵入、翌年三月退出、在內周游巡視、一面以重資僱土人修築道路、一面以金錢給山官、代件當（即奴僕）贖身、恢復其自由、每人贖價印洋數十元至百元不等。英人之爲此、表面則以仁道相號召、謂處今之世、不應再有奴隸階級存在、實則藉此翦除江心坡山官手足爪牙、使其無能爲也。每巡游所過村寨、不拘男女少長、或給以衣服、或賞以酒食、頭人山官、並贈以鳥槍物品、所謂威之以兵、結之以恩、使之漸就範圍而帖服者也。每年入內經營、大抵分爲兩路或三路、每路文武官員各一人、率兵一營、到處周游、運糧運械馬匹、年需千頭以、脚費達印洋十六七萬元、其他耗費之鉅、可以想見。刻雖尙未收派門戶錢、未設行政官目、但已就地委野人承充頭人、實行治理。我如再事沉默、不速提議交涉、將後恐

無復我發言插足餘地矣。考孟養傳、其地北極吐蕃、西通天竺、東南隣於緬、山曰鬼窟、劉綎威遠營碑有麻刀鬼窟之語、卽指此。號稱險要、前已述之。查吐蕃、西藏也。天竺、印度也。是印度之東、西藏之南、所包括之全部野人山地、卽今之戸拱、坎底、枯門嶺、拏山、皆我孟養宣慰司舊屬也。此皆爲我聲教所及、爲吾屬土久矣。乃英人逐段經營撫綏、我不知也。又乾隆五十五年、騰越州知州屠述濂騰越州志、道光六年、永昌府知府陳廷焴永昌府志、載里麻長官司云、東接茶山、西北皆野人、有釐冬、遛冬二山、部夷皆峨昌蠻、舊屬孟養。明永樂三年、孟養土司叛、土目早姓有拒賊功、六年、頒印、世授長官司。萬歷中、刀思慶襲正長官、早奔副之。其地卽今之江心坡、設無曩連德偕同士人到騰請願、江心坡問題、能否聞於世而爲國人注目、未可知也。我之屬土、放棄不問、迨人據而有之、始瞿然如夢方覺、立國如是、亦可恥矣。

十七日晴住密支那　同住旅館內有坎底僰夷數人、本日晨餐同席、明德幼時曉僰夷語言、尚能記憶大半、卽以僰夷語詢坎底情形、彼等所言、與我騰衝龍陵沿邊各土司僰夷語言大致相同。惟坎底因四周皆蒲蠻野人、間有參雜野人話、此則稍異耳。日間、出外察看密支那大勢。其地原名三鴉拱、昔僅數戸之小村落、我舊孟養宣慰司所屬、濱大金沙江西岸、大金沙江、又名伊拉瓦底江、在此俗名打洛江、又名墨鳩江。英人佔據後、闢爲府治、爲北緬軍事政治商務中心、踞縱貫南北緬二千三四百里鐵道北端南端起漾貢又名仰光之終點、英之重鎭也。其下轄廳治七、卽昔董、密支那、猛拱、甘板四廳、此四廳舊本我屬地及未定界掩角、孫布拉蚌、葡萄

又稱坎底 三廳。人口約五百戶、較八莫稍遜。東南濱江爲民居、英人印人緬人漢人僰夷野人均有、西北爲官署及兵營、郵政電報電話醫院學校亦備。 英政府於密支那與所屬各廳交通、極注意、年設專官、撥的款、從事修築、不論幹道支道、每年冬季均修理一次。現由密支那北通坎底二百十四英里、約七百華里沿途設官站二十所、馬匹暢行無阻、今汽車路已通至五十五英里約一百八十華里德央足、明年可通至一百二十四英里約四百一十華里孫布拉蚌廳西通猛拱甘板戶拱及玉石廠、有汽車道馬行道、來往便利、已如前述。渡大金沙江東行、爲馬行道、經昔董可達騰衝。東北行三十一英里至澤勒苦營盤、爲汽車道。再東北行、經羅孔拖角至片馬一百二十三英里、由密支那至片馬約五百一十華里爲馬行道。南有鐵道及大金沙江輪運、以通瓦城仰光、所謂據水陸交通之要衝、而爲北緬咽喉之地也。 英人駐紮密支那府兵力、約步兵兩團、騎砲兵各一連。其配備於未定界者、拖角廳屬二百餘名、分駐片馬、拖角、羅孔、孟愛各營盤、邁立開江沿岸三百餘名、分駐木梳足、崩弄蚌、孫布拉蚌、金攬蚌、坎底、各地。近年印度屢倡革命運動、英人已不敢用印人當兵、緬甸沿邊士兵、多以野人戈爾卡人及戈拉人訓練充當、所用槍支、多五子套銅。

十八日晴由密支那北上至灰土 晨六時、由密支那乘馬出發、沿大金沙江西岸北上、行一英里、經喜打城、住戈爾卡人百餘戶。又一英里、經蠻坑 (Man Hking) 居民三十餘戶、蒲蠻種也、設有小學校一所。又八英里、有小村落、名仵哥露、居戈拉人三戶。又二英里、爲英人羅朗 (Lawngnang) 官站、

本頁原闕

散住約千戶、為野人集落之較大者。由彭因河北行五英里、抵木梳足、即於是地住宿、計本日行程十四英里、由密支那來四十二英里。 木梳足有英人營盤、位於邁立開江西岸、入江心坡渡口邊小坡上、北臨因梭河、又名木梳河、地位極佳、常住兵三十人至五十人。住民有野人四戶、並有華人在此開設小舖三家、售賣四山野人日用雜貨。由此渡江、有小道入江心坡、惟英兵監視極嚴、不能渡也。 由密支那沿江北上、英人防備甚嚴、除沿途有號舖之華人、素習出入為其所熟識者、可以自由來往外、其餘不拘何人、須有妥保向密支那府署領取護照、方得通行。明德與密支那僑商某君熟識、即充作該號人員北上、數日來、幸未被阻。聞前派來第五組調查員張元欽等、行至孫布拉蚌林麻渡口、被孫布拉蚌廳官拘捕、幸未搜出何項證據、旋得與明德熟識之密支那僑商保釋、復得與英員姓羅柏勒者、同入江心坡、刻尚在坡內未出。江心坡、華人概不許入、即有偷渡入內者、土人受英人威嚇、亦不敢招待留宿、故入內調查、頗困難。今第五組轉禍為福、得隨英人入內探查、可稱幸事。 沿途江心坡土人、所在皆有、大都男子肩掛刀矛、身揹篾籮、短衣着褲或圍裙。女亦揹篾籮、短衣長裙、耳帶琥珀耳柱一對、或銅圈二對。男女均嗜嚼生烟草、以口紅為美觀。乘其不備、或命舌人與之談話、或給以針線布草之類、潛攝其影、倘使知覺、男子尚屬無礙、婦女則狂奔遠避矣。

二十一日晴由木梳足至德央足 晨七時許出發、經英人營盤、渡因梭河橋、長度與彭因河同、河源亦

自枯門嶺來、流入邁立開江。北行十三英里、抵德央足宿、有英人官站一所、戈拉人一戶住此看守。外有華商數人、售賣雜貨、及爲英人收運糧米、計由密支那來五十五英里。　德央足臨江干、亦有渡口入江心坡、惟由此處渡入、山極高峻、馬匹難行。隔江東面爲孫巴蚌、有蒲蠻種人四十戶。邁立開江水流急、沿江石峽纍纍、不利舟揖、江中有軟體動物名蚢子者、徧身皆口、如蔗子然、潛伏水內、人或馬匹涉渡、即被吸住、捲沉江底、吮食其血肉、無敢徒涉者。夏季沿江瘴毒大發、故罕人居、此處渡口、土人出入稀少、過渡臨時紮筏、沿江野人、英人嚴囑不許華人渡入、敢有違者、罪及全家。明德欲冒險由此渡入江心坡一行、即被英人拘捕、亦所甘心、乃野人畏英積威、膽小如鼠、百般哄騙、均不敢紮筏代渡。一江之隔、可望而不可即、咫尺天涯、不勝悵悵。由德央足往北、路與江分、路經西北去、江由東北來、將至坎底、始行再見此江。初意擬北上經孫布拉蚌廳至坎底、繼念第一組楊斌銓等、已由猓夷地到坎底一帶探查、第五組張元欽等、已由孫布拉蚌廳經林麻渡入江心坡、現尚在坡內工作、明德不必再跟踪前往。乃決計明日乘汽車返密支那、再設法探查江心坡東面、及小江流域一帶。　由密支那北至蕩薩、大金沙江兩岸、地多平衍、住民有僰夷、野人、緬人三種。由蕩薩以北、直至坎底壩、所有江心坡及邁立開江西岸、多崇山峻嶺、無平原、少水田、住民多蒲蠻種、以種山爲生、刀耕火種、採輪植法、聽其自生自實。出產惟獸骨獸皮、麝香鹿茸漆樹藥材芝蔴之類。且產茶、味濃厚。野生樹漿亦多、在昔爲野人

山出品大宗、今已無人過問。江心坡金銀鑛鹽泉均有、惟尙未開採著稱於世。總言之、現野人山及江心坡所有者、皆天然表面之出產、若夫地中之蘊藏、將來使英人久佔、一經開發、必有驚世之產物也。坎底壩田土肥沃、聞現每年栽種不過十分之二三、所出穀米、已甚豐富。野人山北段食粮、均仰及於此。若交通運輸便利、一經提倡、則出數更巨。猓夷地產貝母黃蓮、每年雪溶路通、我麗江維西各屬人前往挖採者不少。 英人於邁立開江沿岸設營盤五座、一木梳足、距密支那四十二英里、常駐兵額三十人至五十人。二崩弄蚌、距密支那一百英里、由密支那至與坎底分路處杜魯河七十五英里、由杜魯河去二十五英里、常駐兵額七十五人。三孫布拉蚌、距密支那一百三十五英里、常駐兵額一百三十人。四金攬蚌、距密支那一百六十英里、由孫布拉蚌至與坎底分路處蚌康十九英里、由蚌康去六英里、常駐兵額三十人至五十人。崩弄蚌、孫布拉蚌、金攬蚌三處相距不遠、成鼎足之勢。五坎底、又名葡萄、英人稱爲 Fort Hertz、距密支那二百十四英里、常駐兵額七十人。以上五處、共計兵額三百餘人。孫布拉蚌坎底兩處、且有堅固之砲壘焉。 北段未定界山脈、來自帕米爾高原、經西藏西康迤邐而東、至伯舒拉嶺分支。一支東南行於恩梅開江與潞江間者、爲高黎貢山脈、高度海拔三千五百公尺至五千公尺。一支分布於狨江與狄子江間者、爲擔當力卡山、海拔約六千公尺。一支向西南蜿蜒於西康南面者、爲康藏山、龍崗多山、海拔四千公尺至五千五百公尺。由康藏山分支於駝洛

江與狄滿江間者、爲聾莫枯山。再南行分布於江心坡間者、爲恩康嶺、卡馬嶺、東坡嶺、來龍嶺、蚌南嶺諸山、海拔二千五百公尺。由龍崗多山分支、一南行分布於邁立開江與更的宛江間者、爲枯門嶺山脈、海拔二千公尺至三千八百公尺。一西南行散布於戶拱西面與阿薩密拿戞部落間者、爲巴開山脈、海拔與枯門嶺略同。此二山統稱爲野人山。

二十二日晴由德央足乘汽車返密支那　由德央足至孫布拉蚌一段汽車路、預定明年通車、現通行者、僅由密支那至德央足一段。每日晨車由密支那開來、下午由德央足開回、因路窄狹、對頭車並行、往往不能通過。明德等下午二時、由德央足動身、沿途小有停頓、至八時許、始抵密支那。途中車路彎曲較多、車左右搖擺、人頗疲乏。

二十三日晴住密支那　日昨乘車奔馳、今日稍感疲勞、上午整理日記、下午偕華僑育成學校教員趙亞雄赴密支那府立高等學校參觀。趙大理人、受華僑聘新來任育成學校教未久。趙語明德曰、君奉中央令來調查界務、英人早已得知、密支那府曾於令親李蔭吾廷桂先生處詢君容貌行動、可知其注意也。李蔭吾先生、爲明德舅父。但明德七八歲時、彼此卽分離、未謀面、今已不能認識、彼在密支那將三十年、一切經營投資甚鉅、英政府亦頗信任之、故明德到密後、亦不便走謁、恐英人知悉有妨礙彼事業、而心則未嘗不念念也。　英政府在緬甸所辦學校、共分十六級、由初級至四級、如我國之小

學校。由五級至七級、如我國之初級中學。由八級至十級、如我國之高級中學。由十一級至十四級、分科學習、如我國之專門學校。由十五級至十六級、如我國之大學校。全緬甸有大學一校、設於仰光。專門學校二校、分設仰光瓦城、但僅有近於文理醫科之專門、實業農工之類則罕有。高級中學約十校、初級至七級則甚多。　密支那府立高等學校、係由初級至十級、總數五百餘人。由初級起、不拘緬人戈拉人華人、每生月納學費盧比一元、遞年加增、至六七級時、每生月納學費盧比三元半。明德等到校後、依次參觀各教室、教員休息室、辦事室、名爲高等、殊簡單、儀器標本極少。英人之於緬甸教育、亦不過形式而已。班次由一級至十級、均分甲乙二班、甲班用緬文教授、乙班用戈拉文教授。因入校讀書者、大都以緬人戈拉人二種爲多也。四五級教室、掛有緬甸地圖模形一具、用泥製者、將山川平原高低全部顯出、一望而知緬甸何處爲山、何處爲水、何處爲平原、於兒童初學、極易記憶、此堪效法也。其外則無可取矣。全校學生、緬人戈拉人最多、華人最少。華人上課、則歸入緬人教室、故須曉緬語緬文始能入也。

二十四日晴赴蠻鳩　蠻鳩、位大金沙江東岸、爲前清乾隆三十四年經略大學士傅恆征緬渡江孔道、明德以前人征戰之蹟所在、乘閒前往觀覽、早飯後、命蔣恩洲購辦由密支那走羅孔拖角（卽仙夏）一帶掩護貨駄、明德率譯員乘馬車赴蠻鳩。由密支那向南行六七里、抵大金沙江邊、易小舟行、江至此分

爲東西兩流、中包一灘、周圍約五里、有基準寨、住民僰夷緬人兩種約六十戶、由西流順流而下、至基準下端兩交口處東渡。東流較西流大、雖深而水淸可見底、岸東卽戞鳩寨。傅忠武由此渡江、經猛拱孟養征緬、當時以爲捷徑、出賊不意、實則迂迴距緬更遠、抵老官屯、已老師費時、草草了事、未予緬以巨創、惜哉。內兄印泉先生景遂堂題跋紀傳公征緬事甚詳、特錄於此。其記云、按公以雲貴總督明瑞陣歿於猛育、征緬前一役、詳見清史、劉藻、楊應琚、明瑞、列傳。奉命經略征緬。阿桂阿里袞爲副將軍、舒赫德爲參贊大臣、明德爲總督、彰寶爲巡撫、出駐老官屯督餉、哈國興爲提督。於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二月二十日、自北京啓行、四月初九日、抵騰越、駐節騰越協署。舊金騰兵備道署、時爲騰越副將鎮署。七月二十日興師、公出江西止丹山戞鳩江路。阿桂由江東猛密路、阿里袞由野牛壩出水路、廷議戞鳩西路兵、由猛拱收孟養、搗緬西境、東路兵取猛密、掠緬東境、合中路水師直指阿瓦。計滿洲、吉林、荆州、索倫鄂倫、琿春、西僰厄魯特、察哈爾、及綠營兵、吉林、福建、廣東、水師、都二萬九千人、又福建、貴州、本省兵五萬餘人、徵購兩廣、兩湖、川黔、軍馬四萬餘千匹、分道並進。以提督本進忠、總兵吳士勝、分守驛站、侍衛諾爾奔、總兵孫爾桂、屯宛頂、總兵喀木齊布雅朗阿屯普洱。劉秉恬孫士毅從傅恆、趙文哲從阿里袞、王昶王日杏從阿桂、錢受穀住蠻達、經理兩路摺報、接應諸事。經南甸、黃林岡、干崖、蓋達、過萬仞關、道南底壩至允帽。八月十三日、渡戞鳩江、海蘭察明亮成德隨行。猛拱土司渾覺、輸誠進象、願爲前驅。公奏賞二品頂戴十七日、次猛拱、遣兵定孟養。九月十一日、公自猛拱赴孟養、設臺站、令瑚爾起率兵七百人駐守、遂至南董、進次暮臘。自渡戞鳩以來、行二千里、兵不血刃、乃順大金沙江而下。十月初二日、至新街。初十日、進圍老官屯。老官屯、我蠻暮土司屬土、在金沙江東岸、猛密西、猛顯北、猛拱孟養南、緬都阿瓦、爲水陸通衢。十一月初九日、緬酋孟駁、遣使藉萬基諾爾塔、奉貝葉書請降。公以水土惡劣、官兵病死者多、阿里袞於十一月十九日

、瘍發、卒於老官屯舟次、公亦飲瘴病、進入緬地水陸諸軍三萬一千人、時歷四月、至是、僅存一萬三千人、戰沒者少數、餘皆染瘴死。許之、約以三事。一如吳尚賢時之朝貢、二木邦蠻暮猛拱遣還其地、勿得擾害、三遐守約誓、永不犯邊。緬使皆俯首一一聽命。乃於十一月十九日班師、經漢塔戶游二十五日入虎踞關。滿漢名臣傳、傳恆傳、謂二月班師、王昶征緬紀聞、則十一月己亥班師、甲辰入虎踞關也。經張風、沙木籠、喇咪沙沖口、南甸、十二月初六日、至騰越。時公在病中、駐一日、馳赴滇垣。阿桂留騰永、辦善後、海蘭察留軍防邊。正月十九日、自昆明啓節。孫士毅劉秉恬隨行三月末、還至京師。七月、瘴大作而卒、蓋年未滿五十也。諡文忠、配享太廟。是役先後死事者、雲貴總督三人、明瑞、阿里袞、鄂甯、甯爾泰子。雲南巡撫一人、明德。參贊二人、珠魯納、額爾景額。領隊大臣二人、豐安、綿康。左副都御史傅顯。副都統五人、扎勒豐阿、觀音保、瑚爾起泰、五三豐安。福建提督葉相德。提督三人、本進忠、李勳、立柱。楚姚鎮總兵國柱、于文煥、臨沅鎮兵吳士勝、鶴麗鎮總兵德福、永順鎮總兵李全、興漢鎮總兵王玉廷、普洱鎮總兵胡大猷、永北鎮總兵索柱、總兵雅爾姜阿、德保、同知胡邦佑。其餘侍衛參游都守、班第、毛大經、徐斌、高乾那、蘇太、邵應郯、袁夢麟、許景淹、王尙義、陸其構、朱才遴等。公長子福靈安、官永北鎮總兵、先三年赴木邦軍營、受瘴、歸至永昌卒。次子福康安、以軍功顯、爾任雲貴總督、武英殿大學士、諡文襄。征緬紀述、見王昶、孫士毅、趙文哲、趙翼、諸人專集。公征緬之績雖草草結局、至五十二年、貢使始至。然使其歷百餘年、臣服而不敢或叛者、未始非此役之力。後之緬甸、吞併於英、乃後人因循坐誤之罪、於公何尤焉。魏默深謂是役出師過早、失天時、屯兵堅壘、失地利、多調客兵、少募士勇、失選士、此論一時一役也。余則謂康雍之世、過放任、乾隆之征、過操急、嘉道以後、仍歸於放任、遂成今日之緬甸。總之、朱明之朝、尙有陳用賓之謀、劉綎之勇、一則用暹羅還定六慰、一則用岳鳳直擒阿瓦、而淸則無其人焉。六慰者、明置之六宣慰司、曰木邦、曰緬甸、曰八百媳婦、曰車里、曰老撾、曰孟養。一宣撫司、曰猛密、地廣八九千里。見陳用賓還定六慰後說。

戛鳩、濱江而居、中部緬人、約百餘戶、上下兩端、漢人僰夷雜居、僰夷約二百戶、漢人十餘戶、皆近十年新自我國遷來者。漢人生活、養猪及營小生易、緬人僰夷則種田。明德在寨中游走一遍、後至由我盞達太平街遷來之漢人李姓屋內稍憩、詢其門戶

每年若干。據云、往年收盧比四元、今年須六元、每月尙交頭人一元、用以招待來往官員之茶水柴草費云。此間陋規亦甚、人民担負亦不輕也。旋沿舊路返密支那。　由密支那至八莫大金沙江流域兩岸田土極肥、緬人惟求衣食自足、罕猛進銳取之心、故荒地甚多。英人以地利棄之可惜、而氣候又復炎熱、瘴毒殊劇、特定開荒耕種三年、無須納稅、以廣招徠。三年之後、政府始酌定抽納租稅。如初來無吃費、或無牛耕種、並可由銀行貸借、俟穀出償還。故我滇沿邊各土司地擺夷不堪壓迫而舉家遠徙來緬者、十年以來、不下萬數千戶。此爲我邊地一大隱患、執政者、應注意及之也。　緬政府對於邊官、薪俸頗優、年愈久者俸愈厚。廳官俸由三百元起至一千七八百元、府官由一千五百元起至二千五六百元。廳官出外巡查、每日行走七英里以上者、日支旅費由十元至二十元、隨行人員旅費及馱脚運輸費另行據實報銷。在某一地點停留如超過七日、卽無旅費。以我邊官所得之徵較之、誠不可相提並論矣。

二十五日晴住密支那　密支那晨間霧少、僅江面橫披如白練、氣候較猛拱瓦城少涼、日間不熱、早晚稍寒、山水圍繞、風景清嘉。天朗氣清時、東北三十七號界樁處瓦倫山尖、及恩梅開江邊賴吾山尖、巍峨聳峙、高插雲漢、接觸眼下、備極壯觀。密支那少南江東岸邊爲灣募、卽昔之允帽、（相傳有僞匿征緬將士冢）南距戛鳩約六里、爲昔馬拱、昔董、片馬、拖角、及的臘衙經古永來密支那交通之總匯、英人江東各屬及經營

小江一帶之糧食存儲處也。　明正統、尚書王驥三征麓川、與思祿誓、立碑於大金沙江邊。清光緒乙酉、英人踞緬甸、並吞我素不屬緬之孟養木邦孟密蠻暮猛拱諸土司地、闢三鴉拱爲密支那府、修築鐵路、將此碑捶碎投之江中、以滅漢蹟。明德尋其遺址、有人尚能言其處、實指所在、已渺茫矣。騰越歲貢李雨農先生恩周、嘗僑居三鴉拱、有紀事詩二首。戛鳩江弔古（光緒壬寅）云、戛鳩江上瘴雲起、江邊石碣苔花紫、（麓川思氏叛、靖遠伯督雲南軍務征之、緬敗、函任法首級獻軍前、請以江爲界、靖遠於戛鳩江立石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十七字、大書深刻。）啾啾鬼哭天陰時、隱隱軍聲重霧裏。憶昔思氏叛麓川、結緬亂我滇之邊、筋竹標銛排象陣、（緬夷以筋竹爲矛、名之曰標、標頭有毒藥、中者輒斃、束於象背、飛刺人於百步外、無不中者。）桃花水漲據毒淵。（桃花落時、瘴起谿中、行人飲之、毒發即死。）王師一下如拉朽、任法鼠竄緬酋走、武侯七縱重攻心、尚書三征纔授首。巨碣立在江之湄、（戊戌冬、余親訪獲之、摩挲其下。）南人不反畏天威、江枯石爛不敢渡、長江天塹界華夷。碑峙江頭五百載、一朝地圖顏色改、（乙酉十月、緬爲英夷佔踞、流緬王於印度。）黃鬚碧眼渡江來、昔日盟言今安在。（英夷踞緬後、渡江進佔至昔馬昔董。）記得初來碑尚存、於今惟見江狂奔、（庚子歲暮、英夷毀碑、碑石沈之江中。）犵鳥悲鳴江花萎、茫茫四顧空斷魂。　月夜泊大金沙江（甲辰）云、金江夜靜夷歌發、急管哀絲聲嗚咽、沙上宿鷗夜還飛、林中哀猿啼更急。憶昔尚書（王驥）下麓川、大軍十萬戍江邊、劃江永作華夷界、南人不反三百年。邊帥籌邊啓邊警、（楊應琚）緬酋乘隙亂邊境、將軍十道入驃樂、（明瑞）經略遠逾止丹嶺。（傅恆）一朝緬甸淪入英、撤我藩籬咨蔙行、曾侯薛使約言在、對此茫茫空復情。（曾紀澤薛福成兩使、與英外部立約、以大金沙江爲兩國公共之江、英人並允照緬王舊例、十年一貢中朝、劃南掌撣人諸地歸中國。）

世有強權無公理、越江侵略數千里、昔董昔馬大地方、三地均在江內數日程、爲騰越廳直轄地、大地方日久編戶、有糧柱。不問主人在何許。長江無際水澌澌、河山依舊主人非、可憐江上今夜月、當年曾照漢家旗。一寸黃金一寸土、誰甘棄擲任予傳、一聲霹靂睡獅醒、會見明珠還合浦。內兄希白亦有詩二首。戛鳩江訪王尙書碑云、猿鳥啾啾兩岸鳴、尙書當日此屯營、南人不反盟猶在、江水依然事已更。疑有風雲生舊壘、時聞婦孺拾殘鉦、剔苔細認碑中字、幾次摩挲淚暗傾。詠密支那云當年榛莽荒蕪地、輻輳人煙纔幾時、碧硐幽深藏虎豹、碧硐（卽皮童）距密支那西約三十里、多虎豹、雖輪車日經其地、仍出傷人。金江終古界華夷。三鴉砫地泯無迹、三鴉砫卽密支那地、英人得之、始改今名、同三鴉砫、已無人識也。片馬山村強駐師、舊日盟言今在否、臨流空聽水澌澌。大金沙江上游、東源爲恩梅開江、經猍夷、浪速、茶山、並江心坡卽舊里麻長官司地東面而下。西源爲邁立開江、經坎底、野入山、及江心坡西面而下。兩源至蠻薩會合、而爲大金沙江、以江產金沙、故名。經密支那、戛鳩、入莫、并我舊孟養猛拱蠻暮各土司所屬地蜿蜒而下、再經格薩、直耿、瓦城、白口姑、仰光以入印度洋。其水較瀾滄江潞江爲大、明張機作南金沙江考、以爲卽梁州之黑水。明儒騰人吳宗堯嘉靖癸卯騰越舉人官至延平同知。嘗論其要害云、騰越以彈丸黑子之地、孤立西陲、四封之外、羣夷蝟集、所以弭釁固圉者、宜先講畫也。易謂設險守國、夫險之未足、猶且設之、況有自然之險、或以委之夷、或不知懲其阻、或外之以滋他族而逼我封城、一有妄動、將若之何。所謂委之夷者、金沙江是也。金沙與瀾潞三水、皆源吐蕃、入南海、號南中經流。而金沙江之大、且十倍瀾潞、極

邊有此、固天所以限夷夏也。沿江之內、多有可堡可砦之所、如畫江阻險、於江內有所建設、則統之州衞、界限明而侵盜遏、騰之形勢、不期重而自重矣。國初重臣經畫者、謂三江之外、宜土不宜流、三江之內、宜流不宜土、於此限斷、以別土流、以分內外、其辭嚴矣。然昔論江南形勢者、必得江北之地、而後江可守、築三受降城者、越河之外、而後河爲用、況可以內地而委之夷乎。經曰、中畫郊圻、愼固封守、內地且然、矧於邊徼。騰之疆域、東南北境、雖亦夷落、然皆馴狎熟夷、接境伊邇、未有混併掩取之患。惟西界以荒遠之故、久遺湮塞、考之里麻長官司、溯金沙江而後達、是騰所至、西曰里麻、則騰境蓋至於江之濱也。正統間、兵克麓夷、驅之江外、惜師旋後、麓賊殘孼、仍據孟養、江內之地、漸爲侵據、循習旣久、不復知金沙江昔爲我界也。我地我險、夷得居之、圉衞單弱、益與夷近、且緬酋洞吳、熟於舟楫、沿江而上、可抵茶山、倘有竊發、潛師躡境、奄忽而至、有不及知者矣。剝牀以膚、烏容緩視。或曰、其地多瘴、非可以華人居也。夫賓川之牛井里、永昌之上江十五喧、皆瘴區、皆夷氓也。編之里甲、設之驛傳、律以國法官儀、不聞有違戾者。如處置得宜、卽其地、因其人、寬其法、薄其賦、酋長舉仍其舊、羈縻約束、彼且歡趨而競至也、奚不可哉。又云、所謂鄙而外之者、茶山里麻是也。二長官司、額有歲辦、不時遣人征之、視之若屬久矣。彼域於西北爲騰後倚地、雖崎嶇無平原廣甸、然重岡峻壁、巖谷深阻、易爲依負。其人皆尋傳蠻也、性柔而力健、柔則易制、健則可兵、以此之故、夷羣雖強、莫之敢犯。昔齊晉招徠江黃、臣服羌戎、卒收

犄角之勢。二司據金沙江上流、夷緬悉在其下、如撫之有道、用之有方、尤臟之勁輔也。四夷卽欲妄動、慮彼之躡其後矣、非心亦且少戢、豈可鄙而外之、以遠夷例視、漫無聲教之及哉。嗟呼、宗堯此論、可謂洞燭機先、深悉邊塞形勝之大勢矣。使當日大吏採其說而實施之、大金沙江以內、何致爲英人所囊括。我茶山（卽小江流域片馬拖角一帶）里麻（卽江心坡）各地、又焉有今日英人强佔置喙之餘地乎。其言如處置得宜、卽其地、因其人、畬長舉仍其舊、羈縻約束、彼且歡趨而競至也。又論茶山里麻土人、性柔力健、柔則易制、健則可兵、尤爲不朽名言。今英人經營茶山里麻、山官頭人、舉仍其舊也。滇緬沿邊駐防軍隊、十之八九、皆招自茶山里麻、及邁立開江西野人山地也、我人我土、我不能據而有之、撫而用之、三復吳先生之言、其感喟爲何如也。姚文棟雲南初勘緬界記、於大金沙江形勢、亦多所論及、留心邊事者、參閱可也。

昔董（我爲南甸宣撫司屬土）在大金沙江東、距密支那約四十五英里、英人踞後設有廳治、並營盤要塞、英人稱爲 Fort Harrison。英人初佔其地時、我使臣薛福成正預備與英商議滇緬界務、當時我欲以大金沙江爲界、薛使轉奉諭旨照會英廷退出昔董之兵、然後商議中緬界務。英廷詢我欲索問中國邊界與厄勒瓦諦江（卽大金沙江又名伊拉瓦底江）上游中間一帶地段之理。薛使於光緒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答云、今將索問前緬王屬地以北厄勒瓦諦江東所有之地起、至厄勒瓦諦江之根源而止、中國索問之理、可證者約有五端。一照大概規矩、中國邊界一帶野人之地、有別國進來、不得不預備保護。二其地所居

之民、認中國爲上邦、凡遇有事之秋、每請中國之示、及請中國幫助。三該處貿易、及一切工作居民、皆中國人或中國種類之人。四該處民人之教化、皆中國之教化。五貿易之事、皆中國人、且每年加增。中國有此五證、非特可索東邊之地、幷可索問厄勒瓦諦江西邊之地、則分界更覺均勻。又薛使於訂約前、自倫敦寄回地圖一幅、由東經九十五度以東、北緯二十四度以北、恩梅開江以西、所包圍之區域、均標明爲野人山地。並於圖中註云、野人山地除入募外、北緯二十四度以上皆是、向不歸緬、現擬與英分界。是薛使當日與英交涉、並未放棄大金沙江內外各地、及野人山地。其所告英廷二三四五我與野人山關係各端、現時猶然、無稍差異。薛使因爭以大金沙江爲界而不可得、故與英議定界約暫至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尖高山爲止。尖高山以北、留待我舉國上下努力爭守、此不可不知也。

二十六日晴 住密支那 由密支那向東北溯恩梅開江而上、英人戒備極嚴、特辦貨物十餘馱、駝載隨行入茶山地、僞爲商人由玉石廠回騰度舊歷年關者、以避英人耳目。貨馱馬匹今日辦了、明日可以動身。 早飯後、參觀英人鋸木廠。該廠鋸木、利用電力、工作甚速。隨游準薩園、園內徧栽準薩樹、故名。準薩樹、材料堅實、多用以造船、英人頗提倡栽種。繼至美國教堂所設野人學校參觀、美教士於野人教育、頗爲注意。昔有教士名漢孫(O. Hanson)者、於十餘年前、以英文字母拼音編成蒲蠻(即大山野人)文、特設學校而教育之、實行有年、頗見功效。野人子弟繼續學習四五年、卽能運用寫信、並能閱覽此

類語言之出版物。現英政府於沿邊學校、已採用此種書籍、教育野人兒童。是校野人生徒、男女共約百十人、衣服多易爲緬裝而兼西洋化者。學校附近、特設小屋、以供生徒及其家屬住居。 英人於滇緬沿邊、及北段未定界野人較多之處、多設由一級至四級或至七級學校、科目以英文緬文蒲蠻文三種爲主、一級至四級、加授算術、五級至七級、加授歷史地理。蒲蠻文、以美教士漢孫所編者爲課本、並多以由教堂畢業之野人爲教習。學生不收學費、畢業後、由政府量予錄用。隣邊野人、頗爲所化、咸踴躍送子女入校肄業矣。 密支那府與所屬各地、及未定界坎底片馬間、各營盤廳署消息傳達、有電報電話日光報（俗名曰閃鏡子）郵政四種。電報電話同用一線、電報日間使用、電話夜間使用、以免衝突。電話距離遙遠、聽不清時、則間接傳達。日光報利用光與鏡子反射作用、於高坡上傳達消息、日間利用日光、惟有霧則不能傳達、夜間利用火光、距離過遠者、亦用間接法傳達。（明德）頗欲一睹傳達狀況、抵此數日、迄未一見。由密支那至坎底、及至片馬、沿途各營盤及各廳所在地、均可投遞信件。到坎底者、每七日發信一次、二十日可達。（今汽車已通孫布拉蚌廳、無須二十日矣。）至片馬者、每三日發信一次、七日可達。電報郵信、商民均可拍寄、電話日光報、惟政府及公務員方得使用。英人於未定界郵電注意如此、以視我邊地各縣及各行政公署、郵電尙多闕如者、誠不可同日語也。

卷一終

雲南北界勘察記

卷二

內政部外交部會派滇緬界務調查專員尹明德

自密支那渡大金沙江經灣募(即允帽)南允(即大地方)恩梅開江沿岸石灰卡羅孔(原名牛窮)瀰之非河踰高良工山張家坡經派賴拖角(原名他戞)班瓦埡口及滇灘明光各撫夷地

一月二十七日晴由密支那至瓦宋　早八時、乘小船渡大金沙江、由密支那到灣募順流而下、較速由灣募逆水而上密支那、則較緩慢、每日往返過渡三四次。密支那灣募間、有一段江底爲石構成、江至此水淺而流急、深五六尺、大石纍纍布江底、可按而數也。名虎跳石、往昔沿江內外、虎豹極多、過渡時必經此、故名。又呼孔明渡、謂孔明南征、令兵士填石於江、由此濟師、此雖齊東野語、然亦足見武侯聲威遺播之所至耳。大金沙江水清如鏡、放乎中流、念及王靖遠傳經略昔日濟師狀、與(明德)今日銜命詞事邊徼復渡此江、雖時殊事異、而其爲國則一也、精神爲之一快。抵灣募岸邊、回身望密支那大金沙江、頗不忍去、然此大好河山、已爲人所佔踞、多流連徒自傷感、隨入灣募至一漢人李姓家休息。灣募濱大金沙江、有英人營盤、駐兵二十名、保護糧秣、亦兵家形勝地也。居民二百餘戶、其中漢人約三四十戶、僰夷百餘戶、餘爲緬甸戈拉二種。貨馱之經古永出入我騰衝者、皆聚集於此、馬帮亦到此

爲止、由此至密支那、則以小船運輸。 姚文棟里麻說、疑瀕江之允帽戛鳩、亦里麻故地。查允帽卽灣募、與戛鳩相距不遠、昔皆屬南甸宣撫司、非里麻長官司地。文棟據吳宗堯騰越形勢論云、考之里麻長官司、溯金沙江而後達。又據師範滇繫云、自騰西道八程至里麻、十程抵孟養境、卽武斷里麻在江內、而以允帽戛鳩爲其地。實則里麻在恩梅開邁立開兩江間、卽今之江心坡、非溯大金沙江而後達乎。由騰衝出古永猴橋、經俄穹樂朗南允（卽大地方）渡恩梅開江、以入江心坡、恰八日程、吳師兩先生之言、確而有據。蓋文棟由英法經印度洋入緬、歷瓦城新街經騰越而至昆明、足跡未履此地、致有此誤、是不可不詳辨之也。 在灣募停二時許、乘汽車行、馬匹隨後趕來、車路頗平坦、道旁田土肥腴、十餘里、抵瓦宋宿。有極簡陋之旅棧、僅開乾號、（僅有床鋪而不供菜飯、謂之乾號。） 飲食須自備。途經地名來作、住僰夷五六十戶、半由我國遷來、半由坎底移來。 瓦宋居民約四十戶、其中漢人五戶、戈拉人緬甸人各數戶、餘均僰夷種。有河一條、自東而西、經瓦宋北流入大金沙江、名瓦宋河、春冬可徒涉。英人於此地設官站一所、位於瓦宋村北端、河南岸邊。

廿八日晴由瓦宋至南允 晨七時、由瓦宋乘馬出發、行三英里、道分爲二、一向東北行往昔董（Sado巳）及騰衝古永道。（由瓦宋經大灣子、昔董壩、俄穹、甘稗地、古永、荃蘢河、六程至騰衝。） 一向北行、往拖角（卽他戛）片馬道。沿北道行、六英里、經南莫檨、有僰夷六戶、係由我內地戶撒臘撒遷來、在此備午餐休息。午飯後、行一英里、經英人官站

一所、又行五英里、抵南允宿。是處居民七八十戶、其中漢人五戶、野人十餘戶、緬人戈拉人各二三戶、餘爲僰夷、均自我國遷來。計本日行程十五英里、由灣募來二十五英里。 南允亦有英人官站一所、其西北爲南朗、東爲賽樂、住民概僰夷種、而皆自我國遷來者。北有雙峯高聳、高度約二千餘公尺、名賴吾山、在密支那亦能望見。山陰隔恩梅開江、卽江心坡也。

二十九日晴住南允 灣募所僱駝貨脚人及馬駄、在後停留未到、今日住此等待。南允、卽大地方、昔爲我屬、騰越廳署有糧柱、歷年徵收無異、英踞後遂止。其地於羣山間、忽現曠野、土地膏腴、水饒灌漑之利、隨地均可耕牧。有野人名天貴者、前在八莫入美教堂學校、能以蒲蠻文寫信、曾服務英政府任小學教習並警察之職、今解職來南允開設小舖、頗通情理、與明德隨行之野人語通譯蔣萬春熟識、入其舖內閒談、詢以蒲蠻文是否由美教士漢孫所編成。據云、昔日英美教士、研究者甚多、至漢孫而集大成。談次、卽將教堂印行蒲蠻文報紙及漢孫夫婦像取出。明德喜極、睇視良久、告彼留之無用、不如贈我以爲紀念、彼慨然應允。今日於無意中得此、殊愉快也。 下午、入僰夷家閒談、男子外出工作、在家惟女流、詢其里籍云、祖父輩由漢地遷來。問其尙願回漢地住否。答以漢地田產房屋、一無所有、不願回去矣。嗟嗟、出灣募來所經村寨僰夷、何莫非我土我民、我不能撫而有之、使託庇外人宇下、可恥孰甚。

三十日晴由南允至新寨　昨晚馬馱已到、今晨七時出發、行六英里、經澤勒苦、與南允同在一曠野、亦昔日大地方所屬。先住爽夷、已他徙、現有野人二十戶。有英人營盤一座、於民國十六年撤銷、今僅設官站而不住兵。計由灣募到此、共三十一英里、道路寬平、汽車通行無阻。由此往北爲馬行道、英路樁英人各路均有路樁、每一英里、栽樁一顆。直栽至片馬、由此起點爲一號。抵澤勒苦後、西北隔恩梅開江卽江心坡、坡內各山、又隱約見於眼中。

由澤勒苦行二英里、渡木里河鐵索倫、橋寬二丈、長十餘丈、造法與彭因河橋同。河水春冬可徒涉、魚極多、英政府於人民取魚、只准用網、其他斷河、或以石灰、或以苦葛藥投水等法取魚、則禁不許。魚產卵期、亦不許取、所謂網罟以時也。河源出昔董壩、下流未幾、匯入恩梅開江。由木里河東岸北行、約三英里、渡登邦河、水較木里河小、源出甘稗地腊牌、下流匯木里河、再入恩梅開江。又行三英里、經孟姓樣、有爽夷六戶。由大路西去二里、爲通江心坡渡口、令蔣恩洲並隨從及馬匹先行、在前途等候、明德偕通譯蔣萬春潛行至渡口察看情形。渡口東南爲恩桑達利、(Nsendary) 有野人三戶、英人令其監守渡口、漢人到此、概不許入、敢有行者、捕報英官。西北岸江心坡稍去未幾、有蒲蠻村落名宋康、(Sumhka) 土民約二十戶。再去爲來康、阿黨康各寨。此處水流緩、用竹筏通往來、沿江水勢洶湧、兩岸壁峽林立、不利舟楫、與邁立開江相彷彿。察看後、潛攝一影、繼入野人家、僞爲購酒者、卽沿江邊行、歸入大路。復行三英里、抵新寨、有野人二十戶、此去附近無村寨、卽宿於此。計

本日行程十七英里、由灣募來四十二英里，新寨位恩梅開江邊路旁、成立甫五年、居民二十戶、全屬野人、而皆信仰耶蘇教者。明德等宿羅董野人家、詢以信此教有何好處。據云吾輩先信孔明、今信耶教、不須耗金錢、奉祀其他鬼神。明德告以不必信耶教、僅信孔明一人、其他鬼祟卽不敢作惡、亦不必多花費金錢祀鬼。羅董云、洋人說、耶蘇是孔明轉世、故只信仰耶蘇教卽得。明德聆是言、悲土人之無識、而深恨教士之狡儈。盞江心坡、茶山、並枯門嶺野人山一帶土人、最信服諸葛武侯及明靖遠伯王尙書驥二人、尊之爲神、每祭祀必先之、然後及於他神。崇奉武侯之心理尤甚、稱之曰五輔德、所有一切習俗、皆曰此五輔德所教也。又野人不服醫藥、疾病惟祀鬼、大則殺牛、小則鷄豬狗以至魚類、惟巫所言、必設法羅致而誠祭之。設無錢購求、亦須禱祝應許、俟有錢酬祭。英美教士、利用野人此兩種心理、經年屢月、大肆鼓吹、不惜妄引牽混、顚倒是非、用種種方法手段、務使土人信其教、入其牢籠而後已。今沿邊野人入耶教者已不少、兒童多能唱耶蘇歌、英美人在野人山傳教、已大收效、豈豈邊氓、經此麻醉、已於不知不覺中而受其驅使矣。野人婦女、亦知紡織縫紉、且能編織簡單花紋、其所着裙料、及身上掛以戴物之桶筏、均屬自行編織。新寨有女子正在坐地織布、明德攜相機攝一影。織法甚簡、不需織機、以一樁立地前面、套線彼端、腰用一揹帶束綫此端、坐地編織。紡綫亦不需機、僅用竹製線錠一根、一端套通洞錢三四文、右手持以旋轉抽紡、左手握棉花、其功用亦如用紡機然、故坐立或

行進中均可抽紡。在野人山行途中、沿路所遇野人婦女、一面行路、一面紡綫者、比比皆是。　晚間、圍火堂閒談羅藿以野人山茶相餉、味甚濃厚。惜製法不精、盛以竹筒、看樣不佳、如能精製、並改良裝璜、亦野人山出品大宗。晚飯後、村中男女老幼、咸來看視、明德或給以針、或給以紅綠毛線、或給以嚼煙草之撒濟、（一種樹脂、野人𡡉夷猓猓均嗜之、用以和草煙嚼食、）均各歡欣而去。野人好小利、漢人至、不拘多寡、必饋送禮物、始和顏款待、否則怒目相視、頗現不快之狀。送禮時、不論男女老幼、人各一份、可少而不可無、此亦野人土習也。　野人除美教士漢孫所編蒲蠻文外、原無文字、有事通告、以木刻寄意。如有緊急要事、送鷄毛火炭、意謂火速飛速、不能停留片刻也。有外敵來、共禦外侮、則頭人山官宰牛散毛肉、（連皮毛每村送一小塊謂之散毛肉。）各村接到後、如國家動員然、卽持槍刀矛戟而來。如再加以鷄毛火炭、則人各持軍器飛奔而至矣。野人亦重義氣、有客在、食物主客一律、不分軒輊。客去、以芭蕉葉包飯送之。如飯包尙在客手、有謀不利於客、或掠其物者、主人仗義執言、出而助客、卽動武槍殺、亦所不惜。意謂此我家客、我飯包猶在客手、爾欺客卽欺我、必客無恙、還客物而後已。如客已將飯食盡而棄飯包、則客之行動如何、被欺與否、主人不問矣。

三十一日晴　由新寨至山穹　晨六時半出發、行二英里、有英官站一所。官站北有河名石峨、又名石我、一名深溝卡、源出尖高山西南、匯入恩梅開江、水勢與木里河相等。民國十八年、外交部另擬之界線、

卽由尖高山循此河西行、順恩梅開江至蕩薩、一線溯邁立開江而上、一線往西經盤欒循枯門嶺而上。渡石峨河入北段未定界。行三英里經腔主渡口住野人一戶有小路通江心坡崩蛙(Pungwa)復行六英里、休息備午餐。自木里河來、沿恩梅開江畔而上、雖値冬季、林木茂密、如夏不凋。蚊蟲極多、有名報母鷄者專於日間吮人、稍不留意、卽被吸食、一經染嘴、皮膚上卽現血泡、往往潰濫、冬日尙猖獗如此、倘在夏季、將更不堪其擾矣。 午飯後、行一英里、經官站一所。渡德阿河 (Tanga Hka) 水不甚大、英人昔董廳與所强佔我茶山地之拖角廳分界處也。渡德阿河北、有分路向東北往英人孟愛營盤、六英里可達。孟愛位獨木河與石峨河中間山頂、昔日我外務部所擬恩梅開江藍色線、卽由此經過。復行六英里、爲由澤勒苦來二十九號路樁、地名山穹、已下午五時、沿途無村寨、卽於路旁與趕馬人露宿。計本日行程十八英里、由灣募來六十英里。 山穹路臨恩梅開江、兩旁林木深茂、虎豹足跡、徧地皆是、夜間同行者深恐有虎來、戒備殊嚴。深夜露水極大、臥處雖以樹葉芭蕉葉遮墊、並置火堂一、仍寒氣襲人、誠旅程中極苦時也。

二月一日晴由山穹至石灰卡 今晨三時、地震頗劇、且有聲、連震數次、露臥地面、如船置浪中、動搖不已。地震後不能民寐、促隨從備飯、六時半天明卽出發。行五英里、抵三十四路樁處、經獨木河(Tamu Hka) 水勢較石峨河稍小、源出瑯琊山西、而注入恩梅開江。河北岸有河頭、云角、杜濫、罵礦、板俄各

寨、河南岸有怎江、詩羊、石路、等寨、野人與猓猓雜住。河南岸路旁、有英人官站一所。北行未幾、渡朧猛河、(Namaw Hkι、經南五風吹兩坡、至四十三路樁處、休息備午飯。風吹坡爲由灣募來途中較高之坡、可望江心坡格聳板山、餘均平坦易行。由新寨北來、除腔主有野人一戶外、沿途並無人居。午飯後、復行、渡來猛河、(Laimu Hka) 六英里、抵石灰卡、有騰商孫如山在此開設小舖、即宿該號。本日計行程二十英里、由灣募來八十英里、約合二百六十四華里。 石灰卡、又名石牌卡、位於之非河、與恩梅開江交會處。地濱江、頗低、夏季炎熱、且有瘴毒、隔江西面即江心坡、住浪速野人五戶。冬季有漢人一戶在此開設小舖、即明德等所住之旅主人也。昔英人於此僅設官站一所、並不注意、自江心坡事轟傳後、英人加蓋兵房、由十九年起、冬季住兵三四十名、嚴防華人入江心坡。坡內士人來石灰卡、亦不准住宿、恐華人鼓吹之歸中國也。夏季瘴發、英兵移住東北距此約三十里之山巔羅孔營盤。此外並設由一級至四級之小學校一所、教育野人兒童、教員一人、乃英人之偵探、華人到此、即密報英官員來搜查矣。 英設拖角廳官、先二日率兵六十名來此巡查、並收納門戶稅、每戶年納盧比一元半。其所住官站、距孫住處將一里之遙、明德等到後未久、即派軍警前來盤查、問姓氏及由何處來、將何往。告以姓張、同蔣夥計由猛拱玉石廠來、回騰衝度舊歷年。問何不走昔董古永捷徑、而必繞道於此。答以隨身帶有貨品十餘馱、走古永須上關稅、故特繞道於此、經班瓦啞口入騰。因平素吾騰衝西北區

商人、亦間有由此路入騰境、以圖漏稅者。孫如山、（孫在拖角經商十餘年、英人頗信之。）頗有愛國觀念、挺身言此余素識之人、確由玉石廠來、可轉告廳官放心。警察去復來云、已囘復廳官、廳官請張先生明晨去會。（明德）知其心疑未釋、慨然應曰、告廳官、我明晨八時來。晚飯後、野人警察（野人被英政府訓練、頗能任事、有任警察者、有任山官者。）之通曉漢語者、復來三四人、僞爲購買食物、並詢玉石廠情形、意在探查。（明德）卽詳述玉石廠老廠新廠各狀況、並給以有小夥計七八人、在老廠怕甘開挖二洞、囘去過年後、當復往玉石廠。彼等亦以確由玉石廠來、復雜談一切、竟躭延至夜十二時始去。竊意拖角廳官既致疑、明晨必受檢查。夜間將由密支那來沿途照片日記、密交孫如山託妥人帶騰、照相機則置貨馱先行、騎馬行李並伙食馱在後、身邊無隻字片紙證據、卽被搜檢、亦屬無妨、（明德）鎭靜如常。蔣恩洲密告云、覘此情形、恐英人已預知我等任務、故其注意如此、照相機亦留交如山、日後帶騰、或令蔣萬春夜間攜之走小道、免英人查獲見疑。比告以力持鎭靜、不必稍涉驚惶、自然無事。孫如山云、英人於未定界、極注意漢人行動、曾嚴囑各寨頭人、如有可疑漢人來、卽拘捕報告、否則查出罪之、野人奉命惟謹。二十餘日前、有漢人閻姓二人到距此約三四十里之黃鐵頭人、以彼等行蹤可疑、謂爲漢官派來調查者、卽行拘捕、不知下落如何。竊恐六組狄壽榕閻文明等由班瓦啞口入、經之非河流域沿恩梅開江北上、被拘者豈此組歟。但（明德）於去年十二月未出發前、卽接彼等已入班瓦啞口未定界之報告、爲日已久、當不至尙在黃鐵。然心殊

耿耿也、囑孫代爲探問、如果爲所派狄閻二人、請設法保釋、孫慨然應允。　石灰卡隔江西面、高山聳峙、卽江心坡格松板山、將抵石灰卡時、潛攝一影。江邊有渡口入江心坡、去此三日程、經孫朋卡董戛各寨、可達石旦、江心坡中部也。初意以邁立開江各渡口防備甚嚴、擬由江心坡東面渡恩梅開江入、不料到此後、防範更嚴、無法渡過、遂爾作罷。沿恩梅開江北上、經滿董、臘歹、直瘧、各地、約五日程、可達小江口項高、一名康戛。再北上有蛇怪、五愁、窩門、布施、各寨。隔江西爲江心坡窩澤窩米、產鹽泉、清光緒二十一年六庫土司段浩率兵征服、派人在內熬鹽銷售、稱曰瓦塊鹽、以鹽質沉澱鍋內如瓦片然、故名。再北上卽浪速地、有臘埂河、墨河、岔角江、各流、皆源出高黎貢山而注入恩梅開江。沿岸村落甚多、產黃蓮貝母。岔角江源拉打閣有金鑛、頗旺、民國二年、滇督蔡鍔所派滇藏偵察隊譚志伊等曾在此開採、後與英軍相遇、被逼撤回。再北上卽俅江、狄子江、狄不勒江、駝洛江、四源之俅夷地矣。

二日晴由石灰卡至積賴　晨六時起床、警察迭來數次、察看動靜、並促往面廳官、明德處之泰然、告以飯後卽去。趕馬人云、昨晚睡後、警察潛來點數人馬、不知何故。明德給以恐我輩身旁有鴉片、爾等如有鴉片、須注意、皆曰無。告以無鴉片卽無事。因趕馬人亦不知此行任務、特以此言寬其心也。七時早飯後、按昨夜計劃出發、趕馬人先行、明德等繼進、與孫如山談笑自若、經英官站及營房時、拖角廳派野人山官二人在路口阻留盤查、隨問隨答、兩山官無甚留難、亦未搜查行李貨馱。繼索過境稅、每人

納盧比二元半、前在玉石廠、卽聞凡華人走廠者、每人年須納此稅一次、明德原不願納、復思只要不留難、順利通過、何惜此小費、乃照完納。旋問掩角廳官何在、當往面之。山官云、無須會矣、遂與孫握別。以昨晚及今晨戒備情形觀之、嚴重異常、如稍現張皇之狀、必被拘捕、卒能不動聲色、平安通過、亦云幸耳。 渡之非河、水勢較石峨獨木二河少大、春冬可徒涉、橋造法亦同。渡河後、順河北岸越坡、行四英里、至五十三路椿處、道分爲二、一向北越坡、經牛穹往羅孔掩角片馬大道。一向東南半坡溯之非河而上、經班瓦啞口、入騰衝之滇灘。明德原欲直上羅孔、越坡時、見警察二人尾隨而來、此必英官派來偵察者、竊思如逕上羅孔營盤、必生疑而留難、不如先至積賴、再作計較。乃向東南行、十餘里、抵積賴宿、計本日行程三十華里。 積賴住浪速茶山野人共二十餘戶、此兩種野人、各有語言、與蒲蠻及小山野人不同、婦女裝束亦稍有別。浪速又稱浪宋、以小江北高黎貢山與恩梅開江間爲多、之非河沿岸亦有。男子性質獷悍、有穿褲者、有着裙者。婦女一律着裙、耳御大銅環、有每耳兩具、而每具重至三四兩者。又後衣較長、綴以花紋、如花猓猓所着之田字花布然、頸繫車磲料珠十餘串、或多至數十串、以爲美觀、膝灣帶膝籠一束爲飾。茶山强獰喜鬭、散居於小江之非河各流域、及恩梅開江下流沿岸。男子裝束着褲者較多、穿裙者較少。婦女除短衣圍裙外、腰繫銅鐲鈴一串、行步叮叮、惹人注目。其他房屋、耕山種地、嗜嚼烟草、好鴉片朵把烟、以鴉片和嫩芭蕉葉烘乾切細、放於竹製烟筒燃燒吸食、如漢人吸水烟筒然、名曰朵把烟。 出入槍刀不離

身等類、凡各種野人皆同也。　羅孔爲英人强佔拖角廳區域要塞、正建築營房、不能不一往探查。乃令趕馬人明日在此休息一日、措辭赴羅孔訪鄉人、仍不使彼等知悉、以免漏洩。

三日晴由積賴赴羅孔皮排　晨七時、率通譯蔣萬春揹野人桶筏一個、長刀一柄、英人强佔區域內、無論何人、只准攜長刀一柄、其他利器、概不許攜帶、頭人有特准持槍者、每年須納槍稅。午飯兩包、步行潛赴羅孔營盤探查。其餘人馬隨從、均在積賴等候。由積賴出發後、登山約十二三里、抵羅孔營盤。是地位於坡頂凹腰、地位極高、英人於淸宣統二年强佔後、建造營房、住兵防守。同時並建築孟愛在石嘎獨木兩河間山頂　拖角原名他戛及片馬三處營盤、相爲犄角。往昔重心在拖角、羅孔居次要之位置、僅駐兵二三十名。兩年以來、因江心坡問題、並拖角地震劇烈之故、民國十七年冬震起、今年震動尤烈、日數十次、拖角營房官署倒壞不少。羅孔已爲恩梅開江東面第一重鎭、刻住兵百餘名、營房猶繼續建造、并有擬將拖角廳治移來羅孔之說。營房居山巔、四面來路、瞭望極便、周圍築深壕、戒備之嚴、可以想見。羅孔營盤附近、原有野人三四戶、現英政府給以盧比一千二百元、令彼等遷往西面半坡相距約五六里之村寨、亦名羅孔、又名牛穹居住。前華人小商、擬請於該處建屋、開設雜貨舖、亦不允許。窺英人之意、將來所有片馬拖角各住兵區域糧食軍械、皆以羅孔爲集中之地、故無論漢夷人等、皆不許於此居住、其重視此地、可想而知。明德等在野人家略息後、即離羅孔、潛向東北行約十七八里、抵皮排、有英人官站一所、並無人居。其地較高、約海拔二千五六百公尺、舉目一望、扒拉大山峙於西北、

高良工山聳於東南、山峯起伏、各據一方、互爭雄長、昔日我雲南洋務局所擬退讓黃色線所經之山也。由此東去二十餘里、可抵拖角、擬先勘查之非河一帶情形、卽由此返積額、俟將之非河探查後、再由長龍河轉拖角探查。在皮排觀察後、由捷徑囘、行三十餘里、抵積額、已下午五時矣、計本日步行七十餘里。

四日晴由積額至朗卓　晨七時出發、行十餘里、路北半山上四五里、有思坐一寨、住浪速人約二十戶。東行未幾、渡鷄屎河、河水不大、源出高良工山、流入之非河。東岸半山有項浪一寨、住茶山浪速人、共二十戶、寨在箐中、未見。茶山浪速兩種野人、男子裝束無異、浪速婦女雖稍有別、但近多與茶山婦女同化、無所區別矣。復行四五里、經鷄脚、住茶山人十餘戶。有英人官站一所、係草房。鷄脚南隔之非河半坡上爲老槽、住茶山人二十餘戶。又四里、抵妙米、漢語馬尾坡之意、住茶山人二戶、在此備午飯。午飯後、行五里、經茅貢、分上中下三寨、皆茶山人、共約五六十戶。雲南洋務局所繪五線圖、將茅貢置於之非河西、獨木河北、誤矣。隔之非河西南半坡爲罵章、住浪速茶山人共十餘戶。罵章東爲安曠、住浪速人十餘戶。西爲小朗卓、(由朗卓遷去)住浪速茶山人十七八戶。再西半坡爲黃鐵、住浪速茶山人二十戶。黃鐵稍北、爲埃洞、住浪速人十餘戶。此之非河西南面住民稠密之區也。　由茅貢行十餘里、渡卡杜河、源出高良工山、而入之非河、水較鷄屎河小。渡河後越坡約五里、抵朗卓宿。是地住茶山浪速人

共二十餘戶、有英人官站一所、計本日行程五十餘里。　自密支那渡大金沙江來、由灣募至澤勒苦一段、路平坦寬闊、汽車暢行無阻。由澤勒苦沿恩梅開江至石灰卡一段、雖有山嶺溪谷、人馬來往、亦稱便利、將來路基增寬、各河橋樑改大、汽車亦不難於通行。由石灰卡經羅孔拖角以達片馬、爲幹道、多高山峻嶺、英人大事修理、人馬亦暢行無阻。由石灰卡沿之非河東北岸來係支路、無石土路、英人年派土人挖修、尙寬敞易行、有石崖處、則多崎嶇難行、下臨深澗、望之悚然。　野人婚姻極自由、男女成年時、卽互相於晚間過往閒談、久之、情投意合、卽可報知家長聘定迎娶。不重處女、在昔其有交合育兒後始行嫁娶者、今則此風亦漸少矣。聘物多以牛、或槍刀矛戟銅鋳銀片銀項圈（套於項頸以爲美觀）之類。亦有男家赤貧而無力購辦者、則折合銀錢作債賬、日後有錢則還、無錢則不必償、惟子孫須娶丈人家之女。否則丈人家子孫、將計其債之子母、向婿家子孫追索、故野人中有丈人種與姑爺種之稱。婚嫁時、貧富不同、富者殺牛十數條、盛款賓客、貧則草草了事。朗卓適有迎娶者、新婦裝束、頭纏花包巾、頸套銀項圈及料珠各數道、衣胸繫銀牌十餘片、手帶厚銀鐲一對、腰套黑漆籐一束、短衣長裙、赤足。伴嫁女郎、則光頭短髮、項肩胸部銀泡綴繫殆徧、餘則與新嫁娘無異。　野人炫富鬬勢、其法不一、江心坡戶拱一帶大山官、必畜養奴僕十餘人以至數十人、稱曰伴當、並喜我國花衣、（蟒袍戲衣之類。）婚喪宴會、穿着炫耀鄉里。此外有鎗若干支、長刀銅鋳若干對、琥珀翡翠磁器牙筷若干、卽稱富有、尤奇者、每

年所宰之牛、必將頭懸之大門中杜、愈多愈顯其富厚勢大。朗卓頭人屋門、懸牛頭二十餘、詢以積若干年而得此數、云已數十年矣。貧者除日用必需之物外、一無所有、夜無衾枕、合衣臥火堂邊、冷則加火。此野人之所以遷徙無常也。 我舊茶山長官司區域、各種野人、頗崇奉漢人體制、人死、亦有效漢人請陰陽家尋龍點穴、墳用石砌全如漢人式樣者。朗卓頭人江藥老已故數年、葬於朗卓寨頭、聞葬時曾經漢人勘輿阡點。墳爲石砌、與內地同、碑中書小篆體字一行、云英國應贈擬謚江藥老三官基十二字、左書奉祀男人名六。沿途所遇野人、以英人戒備之嚴、雖未便露骨宣示鼓吹其棄英歸漢、但於言談間、均暗中示以此皆我華土華民、無傾心英人。有時並詢以中國與英國何者爲佳、爾願何屬。皆曰、我們吃的穿的、皆漢朝（土人稱中國爲漢朝或天朝。）來的、我們歸漢朝管、年代長久、已記不清了、洋人才來不多幾年、我們很願歸漢朝、但漢朝不來救我們、我們打不過洋人。此類答語、到處皆然。以此觀之、非土人之棄我、乃我之置土人於不顧耳。野人又常言曰、野人與漢人僰夷原屬弟兄三人、祖先一個、野人爲老大、氣力莽壯、阿公阿祖不歡喜、令其遠居耕山種地防邊、故野人皆居深山老林中。僰夷爲老二、令其半耕半讀、故僰夷多種水田、亦有知書識字者。漢人係老三、阿公阿祖最鍾愛、令其在內地讀書做官、故漢人皆知書識字做大官。此種傳言、雖屬愚妄、然亦足見其向我心理之一般。野人不知日曆、以月圓紀月、以穀熟紀歲、以鳥鳴紀春、（邊地有鳥、俗名古公、卽郭公也。春至始鳴、土人聞之、從事播種。）以穀熟吃新米日爲新年。吃新日、

賓酒全家老幼圍坐、大飲大嚼、亦有請親鄰共食者。酒半酣、年長者、將所有傳言、如漢朝與我如何、孔明王尚書又如何、以及何者爲我世仇、何者有恩於我、子孫必報、詳述一遍、令幼輩牢記、年年如是、所謂吃新米講舊話也。故野人渾渾噩噩、無歷史無文字、一般士人、倘能知數千百年前之武侯靖遠者、頗有此吃新米講舊話之時節耳。

五日晴由朗卓至山心　離朗卓後、繼續登山、坡極陡峻、此山由高良工西南分支、因其下爲朗卓、卽以朗卓山稱之。行二十餘里、抵朗卓山巔、回望羅孔及江心坡山、隱隱猶見。再行二里、過山腰、地名岡房、現無人居、昔日滇灘柴擺夷管地、直至小江口項高、所有獨木河詩羊石路並之非河沿岸各夷寨、均屬柴氏所管、此爲其收岡處也。今已爲英人强佔、而不得過問矣。西南半坡、有猓猓二戶、再下至之非河畔、有猓猓八戶、寨名皆稱鷄漂、又順山巔東南行二里、路旁有猓猓一戶、寨名亦稱鷄漂、在此休息備午餐。　猓猓、亦夷人之一種、別有語言。性殘忍、信鬼、嗜酒、有錢買酒一醉、不顧其他。喜漁獵、善用弓弩、百發百中、箭頭着毒藥、射中人畜見血立斃。又有所謂回堂藥者、射中野獸、負痛奔馳山林間、將斃時、必回至受傷處而死、故名曰回堂藥。其他耕山種地、嗜殺、不潔、耐勞苦、有膂力、大略與野人戀子同。散居於雲南西面瀾滄江潞江上游、及高黎貢山西岔角江、拉打閣、拱路戛、並騰衝西北邊界、及之非河獨木河上游、小江源大壩地河一帶。男子着褲短衣。婦女喜着田字文花布衣、繫短裙及膝、並御短

褲、上身及裙邊、巴貝料珠車磲、裝飾滿身、頭覆花方巾一、故又稱曰花猓猓。　鷄漂南隔之非河、有大山高聳遠峙、山陰積雪未消、瑯琊山脈也。自石灰卡以來、日日地震、聲如雷。午飯後、繼續越坡、路極陡峻崎嶇、較昨尤甚、所謂羊腸鳥道也。馬不能乘、徒步越坡二十里、抵高良工山南端、（非高黎貢山、爽蹤。凡高山多以高良工稱之、故古永西之瓦崙山、亦稱高良工山。）高度海拔三千餘公尺。立山巔一望、張家坡雄峙於東、歪頭山聳立於南、班瓦埡口亦隱約可見。統計由朗卓山麓至高良工山巔、皆屬一脈、路程將及六十里、與騰永間由潞江至高黎貢山巔小平河路途差相等。由高良工山巔東行、下坡約三里、抵山心宿。山心又名魯江草塲、有魯江溪一條、介於高良工山支脈與張家坡間、於萬山中現小冲、頗平坦、有英人官站一所、無人看守、計本日行程約六十里。日間自鷄漂來、沿途並無人居、晚宿山心、小溪流水潺潺、四山靜寂、大有陰氣逼人之概。　由恩梅開江新寨至之非河鷄漂、沿途並無水田、土民惟種山地。食物除旱穀外、多玉菽黍蕎豆稗子之屬。　內兄印泉先生、謂凡山居、不潔、信鬼、嗜殺、性惡、刀耕火種、無文字、用木刻記事、之各種野人、及浪速、（又名浪猓）猺子、俅人、皆猓猓種。（明德）以各該土人言語、性質、裝束、風俗、習慣、不同者尙多、而山居、不潔、信鬼、嗜殺、性惡、刀耕火種、諸端、爲未開化土人之所同然、不能據此斷爲同一之猓猓種。又德人地理學家克勒脫納謂猓猓（其報告譯爲黎猓）爲藏族之一種。確否、均待考。

六日晴由山心至長龍　晨七時出發、登張家坡、亦高良工山支脈、陡峻與昨所經同。行五里、至山巔、昔

日石鴻韶所勘之綠色界線、滇督與總署所謂之紅色界綫、雲南洋務局擬讓之黃色界線、皆由歪頭山渡之非河、經此山而連接高良工山北上者也。在張家坡山巔、見姊妹山峯起伏、橫障東南。高良工張家坡兩山巔啞口、皆極險要、各據形勝、有一夫當關、萬兵難入之勢。自登高良工山來、氣候漸寒、日間行路、亦不覺熱。山間樹木、紅木青木栗樹化桃各樹均有、並產實竹、山景全與內地同。下坡行未幾、經一小窪、復登山、此山亦係高良工山支脈。行二里、復下坡三里、至山麓、行塢中、石抛老寨在此。昔住傈僳四戶、今已他徙。南行二里、爲石抛新寨、住傈僳三戶。再南行五里、經魯必、住傈僳四戶、有英人官站一所、此與石抛皆我滇灘柴撫夷管地也。之非河自南來、經此向西北流去、隔河西面即歪頭山、高度約海拔三千三四百公尺。由魯必南行四里、經昌銀溝河與長龍河交會處、二水皆之非河上源、其流亦相等、在此休息備午飯。午飯後、令脚人一名隨明德等溯長龍河行、其餘貨馱由西向昌銀溝行、出班瓦啞口、先囘騰衝、所有沿途照片日記、亦交趕馬人先攜囘騰。行二十里、抵長龍宿、有傈僳三戶、計本日行程約五十里。長龍河、源出姊妹山、凡山陰之水皆入焉。

七日晴由長龍至派賴　晨七時出發、行二十餘里、至派賴河頭、河源出大啞口與明光茶山河來路交會、由此出大啞口、通明光大寨及營盤街。順派賴河行數里、經甘稗地、已無人居、前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四日、騰越茨竹隘土守備左孝臣抗拒英人死難處也。先是英兵數百、率滿夷千餘人、越高良工山、侵

入我騰越廳屬茨竹派賴各寨。茨竹隘撫夷士守備左孝臣、派賴寨撫夷士千總楊體榮、大為憤激、集合土練士民築柵抗拒、孝臣陣歿、同時死難者、土練士民一百十四名、並燒殺茨竹派賴滾馬小江各寨、傷者無數、未死餘生、催逼投順。此為英人以兵力侵入我茶山之始、亦橫蠻矣哉。內兄希白有悲左孝臣詩云、韝上之鷹啄不飽、山中之狼貪且狡、緬甸本我舊藩屬、鵲巢竟被鳩占了。待到今日勘界時、巧取豪奪任為之、既侵猛卯諸司地、又攫里麻長官司。蠻橫更奪我片馬、威脅利誘各土把、邊人岌岌水火中、官府昏昏似盲啞。土司左氏世忠貞、世守邊土為邊民、漢家土地金同價、肯尺寸輕與人。一呼健兒爭來聚、各備糌儲編入伍、前者惟執鷄頭銃、後者乃負桑木弩。明知敵械利且精、前仆後繼尸成城、可憐田橫五百士、畢命沙場無一生。不信請君過派賴、纍纍猶有荒冢在、黃士一杯埋鬼雄、值得行人下馬拜。又子暢先生有詠邊陲雜感四首云、玉斧誰揮大渡河、只今難返魯陽戈、藩籬惟九龍江在、昔人謂六慰為藩籬、今僅存車里宣慰耳、俗呼九龍江。根據如三鴉礦何、三鴉礦入英後、易名密支那、處緬甸鐵路北端、重鎮也。英人經營北段未定界、皆以為策源地。鄰厚盧傳歸印度、緬甸隸印度總督、國存環顧愧暹羅、西南多少蠻夷囂、恨殺當年無尉佗。英初滅緬時、曾向駐英欽使聲明見中國旗即止。囘民馬武相揭保路之旗幟駐紅蚌河、英兵見之、即不再進、所保全藝不少。錯鑄金沙不共航、薛福成初議兩國同航大金沙江、雖亦不免有失、然不致如後來之甚。明總按薛福成所定約章、大金沙江仍許中國航行、但我界既不與江晃連、而航行之約亦盡毀矣。迢迢南段局全僵、永租惡例開三角、猛卯三角地、每年以一千盧比永租與英。未定危疆繫五王、南段經兩國會同勘劃、為已定界。惟由南定河至南馬河一段、因富於銀礦、英欲深入囊括一切、故相持不決、仍為未定界、地為猓猡所據、部落分合不常、今由五酋分領、俗呼為五王、中國量之度外、英雖籠絡、亦不能有也。氣識命

銀宮雁沓、乾隆時、宮裏雁開老銀廠、與尙實開茂隆廠、皆盛極一時。老銀廠近班況、英人組織大公司從事開採。茂隆廠在邦洪及耿馬境內、廢置已久、聞英公司總理滑來探査、攜往化驗、礦質甚佳。 關尋銅鐵漢龍荒、明初八關、僅存神護萬仞巨石銅壁四關。虎踞天馬漢龍三關、皆劃入緬境。鐵壁關失其所在、舊亦淪失矣。 最憐八百媳婦國、各抱琵琶天一方。八百媳婦、爲六宣慰之一、與緬甸孟養木邦老撾車里並立爲國。今緬甸孟養木邦歸英、老撾歸法、八百媳婦、則爲英法暹羅所分割矣。 卅年北段甚塵囂、宰割由人氣自撓、石我河過燒茭竹、北段未經會勘、英人於光緒廿六年越石我河而東、燒殺茭竹派賴各寨、爲英人自由動作經營北段之始。 木王地蠶樹葡萄、木王地亦稱抜底、處遥立開江上游、爲北段最大平原、土地肥沃、英人初設葡萄府、後改縣。 空聞布底留多壘、江心坡有大石穴、野人謂爲王尙書營盤、王尙書、卽三征麓川之王驥、野人語亦稱王尙書爲五布底、布底者、法律之意、意謂王尙書爲法律所從出、尊之至也。明德按野人謂五布底、亦曰五輔德、乃稱孔明、非王尙書也。 已讓耶蘇入不毛、各種土人皆信仰孔明、耶教士創爲孔明轉世爲耶蘇之說、以惑土人、可笑也。 一事悵然難可說、年年洋脚有人包。英人經營北段、每年僱馬二三千匹、爲轉運之用、今已二十餘年、皆由中國人包攬、謂之走洋脚。 百年不及此爲戎、舉國如吹過耳風、片馬警曾經一鬨、獨龍豈止三空。北段東北角獨江上游、亦稱獨龍江、英人勢力尙未達到者、僅此而已。然與我舊蒲桶中隔高黎貢、每年雪封路斷、亘七八月之久、形格勢禁、政治軍事、皆無從設施也。三空之厄、見漢書。 平添紫綫高黎貢、光緒三十一年會勘北段、繪有五線圖、英主循高黎貢山脈爲界、卽紫線也。二十餘年、自由經營、皆以紫線爲張本。 陡接朱波擦瓦隆、緬甸爲古朱波地、北至八莫以下之瑞姑而止、與康藏若風馬牛不相及、自有漢緬界務、北段遂接西康之擦瓦隆矣。 此是剝牀及膚日、翁家猶自作癡聾。

由甘稗地沿派賴河行二十餘里、抵上派賴、宿住茶山人二十餘戶、計本日行程六十里。 上派賴、居派賴河西岸、前後共三村、統稱上派賴、住民共八九十戶、舊歸明光楊撫夷所管。派賴河、源出大啞口、下流與茭竹河交會而爲滾馬河以入小江、可徒涉、兩岸皆山、罕水田、故沿岸居民均種山爲生。

八日兩住上派賴休息 日間整理日記。

九日雨由上派賴至樓湊　自騰衝出發以來、經五十餘日、幸未遇雨、昨日雨竟終日不止、在上派賴休息。今日仍雨、但雨勢稍小、不便久住、冒雨而行、人馬極苦。行十餘里、經下派賴、有茶山人十餘戶、分河東河西兩寨居住、亦楊撫夷舊管也。復行二十里、經派賴河與茨竹河交口處、有路溯茨竹河行、經茨竹地、茨竹啞口、通明光茶山河。茨竹地兩寨、住茶山人約四十戶、舊歸左撫夷管。沿滾馬河行三十餘里、抵樓湊、人已疲乏、並無人居、有英人官站一所、特多給錢於看守之人、得入官站內住宿、免露天受雨之苦。計本日行程七十餘里。自上派賴以下、沿路經英人年加修築、尙平坦易行。　由長龍河來、地震頗劇、日來益甚、所經各處地面震動裂痕、觸目皆是、睹此情形、不禁悚然。晚間、詢看守官站人云、英拖角廳官每年至少須至各界椿察看二次、每月派警察往看一次、冬季廳官並親巡所管區域各寨一次。人之踞我土地、强行治理、私立界椿、其重視也如此、我則漠然不問、邊疆幾何而不被人侵蝕殆盡耶。

十日雨由樓湊往拖角　晨冷雨凄凄、天似不欲吾人赴拖角者然、八時徒步冒雨出發、馬留樓湊等候。行未幾、渡滾馬河、向西北行、約二十餘里、抵拖角、即我舊日之他戛。有大小二寨、先經小寨、復經大寨、居民茶山人、共三十餘戶、爲小江十八寨之一、我茨竹隘撫夷左大雄轄地也。淸宣統二年、爲英人强佔、紮營、繼於民國十一年、闢廳治、立大寨一望、其營盤廳署、全在目中、營盤建大寨北、兵官室、兵房、操

場、均備。再北爲英兵官家眷住房、醫藥房、郵電處。再北爲馬房、官站、路員室。再北卽小江、石鴻韶誤勘綠色界線溯之而上者也。馬房西爲山官住室、教堂、及學校。如我國之兩級小學校然 以上均建築於由大寨分支北走之山頂上。廳署、在大寨西北、並有警察房、拘留所、足球場。其北爲漢商住房。以上則建築於由大寨西面分支北走之山頂上。兩山中隔小溪、建橋以通往來、此拖角大概形勢也。明德等向西北經廳署足球場北行、在此有小路向西南至小寨新寨兩村、住民茶山人、亦他戛範圍。未幾至漢商住房、入騰商孫姓雜貨舖休息。

拖角地震後、英人官署營房頗有損壞、刻僅住兵二三十名、將來如再震動不已、有擬將廳署移往羅孔之說。去歲所派第二組張元欽等、於此被英人發覺拘捕、幸未搜出何項證據、拘禁十餘日、以兵二十名監解由片馬啞口出境。厥後英人戒備愈嚴、舖主催明德等速行、不宜久留、以免英人知悉、又加留難。在拖角略進飲食、向東行渡滾馬河、經把仰、住茶山人二十餘戶。南行爲鹽井壩、住茶人十餘戶、有溫泉鹽水故名。再南爲當戛、人居山上、路經其西、由當戛下歸舊路返樓湊、計本日步行往返五十餘里。在拖角地震多次、吼聲與波動同時並作、殊覺惴惴。

他戛爲英人於前清宣統二年冬進佔片馬時所踞、是時雲南講武堂總辦內兄印泉先生奉命查辦、曾喬裝土人、親歷小江、露宿該地二日、並電李督經義力主以兵驅逐英軍、事未果行。民國元二年、英乘我革改內政、不遑西顧時、大肆經營、略定小江內外各寨、修治道路、並於片馬他戛羅孔建造營房、厚置兵力、一面

於滇灘班瓦啞口明光大啞口一帶、私立界樁、以作永久霸佔之計。民國十一年夏、英人於他戛建設官署、稱曰拖角廳、統治我舊茶山長官司地、卽南起石峨獨木二河間山頂與昔董分界、東南與我滇灘明光接壤、東至高黎貢山、北至廠板山及小江口項高、西至恩梅開江。在此區域土人、每戶年納門戶稅盧比一元半。此一帶出產、除山貨藥材外、小江源頭一帶、盛產杉板、每年運售我內地者、爲數不少。

小江流域、原屬我茶山長官司地、明史列傳云、茶山長官司、永樂二年、頒給信符金字紅牌、八年長官早張（又名早[illegible]）遣人貢馬。又騰越州志永昌府志載云、茶山長官司、在騰越州西北、去州五日程、距高黎貢山極高而寒、五穀不蒔、其人強悍喜鬪、土目早姓、舊屬孟養、明永樂三年、孟養糾上江刀孟永叛、夷目早章、憤其不忠、遂不附。五年請命賜印、授早章爲茶山長官司。十五年、章舉頭目早襲爲副、其北與麗江野人接境、其南至南甸、西至里麻。又考清乾隆十六年、因秤戛叛亂剿平、雲貴總督碩色、據五府會議疏稱、原雲龍州之片馬漁洞二寨、孤懸雪山之外、聲氣不連絡、惟與保山縣之登埂等寨隔離不遠、應將此二寨一併改歸保山縣管轄。此外官寨、上樓、癡戛、（又名嗤戛）把仰、大塘、明光、派賴、習降、古永、魯仰、滇灘各寨、附近騰越、應歸騰越廳管轄。奉上諭准將片馬、漁洞、與登埂、塌竹、蠻蚌、松坡、排樓、各寨歸段連第管理。上樓、癡戛、把仰、大塘、各寨歸劉爾游劉爾立協同管理。派賴、明光、各寨歸楊建國管理。茨竹、習降、各寨歸左正邦管理。滇灘關外夷寨魯仰、歸滇灘土目艾允中兼管。並給段連第以世襲土千

總之職、左正邦劉爾游劉爾立楊建國世襲土把總之職。（以上五人皆於乾隆十二年從征猓戛有功者）繼艾允中之嗣、以柴德尊承襲。道光二十年、左正邦後裔大雄征雲州有功、晉襲守備銜、加管小江十八寨、即官寨、（原歸早可及蚌保拉昌遙夷人相繼管理）干坤、龍蚌、（又稱龍枋）獨末、直脚、當戛、喇毛、喇境、茅紋、蟒牌、登當、浪漾、波奪、他戛、藐摩、鵝掌、鵝浪、卯五、等寨。此小江流域昔日歸我治理確證、有史乘官書可憑者也。

十一日雨由樓凑返派賴　由拖角沿小江東去、經獨末、龍蚌、干坤、官寨、癡戛、以達片馬一帶、第二組張元欽王璽等、經於去年探查過、仍趕長龍河、再探查昌銀溝班瓦啞口一帶。今晨雨未止、原欲停止休息一日、但樓凑逼近拖角、未便多住、仍冒雨啓行、至派賴上寨歇宿、計本目行程七十餘里。　茶山地細竹滿山、產香筍、又名暖糯筍、味甚美。

十二日雨由派賴返長龍河　晨八時、雨稍止、向南行、數日來冷雨凄其、且嚴寒、旅行頗苦。行二十里、經甘稗地、相傳有左孝臣木柵營五座、已無存矣。復行數里、至派賴河源、原可由此出大啞口、（有英人私立四十三號界樁）經明光茶山河大寨回臈、因須往查瑯琊山班瓦啞口、故仍沿舊路至長龍河歇宿、計本日行程六十里。　大啞口爲派賴河與明光河分水嶺、山陰之水入派賴、北流會茨竹河水爲滾馬河以入小江、山陽之水入明光河、南流匯合滇灘界頭兩水而爲龍川江、大啞口東北爲茨竹啞口、爲茨竹河與明光河源分水嶺、茨竹河西北流入滾馬河。再東爲分水嶺啞口、爲楚余河與明光河正源分水嶺。楚

余河北流匯片馬河入小江、與小江源板廠山南來之水相會而西、再轉北以入恩梅開江。此小江南支流與我明光河分水之情形也。

十三日晴由長龍河至班瓦埡口　苦雨數日、一旦晴朗、神氣爲之一爽。晨七時出發、行二十里、渡長龍河橋。橋爲石造、自北而南、極堅固。過橋向南沿昌銀河行、二里經中山、已無人居。隔河西面爲斑鳩堂、有傈僳二戶、後面大山高聳、卽舊五色繪圖之紅綠黃三線所經之歪頭山也。自恩梅開江邊獨木河以來、日夜地震、至朗卓以後、日漸加劇、拖角派賴河長龍河一帶、震動尤烈、每日少者數次、多則四五十次不等、地面震動裂痕、所在皆是。震狀不一、有如船置波浪中左右擺動者、有如乘汽車正在進行中途遇故障而高跳者、有吼聲如雷同時而起者、有僅聞響聲而地并不震動者、有時地面震狀與地中響聲相應、恰如以巨石投深淵、響聲與波動同時而起者、種種奇狀、生平未經。聞自民國十七年冬震起、初震時聲音微弱、兩月後、響聲漸大、其中以民國十九年九月十七日震動尤烈、騰屬滇灘明光一帶房屋、倒壞不少。其震動區域、以拖角南之非河東、滇灘明光北、及片馬西一帶爲烈、距離較遠者震動愈弱。明德細察震狀、似地心全數熔化如深淵、僅薄地殼一層撐持此地面者然、震動劇烈時、此心不覺惴惴、深恐此薄地層一旦陷落或爆發、此身已非我有。惜無地質專家來考察、未能斷定其究因何而震、或於何時爆發與陷落、以告世人耳。　由中山南行十餘里、抵昌銀溝、住傈僳十戶、有英

人官站一所、在此休息備午飯。日前英拖角廳官、羅孔兵官、及路政人員三人、帶兵二十餘人、來此視查界樁、並收納門戶錢、宿昌銀溝三日、有路員酒醉失愼、燒燬官站一間、所存槍彈銀票、全付一炬云。午飯後、由昌銀溝南行、二十餘里、抵班瓦啞口露宿、計本日行程六十五里。自石拋南至班瓦啞口、沿途所經之非河沿岸、皆可耕牧、詢土人何以不開墾種田、坐令肥沃之土、長久荒廢。土人答以曾經種過、因不生穀、蓋以氣候嚴寒水冷、初次開荒栽種、故不生穀、若賡續栽種兩三年、定能成熟成沃壤。班瓦啞口、爲由騰衝經滇灘出入茶山夷地之要口、兵事形勝地也。又爲之非河與滇灘河之分水嶺。之非河匯長龍河西北流入恩梅開江、滇灘河南流匯明光河界頭河而爲龍川江。其東北爲姊妹山、山陰之水、歸長龍河昌銀河、山陽之水、歸滇灘河。其西爲鄉琊山、山陰之水、歸之非河西源與獨木河、山陽之水、流入古永檳榔江源。鄉琊山爲吾騰之主山、有鄉琊寺、古永人士所建、寺額內兄印泉先生題書。班瓦啞口南、爲騰衝峴管地滇灘所屬、北爲英人强佔之我舊茶山地。啞口西面坡頂、有英人私立四十二號界樁、建築堅固。其築法以石及三合土砌成、樁露土面高一尺、寬厚均三尺、爲一正方形、頂爲轎頂形、靠北一面、內砌人造小方碑一塊、鐫有42號碼。樁四圍方丈餘、荆棘茅草悉除盡、有路直達樁旁、英拖角廳官每年秋冬春三季均來巡視一次、警察月來查看一次。查已定界甲段、由紅蚌河與大盈江交會處起、栽立第一號界樁、迤邐至古永之尖高山、栽立第三十九號界樁、此爲中英兩國

已定界。尖高山以北、界尚未定、乃英人蠻不講理、硬照其妄擬之界綫、由尖高山起向東經瑯琊山、私立界樁四十號。再向東磨石河頭、私立界樁四十一號。再向東班瓦啞口、私立界樁前所述之四十二號。復向東北循姊妹山行至大啞口、私立界樁四十三號。再東北茨竹啞口、私立界樁四十四號。再東北分水嶺啞口、私立界樁四十五號。轉向北沿高黎貢山行、於片馬啞口私立界樁四十六號。以上七樁、建築樣式、與第三十九號同、如正式界樁然。由片馬啞口沿高黎貢山北上、私立界樁九處、分布於大壩地河之入鵝科啞口、板廠山將惡多啞口、蘼拉啞口、與四皮、愛末理完山頂、並果已、施可、自達各啞口。此九樁係壘石而成、中插木樁一株、上部刻成劍頭形、並無號碼。英人私立界樁分布情形如此、國人閱之、將作何感。　恩梅開江以東山脈、皆高黎貢山分支。小江以北、由板廠山分支、而至恩梅開江邊。小江以南、由分水嶺啞口東與高黎貢山分支西南行、經茨竹啞口、大啞口、散布於明光河源頭、與楚余河頭、茨竹派賴河頭、並楚余河與滾馬河之間。再西南行爲姊妹山、向北分支爲張家坡、高良工山、扒拉大山、（又名浪漾大山）伽戛甲大山。由姊妹山西南行爲瑯琊山、北爲熊家山、歪頭山。南爲古永河（即檳榔江源頭）與滇灘河分水而起雲峯山、再南爲打鷹龍從兩山、騰衝西南東南諸山之主山也。瑯琊山西爲尖高山、瓦崙山、（亦稱高良工山）蘼伯坪、昔馬山、南牙山、火燄山、前已述及。

十四日晴由班瓦啞口至麻栗壩　由石灰卡來、氣候漸寒、越高良工山後、夜間有霜、昨晚宿處尤寒。晨

八時、循四十二號私椿西南行、二十里、抵四十一號私椿、建法樣式與四十二號同。由此椿西去五里、爲四十號私椿、再西南爲尖高山三十九號界椿、兩國正式界綫止此。在四十一號私椿覗查後、卽沿山間小路赴麻栗壩、途中經水城、大嶺子、大龍潭、漢人猓玀均有。再南爲三崇廟。自四十一號椿來約三十餘里、抵麻栗壩宿、計本日行程五十餘里。　此行出發探查、到此原可告一段落、逕回騰衝、但滇灘明光各撫夷、昔曾分管小江流域各夷寨、亦有分別查詢昔日管理情形之必要、決計再經滇灘明光各撫夷所在地、詳察一切、然後返騰。晚間、滇灘撫夷柴建湘聞明德至、卽來會談、並同宿麻栗壩。

十五日晴由麻栗壩至滇灘營盤街　麻栗壩屬滇灘、住民十八戶、俱漢人、去歲九月十七日大地震、房屋倒壞不少、幸人口無恙。是地出鐵鍋、廣益公司鑄鍋處設此、并有化鐵爐房。鐵礦產於麻栗壩東面半山碏塘、任人民挖採、每馱礦砂售洋一角六分、由化鐵者雇馬馱至麻栗壩熔化、鑄成鐵餅、名曰水鐵、賣給廣益公司、每百斤價二元七八角。每十馱礦砂、得水鉄二百斤左右、照上述價目售與廣益公司鑄鍋、爐中尙有鉄餅不能熔化者三百斤、稱曰熟礦、可製農器、每百斤售洋二元。故每十馱礦砂、經熔化後、可售洋十一二元。　廣益公司將水鉄一百斤、交鑄鍋人鑄鍋一馱、大鍋六十斤、小鍋七十斤。給工錢大鍋七八角至一元、小鍋一元五角、此外所餘之鐵、尙能鑄鍋四成或五成、以每馱再給洋六元計算、卽每百斤水鐵、鑄鍋一馱半、給工人洋共四元。現大鍋一馱、售價十八元、小鍋二十二元、由麻栗壩至騰、每

馱脚銀二元、厘稅六角、是該公司以本金約十元、卽獲利十元或十餘元、故垂涎者甚衆。熔鐵者、買礦
砂十馱、價須一元六角、脚價二元、炭四元、人工吃費三元、是本金十元零、僅售鐵十一元零、惟獲利一
二元耳。早飯後、柴建湘導往硝塘東山參觀鐵礦、其餘人員徑至營盤街。由廝栗壩出發、渡姊妹山
來小河、經石土主、明崇禎十二年、江陰徐霞客宏祖游騰越、尋諸山水系、經打鷹寨峯諸山、曾至此。大坪子等寨、皆漢人村落、約十餘里、抵礦山。
此山民國十一年、經廣益公司購買礦砂在土中、深淺不一、有二三丈卽發現者、有深十餘丈始有者、
俔挖兩洞、洞不大、方五尺、傾斜而下、洞之左右兩側及上面、用木架廂撑持、防土崩陷、下面亦用木條
橫墊、以便行走而免滑跌。採礦者多三人合挖一洞、洞深而黑、助以火光。業此者、大都硝塘人、寒苦居
多、無力備資斧、故多向廣益公司或收買礦砂者預借食費。挖採礦砂、只能於春冬行之、夏季洞爲水
淹、不能挖採矣。參觀畢、卽由礦山赴營盤街、沿途所經、有水扯鐵大爐、卽利用水力扯風箱熔鐵。被地震毀壞、約十
里、抵營盤街宿。營盤街、住民二十餘戶、與廝栗壩同爲由騰衝通西北茶山要道、軍事上重地也。有街
子、五日一街、今日適逢街期、尙熱鬧、惟街人聚集較遲。街市買賣、油鹽布米魚肉、日用起居之物均備。
滇灘河小白魚、市有售者、購與棕苞煑食、味可口、與大盈江所產者等美耳。
十六日晴往後所柴撫夷家查閱舊證　滇灘隘土弁署、在距營盤街南二里之後所、晨餐後往、撫夷柴
建湘已在家等候。滇灘隘土弁、原係艾允中、允中乏嗣、以柴德尊承充。德尊湖北襄陽籍、因征緬戛功、

准世襲、埧傳至建湘、凡九代。老撫夷三春、年八十四、耳聵神昏、言談不能達意。閱其鈔存承襲册報、歷管魯仰夷地及滇灘。詢建湘魯仰在何處、答在班瓦啞口外、並謂其所管夷地不僅魯仰、下出獨木河杜濫起、上至小江口項高、西至恩梅開江、均其管地。惟自英人侵入後、已二十餘年、不能履其地、呈報鎮廳、亦無辦法。查各撫夷於所管地、任其渾渾噩噩、自生自滅、除登埂之於片馬、年收杉板稅及門戶稅銀百數十兩外、其餘皆一二年入內收門戶錢一次、每家納制錢一二百文、並收派土人黃臘黃蓮貝母獸骨獸皮諸土產之類。各撫夷心目中、僅知某處是我轄土、某寨是我子民、自尊自大、而於應如何開發之、統御之、則毫不講求。英人謂我不肅治理之責者、誠非過言也。 滇灘隘越山西去、爲古永膽扎楊撫夷地。東爲明光隘、再東爲大塘隘。南順河去固東街七十里、滇灘河明光河交會處也。經阿幸街、固東街、順江街、馬站街、至騰衝、共一百八十里。西南去六十餘里爲雲峯山、峻嶺中石峯高聳、孤峯峭拔、直插雲漢、峯項結大石一、壁立萬仞、就項建呂祖殿、關帝廟、玉皇閣、老君殿。鑿石通道、石磴數百級、極陡險、攀欄而上、如登雲梯、騰衝第一有名之山也。舊歷正月、遠近朝山者衆數萬人、有遠自木邦、孟密、景線、大山、我舊土司地而來者。朝山者、不拘男婦老幼遠近、多步行、謂如此、方虔誠而獲佛佑云。山脚爲萬佛寺、朝山者卽宿於此。雲峯山附近有烏索、杜亂回逆柳鐵三踞守十八年、同治十二年、徐聯魁、李維述、蔣宗漢、李珍國、劉光漢、攻破騰城、餘黨李國綸遁走烏索、徐蔣移師追之。十三年四月

初四日、烏索破回亂始平。 下午、柴撫夷堅留晚飯、菜甚豐富。第六組譯員閻文明家距此不遠、明德急欲知彼等行蹤、卽請其父來詢問有無信息。其父云、前此彼等出發、深恐其子年輕、有誤國事、彼曾親送至石灰卡、覓熟識野人、伴送沿恩梅開江北上、彼始返回。繼接其子由項高來信云、照預定方向前進、大略月餘當可南返等語。此老年六旬餘、向出入之非河小江貿易、與野人多熟識、近十年來、已不常去、尚能侃侃而談夷地及石鴻韶勘界事、性質直豪爽、知愛護國土、可敬也。復詢以前在黃鐵被拘者係何人。答云、滇灘張恩沖、攜羅盤及命理書籍、往夷地為野人尋陰地算命、行至黃鐵、野夷頭人誤為漢官派去調查畫圖者、立卽拘捕。有閻姓牽狗（野人用以祭鬼宰食）去賣、亦被拘捕。後將羅盤書籍送羅孔英官查閱、有漢人通司夏某、謂此為漢人陰陽家所用之物、並非漢官派來調查測量記載者、英官乃將羅盤書籍送還、並釋放張閻二人、但已無辜被拘十日矣。其他入內經營小販、認為形迹可疑、亦往往被捕、有人證明擔保、然後釋放云云。聞知第二組狄壽榕等無恙、心始怡然如釋重負。

十七日晴由滇灘營盤街至明光小新街 晨九時出發、向東越坡約二十里、抵坡頂、高度海拔二千七百餘公尺、過此卽明光界。下坡行二十餘里、抵小新街宿、計行程四十餘里。 小新街市場、五日一街、今日適逢街期、四鄉來趕街者、一二千人。其地位於明光河西岸、附近礦山極多、銀鉛鐵各礦均有。昔迤西道秦樹聲所設鉛鐵公司在此、早停辦、現有私人自行開挖、成效尚未大著。且用土法熔化、其鉛

中有參雜銅或銀者、不能同時提取、一任其隨廢礦以去、殊可惜。美人明興公司數年前來探查之大洞廠、卽在小新街東北山中。由小新街沿明光河南去、經大尖山、二尖山、白石巖、鴉烏山以達岡東。東去爲界頭。北去爲野鴨塘（又名月牙山）營盤街、大寨。東北經橋頭至大塘。明日擬至大寨左撫夷家、特專人漏夜赴大塘、令劉撫夷至大寨相會、以便詢問。

十八日晴由小新街至大寨左撫夷家　晨八時出發、沿明光河西岸北上、經徐家寨、南香甸、松山脚、張家寨、渡河溯東岸行、經野鴨塘、叫馬地、松園、巖家寨、花箐寨、二十餘里、抵營盤街。是地適逢街期、人頗鬧熱、街人約二三千、常住居民四五十戶。在此午飯後復行、經新寨、東山坡、長箐、十五里、抵大寨、住民約百戶、均漢人、宿左撫夷家、計行程四十餘里。　明光河兩岸地多平坦、水田廣甚、惟因砂質太多、氣侯寒冷、故土壤瘦薄、上好者、每籮種不過收穀四十籮、較之南干諸司地、僅得其半。　到大寨、撫夷左煥章因事赴騰未囘、有文案左定安者、頗熟悉邊情、卽召詢一切。據云各撫夷管地、及襲職情形、詳載五府會議中、明日請住此休息、當檢呈細閱等語。明德允留一日。晚間明光隘撫夷楊文炳到大寨相會、惟大塘撫夷劉金鑑未至、聞未在家。

十九日晴住大寨　晨九時早飯後、左定安出抄存之五府議敍細閱一遍、卽請乾隆十六年秤戛平定後、雲貴總督碩色奏請劃淸麗江、雲龍、保山、騰越、各邊地土人轄境、並保委在事出力人員承充撫夷

全文、亦邊地極有關係之奏牘也。其文云、滇省稱戛各寨、散處邊隅、界連數屬、錯雜難稽、必須剖劃疆界、分隸管轄、稽查庶有責成、且野夷甫經投誠、更管束得人、始足以資彈壓。查雲龍騰越保山麗江等府州縣、邊界相連、各寨野夷、犬牙相錯、應各按其形勢、量其遠近、分隸各州縣管轄。查孫足、栗柴壩、蒙古、魯掌、把卡、雕腮、登弄、聽命、登埂、壩竹、蠻蚌、松坡、排樓、卯照、阿勒挖底、排把、壩竹河、巴中羅、等寨、附近保山、應歸保山縣管轄。又原雲龍之片馬、魚洞、二寨、孤懸雪山之外、聲氣不連、惟與保山縣之登埂等寨隔離不遠、應將此二寨一併改歸保山縣管轄。但前據段復健稟有額稞二石四斗、在雲龍上納、今片馬魚洞既歸保山縣管轄、前項額稞、應令保山縣查明入冊徵收、所有原在雲龍州之額稞、幷令開除。其稱戛、臘白鳥、別向習、得鳥地、細厄羅、姑密登、大竹地、大竹羅、六庫渡口、趕馬撒、魯威、水井、爲木郎、老窩、雞嘴、鵝毛頂、魯粗、六藏、玉地、施底、魁梧覩、板場、清潤、各處、接壤雲龍、應歸雲龍州管轄。至二別羅、毛竹寨、打密賴、塔偏、核桃登、瓜咱、輝仁、及瓦咱、立咱寨、附近麗江府、應歸麗江府管轄。此外宜寨、上樓、癢戛、把仰、大塘、明光、派賴、茨竹、習降、古永、魯仰、滇灘、各寨、附近騰越、應歸騰越廳管轄。一從征土舍宜分寨管理、以愜夷情。查各寨野夷、甫經投誠、必須夷衆素所信服之人、爲之管束、以克彼此安業。查保山縣之孫足、栗柴壩、蒙古、各寨、原係北冲火頭稽查、應仍照舊、令該火頭管理。又查魯掌、把卡、雕腮、現係茶尙慶給還段復健銀捌拾肆兩、將魯掌退還茶尙慶照舊管業、以杜爭端、各已情愿、將來應無他議。至登弄、聽命、各寨、保七目罕四世業、應照舊歸罕四稽查。江西登埂、壩竹、蠻蚌、松坡、排樓、各寨、撥歸段連第管理。查段連第現駐防登埂、即令移居其地、就近經管、此登埂地方、與段連第原駐之六庫、相距僅五十餘里、所有伊祖段阿齡舊業、仍可照管。又查卯照、阿勒挖底、排巴、壩竹河、巴中羅、等處、原保弋目劉元輔管理、但劉元輔業已放縱不法之土弁、業內議請革去土把總職銜、安插永昌府城、聽其別業營生、詳奉批准在案、未便分管夷寨。當經行據永昌各府、查有保山縣屬土著人民段連甲、熟習夷情、忠厚老誠、夷衆信服、應准以卯照、阿勒挖底、排巴、壩竹河、巴中羅、等處、令段連甲好爲約束、不得藉端滋事。再段連第前與早可相爭之片馬魚洞、今早可既已斬誠、此二寨業經段姓開墾、亦應歸段連第管理。又查雲龍州之稱戛、臘白鳥、別嚮習、得鳥地、細厄羅、姑密登、大竹羅、大竹地、老窩、雞嘴、鵝毛頂、魯粗、六藏、玉地、施底、魁梧覩、板場、各寨、俱歸段維精管理。段復健現住江東六庫地方、應將江東之六庫渡口、趕馬撒、魯威、水井、爲木郎、各寨、歸段復健管理。清潤地方、應分士舍左世英照舊管理。其麗江府之二別羅、毛竹寨、打密賴、塔偏、核桃登、瓜咱、輝仁、立咱瓦咱、各寨、令羅君美管理。再騰越州之官寨、原係早可世業、早可肆逆、業經征誅、其餘逆屬、亦已拿解。此外早姓親族多人、久經住牧其地、若另委異姓漢人管理、恐早姓親族、轉生疑忌、業經永昌府查明蚌保拉昌遂、保早可親枝、爲人誠實、夷衆悅服、應令協同管理官寨。其上樓、癢戛、把仰、大塘、各寨、應撥與劉爾游劉爾立協同管理。明光、派賴、各寨、撥與楊建國管理。茨竹、習降、各寨、撥與左正邦管理。古勇地方、令劉德深照舊管理。又魯仰滇灘關外夷寨、滇灘關原設有土目艾允中經管、應將魯仰撥與就近之滇

灘關土目艾允中彙管。查羅君美、係麗江府文學生、其先在元明時、世襲府屬蘭州土知州、國朝裁併歸府、以其嫡裔承充土舍。雍正十三年、羅濟美病故、其子羅處厚年甫三歲、不能承充、詳奉批委羅處厚之叔、暫撫孤代辦。查二別羅等寨、俱接麗江府屬、舊有之風木圖等處、及新招立咱、二別羅、各寨、總歸羅處厚管理、如有事故、俱以嫡派子孫頂充。至羅君美若退還土舍之後、不得干預地方、將來事故、毋庸更替。又段復健、段維精、段連第、茶尙慶、左世英、左正邦、劉爾立、劉爾游、楊德深、楊建國、艾允中、段連甲、蚌保拉昌進、均准世守承充、如無嫡派子孫、自卽於本族中愼選老誠、素爲夷衆信服者頂充。一各寨土舍、宜酌給士職、以嚴約束。查各土舍既經分委管理地方、應給以土職、俾各野夷咸遵約束。除土目罕四所管之寨、原係伊之舊業、毋庸給委外。查羅君美、奮勇報効、勞績最多、請給以土守備職銜。其段復健、段維精、段連第、茶尙慶、勞績相等、請俱給以土千總職銜、左正邦、左世英、劉爾游、劉爾立、楊德深、楊建國、各在事有功、請給以土把總職銜、仍給札以昭信守。至段連甲、蚌保拉昌進、艾允等、未經出師効力、較之左正邦等有事有功者有間、但既令其管理夷寨、亦應酌給土目委牌、以資約束。前項分別給以土職銜、原令稽查管理地方、該管夷寨、如有事故、仍即稟報、該文武酌奪、毋得擅作威權、致滋事端。一撤汎撥兵、宜駐要隘、以資防禦。查舊乃地方、係潞江適中之地、騰越鹽運所必經、野夷出入雪山之要隘。且查潞江十五喧地方、僅有新關安兵五名、似屬單微、應請永順鎮現住江內之猛賴汎移住舊乃、其新關原設之兵五名、亦俱撤歸舊乃、合而不分、與保山縣之康浪渡口、及騰越之馬面關、犄角聲援、可資防禦。但猛賴只有百總帶兵三十八名、並無經制弁員管理、今移駐舊乃、請撥把總一員、添足兵五十名、以資防守、其猛賴一汎、請撥管隊一名、帶兵十名、在彼防範等語。此疏所請各節、經部概行照准。

茨竹隘撫夷左正邦、清乾隆十六年、因征秤戞功、授以土把總世職、管理茶山地茨竹習降（均茶山人）等寨、及明光大寨、茶山河、大河頭（係猓猓）等寨。道光二十六年、左大雄征雲州有功、襲守備職、加管小江十八寨、前已述及。歷傳至左煥章、凡九代。昔住茨竹、後徙居大寨。內兄印泉先生滇西兵要界務圖注敍述其家世較詳、茲錄如下、左撫夷、茨竹隘土守備也。四川華陽籍、其祖左萬象永樂時從征、以功襲漕㵎土都司。次子文偉、率弩手來防明光、乾隆間、從征秤戞有功、授世襲茨竹土把總。傳至大雄、道光二十一年、剿平滇灘關外猓猓之亂、征服猓猓野夷二百餘寨、 我舊茶山里麻地之野夷、皆誠服受大雄管理、羣稱大雄曰虎將軍、

至今該地土人、談大雄軼事、猶虎虎有生氣。二十四年、從征雲州烏土寨、總督林則徐奏大雄勇略過人、道光皇帝於大雄名上加硃筆三圈、賞四品花翎義勇巴圖魯名號、世襲明光宣撫司銜土守備。咸豐五年陣亡。胞弟相雄代辦、椰鐵三攻破大寨、逃居官寨習降、招集茶山人、得三四百名、率之出大小啞口、規復大寨、營盤街、從蔣相士攻烏索、戰歿於門坎山。大雄子孝臣襲、光緒庚子正月十四日、英兵入犯、孝臣率土勇禦之、戰于甘稗地、援絕陣亡。左氏守邊、可謂世篤忠貞者矣云。 明光隘撫夷楊建國、湖南湘陰籍、乾隆十六年、以征𤞲戛功、授世襲土把總、防守九路野夷、管理派賴滾馬河一帶、及明光三單、即東至梨花山、南至石碑、西至乜瓜山、北至滾馬河、歷傳至楊文炳、凡九代。 大塘隘撫夷正劉爾游、副劉爾立、江西安福籍、均以征𤞲戛功、於乾隆十六年授土把總世職、管理小江上樓嘛戛均茶山人諸寨夷地、及大塘李家寨、中寨、上單籠、下單籠、河西等寨、歷傳至劉金鑑、劉舜臣、凡七代。 大寨居明光河東岸、西通滇灘、北去經茶山河、大啞口、莢竹啞口、通茶山派賴莢竹等地。東北經大竹塌、出分水嶺啞口、經楚余河至片馬。東至大塘。東南經橋頭街、以達界頭。左撫夷衙署、爲大雄時建、四進、堂皇整齊、惟後人不克繼續前業、漸傾塌。

二十日晴 由大寨至野鴨塘楊撫夷家 晨九時出發、經營盤街、順明光河而下、約三十里、抵野鴨塘宿。居民七八戶、附近水田甚多、土壤較肥沃。明光隘楊撫夷衙署、亦整潔、爲文炳父所建、四進。今各撫夷

職權漸替、不過虛有其名耳。

二十一日晴由野鴨塘至界頭　晨八時出發、向東行、經水箐、爲明光河與大塘河分水之峽谷、頗崎嶇難行。東出箐口、經頭道橋、渡大塘河、即龍川江源抵橋頭街、計程四十里。橋頭街住民五十戶、北通大塘、再北由分水嶺啞口進片馬、東去馬面關越高黎貢山、經舊乃練地等處渡潞江、以達保山雲龍喇鷄井。喇鷄井鹽銷騰衝西北者、皆經此路、先至橋頭街、然後分發、每年數在四五十萬斤。橋頭街東爲艾家寨、宣統三年、與明德同旅省肄業之艾正昌鴻光村居也。是時同赴省肄業者六人、外尙有界頭張國侯富春、小西練侍郎壩蕭昌庭培蕃、黑桃園郭冠卿自申、東街張信齋其義、昌庭國侯已故。在橋頭街稍憩、復沿河東岸南行、約二十里、抵界頭、宿蔣恩洲戚陳姓宅、計本日行程共六十里。界頭爲騰衝西北三練騰衝共十八練、西北爲界頭瓦甸曲石三練。之一、住民四百餘戶、今設龍江縣佐一員、仍轄於騰衝。其東爲高黎貢山、自北而南、蜿蜒於潞江龍江間、山峯高聳、頂存積雪、其景頗佳。西爲大塘河、又稱界頭河、亦名龍川江、實則交大西河後、始可稱龍川江。源出大塘北分水嶺啞口、流貫大塘、界頭、瓦甸、曲石、又名曲池與明光滇灘二河交流後之固東河會而爲龍江、又名龍川江、然後經騰衝龍陵交界、及芒市、遮放、隴川、猛卯、各土司地入緬甸、而交匯於大金沙江。下流又稱瑞麗江。曲瓦界三練、現劃爲騰衝之第五區、又稱北區。沿河兩岸田土肥腴、出米豐富。惟氣候較寒、而糧賦甚重、因元明開闢騰越由此路入、編丈糧畝自三練始、故於十八練中爲特重也。界頭出品、以錫箔爲大宗、每日出品值洋數百元、每年產量

在十萬元左右。此外白棉紙蔑笠、亦爲出品大宗。

二十二日雨由界頭至瓦甸　上午雨、友人李貢三國寶、楊茂章成林家均住此、貢三茂章、於民國十一年外出、今尚未回、特走訪其父兄、慰問一切。正午雨止、下午一時、由界頭動身、順界頭河而下、途經雙河寨、夾象石、花魚溝、花家寨、路頗崎嶇、五時抵瓦甸宿、計行程三十餘里。　瓦甸市場也。住民三百餘戶、出品以草紙錫箔爲大宗。其南爲曲石練、西爲大西練、界頭河多建木橋、以利行人、橋式如虹形、弓背向上、堅固而工料簡。沿河冬季人民置疊笆取魚、大者十餘斤、味可口。高黎貢山有冬至雀、山項落雪、羣飛下壩、味最美、此爲西北三練特產。

二十三日晴由瓦甸至鳳尾鄉　晨八時出發、行未幾、渡河而西、仍順河邊南行、經徐家寨、吳家寨、吳家冲、越嶺而西、經鹽井壩、過灰窰橋、橋下水卽固東河、又名大西河、下流與界頭河交會而爲龍川江者。灰窰橋東北爲曲石界、西南爲北練界。橋西未幾、爲灰窰街、以燒石灰見著、故名。由瓦甸至此、約四十里。過灰窰街西南行、大西練界也。經松山壩二十餘里、皆焦石結成、如打鷹山及緬箐明朗之石頭山然、亦火山遺蹟、徧地產松、故稱曰松山壩。過松山壩後、抵鳳尾鄉、宿蔣恩洲宅、計本日行程六十餘里。

第四組調查員梁正中、已由江心坡回古永、聞明德由北路來、先期至鳳尾相候、晤面極歡。該員詳告偷渡入江心坡工作情形、並謂英人戒備極嚴、土人受其恐嚇、多不敢留宿招待、此行在內四十餘

日、備嘗艱苦、不被拘捕、實屬萬幸云云。梁正中並由江心坡攜來石鍋一口、物產多種。石鍋口徑約尺餘、刻有篆書中國天朝四字、未知時代、可寶也。　鳳尾鄉、舊名碗窰街、人口三百餘戶、多以燒碗盞陶器爲業、今日適逢街期。每街陶器交易、約在三千元之譜、每年出產、將近二十萬元。是地燒陶器、向有陳規、即蔣姓燒大甕罎罐之類、孫姓燒大小碗及缸之屬、余姓燒吸草烟之土頭及燈盞等類、各有專業、以免競爭、故俗有蔣大甕、孫小甌、余土頭之稱。鳳尾附近鐵嶽山、產鐵礦、惟尚未開有成效。　鳳尾西通古永、北去十里爲順江街、有安心寺、全練兩等小學校設該寺內。再北去三十里爲固東街、有荒地甚廣、可開水田。鳳尾南行十里爲馬站街。以上四處、大西練之精華所在也。大西人口稠密、爲騰衝各練之冠、總數在萬戶以上。人民樸實勤苦、練內罕荒山廢土。每屆冬季、男子或策馬、或業石匠鐵匠、或商、多遠適蒲鄉及緬甸、翌年春季、始歸家理農事。惟民風健訟、鼠牙雀角、動輒對簿公堂、此其所短耳。

二十四日晴由鳳尾至騰衝縣城　晨八時出發、行十里、經馬站街、市場也。南行經王家壩、荒地多、苦無水、不能墾田、惟種蕎粱之屬。東爲龍樅山、有大小二峯、高聳雲漢、數百里外均能見之。山陰麓有龍從山市場、住民千戶、樹林隱僻、非走近不能見。再南行經嚮水溝、住民數戶、售午飯。由馬站至此、約二十里。　嚮水溝、東爲龍樅山、（高度約海拔三千公尺）西爲打鷹山、（高度海拔二千八百餘公尺）其地位適居於兩山間衝要、兵家

形勝之地也。打鷹巃嵸、脈由高黎貢山分支、經姊妹、瑯琊、雲峯諸山而來。打鷹山（內兄印泉先生滇西兵要界務圖注云、打鷹又名集鷹山、石輕浮狀如蜂巢、雖大至合抱、而二指可掬、此山崩火出石被烹煉而成此形者也。霞客游記、言之綦詳。攷明史五行志、載萬歷五年七月辛巳騰衝地大震、初歷二十餘次、次日復震、山崩水溢、壞廟廡倉舍千餘間、民居圮者十之七、壓死軍民甚衆云云。霞客游打鷹、爲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記中據土人言爲三十年前事、則打鷹之崩震、必爲萬歷五年之事無疑。）東南行爲西山、寶峯山、擂鼓嶺、老魁坡、石頭山諸山。西去經歡喜坡分三支、一西北走分布於古永河與檳榔江（又稱盞西江、古永河卽檳榔江上流。）間。一西南行蜿蜒於新琪、猛蚌、至河西練、起萊里一峯、直至干崖土司地新城。一南行於緬箐河與南慶河（上游爲猛蚌河）之間。此打鷹山分支情形也。其東北之水、入嚮水溝、交大西河、而匯於龍川江。西北之水、入古永河、而匯於檳榔江。西南之水、入緬箐河、而匯於大盈江、東南之水、亦入大盈江。故打鷹一脈、實爲龍川江、檳榔江、大盈江、三水之分水嶺。巃嵸山由打鷹過脈而聳峙於騰之西北、較打鷹尤高大。其脈東北行、分布於北練與曲石之間、轉東行、分布於龍江、北練、東練、大董、諸練間、爲崍峰山、巔峻山、（又名玉璧坡）赤土山。（東爲橄欖坡）由赤土分支走西南爲羅生山、水映山、過峽西去爲來鳳山、騰衝縣治主山也。南去分布於清水明朗兩練間、爲半個山。由赤土南行、迤邐於大盈龍川兩江間、直走緬甸大金沙江邊。在清水練有朗蒲山。在南甸司地（今設梁河設治局）有馬崙山、龍盤山、杉木籠山三支、其較著者。此巃嵸山分支情形也。其水北流、東流、及東南流者、均入龍川江。南流、西流、與西南流者、皆入大盈江。故其脈又爲龍川江與大盈江之分水嶺。　午飯後、向東南行、經大坡頭、爲小西練地界。再東行、經龍王寺、騰之名刹也。寺

旁有泉水湧出、周圍築堤、水深尋丈、可照人影、畜魚甚多、歷歷可數。池中建亭、舊有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題活水來三字石刻、杜文秀亂燬、今存傅公遺筆雲巖境瑞四字木牓。再東南行、經侍郎壩、舊有壩塘、爲明正統時侍郎侯璡所築、故名、今已廢、路西居民數十戶、宣統三年、同負笈走省學友蕭昌庭培蕃里居也。再東南經西山壩而下、路北爲董官村、住民皆董姓。路西爲郭家寨、（又名黑桃園）盧家寨、寶峯寺、釘子寨。經東營、過新橋河、（大盈江上游）抵騰衝縣城、計本日行程六十里。到騰後、知第一組調查員楊斌銓王繼先、第三組調查員王璽、第五組調查員張元欽等、已先後淸吉囘騰、相見甚歡。各組分別報告經過情形、工作均有成績、殊爲欣慰。惟第六組狄壽榕等尚未歸、亦未接信、心頗懸念。當卽電呈內政外交兩部、並雲南省政府龍主席、報告調查經過、及各組工作情形。竊（明德）自去歲冬由騰衝縣城出發、至今日囘抵騰城、共計在外六十八日。此六十八日中、無日不戰競悚懼、深恐有辜任務、負政府委派及注重邊疆之至意。出發以來、幸未被英人發覺拘阻、得以照預定計劃履勘、將英人逐年經營情況、英政治軍事交通教育設施、並人種分布、山川系統、均略得梗概、此殊非（明德）始料所及、然亦賴旅緬鄉人暗中助力者不少、足見愛國愛鄉、人同此心也。

未定界江心坡坎底戶拱各地、英人經營情狀、前已述及。茶山地昔日交涉經過、及五綫圖之來歷、並英人強佔情形、謹於記末作系統之敍述、俾國人知北段未定界之所以演成今日局勢之原因、而共

圖挽救也。

駐英公使薛福成於清光緒十八九年與英外部商議滇緬界約時、英外部於尖高山以北界務、卽欲以高黎貢山爲界、直劃至現今之西康邊界。是時、薛使於八莫以北一段、欲以大金沙江爲界、曾於光緒十八年寄回總理衙門圖說云、野人山地、除八莫外、赤道北二十四度以上皆是、向不歸緬、現擬與英分界。後力爭以大金沙江爲界而不可得、退而中分大金沙江東岸地亦不可得、竟劃至薩伯坪愛路坪各山巔。北段如再與議、必然失敗、乃議定兩國邊界至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十四分、卽北京西經十八度十六分之尖高山止。自此以北、留待兩國查明情形、再定界線。又薛使於光緒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函總理衙門文牘中有云、英人所注意經營者、欲出滇西野人山通入西藏、惟自昔董以北、猓夷怒夷之地、英人亦未嘗深入其境、外部（指英外部）初議、約略分至二十八九度之間、但既爲人迹所不至、滇中亦無從查考、萬一受彼蒙混、分入藏地、將來彼必執條約爲證據、關繫非輕、現已再四與爭、訂明自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暫不劃分等語。吾人覽此、當知薛使昔日訂約僅至尖高山者、實欲留待後來向西進展與英人爭野人山地也。

光緒二十四年（西曆一八九八年）六月初十日、英使照會總署文云、上年十二月間、有華官帶兵二百名、進入恩買卡河（卽恩梅開江）北境內、請轉飭該處地方官、於恩買卡河與薩爾溫江（卽潞江）中間之分水嶺西境、不

得有干預地方治理之舉。是年十月十二日、英使復致函總署、再申明前照會所言、並問曾否轉行滇省。總署覆稱、已於上月間據情咨行滇督。彼時總署與滇省、均不知恩買卡河所在、亦未詢明分水嶺係何山、究在何處、含糊擱置、英人遂借口爲默許。恩梅開江北境浪速地、又名浪宋、本中國固有領土、以其僻居荒徼、政府多未注意。光緒十八年、羊窩、喇亂、不奮、(又名布施、一名布奢、)不等、各寨酋長、率衆願歸附六庫土司經管。光緒二十一年、六庫土千總段浩、率土兵數百、踰高黎貢山、經茶山地、渡小江撫綏浪速、復渡恩梅開江、經營里麻、士民歸服者數十寨、派人在窩澤窩米熬鹽銷售、稱瓦塊鹽。厥後年往經營、英所稱華官帶兵二百名進入恩買卡河北境者、即指此也。統宣二年、保山縣登埂土千總段滄、魯掌土千總茶芳澤、卯照土目段承蔭、練地土巡捕楊耀宗、雲龍州老窩土千總段振興等、以六庫土弁段浩於自己汎地植桑植棉、須自督率、無暇分身、其弟段濟、心細才長、品端學粹、兼之通曉時務、熟習夷情、久爲邊民所深服、公呈給札段濟前往浪宋、化導夷民。繼英人佔據茶山地、糧糈艱於運輸、政府亦無補助、其事乃止。

光緒二十六年西歷一九〇〇年正月初旬、英兵數百、率蒲夷即蒲蠻千餘人、由界外入騰越廳屬茨竹派賴等寨、該處撫夷土守備左孝臣、千總揚體榮、以理阻之、不聽、幷四索供應。十四日、英人遣通事巧言安慰左揚兩土弁、使其無備、忽於夜間發號開槍、將茨竹派賴滾馬小江各寨燒殺一空、槍斃土守備左孝臣、擊斃土練土民一百十四名、傷者無算、未死餘生、强迫投順。三月十七日、總署電據滇督丁振鐸覆稱照詰英使、略謂茨竹各寨、係中國世襲土弁管轄之地、以滇緬交界處之小江爲界、英兵不應過界燒殺、請飭仍守現管小江邊界、勿相侵越。閏月初七日、英使竇納樂照覆、引二十四年六月文及十月函所敘、以恩買卡河與薩爾溫江即潞江中間之分水嶺、爲暫時從權之界、當時若立行辯駁、或咨詢滇督再不照允、自無難另定暫權之界。惟彼時並未見有所異議、是以印督視此段暫權之界、爲貴署

已經允定者、英兵舉動、在中國年半以來所允暫權邊界之西等語。四月十二日、總署照覆英使稱、查貴大臣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月兩次文函所敍暫時從權之界一節、本衙門所以不立行辯駁者、因分水嶺東西地勢、與中國原屬邊界有無出入、尚未查有詳確情形、不能遽行作覆。諒貴國印度總督、亦決不以中國並未復准之文、作爲已經允定之據。望將此意轉達貴國政府及印度總督、查照本署三月十七日文各守現管小江邊界、勿相侵越、以免轇轕云云。查小江源出板廠山、向南流、復向西、再北流入恩梅開江、位茶山北部、橫跨我各撫夷舊管地、江內江外各夷寨、均歸我登埂段撫夷、大塘劉撫夷、茨竹左撫夷、明光楊撫夷、滇灘柴撫夷、所分轄。小江流域以北爲浪速地、再北爲㺐夷地、再北爲察瓦隆、（今西康察隅）均爲我歷代管地。緬甸居西南、離小江甚遠、英兵由密支那溯恩梅開江、渡之非河、越高良工山、自西南向東北來、侵略我各撫夷管地、非自北而南、緬甸與小江誠風馬牛之不相及、乃我一則曰、以滇緬交界處之小江爲界、再則曰、各守現管小江邊界、勿相侵越。果如所云、是已將浪速里麻㺐夷各地、視爲英之緬屬、則緬甸應在小江西北、而非西南、甯不可怪。滇督丁振鐸不查、貿然電告、總署亦惟人云亦云、顢頇照覆英使。英人以我茫然莫明所以、抱定恩買卡河與薩爾溫江中間之分水嶺、爲暫時從權之界、置諸不理。此光緒二十六年以後之糾紛也。

英既已實力深入、欲以水流入小江及恩梅開江者、概歸緬管、流入龍江潞江者、則歸滇轄、以水之分

嶺、作滇緬之分界。荏苒數年、彼於小江及恩梅開江各支流源尾、均已探查測繪明悉、欲利用我會同勘查之美名、探查龍江潞江各支流源頭所出、以證其所主張之界綫是否適宜。乃甘言引誘、於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〇四年）九月十九日、由駐京英使照會我外部、（是時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請彼此派員由華境前往分水嶺會查情形、以便和平商結。我以雲南洋務局興祿之薦派迤西道石鴻韶、英派駐騰越領事烈敦暨緬甸新街府、會同前往查勘。石道當於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在騰越屬之古永會同烈領至騰扎大寨（亦騰越管轄）等處勘查、復向東經騰越滇灘之廠栗壩、明光大寨等處、由分水嶺啞口於三月十二日至片馬。石道復由片馬伴同烈領越高黎貢山而東、至保山屬之魯掌卯照、沿潞江北上測繪、直至麗江府管地、因雨水漲發回騰。事前英方計畫周詳、曾令烈領等查明恩買卡河與龍江潞江分水嶺情形、故勘查後、烈領愈堅其向來之主張、由明光河頭直上高黎貢雪山、循山頂北往西藏、凡水歸龍江潞江者、概歸滇治理、凡水歸大金沙江者、概歸緬甸管理。（即五線圖之紫色線）我則未深注意、雖有飭石道清查各土司治理地之文、而石道懦弱無能、惟烈領之言行是從、僅一涉足片馬外、餘均伴同烈領勘查華境。（據邊地年老者云、烈領精強力壯、無山不登、石道體弱、且嗜鴉片、乘坐四人大轎、惟順內地滇灘明光各處平坦大道而行、經分水嶺啞口、天雨路滑、輿夫不能走、侍衛前去、在此渡夜絕鴉片、幾病莫能興。）又復顢頇應付、向烈領聲明小江以外各寨、久在化外、黑章、黃鐵、茅貢等處、亦係英國辦過案件、不復管理。惟與烈領爭持小江以南片馬、岡房、魚洞、茨竹、派賴、及之非河頭昌銀溝、中山魯必、石拋等處、雖列

舉某某土弁應管至某某寨、且調驗楊左兩撫夷於淸道光年間承襲之兵部劄符以爲證據、力與辯爭、已屬舍本逐末矣。所擬界綫、係由尖高山起、經磨石河頭、上歪頭山、過之非河、經張家坡、登高良工山、抵九角塘河、順小江邊至小江源頭、抵板廠山。（即五綫圖之綠色綫）旋於會勘圖中、互相蓋印、註明『此次會勘、無劃定之權、雖經彼此蓋印、不過明此圖之眞僞、實不能爲議定之憑』云云。嗣烈領函稱、願由緬政府出印洋四千元、交與華官轉發各土弁、作爲補償。並謂緬政府願出印洋一千五百元、永租該地。石道未敢擅專、將查勘情形一併詳報滇督丁振鐸轉達政府。外務部接丁督轉報石道查勘情形後、於光緒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行文丁督略稱、查北段界務、係與野人山交界、此次會勘、既經查明恩買卡河卽恩梅開江、在野人山地、英使屢執小江西卽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作爲定界、卽應照此和平議結。又云、前界綫定至尖高山爲止、野人山在尖高山以西、騰越在尖高山以東、則北段界應向西北勘去。自應從尖高山起、至石我（又名石娥）獨木二河之間、循恩買卡河至小江西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爲止。（卽五綫圖之藍色綫）幷開具節略、咨復滇督查核、就近與英員磋商。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外部接滇督丁電略云、石道所勘尖高山至九角塘河、於現管邊界、尙無出入。溯小江抵江源板廠山、將龍楞等寨劃出界外、係屬誤會。鈞部指由尖高山、經石我獨木二河間、至小江西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爲界、偉籌極佩。惟黑章等寨、緬久視爲屬地、恐難爭回。茲遵擬一

公平之綫、從尖高山起、過青草嶺、熊家寨、過狼牙山、之非河、登高良工山、抵九角塘河、沿小江西岸之浪漾大山卽扒拉大山、接連他戞甲大山、應以北不踰他戞甲大山、東不越小江爲止境。是年二月十五日、三月十六日、英使薩道義迭次到外務部商談、並面交節略云、「今中英政府、議定滇緬邊界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應循厄勒瓦諦江（卽大金沙江）及龍江之分水嶺脊、至過龍江上流各溪、再循薩爾溫江（卽潞江）及厄勒瓦諦江之分水嶺脊、順至西藏邊界之處。」我未應允。是時烈敦已故、並提議另行派員重勘、英亦未允。六月十九日、外部接滇督丁函、大意謂滇省熟察地勢邊情、妥籌辦法、果能做到以小江西北流直入恩買卡河匯流處爲界、尙不吃虧。並繪五綫詳圖一張、加附說明、以示區別、此五線圖之所由來也。其說明如次。

甲、藍色線　係外務部所定線、從尖高山起、至石我獨木二河間、循恩買卡河至小江西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爲止。

乙、黃色線　係雲南洋務局擬退讓之線、從尖高山起、過狼牙山、渡之非河、登高良工山、接連扒拉大山山脊爲界。

丙、紅色線　係總署據滇督丁振鐸電稱各守現管小江邊之綫、從尖高山起、過狼牙山、歪頭山、張家坡、登高良工山、至九角塘河西、順小江北去、直至入恩買卡河之處爲界。

丁、綠色線　係石鴻韶所勘察之線、從尖高山起、過狼牙山、歪頭山、張家坡、登高良工山、抵九角塘河、
順小江東行、至小江源頭板廠山爲界。

戊、紫色線　係烈敦根據其政府主張强蠻所指之線、從尖高山起、過狼牙山、磨石河頭、搬瓦埡口、姊妹山、大埡口、茨竹埡口、分水嶺埡口、片馬埡口、接高黎貢山頂直上爲界。

當時國人咸咎石鴻韶勘界有失、遺誤邊疆、貴州提學使昆明陳榮昌奏參興祿用石鴻韶查界失地。政府命湖南督撫岑春蓂轉派道員沈祖燕查明屬實。上諭革石鴻韶等職、仍拒絕英人紫色線之議、並出錢永租片馬等地之請。

宣統二年、保山縣屬登埂土司、赴片馬各寨收杉板稅、與頭人伍嘉源徐麟祥等相衝突、燒燬民房、伍徐等始則訴於永昌府、繼復倡言投緬、英人遂乘機聲稱片馬各寨、在高黎貢分水嶺西、應歸緬甸管轄。是年冬、密支那府率英兵二千、軍馬千餘頭、遂實行進佔茶山地、直達片馬。沿途屯駐重兵、威脅土民、迫其投降、宣言高黎貢山以西均爲英領。外部照會英使、謂滇屬土司與土民衝突之事、應由中國地方官辦理、英人不得過問、尤不應藉此强佔、英皆置之不理、經營如故。滇督李經羲、派雲南講武堂總辦李根源前往籌辦、親歷小江、電陳辦法、上策進兵驅逐、中策推翻五色線圖、索還侵地、提請世界各國公斷、下策由外部要求先退兵後勘界、我總持定外部原定恩梅開江藍色線爲據、不能退讓一

步。李督採用下策、電外部咨駐英公使劉玉麟與英政府交涉。宣統三年三四月、英兵退出茶山地、次年爲民國元年、仍進兵來以爲久佔計。二三年間、繼續經營、平道路、建營房、設驛站、並於班瓦啞口大啞口茨竹啞口各地私立界椿。同時並略取野人山坎底袮夷各地。四年歐戰、英兵撤盡、僅以少數官員維持。時滇督唐繼堯、未派兵進駐拓殖、世人皆以此爲大失機會。歐戰告終、巴黎和會、片馬問題、滇人希望提會索回、曾由廣東軍政府代電和會我代表、是時我代表惟注重於青島之收回、終未提出。十一年春、太平洋會議、亦未提出、英人以我漠然置之、是年夏、乃於舊歸我茨竹隘左撫夷所管地之他戛設立廳署、稱曰拖角、管理小江流域之茶山地全部、隸於密支那府。每戶年收門戶錢盧比一元半、儼然視爲英屬、雖經滇省府照會英總領事抗議撤銷、彼置不復。此小江流域爭執情形、並英人先後進佔之大略也。

竊光緒十八九年、薛使與英商訂界約、雖遠居英倫、尙能知野人山大概情形、始則力爭以大金沙江爲界、繼則暫止於尖高山、留後日爭回地步、乃京省不察案圖、不究史實、妄以小江爲滇緬交界、後來轇轕、皆此一語爲之厲階、此我一大錯也。石道鴻韶負勘查之責、應如何審慮周詳、廣稽史冊、身到眼到、乃所擬順小江而行之界淺、並未一履其地、於未定界區域中、僅一至片馬而止、惟件烈敦勸查龍江源頭及潞江沿岸。我茶山里麻兩長官司地、載諸明史、及騰越州志、永昌府志、乃石道並無一言及

之。黃鐵　罵章茅貢各地、爲我滇灘柴撫夷管地、小江北獨末、龍榜、干坤、官寨、噬戞、各寨、爲我茨竹隘左撫夷及大塘隘劉撫夷管地、石道竟喪心病狂、一則聲明久在化外、一則謂英人已辦過案件、不復過問。遂使英人以我爲可欺、愈堅持以高黎貢山爲界、囊括小江流域並里麻野人山地全部、此我二大錯也。迨外務部查覺尖高山以北、係騰越與野人山交界、非滇緬交界、主張應循恩買卡河而上、又顧慮英人分水嶺之說、故有以小江西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爲止。如此擬線、里麻長官司（即今之江心坡）已擯之界外、滇督丁振鐸尙恐難以爭回、復有黃色線之擬讓、一面須顧及我現管小江邊界之說、一面又須遷就英人分水嶺之議、用心雖苦、不知實以啓彼盜心、此又一大錯也。查英人歷次照會、或云以恩買卡河（即恩梅開江）與薩爾溫江中間之分水嶺爲暫時從權之界、或云天然界線、係自東流入恩買卡河、卽小江諸河之分水嶺、則英人所指之分水嶺與天然界線、明明高黎貢山也。又光緒二十年薛使與英外部訂約簽押之英文圖中於尖高山北註有恩梅開江分水嶺七字、亦係指高黎貢山而言。山脈河流、實情如是、我勿庸辯、亦勿須辯、界約第四款既載有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邊界、俟將來查明該處情形稍詳、兩國再定界綫之明文、縱圖有分水嶺字樣、則分水嶺自分水嶺、與此段界務無干也。高黎貢山分水嶺之西、尙有我無數土地、英人欲以此爲界、我嚴辭拒絕可也、另擬適合之線與之交涉亦無不可也。世人於分水嶺多所誤會、用釋於此、今後北界之如何挽救、已失領土如

何收回、惟視全國人之心與力耳。抑尤有進者、英人之競競於北段未定界之佔有、實欲完成其印緬滇川陸路交通以達長江、及北向侵略康藏青海之兩大政策、其目的不僅佔據未定界而已、國人乎、其速籌所以禦防之道乎。

卷二終

雲南北界勘察記

卷三

自下關出發經大理鄧川劍川麗江維西踰碧羅雪山渡潞江經菖蒲桶踰高黎貢山經俅夷地之俅江狄子江狄不勒江駝洛江狄滿江及坎底拱路恩梅開江拉打閣岔角江上帕知子羅濾水各地

第一組調查員 楊斌銓 王繼先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由下關至大理晴　是日、由下關領取手照機、軟片、步度測量器、圓羅針、空盒氣壓計、自永和客棧出發。瀕行、尹專員訓以隨時機密審愼事關國務共期努力、務須實事求是、不虛此行云云。員答謹遵所命、卽與各同人握手而別。由關外之黑龍橋北上、行二十里、抵觀音台、在該處少停、前往瞻仰廟內神像、左爲岑文襄公祠、右爲楊武愍公祠、中座觀音老母慈像、手執鳩杖、怡祥慈愛之形、令人起敬。相傳此地古代興兵作亂、老母現身以草繩負大石阻兵、後人感其恩、就石建廟焉。復行十里、抵大理縣城、投宿富春棧。請店主代僱揹伕、明日揹運行李、僱得劍川揹婦二名、二婦年皆四十有奇、而碩健異常、能負擔六十餘斤物品、日馳數十里、爲世界婦女勞動之首屈一指者。

大理十四年前地震、房屋倒塌、現尙未恢復原狀。

二十四日抵鄧川晴　早餐畢、揹婦前來攜取行李出發、沿途村落、因地震毀損、加以連年軍事匪患、十室九空、滇西錦繡之地、竟一變而爲冷淡荒墟、誠可浩嘆。三十餘里、達上關、喉乾欲裂、無一售茶者。回憶數年前五里一亭十里一哨、沿路茶舖飯館、所在皆是、不禁有今昔之感矣。再行三十餘里、抵鄧川縣城。其城係以沙土築成、外有城河圍繞、居民三百餘戶、迤西各屬城鎮之蕭條冷落似此者、實爲罕見。本日因路途平坦、達鄧川時尙早。前方沿途近日有土匪出沒、員爲愼重起見、往縣署請求派團護送、回店晚餐、翻閱尖高山北段界務情形、以期先明梗概、並繕寫本日日記。

二十五日抵牛街早晴晚雨　七時早餐後出發、經北郊、池水碧綠、柳陰荷香撲鼻、而旭日映波、水鳥出沒、尤覺光媚愛人、洵天然一幅畫圖也。行十里、抵中所街、溯洱海水源北上、約七八里之處、向東北行、抵應山鋪午餐。同行有劍川苦力婦女甚多、沿途歌聲不絕於耳、幾忘行旅之苦。經三營街、抵牛街宿。此地爲洱源鶴慶劍川三縣通衢市場、人口二百餘戶、設有警團。遍地溫泉、其熱度最高之處、可煮食肉類。街尾有澡塘一、日間女浴、夜晚男浴。是日因氣候過熱、午後四時暴雨、逐日旅程奔馳、汗臭滿身、晚餐後、冒雨前往澡塘沐浴。

二十六日至劍川早晴午雨　今晨六時起行、昨夜暴雨、路途泥濘。行十餘里、沿山麓前進、兩邊山嶺蜿蜒數百里、時有匪徒出沒、行經其間、不覺悚然。同路旅客、因員等派有警團護送、咸等候同行。十餘里、

達野鷄坪、此處設商團數十名、徵收路費、卽在該處午餐。復行十餘里、過甸尾街、忽烏雲密布、大雨滂沱、瞻望田野、四無人煙、惟有冒雨前行、抵劍川縣城宿。揹扶有雨具、行李未被浸濕、人則滿身淋漓、如落水之雞矣。

二十七日至關上早晚晴午雨　是日五時起床、早餐畢、卽起程。今日原擬至麗江縣城、抵關上時、四面烏雲旋卽暴雨破空而下、暫停避雨、不意雨竟至下午五時始晴、乃宿此處。關上居民散處、計上下二十餘戶。北上直抵金江、通中甸維西、向東經鐵甲山、達麗江。

二十八日至麗江晴　由關上出店門二三里、上山、蜿蜒前進、至坡頂、遍山亂石縱橫、其形似鐵甲、故名鐵甲山。此山甚長、約二十餘里。下坡四五里、達老市壩、周圍三十餘里、靠東北角有湖、面積約數十里。再行十里、抵黃山哨、又行十里、抵麗江縣城。由獅山而下、但見水城環繞、房舍櫛比。斌銓麗人也、離鄉已十三年、一旦重履故鄉、對此青山碧池、不勝欣喜。員初抵家鄉、前來問訊者甚多、但員所負任務、雖至親之人、亦未談及。因麗城教會林立、恐英人探悉、於將來工作深有防礙也。

二十九日住麗江早雨晚晴　藏人宣明德、隨英教士有年、曉英文藏語、尹專員在省、曾有信致彼、囑在麗城等候、意欲令其與員擔任一組同去調查、惟其人品如何、能否擔任、囑員到麗妥爲接洽斟酌、如不能任此項工作、可另物色相當人員同去。員本日遵命前往教堂訪問、宣明德外出未晤。

三十日住麗江晴　日間往宣明德家訪之、據該家屬云、已往教會辦事。斌銓告以由省來、省中友、有信給伊、告其親自來取。卽便往潞江商人木姓處探問有無商人前去蒿蒲桶。適有木姓子來麗結婚、不日起行西去、員飾詞奉省府密往蒿蒲桶公幹、願結伴同行、沿途有伴、諸事便當。木姓欣然允諾、並允代僱伕脚。

三十一日住麗江晴　上午十一時、宣明德來員寓晤談、員先探詢其是否現服務英人教堂、能通幾種語言。渠云、現在教堂作事、會說英語藏語。員云、尹先生前由省來函、曾否接到。尹先生欲派君前去藏邊一帶工作、君願去否。渠云省中來信、均已收到、但我爲家庭所累、現在教堂每月給以百餘元之薪水、尚不敷用、我是藏人、尹先生若有藏務公幹派我前去、我願犧牲一切前去。但每月薪水、須給我二百餘元、此外旅費一切開銷在外、我方能去、否則請另覓他人。員因其口氣過大、且隨從英人多年、令其同去、反多不便。卽告之曰、俟函呈尹先生、如何函復、再爲告君。隨閒談數語、彼卽辭去。

六月一日住麗江晴　同行之人、宣明德既不適宜、只好另物色他人。有王繼先、係雲南講武學校畢業、通曉藏語、告假在籍、員素稔其人能堅苦耐勞、卽約之來、將詳細任務密告、約其同去調查、共同努力邊務。繼先慨然應允同去、卽繕寫履歷由郵寄呈尹專員查核。王君晚飯後辭去、幷囑其再覓一曉夷語者同去作嚮導繙譯。

二日住麗江早晴晚雨　繼先覓來隨行名馬小四、能通猓猓語、體力强壯可用、卽令前來寓次伺候。晚同王君前往潞江商人木姓處探詢起程日期。據木姓言、馬脚現已僱得但該馬脚等已往金江石鼓馱糧、待五六日始能返麗、只得稍待數日云云。

三日住麗江陰雨　今日拍電騰衝尹專員、報告於十日由麗江起身、並申明宣明德因薪水過少不願同去、已另有王繼先同行。日間閱尖高山北段邊情。

四五六七等日均住麗江等候馬脚。

八日住麗江　今日木姓使人通知云、馬脚已來、定十一日起身、所有應購辦諸物、請在日內購齊等語。卽同王君購買藥品及應用諸物。

九日住麗江晴　日間往四方街買土人小帽一百頂、青布二十件、細針三十包、紅綠頭繩五斤、以爲沿途賞給土人之用。

十日住麗江晴　連日應酬親友、對於員所攜帶書籍、未能盡意披閱、本日在寓整理圖籍、並檢點隨身用品。晚往麗江縣署請派團丁護送、並將明日出行所需物品捆綁成馱、旋閱尖高山北段邊情。

十一日由麗江至指雲寺計程三十里早晴午雨　早餐後、員等先行出發、馱脚隨後跟來。向西行十里處、有小街、名曰黃山哨、入茶館小憩、日已過午、馱脚未到、先派團到指雲寺造晚餐。員等待甚久、馱脚

始來、乃翻黃山、繼續前進。行未幾、到老市場、此間有海名曰老市海、周圍約五六十里。順江邊向西行、因路線複雜、迷失往返兩次、此時金烏已墜、玉兔將升、至午後九時、始抵指雲寺宿。寺爲喇嘛所居、殿宇莊嚴、附近靜室櫛比、喇嘛共有五六十人、風景幽秀、山光掩映、無異世外桃源。

十二日至石鼓計程六十里晴　早六時、由指雲寺沿山脚向西行、三十里、到金沙江邊即長江源地名冷水坡、在此休息午飯。後順江向西行、此處江口寬約四五百公尺、水流深谷間、激湍異常、不便航行。西岸完全坡地、並無村落、東岸地勢平坦、村落密布。氣候較麗城炎熱。冷水坡距石鼓雖有三十里、遙望如在目前、行走費時、至午後四時、始達該地宿。石鼓居山坡上、金江環繞、柳樹排列、每至夏秋、紅男綠女、游行其間、歌聲不絕。居民約四百戶、市街繁盛、商業發達、有麗江分團首在焉。但無一兵、一旦有警、亦屬無力抵抗。

十三日至格子計程七十里陰晴　由石鼓起程、到坡脚、過木橋、順金江西岸向西北行、沿江兩岸地勢平坦、人民沿江而居。兩岸土質肥沃、宜於開墾、但交通梗阻、文化未開、人民智識幼稚。土民善於游泳、江口雖隔四五百公尺寬、男女可以泳渡。晚抵格子宿。此地僅一小村寨、居民約二十餘戶、以務農爲業。

十四日至三仙姑計程六十五里晴　早六時起程、因駝脚同行、塵灰甚大、員等離開駝脚先行。十一時、

陽光蒸發、汗如雨下、在樹林內休息半小時、歇脚已到、卽在此煑午飯。飯後順江向西北行、兩岸往來土民、彼唱此和、聲音嘹曉、幾忘旅行中跋涉之苦、到三仙姑宿。是地居金江邊、日夜江聲不絕於耳、居民二十餘戶。

十五日至巨甸計程七十里晴　順金江向西行十餘里、同行商人木倘敏云、前方森林內、年來時有搶劫、去年七月菖蒲桶行政委員到此、曾被搶劫、行李衣服、完全搶去、赤身躲於路旁、後來商人望見、疑爲土匪、以鎗射擊、彼呼救始免危險。我等在此稍待、俟人多再行。旋有策馬者數人來、共同偕行、幸得平安而過。復行至二十里處、有數百丈高一石崖、土名紅石崖、因其崖石紅色、故名。崖臨金江、上有諸葛臺、土人相傳武侯征南時、親自建此臺以爲紀念。下午四時、到巨甸宿。此處地勢平坦、居民百餘戶。

十六日至魯甸計程四十五里早陰晚晴　巨甸係一市鎭、北去爲中甸、去年受蠻匪蹂躪、房屋被焚者半、搶劫一空。自此離金江向西行、十餘里處、爲白塔村、居民二十餘戶。此地氣候、較金江邊涼。沿山麓進、四十餘里、到魯甸、宿和家店。居民四十餘戶、有少數猓猓、住居半山、居民皆以務農爲業。

十七日至維西計程八十五里早晴午雨　土人云、由此到維西一站、因山勢甚大、山頂時常發生搶劫、現有漢商四人、在此等件同行、須注意也。員等爲安全計、僱該處壯丁四人、各攜弩弓長刀護送。由魯甸到維西、中有山甚高、每年春冬兩季、山頂積雪、不能通過、現積雪已溶盡、惟路途崎嶇、人馬難行。到

半山、起火造午飯、忽烏雲四布、雨點隨下、氣候嚴寒、手足冰凍、各披毛毡一床禦寒。飯後、順山坡下、復雲開日出、路途較越坡時寬濶、行進較易、是日抵維西縣城宿。

十八日住維西休息晴　維西縣市街、在瀾滄江東岸坡上、居民七百餘戶。市街凸凹不齊、但當滇康來往必由要衝、所有西路藥材、皆集於此。維西縣屬村落、㹨夷雜處、土司林立、共有十餘土司。所有商號、多外縣人經營。縣西接近碧羅雪山、氣候較金江邊寒。

十九日至戛戛塘計程六十里陰晴　晨雲霧滿天、似有雨態、隨卽雲散日出。早七時出發、向西北沿山麓前進、此間山勢甚大、平地稀少、居民多住半山、耕種山地、且多由外縣移來。沿途居民、多崇奉喇嘛教。午後四時、越坡到戛戛塘宿。居民二十餘戶、附近概係山地、地瘠民貧。

二十日至白鷄汎計程六十里早晴午雨　連日風塵、前路茫茫、鷄鳴而起、日落而宿、此旅行況味也。六時早飯後、束裝就道、上午氣候酷熱、幸沿路樹林遮蔽、不覺苦暑。午時微雨、到瀾滄江邊、江口寬約一百公尺、水流甚急、兩旁均有居民。順江向北行二十里、抵白鷄汎宿。此處爲市場、居民八十餘戶、有維西縣分團所、住團兵四名。

二十一日至岩瓦計程七十里晴　由白鷄汎起程、沿江向北行、地勢平坦、氣候炎熱、宜於耕種。今日途中未曾休息、午後一時、已抵岩瓦、在木姓榮華暢號宿。此處㹨猍藏各屬客商來往必經之要道、營業

發達。人民居滄江兩岸、背山面水、樹林茂盛、景物宜人、江上架有溜索兩道、以通往來。兩岸居民約百餘戶、其間猓玀占十分之四、與漢商雜處。商民每年夏秋兩季去怒球貿易者甚多。

二十二日住岩瓦晴　今日因準備翻碧羅大雪山糧食及僱揹伕等事、停住一日。早飯後、到江邊溜索處參觀、適有猓玀二人過溜、有木板如瓦形伏於溜索、兩手緊墜此木塊、復以一索上繫木板下纜人身、卽由此岸溜過彼岸、望之危險萬狀。此處有幹道二、一沿江而上、十餘日可抵滇邊阿墩子。一過溜到江西、翻碧羅雪山、八日可達舊蒲桶。但此道未經修理、馬不能行、每遇春冬路被雪阻、交通斷絕。

二十三日住岩瓦西岸晴　早八時過溜、到江西岸。過溜時、身如空中落雁、毛骨悚然。到西岸後、日已過午、卽宿於此。

二十四日至坪子計程六十里晴　今晨飯後、天尙未明、卽行起程。一二里處、過木橋一座、是時天已亮明、沿山脚而上、路綫崎嶇、懸崖峭壁、行進艱難、日已過午、回首一望、岩瓦猶在目前。半山有猓玀七戶、在此休息、備午飯、後繼續越坡、午後四時許、到坪子宿。有猓玀三戶、所居房屋、全係草房、因接近山頂、氣候嚴寒、幾不可耐。

二十五日至碧羅雪山頂計程九十五里早晴午雨　今日途程遙遠、早四時飯後卽行。向西越坡、十餘里天明、有猓玀兒童在此牧羊、野花齊放、風景甚佳。復行二十里、達山巔、備午飯。又行五里、山間多竹

樹、因受雪害。樹葉凋落、沿途枯幹林立。積雪溶化、道途泥塘、遍地皆是、行進一步一蹶、困難萬狀。午時微雨、幸無風、隨行和彩麟云、往來客商到山巔一遇風雨、往往凍斃、故路旁尸骨、到處發現、聞之不禁悚然。山高共六十里、尙有七八里積雪未消、員等踏雪而行、手足冰凍。越山頂至西面、日已將沉、樹林內有草棚數間、員等卽宿於此。

二十六日至臘早計程六十里晴　早飯後、下坡向北行十里、森林稀少、坡傾斜甚急、沿途道路、從未修理、加以昨夜微雨、同行滑而失足者不知其幾、途遇猓猓三人在此遊獵。猓伕云、前方五里處、時有搶刼、須特別注意、員等鳴鎗數發、然後前行、因此處土匪並無鎗支、一聞鎗聲、雖欲搶刼亦所不敢。午後三時許、安抵臘早宿。

二十七日在臘早休息晴　翻碧羅雪山三日、路途崎嶇、行進艱難、精神疲勞、在臘早打住一日、以資休養。臘早地居碧羅雪山脚、距潞江(又名怒江)五里、居民二十餘戶、全係猓猓、且純同宗、性嗜酒、每年糧食成熟、家家煑酒、日夜飲酒作樂、醉後無論同宗親戚、時有械鬥情事。

二十八日至茨開計程七十五里晴　由臘早下坡五里、到潞江邊、江面約一百公尺寬、水流急、不便舟船。順江向北行四十里處、溜渡江西、山坡上有猓猓三戶、在此休息備午餐。後沿江前進、午後四時、到茨開、宿榮華暢號內、居民三十餘戶、漢夷雜處。此處有兩條幹道、一由茨開翻高黎貢山、五日到俅江

（又名毒龍江一名獨江）之茂頂。一順潞江而上、十餘日到西康省屬之察瓦龍。故察瓦龍俅江一帶出產藥材、皆集中於此。貿易以黃蓮貝母為大宗。茨開有國語學校一所、夷漢學生共有十餘名。

二十九日住茨開準備一切晴　員等問此處漢商俅江一帶糧食情形。據云、俅江人口稀少、該地所產糧食、不敷一年食用、俅民每至夏秋、大半以竹筍野菜花充食。由茨開到俅江貿易、華商皆須隨帶糧食等語。員等即在此購買糧食、僱揹伕五名、令俅管何廷彥督運至毒龍江之茂頂存留、以備到時食用。正午氣候炎熱、員等至江邊散步、有猓猓二人在江邊釣魚、其法亦如漢人。

三十日住茨開召集各俅管訓話晴　早九時、召集各俅管詢問從前所發執照、有無存在。所管區域、被英人侵略後情形如何。到俅管何廷彥、麻米扒、黑五四、三人及總俅管袁裕才之子袁懷仁、查何廷彥所管、係俅江兩岸由茂頂下至空賢一段。麻米扒管拉打閣至俅江一帶。黑五四管狄滿江及木里江源頭一帶。袁裕才管空賢狄舊鹽至毗洛江一帶。以上各地皆稱俅管。現自俅江西北岸之木刻戛以下、及狄子江以西、皆為英人強佔。據何廷彥所述、各俅管執照、現下完全存在、自被英人侵略後、英人即禁止俅管等前去收納貢賦。但一般俅民心理、傾向中國、其切俅管等每年乘英人去後、入內徵收、俅民照常納貢。且該俅民等特別申明云、俅江自開化以來、我等頭人、皆由東方進來、現英人來強佔、我等力雖不能敵、心決不服、只有忍耐望中國來救援等語、言之甚為痛切。員等向各俅管宣明此次

來意、告以中國必來救援、現下應照常徵收貢稅、妥爲撫慰各猓管唯唯、午後四時散會。

七月一日住茨開休息陰晴　此去坎底旅費恐不敷用、向榮華暢號商借印洋二百元、言定今年十二月內匯還。今日一切辦理就緒、並僱定揹伕準備明早起程。

二日至菖蒲桶計程九十五里早陰晚晴　晨出發離茨開二三里處、過靑龍河、水由山箐內流入潞江。河上有木橋長二丈餘。過靑龍河後道分爲二、一順江而上至菖蒲桶、此道未經修理、路途崎嶇、跋涉艱難。一翻坡至十里處、與前道相合、此道人馬通行、但路較長。員等沿江邊道前進、至五里處、有一石崖、崖上架有木梯、攀登而上、下臨潞江、波翻浪湧、殊爲慄懼。兩道相交處有猓猓一家、在此休息備午飯。後沿江向北行、此帶山地、出產天然石版、居民房屋、多以石版代瓦。午後四時、到菖蒲桶宿。

三日住菖蒲桶休息晴　早八時、在菖蒲桶行政公署、（民國二十一年改爲貢山設治局）召集保董排甲伙頭等二十餘名訓話、隨往參觀菖署新建之學校舍址。晚赴行政委員宴。席間詢及猓江地方情形、並曆來英人侵略經過、在座者語多歧唔、不能詳對、僅知喇卡塔爲滇藏交界、殊覺掃興。當以菖蒲桶爲滇西省防所關、察邊時加侵擾、中緬未定界務、亦甚緊要、望各位隨時注意、在座均點首稱是。

四日至四季桶計程五十里晴　離菖署二十里處、有喇嘛寺、大殿莊嚴。殿前兩耳、因前年寺內喇嘛叛亂、被殖邊隊焚燬。殿旁有室、前民國四五年內菖署未建築時、行政公署設置於此。附近居民、約四五

十戶、係西藏古宗、多崇奉喇嘛教。沿江而上、行二十里、抵朋島、有法國天主教士任安壽、在此建築教堂、用款二萬元、屋宇華麗。該教士到潞江傳教已二十餘年、教徒約三四百名、教會勢力甚大。行至四季桶日已在山、宿伙頭家。此地居潞江邊、背枕高黎貢山、平地稀少、居民十餘戶、怒子傈僳雜處、氣候較菖蒲桶稍寒。

五日至女媧龍計程五十里晴　早七時、離潞江、越高黎貢山、所過路線、歷年未曾修理、羊腸小道、深箐懸崖、過時慄慄危懼、倘一失足、而此身非我有矣。到女媧龍、時正當午、此地居民有傈僳二戶、即宿於此。附近二里許、住俅民一戶、（又稱猫子）有婦人身披麻布、面文青色、（員）甚異之。通司云、此人係由俅江移來、潞江未開化前、傈僳時去俅江搶刼俅民婦女、以爲奴婢、俅民有女子年至四五歲時、以青色圖面如飛蝶形、用針刺之、使黑、傈僳即不搶刼。或云文之以爲美觀。俅江上游婦女、大都如此。

六日至繞洞露宿計程六十里晴　早七時、由女媧龍向西沿山箐前進、路經河流一、至二十里處、森林內突出野牛一頭、（員）等持槍追擊、因森林繁盛、不知去向。此間竹林滿山、沿路竹葉蔽道、行走困難、林內有一石洞、土名繞洞、可容十餘人住宿、往來客商皆住此間、（員）等亦在洞內止宿。夜間四山靜寂、明月東出、頗有仙境。

七日至女瓦喇卡露宿計程六十里日晴夜雨　由繞洞向北行、路旁竹樹枝幹橫阻、僅容個人行進、十

餘里處、積雪數丈、踏雪行進、手足冰凍。上坡至山腰左方、有猓猓數人、在該處挖貝母。午後五時、到女瓦喇卡此處居山頂、氣候嚴寒、左側森林內有草棚三間、在此止宿。夜半、雷雨交作、棚內雨漏、夢中驚醒、被服全濕、寒不可耐、惟烤火以待天明。

八日至辦板黨露宿計程六十五里雨　由女瓦喇卡向北沿山巔前進、雲霧滿山、且微雨、稍隔數武、同行者卽不能相見。正午、到一石崖下、有細流、備午飯。又行二十里、風雨競作、手足冰冷、各飲酒數杯、體始漸暖。沿路懸崖峭壁、下臨深溪、危險萬狀、且積雪日久、路跡未明、令揹伕先行探路、員等隨進。此坡高度約三千餘公尺、傾斜過急、行時足觸碎石、紛紛亂滾。下午四時許、抵箐底、有小溪、順溪向西行五里、地名辦板黨、竹林內有草棚一間、在此止宿。由四季桶來、或上或下、皆在高黎貢山上行走。

九日至所且計程四十里晴　早七時、仍順溪向西行、沿路茅草塞途、行進艱難、十餘里、遇猓民壯丁四名、手持長刀刈除路旁茅草。員等前在菖蒲桶令毒龍一帶猓民修理路線、通司詢問此四人云、係由所且伙頭派來、今晨由該處起程、或係奉員等之令而來也。問此處到所且里程若干、答云、由此處到所且、只知途中休息四次、里程若干不知。復沿溪行、午後四時、達所且、居民十餘戶。此一帶居民、惟種山地、並無犂鋤。栽種時、以刀砍樹曝乾、縱火焚之、卽行播種、土質肥美、氣候炎熱、收穫甚豐。但猓民性質懶惰、荒地極多、任其荒廢。糧食成熟、煑酒爲樂、不顧日後之饑饉與否。每至夏秋、多以竹筍野菜代

食。男子不穿衣服、以麻布約三寸寬、長尺餘、圍遮下身。婦女以麻布毡一床、圍其下身、上體完全裸露、頭髮剪短成瓢鴉式、耳穿大銀圈環一對、間有御琥珀者。面多刺飛蝶形、以爲美觀。

十日至新蕊黨計程六十里晴　由所且向西行二十里、到𤞤江、過溜到江西、溯江向北行、半坡上有𤞤民三戶。沿途高低不一、忽起忽落、不易行進、抵新蕊黨宿。此處居民有十餘戶、員等到後、男女老少、前來參觀、各奬給針綫等物。並勸告𤞤民以後各宜勤儉開墾、禁止婦女刺面、各𤞤民男女頗爲喜悅。𤞤江、又名狖子江、一名毒龍江、故此一帶土民、又稱𤞤夷、一名狖子、名異實同也。

十一日至伊埂計程六十里晴　由新蕊黨仍溯江向北行、森林繁盛老樹蒼天、沿江兩岸、平地甚多、無人居住、氣候較所且炎熱。二十里、有石崖、架木梯、攀登而上、如猿攀樹、不勝危懼、連日行程、大都如此。登崖下坡、十餘里、有小河、架木橋、過橋順江前進、午後五時、抵伊埂宿。

十二日至籠黨計程五十五里晴　伊埂係在半山中、居民十餘戶。由伊埂下坡四五里、到江邊、沿江向北行、江水漸小、沿江兩岸、森林茂盛、途爲茅草遮蔽、野獸毒蛇、時出沒其間。行三十里、轉一山坡、有小溪一、地勢平坦、無人開墾。河無橋、涉水前進、翻一山坡、到籠黨、有𤞤民三戶、員等卽在此宿。

十三日至喇卡塔計程四十里陰晴　連日崎嶇跋涉、攀登懸崖、夜夢爲之魂消。晨由籠黨沿江前進、十五里、左側半山中有𤞤民兩戶。復前行、抵喇卡塔宿、居民十餘戶。此處有道二、一翻高黎貢山到潞江

之菖蒲桶、一溯𤞤江而上、達藏屬之察瓦龍、滇省界限止此。𤞤江人民、歷年受藏蠻之壓迫苛求、無力抵抗、滇省沿邊官吏因高黎貢山冬春爲雪所封、不能踰越照顧、𤞤民痛苦殊甚。除一面將此情通知菖蒲桶行政公署、一面召集該地居民、懇切撫慰。

十四日住喇卡塔休息晴　喇卡塔西北面擔當力卡山、產貝母黃蓮、每至夏秋雪溶路通時、士民前往挖採、華商亦來購買。今年察瓦龍蠻官有禁止𤞤民前去挖採之說、菖署將派團兵保護往挖、察官當不能阻止也。

十五日返籠黨早陰午晴　員等到此、風聲甚大、聞蠻兵早已得知、再進爲察隅地界、恐有妨礙、卽由原路轉囘深查𤞤江西面一帶。今日返至籠黨宿。

十六十七兩日由籠黨返新菍黨晴　由籠黨循舊路囘、十七日午後三時、抵新菍黨宿。土人云、清末有一華官到此、同行伕子約有七八十人、因路途崎嶇、該官不能步行、使民伕揹負前進、到此休息一日、鳴鑼召集伙頭等訓話、聞此人曾到坎底、想卽夏瑚也。

十八日至孔丁計程五十里晴　早七時由新菍黨出發、沿江而下、三十里、經一溪、水流入𤞤江、溪上有數圍柏樹倒臥、成天然橋梁。過溪後、坡上有𤞤民數戶、種山地甚多。下坡沿江行、有𤞤民在江邊以網打魚。午後五時、抵孔丁宿。

十九日住孔丁陰　今日在孔丁召集甲長並居民齊集訓話、令通司翻譯傳達。員問孔丁居民有戶口若干。甲長答云、居民共有二十三戶、男女共七十餘名。繼問葛蒲桶官員歷年到此徵收門戶、有無苛派。答云、今葛署派來徵收門戶、及保護猶民在喇卡塔挖貝母之軍士團兵、到此後、每戶派雞一支、兩筒米、每戶放給約一兩餘之綿線一束、三個月內、每一束線繳黃蓮二斤。此項債務、民人等無力償還、但爲威勢壓迫、不得不遵從、該軍士等歷年來猍徵收、大都如此、民人等實不堪其苦等語。員等聽後、以此事實屬擾民。且此一帶、英人極爲垂涎、應年籠人民、勿使離心向外。當令甲長將所放綿線、一律收回。並通知葛署行政委員、應告戒軍士、無使濫派及放綿線債。一面將員等來意、宣示猍民、旋各獎給布帽、猍民深爲喜悅。

二十日至龍高喇補露宿計程五十里晴　由孔丁沿江向南行、山甚高、樹林參天、沿路崎嶇難行、兩岸平坦地雖多、無人開墾。江面到此、漸次寬大、但水流急、不能航行。二十餘里、有岩崖、高五六百尺、面臨猍江、上架木梯數十、攀登而上、下視江水、毛骨悚然。到項後、又沿梯向南而下、順江前進二十里、箐邊有細流、地名龍高喇補、無村落、員等卽宿於此。氣候較孔丁涼。

二十一日至茨那王計程三十里　晨由龍高喇補沿江而下、兩岸無居民、羊腸鳥道、只容個人行進、過兩山坡後、有平壩、長約二里、寬約一里、地名茨那王、在此架布棚止宿。午後六時、雲雨交作、蚊蟲極多、

一夜不得安眠。

二十二日至茂頂計程四十里晴　以上日程、由喇卡塔來、皆沿江西岸行。由茨那王沿江行十里許、過溜到江東岸、順江南行、下午四時、抵茂頂宿。員等未到茂頂前、以爲茂頂當潞俅往來之要衝、市街想必繁盛。到後、始悉茂頂居民僅五戶、江西七八戶、合之共十餘戶。種植皆山地、仍刀耕火種、地土肥沃。二十年前、俅民不知建造房屋、穴居野處。近年漢商往來漸次增加、俅民智識亦漸次進化、知建屋居住、概係草房。與華商貿易、以有易無。由喇卡塔至此七日、沿江兩岸居民、不過百餘里、故荒地甚多、將來怒俅路線修築後、大可移民。

二十三日住茂頂休息晴　茂頂居民、全係俅民、但婦女面上不刺花紋、此與上段不同之點、氣候亦較上游炎熱。由此處至狄舅圖、歸俅管何廷彥徵收門戶、彼乘英人不在時、即來徵收、俅民亦照常上納。

二十四日至達塞露宿計程五十里晴　由茂頂宿處下坡一里到俅江邊、過溜至江西、上坡向南行、此地森林稀少、路較平坦。前進二十五里、路旁有俅民一戶、住居箐邊、在此休息造午餐。旋下坡四五里、沿江前進、此帶森林較多、路線傾斜曲折、行道艱難。午後五時、抵達塞、地居江邊、俅民架有草棚一間、竹床一張、員等即在此住宿。由此上坡五里許、有達塞村落、俅民六戶。

二十五日至害帕一切計程七十里晴　數日以來、跋涉崎嶇、攀登懸崖、日行夜露、艱苦備嘗、回想內地

旅行、無異天壤。土人云、英人修築馬路、已至木刻戞、明日行抵該地、路途寬闊、不至如此辛苦。聞之令人憂懼。蓋英人已先我而經營矣。沿江行三十里、有石崖、高百餘丈、有水由崖流下成瀑布、面臨俅江、路由瀑布下涉水而過、江水漲時、路卽隔斷、客商不能往來。順江前進、午後四時到害帕一切、因無村寨、仍行露宿。今日所經路線、無人居住、沿路土質肥沃、森林遍地皆是。

二十六日至木刻戞計程五十五里晴　由害帕一切到木刻戞、山勢陡峻、修築幹道、頗屬不易。午後四時、抵木刻戞、宿於英人官站。查木刻戞、位於俅江西岸、英人經營到此爲止。馬路亦經修達此處、並建有官站、計草房三間。坎底聽官、年來巡閱一次、山官則隨時來查。由此沿俅江以北、各路所經、英人倘未侵佔。官站處無人戶、惟北面三里地、有俅民四五戶、隔江南面有五六戶。英人經營俅江時、初欲沿江北上、修馬路直達喇卡塔、經營康藏。後僅修築至木刻戞而止者、其原因有二、一因由坎底到俅江之木刻戞、程途遼遠、約五百里、來往費時。二因由木刻戞沿俅江北上至喇卡塔一段、山坡甚大、人烟稀少、不易修築。且由喇卡塔北上、有擔當力卡山阻隔、不易進窺康藏、故僅修至木刻戞而止。卽英人勢力現僅至俅江下游之木刻戞也。

二十七日至空賢計程三十里晴　今日由木刻戞順山坡行進、樹林稀少、道路平坦、爲英人所修築、路寬約五公尺、人馬通行。與俅江上游路線、有天壤之別。下午二時、抵空賢、仍宿英人官站。附近俅民七

八戶、氣候炎熱、瘴毒甚大。

二十八日住空賢　今日在空賢休息。前在葛蒲桶時、聞空賢之北白果山有英人豎立界樁、特率土人往該山視察、並無豎立界樁地點。問該處土人、亦未聞知此事、且英人馬路已修築至木刻戞、不合立界樁於此。卽函知葛蒲桶行政委員、使知以前探查之錯誤。

二十九日至木里額計程四十里晴　自空賢下坡四五里、到箐底、有竹橋、附近大竹滿箐、俅民多以竹筍代食。過橋後、上坡向西行、路旁樹林蔭蔽、不見天日。復下坡順江行、到木里額英人官站宿。此處並無人戶、左側有小溪一、芭蕉圍繞、後面半山、有俅民傈僳共五戶、種山地爲生。

三十日至狄貞圖計程四十里晴　由木里額到狄貞圖、（又名狄子圖）路尙平坦、惟人烟稀少。每至五六月、麗維漢商自備糧食來各江源收買黃蓮貝母者甚多。漢商多以綿布來而換土產去、用錢交易者甚少。

三十一日至岩翁歹計程四十里晴　狄貞圖、位狄子江東岸、員等向西渡江往北行、兩岸叢山錯雜、大竹滿山、居民稀少。抵岩翁歹、有俅民三戶、余等卽宿於此。是地有英人官站一所。狄子江自北而來、下游匯入俅江、此處江面約三十公尺、水流甚急、不利舟揖、江上架竹橋、人馬可通行。

八月一日至楓乃計程五十里早晴晚雨　由岩翁歹溯狄子江向北行、路途崎嶇、兩江均深山大箐、竹林芭蕉樹尤多、無人居住。下午四時、到楓乃宿。適雷雨交作、狄子江水突漲至四五尺。楓乃居狄子江

東岸、有俅民十餘戶、善編竹器、生活與俅江土人無異。

二日至不賴干、計程五十里、晴。早由極乃出發、下午抵不賴干宿。狄子江流域、氣候炎熱、瘴毒甚大。沿江兩岸、土質肥沃、宜於耕種、但人烟過少、令其荒廢。此帶出產、以黃蓮爲大宗。夏季人民多去駝洛江源挖貝母、所得甚多。不賴干有俅民十四戶、每戶距離頗遠、不相連續、房屋附近、皆有田畝。

三日至狄子查肯、計程四十五里、晴。由不賴干沿江北行、連路懸崖亂石、行走匪易、下午抵狄子查肯宿、有猔民數戶。由此至狄子江源、不過十餘里、水流小、可徒涉、而氣候亦較下游寒。

四日返不賴干、早雨午晴。由狄子查肯北去、爲擔當力卡山、再北爲西康、員等卽由此返至不賴干宿。

五日返極乃、晴。俅民有病、謂鬼作祟、輕則以魚雞酒米祭祀、重則宰牛羊。故每遇人病、所有家畜、宰殺無餘。

六日住極乃休息。連日跋涉、身體疲勞、在此休息一日。查各江一帶俅民、智識幼稚、所得黃蓮貝母、皆賤價售與華商、故沿江路途艱難、且有瘴毒、而華商仍來此不倦者、圖厚利也。然俅民因與華商時接觸之故、所用多華貨、對於中國信仰心理亦深。

七日返岩翁歹、晴。今日到岩翁歹、聞英人山官已到汪精黨、距此僅一日程、所有隨身攜帶之指南針照相機氣壓針等、託華商帶回茸蒲桶轉運騰衝。員等僞爲商人來貿易者、以免發覺被拘阻。

八日至汪精黨計程四十五里早雨晚晴　今晨冒雨起程、行十餘里、雨收雲散。此段路途寬闊、但往來客商稀少。午後四時、到汪精黨宿。適英人山官在此、卽率兵二名親來搜查、所有行李、細軟翻檢、員等以盛物篾器送之、山官推辭再三、然後接受、並云、我們當官長、不要爾等絲毫物品。隨問員等來歷三代姓名住址、鈔記日記簿中、始回官站。旋又令兵來叫揹伕及隨行馬小四等去問話。馬小四回云、山官問爾等是否由雲南省派來調查俅江一帶的。答以我們老販係騰衝商人、聞俅江貿易利益甚大、今年特來調查此處商情、並擬到坎底開設分號、一般俅民傈僳、見我們揹來糧米甚多、故疑我等為華官派來、其實並無此事。山官又問云、你們老販有無手鎗、若有我願每支出印洋五百元購買。答以我們做生意的人、只有貨物、那來手鎗、山官問後、似乎很失望等語。員等聽後、頗有戒心、深恐走漏消息、為山官所拘留也。

九日住汪精黨陰雨　今早起床後、山官來到員等住處云、你們揹伕分給我兩名、使他們去刈除沿路茅草荊棘、你們又僱可也。此處附近並無人戶、從何僱人、此乃山官故意為難、然亦未便與之爭執、且天雨、亦不能起程、只好在此休息。下午四時、有潞江傈僳二人往毘洛江、卽僱其代揹行李、明日前進。

十日至日乃計程四十里早晴晚雨　晨由汪精黨起程、雲霧滿天、細雨紛紛。渡狄子江、行四十里、抵日乃宿、有俅民五戶、並英人官站一所。是地氣候炎熱、土質肥美、宜於耕種、但俅民只種山地、其生活與

前所言無異。

十一日至岩桑計程四十里終日大雨　早七時、由日乃起程、渡狄不勒江向西行、二十里許、半坡上有猓民一戶、餘無人居。終日苦雨淒淒、衣褲盡濕下午抵岩桑宿。是地在毗洛江邊、附近有猓民六七戶。查今日所經狄不勒江、水較狄子江小、而源亦較短、下流入毗洛江、再與猓江匯而爲恩梅開江。兩江沿岸、多有平地可資耕牧、惟氣候較熱、且有瘴、故猓民仍居半山種地爲生。

十二日住岩桑陰雨　今日雨、在此休息。各江蚊蟲極多、白晝擾人、每被染口、卽成小瘧。

十三日至補腦登計程五十里陰　早晨陰雨、冒雨而行、途中未得休息、身體疲勞。下午二時、到補腦登宿。英人官站、係建築在毗洛江東岸。此處有道二、一沿毗洛江而上、可達查肯圖、英人馬路至此、再去卽西康察隅邊界。一過毗洛江向西行、九日可到坎底。查英人本欲經查肯圖向北經營前藏、因擔當力卡山橫阻於北、由此進窺前藏、頗屬不易、始行終止。江外有猓民三戶、英人設頭人一、卽此處猓民、管理木刻憂到補腦登一帶猓民、每月薪水印洋十四元。每年七月內、山官到猓江毗洛兩江巡視時、須與山官同行。至十二月、坎底廳官來兩江征收門戶時、亦須隨行。此人承英人恩惠已久、故時有仇視華商之行爲。

十四日住補腦登雨　英人以坎底擺夷爲山官、住羅門、每年七月內、到猓江及毗洛江一帶巡察一次。

冬季、督率民伕修理所轄區域道路、管理民刑訴案、並監察往來華商。

十五日雨未止住補腦登。

十六日雨住補腦登　連日天雨、挑伕不肯行、只好再為休息一日。

十七日至羅南登計程四十五里早晴午雨　早起程時、天氣清朗、順駝洛江而上。午時微雨、繼續前進、螞蝗滿道、兩足多被吮食、血流方止。土人云、由此前進、所經路線、比比皆是、聞之殊為可懼。午後抵羅南登止宿。

十八日至偶完計程五十里陰　早離羅南、沿駝洛江東岸向北行、午後抵偶完宿。是地有英人官站、周圍芭蕉樹排列、森林繁盛、虎豹極多、時常出沒。附近有俅民二戶。地勢比補腦登高約二百尺、故氣候較寒。

十九日至補拉勞計程五十五里陰　由偶完仍順江向北行、沿路茅草塞道、行進不易、至三十里處、半坡有俅民二戶、山地數畝。到補拉勞、有英人官站、時因日已西下、即在此住宿。查英人每年至十月後、所有馬路、概行修理一次、如舊路有不適宜者、即行改良、故俅江與駝洛江一帶馬路、頗為平坦。惟往來客商稀少、雨水甚大、易於破壞、英人每年修理此路、糜款不菲。該處人烟稀少、每戶收門戶錢、不過印洋一元、入不敷出。

二十日因雨住補拉勞　此處位駝洛江之東、距英官站五里處、有猓民三戶。江上架藤篾橋、由此過江西、溯江而上到查肯圖、但沿途山坡甚大、雖已修築馬路、仍崎嶇難行。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日因雨住補拉勞休息。

二十四日由補拉勞沿駝洛江北上早晴午雨　由補拉勞英官站過橋、沿駝洛江西北行、二十餘里、風雨大作。渡小河、上架藤橋連日陰雨、河水暴漲、橋幾沖去。前進十餘里、路旁有猓民一戶、在此止宿。

二十五日至元龍計程二十里陰　昨晚宿戶、係猓民伙頭名肯精敵家。由此北行七里許、江上架藤橋、過橋沿江東向北行、到元龍英官站止宿。查猓江與駝洛江一帶、英人卽以猓民分任大小頭人、兩江共有大頭人二名、每村小頭人一名。因猓民多住半山村落數目未得詳考。由補腦登至猓江木刻戛歸補腦登頭人節制、由補腦登至駝洛江查肯圖、歸補拉勞頭人節制、兩頭人每月薪金各印洋十四元、其餘頭人概盡義務、無薪金

二十六日至蘇龍計程四十五里陰　由元龍出發、沿擔當力卡山麓蜿蜒前進、到蘇龍英官站止宿。查英官站位於駝洛江東岸、距此七八里處有猓民三戶、氣候較補腦登稍寒。

二十七日至查肯圖計程四十五里陰　今晨沿江東岸行、下午四時過駝洛江東源小橋、抵查肯圖宿。查肯圖住民二戶、一爲猓猓、一爲古宗。是地居駝洛江源頭甘喇洛與雜喇洛兩河會流北約三里處、

英人馬路官站到此爲止。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等日因雨住查肯圖　查肯圖附近、爲擔當力卡山山脈山勢甚高、山頂終年積雪、出產貝母每年不下數萬斤、故潞江蒿蒲桶所轄猓猓、每至五六月間、到此挖貝母者甚多。英人山官、仇視潞江猓猓、令土民禁止挖採、但猓猓人數衆多、土人稀少、無法禁止。據英山官云、明年將由坎底派兵住紮、實行禁止。我土我產、我採取之、何與彼事、聞之令人憤慨。

三十一日至查肯洛計程五十五里晴　由查肯圖北上擔當力卡山、路線未經修理、崎嶇難行、沿途竹林塞道、螞蝗遍地。行五十餘里、抵甘喇河西岸、地名查肯洛、有古宗三戶、(卽西藏人)員等卽宿於此。古宗食品、以炒麵蘇油茶爲主、崇奉喇嘛教。由查肯洛翻山北去、可達西康察隅、惟道路崎嶇、僅人可走、馬匹難行。

九月一日至甘喇洛計程七十五里晴　晨七時、由查肯洛越坡北行三十里、擬渡駝洛江東源甘喇洛河而東、河原有橋、水漲沖去、適有猓猓三人經此、卽僱同修搭而行。午後五時、抵甘喇洛宿、有古宗四戶。

二日雨住甘喇洛　甘喇洛地居擔當力卡山之南、有小河卽名甘喇洛。河爲駝洛江之東源、河水由山中積雪溶集而成、至此水流甚淺、人馬可徒涉。氣候嚴寒、出產貝母、潞猓兩江夷民及華商每年到此

挖採收買者甚多。

三日至三十日由甘喇洛循原路返補腦登　由甘喇洛沿貺洛江南行、連日大雨、江水暴漲、江橋盡被冲去、沿路亦多損壞、隨地等待架橋修路、忽行忽止、故爾多耽延時日直至三十日、始抵補腦登。查貺洛江其長雖不如俅江、與狄子狄不勒兩江比則過之。其土民生活、種山信鬼、膽小性惰、則各江皆同也。三十日晚宿貺洛江西岸補腦登頭人家、酌送禮物、以資連絡。貺洛江無橋、係溜渡、頗爲費時。　俅江西北、與狄子狄不勒貺洛各江源頭、並各江間各山、皆擔當力卡山山脈、極高終年積雪、界乎俅夷地西康間。

十月一日至信籛計程五十里早晴午雨　今日離貺洛江向西行、早由補腦登村寨上坡、行二十餘里、休息。有揹伕一人落後、遲遲未到、派隨從馬小四返回催促、至三里處、見揹子棄置路旁、揹伕不知去向。馬小四自行揹來、沿路無人可僱、員等替換揹負而行。下午一時、微雨、下坡前進、日落後、抵信籛宿英官站。其地在半坡、深山密箐、並無人居、氣候甚涼爽。

二日至古禮計程五十五里晴　早七時、由信籛起程、下坡十餘里。沿山腹前進、路途平坦、森林蔭蔽、四無人居。又行三十餘里、到山脚、有河寬約十餘公尺、深約二尺、並無橋樑、水流急、幸今日無雨、可徒涉。登岸後、順山脚平地前行、茅草塞道、芭蕉成林、行進艱難。下午四時、抵古禮宿英官站、附近有俅民十

餘戶、氣候頗熱。

三日因雨住古禮休息　古禮英官站、在山箐內、四面高山圍繞、氣候較駝洛江炎熱、瘴毒亦大、故猓江一帶猓民、五六月內、不敢來此。居民各戶不相連續、分居半山。每年糧食以山地所出旱穀爲大宗。

四日五日雨均住古禮。

六日至他薩肯計程五十里晴　早由古禮起程、行里許、過河、寬約丈餘、上架藤篾橋、水流入狄滿江。沿山麓向西行、氣候炎熱、山形錯從、樹林參天、虎豹出沒。午後四時、抵他薩肯、宿英官站、附近有猓民十餘戶、居狄滿江東岸山半。由此北行、二日可達狄滿江源、但路途崎嶇、行走非易。

七日至窩門計程四十里晴　由他薩肯出發、過狄滿江、寬約十餘公尺、上架本橋、人馬均可通行、復前進二十餘里、下坡到窩門宿英官站。時山官去坎底、有警察二名、係猓民、前來搜查、並問員等姓名籍貫、往何處、幹何事。同行者有華商金姓在坎底貿易、與此二人相識、卽代員等告以姓名籍貫、來自駝洛江、做藥材生易、同到坎底購買洋雜貨等語。窩門壩、又名狄滿壩、由南至北、長約四十里、寬約三十里、森林遍地、林內遺留田埂、似曾開墾種田、中有狄滿江河流灌漑、土質肥美、大可墾荒種田。江之東岸、卽英人山官住房、官站附近、有蒲蠻及猓民共十餘戶、係由坎底移來、皆崇奉耶蘇教。

八九十等日雨均住窩門　狄滿江、又名窩門河、一名南琛河、東爲聾莫枯山、西爲孔倫山、源出兩山之

間、下流入邁立開江、卽其東源也。在窩門江寬三十餘公尺、水流緩、可以小筏擺渡。沿江而下、有小徑四日程抵拱路、英人擬修築馬路。又由窩門渡河五日到坎底、此線係馬路、人馬暢行無阻。

十一日至古董土計程五十里　早飯後、渡狄滿江、由窩門壩森林內向西行、沿路猴聲不絕、行二十餘里、越坡、蜿蜒前進、仍向西行、路旁竹林茂密、遮蔽天日。午後到古董土、宿英官站、附近無人居住。英官站居半山、氣候稍寒。

十二日至把松生計程五十里晴　早由古董土越坡二十餘里、抵山巔、復曲折西下、山西竹少樹多、午後四時、抵把松生、宿英官站。今日所經、山勢浩大、土質不良、無人居住。下午五時、有警察二名、率揹伕二名到官站同宿。員等以爲窩門山官由坎底轉回、心頗疑懼、使通司詢問、始知山官在坎底未回、心始釋然。

十三日至南門廳計程三十里晴　晨間、霧頗大、由把松生沿山麓向西行、沿途往來客商稀少、茅草塞途、正午、抵南門廳英官站宿。是站在山箐旁、箐內有河、名阿喇戛河、寬十餘公尺、河上英人架有鐵索橋、以木板鋪其上、人馬暢行。由窩門來、沿途甚少人居。

十四日至坎九計程六十里晴　早七時、由南門廳過阿喇戛河橋、向西南行、此處爲孔倫山脈、虎豹極多、往來客商、時被傷害、行經其間、不覺悚然。行四十餘里、坎底壩已隱現目中、連月跋涉深山窮谷、如

蛙在井、一旦睹此平原大壩、身心極快。下坡繼進十餘里、抵坎九、宿英人官站。坎九位於木里江東岸、氣候炎熱、土質肥沃、頗宜耕種、每年所產糧食、大有盈餘。土民十餘戶、爲僰夷種、住屋爲草房、畜猪雞甚多。產穀米外、其他雜糧、又屬罕有矣。

十五日至坎底計程六十里晴　早七時、由坎九渡木里江、江源出西康南之康藏山、下流與狄滿江會合而爲邁立開江、在此江寬五十餘公尺、水勢平坦、以小船擺渡、往來便利。過木里江後向西行、經二十餘里之森林、繼續前進、午後四時、達弄莊、住僰夷十餘戶、猓猓三戶、野人二戶。弄莊北爲南董河、有木橋、長約二十餘公尺、過橋行四五里、即坎底廳署、營盤、醫院、郵政、電政等局所在地。再向東北行、抵孔鳳村寨、入住騰衝商人所開設之永和興號內。員等到後、號主李某殷勤招待、初告以來此經商買山貨、繼察李態度誠懇、非奸商者流、乃密告以任務、並囑切勿洩漏。員等身着猓猓式衣服、沿途勞頓、形容焦瘁、且値夏熱之際、陰雨連綿、時行時止、幸得平安到此、已完任務之半、心胸愉快、辛苦其餘事耳。到永和興後、時有僰夷前來觀望、詢問來此何幹。李告以由孫布拉蚌分號來之伙計。晚飯後、前在猍江所遇之山官來永和興號內購買物品、並問李云、你們中國有官長二人由雲南省來調查坎底、我在猍江時已經相遇、此二人曾來到你們號內否。李答以未聞有華官來、且我們做生意的人、向與官員毫無來往、華官亦不會來我們號內住。該山官來時、員等在樓上、幸未見面。李云、君等來調查消

息、早已傳到坎底、英廳署前月曾派猓玀兵二名往狘江一帶探君等行蹤、幸未相遇、君等在此行動、須十分嚴密爲要云云。

十六日住坎底晴　坎底氣候炎熱、瘴毒甚大、故狘江一帶狘民、十月前無敢來者、卽猓玀在坎底作工者、每至五六月時、皆去附近山上打獵、以避瘴毒、不過十月、不敢下壩工作。員等到此、適値瘴毒盛發之際、本地土民、疾病死亡者相繼、員等倘屬無恙、亦云幸矣。坎底壩最寬、方約二三百里、土質肥美、惟地廣人稀、令此沃土任其荒廢、殊爲可惜。現開墾耕種者不過十分之二、出米已甚豐富、除自行食用外、尙供給野人山及江心坡一帶。坎底廳署（又名衙衙廳）兵營電報局郵政局等公署、建築在坎底河與南畫河間之山坡上、占地盤寬約三里、長十餘里。此區域內、不准人民居住、其南有弄莊、住僰夷戈拉共二十餘戶。其北有板臉孔鳳兩寨、板臉居僰夷三十餘戶。孔鳳有華商十餘戶、僰夷二十餘戶。坎底街市設此、有鋪面七八間、或爲瓦房、或爲洋鐵房、民居者多爲草房、人烟稀少、街市不甚繁鬧。附近空地甚多、無論華商緬人、願意在此居住者、向英廳署登記後、卽可住居。孔鳳有緬人學校一所、教員係緬人、學生約四五十名、全係僰夷。弄莊有教會學校一所、教員亦係緬人、學生二十餘名、野人僰夷均有。教會學校、教以英文、及以英文字母編成之野人語言。（卽蒲蠻文）坎底廳署設廳官一員、治理全廳。山官二員、分住窩門及拱路、助理所住區域一切。警察十餘名、隨時派往各地巡查。廳官係英人、隨帶譯員

二名、每屆冬季、親到各村寨征收門戶、巡查一切。此外常住武官一員、係英人、排長三員、司務長一員、均戈拉人、士兵共一連、約九十餘名、爲猓猓野人戈拉三種。所用鎗支爲五子鎗、並有水機關鎗一挺、大砲兩尊。聞大砲年代久遠、已不能用。其士兵係永久兵制、調防時、妻室均隨行住於營房附近。士兵妻室、每逢產後、政府酌量津貼。郵政電報醫院等人員、均係印度人。坎底全廳人種、有僰夷、猓猓、野人、俅夷、戈拉、戈爾卡七種。坎底壩子、住僰夷、緬人、戈爾卡、戈拉、四種、僰夷緬人占十分之七、戈爾卡戈拉占十分之一。由窩門至駝洛江俅江一帶居民、全係俅夷、由龍海至拱路居民、盡屬野人、又由拱路至高黎貢山脚倪道底居民、俅夷猓猓雜處、俅夷占十分之七。野人猓猓戈拉戈爾卡四種、身體强健、賦性剛强、勇於死戰、故英人用以當兵。緬人俅夷僰夷三種、賦性懦弱、膽小如鼠。

十七日住坎底晴　查英人自民國元年經營坎底以後、不遺餘力、修築俅江一帶馬路、直達高黎貢山之各啞口、私立界椿、先設府於坎底、稱曰葡萄府。嗣以地寬人稀、居民智識幼稚、產業落伍、每年收入極微、入不敷出、歐戰後英人受經濟影響、乃廢府設廳、歸密支那府節制。查坎底壩雖廣闊、但四面高山圍繞、蠻烟瘴雨、在昔華人罕履其地、清光緒三十四年、有阿墩子彈壓委員夏瑚到過一次。員等詢問該處士民夏瑚到此情形、茫然不知。此外中國官員、未聞有至者。

十八日住坎底晴　員等到坎底後、士民甚爲詫異、故出進特爲嚴密。是時適英廳官往密支那、武官準

備換防窩門山官因事撤差、有此數因、員等到此、尚屬無事。

十九日住坎底晴　員等原擬在坎底多住數日、再行詳查一切、因外方空氣漸緊、永和興主人亦甚恐慌、促員等速行、以免發生意外、只得購買應用物品、僱伕明日起程。

二十日至龍海計程五十里晴晚雨　晨六時由坎底起程、員等先行、令馬小四照料揹伕隨來、所經道旁完全荒蕪、亦無森林。行三十餘里、有工人十餘名、修理馬路。繼進十餘里、下午六時、抵龍海、微雨、在英官站休息二時許、揹伕尚未到、去信差房借宿、幸郵伕二名係華人、允予借宿。(由密支那至坎底與至拖角片馬郵件、皆廳商李廷桂包運。)

二十一日住龍海晴　早十時、揹伕始到、詢以何故今日始到。答云、昨日路雖平坦、路線過長、不能趕到龍海、在半路露宿、故今日始到。員等因時將近午、在龍海休息、幸此處山官今日去坎底領修橋材料、得免搜查麻煩。查龍海在木里江西岸、有㚘夷猓玀十餘戶、英官站數間、山官住房一所。由此道分爲二、一沿江向南行、二十餘日程、到密支那。一過江向東行、八日程到梅思開江東岸之里黨。龍海有英坐探一名、(保野人)專門探查往來商民、有無不法行爲、每星期報告坎底廳一次、每月給薪水盧比二十四元。

二十二日至阿拉戞計程四十里晴　早七時、船渡木里江東岸、有㚘夷二十餘戶、其地亦名龍海。有教

會學校一所、教員係英人、學生爽夷野人共二十餘名。向東順山坡蜒蜿前進、經孫杜村寨、居民野人七八戶。筏渡阿拉戞河後、前進十餘里抵阿拉戞英官站宿。附近有野人十餘戶、氣候較坎底稍寒、無瘴毒。

二十三日至湯戞計程五十里晴　由阿拉戞出發、路途平坦、且樹木茂密、全路蔭蔽、頗涼爽。行五十里、抵湯戞宿。住野人六戶、並有英官站一所。湯戞附近有河、上架有鐵索橋長約二十公尺。居民多種山地、出產以旱穀爲大宗、麝香虎骨及其他皮貨等次之。

二十四日至客查亭計程三十里晴　早飯後、由湯戞沿山麓向東行、下午四時到客查亭英官站宿。客查亭村寨、距官站約七里許、居民有野人五戶。

二十五日雨住客查亭。

二十六日至拱路戞計程四十里晴　由客查亭向東行、二十餘里、渡狄滿江、沿江兩岸、羣山互峙、平地稀少。過狄滿江、向東行十餘里、經野人村寨、住民十餘戶、旋越坡抵拱路戞英官站宿。拱路戞村寨、又名革勒、在東面半山、居民野人二十餘戶、民國十三四年前、曾設廳署、郵電局、並住英軍隊一排。自拱路廳撤銷後、郵電局取銷、軍隊撤回坎底、現僅有坐探一名、(係該地野人)　猓猓警察二名。員等到此後、曾與警察閒談。有一警察云、前月有俅民來報告山官、謂中國派官員來調查俅江、後曾派警到俅江探查

中國官員行動、如何情形、該警尚未回報等語。員等聞該警言後、不覺暗笑。由拱路戞往南約三日程、可抵江心坡。

二十七日住拱路休息晴　坎底到拱路戞一帶居民、概係野人、無論男女老幼、無不嗜吸鴉片、是以有烟癮者十之七八。英政府禁種不禁吸、所吸鴉片均華商輸入、購買艱難、故頗仇恨英人。

二十八日至沙王亭計程四十里晴　早飯後、由拱路戞向東越坡行二十餘里、達山巔休息、繼下坡路旁樹林蔭蔽、氣候較寒。午後四時許、抵沙王亭英官站宿。此站在箐底、旁有河流、上架藤橋、四圍森林繁盛、並無人居、虎豹出沒、往來商人、被虎豹所害者、時有所聞。

二十九日至完喇計程四十里晴　由沙王亭起程、過橋後越坡順山箐蜿蜒前進、行二十餘里、有英人前設官站遺址。由此再進三四里、翻坡達完喇英官站宿。距此東面四五里處、有俅民三戶。將開晚飯、前月由坎底廳署派去俅江調查華官警察到此同宿。員等詢問俅江調查情形。該警云、余到俅江各村寨詢問頭人、並無華官到俅江。又坎底廳探得高黎貢山施可自達果已三啞口所立界椿、被華官撤毀、余並到各啞口調查界椿、並無損壞。員等卽令其同食晚飯、該警喜出望外。

三十日至歐王計程六十里晴　今日路綫較長、員等先行、揹伕在後令馬少四同行。午後五時、員等抵歐王英官站、因其過於破濫、復行十餘里、坡上有俅民三戶、員等卽在此宿。乃久待揹伕未到、向俅民

購買雜糧煑粥充饑、夜無寢具、冷不可耐、惟有烤火終宵。

三十一日至里黨計程三十五里晴　早七時、在俅民家開飯後、下坡沿馬路轉冋里許、遇馬小四等。據云、因昨日路線較長、加以山坡甚大、到英官站時已在半夜、黑暗不能前進、是以在官站止宿。乃同向東行二十餘里、抵恩梅開江邊、江上架有鐵索橋、長約一百公尺、人馬可通行。過橋後、沿江東岸南行十餘里、達里黨英官站宿、附近有俅民傈僳共十餘戶。恩梅開江沿岸村寨頗多、但居民多在半山、其戶口多寡、罕難得其確數、惟每日行程內、約有百餘戶。出產以黃蓮爲大宗、每年夏季、華商到此貿易者尙多、但多以鹽綿線布針等類換黃蓮、以現銀交易者少。

十一月一日至可勞計程四十里晴　由里黨沿恩梅開江東岸北行、兩岸盡俅民、山多、平地少、氣候涼、無瘴毒、抵可勞英官站宿、有俅民傈僳共七戶。

二日至實汪精晴　早七時、由可勞仍順江北行、二十餘里、越坡、又沿江前進、抵實汪精宿。此處俅夷傈僳雜處、共十餘戶、兩種人生活、大同小異。查恩梅開江及俅江一帶夷民所住房屋、概係草房、土民性懶惰、罕進取心、是以地多荒蕪、室無宿糧、所謂富者、不過數條牛、幾支羊而已。其他家無完具、身無完服者、比比皆是也。

三日至巧當計程四十里晴　由實汪精沿江而上、至巧當宿、有俅民七戶。此帶山高大、沿江居民稀少、

水流急。

四日住巧當休息陰。

五日至南末則計程四十五里晴　巧當到南末則一帶猓民、雖處英人勢力之下、因華商往來甚多、是以猓民用物、仍全由中國輸入。英人經營雖已十餘年、對于我國信仰、猶念念不忘。但英人對于一般猓民、大施誘惑手段、並減輕其負擔、僅每年徵收門戶盧比一元。南末則距英官站十餘里處、有猓民五六戶。

六日至童岩計程三十五里晴　早七時、由南末則沿江前進、沿路往來客商甚少、茅草塞道、行進艱難、到童岩英官站宿。

七日至黎烟計程四十五里晴　由童岩沿江北行、二十餘里、過溜到江西、順江前進、下午三時、到黎烟英官站宿。英人所修馬路、到黎烟官站止。英人原擬由此直達毗洛江、榮岩一帶、此去雖僅二日程、但山勢極險、崖石林立、不易修築、故馬路只能到此。由黎烟北上、有小徑二、一由江西順毗洛江而上、二日到榮岩。一由江東沿猓江而上、二日抵日乃。

八日雨住黎烟　黎烟英官站係在牛山、距此十餘里、有猓民四戶。路未修理、崎嶇難行。

九日至十五日由黎烟返里黨　黎烟北數十里、為猓江毗洛江交會處、水大而流急、兩岸山勢陡削、地

頗險要。

十六日至南木則計程四十里晴　由里黨順恩梅開江南行、沿江兩岸、平地稀少、山勢甚高、居民多在半山。沿路人烟稠密、村落星布、與上游毦洛江及𤞑江有天壤之別矣。

十七日至闢勞舖計程三十五里晴　由南木則順江而下、午后四時、抵闢勞舖宿、居民猓猓𤞑夷共三十餘戶。闢勞舖位於恩梅開江東岸、向南十餘里、爲岔角江與恩梅開江交會處。由此沿恩梅開江南下、通羅孔拖角、沿岔角江向東經倪道底、越高黎貢山、可抵上帕。闢勞舖前英人曾於此設立營房住兵、今已撤銷。

十八日至恩拉跑計程四十里陰　由闢勞舖離恩梅開江東行、下坡十餘里、到箐底、過木橋、越坡十餘里、有村亦名闢勞舖、居𤞑民二十餘戶。再越坡東行、抵山巔、細雨紛紛、氣候嚴寒、達恩拉跑、一身盡濕。此處有英官站一所、𤞑民四戶、入𤞑民家宿。

十九日住恩拉跑休息。

二十日至阿逋逃計程三十里晴　早由恩拉跑順岔角江北面山腹前進、行二十餘里、過立玉池河、仍溯江東行十餘里、抵阿逋逃英官站宿。是處居民、有𤞑民猓猓共四十餘戶。岔角江、原出高黎貢山、向西流入恩梅開江。立玉池則由東北向西南流入岔角江、沿流長約百里、沿岸居民、有𤞑夷猓猓共約

百餘戶、道途未經修理。

二十一日至咱看計程三十五里晴　由阿逋逃溯岔角江東行、兩岸居民、約二百餘戶、而南岸居民尤多。下午抵咱看宿、居民二十餘戶。咱看對面隔江有地曰王位池、居民俅夷猓猓雜處、共七十餘戶。有小溪經其旁流入岔角江。

二十二日至赤客的計程三十五里晴　由咱看行、路仍沿岔角江北岸行、甚平坦。下午抵赤客的宿、住民三十餘戶。土質肥美、頗宜耕種、居民亦多、惟土民智識未開、墾山種地、一仍刀耕火種、雖有牛、不知利用耕犁之法。糧食以玉蜀爲大宗、每日兩餐、皆粥飯。所用飲食器皿、每人有木碗竹筷各一、少數土民、雖有磁碗、深藏不露、視爲無上奇珍、平常不肯使用、逢婚喪宴會、然後出用、此種習俗、俅江駝洛江一帶土民皆然。

二十三日至極明計程三十里晴　由赤客的下坡二里許、過岔角江橋、向南岸溯江行、沿江兩岸、村落密布、種地甚多、森林稀少、來往華商、不絕於途。午後四時、抵極明宿、有俅民猓猓共二十餘戶。極明西北、爲岔角江二源交會處、西北源卽拉打閣河、長二百餘里、沿河居民二百餘戶、英人馬路官站直達河源。河中產金、民國二年雲南所派滇藏交通偵察隊譚志伊等、曾在此挖採、後英兵由片馬來、互相衝突暫回。該地夷民、傾向中國心理迫切、談及譚志伊等與英兵衝突事、猶痛心疾首也。

二十四日至倪道底計程四十里晴　由樞明沿岔角江東源行、二十餘里過其源續進、抵倪道底宿、有猓猓三十餘戶。倪道底在高黎貢山西麓、附近人烟稠密。由此翻高黎貢山到上帕行政區域道路有三。一由自達啞口翻山、三日到上帕屬之馬樞明、爲北道。一由施可啞口翻山、三日到上帕屬之喇馬底、爲中道。一由果已啞口翻山、三日到上帕屬之利沙底、爲南道。英人修築馬路、經倪道底達施可啞口止。其他兩路、未經修築。三啞口處、英人均私立有界椿。

二十五日住倪道底休息　查英人自佔領坎底後、不遺餘力、經營恩梅開江邁立開江各源頭一帶、境馬路官站、無處不有。復利用各處土民、委以甲長伙頭等職、且時派山官警察、梭行巡查。土民已於不知不覺間、漸墮術中。每年我國潞江一帶土民、不堪官商壓迫而向西移徙者、亦時有所聞、此誠可痛心之事也。

二十六日抵思切很底計程五十里晴　員等原擬走施可啞口、因上帕屬之馬樞明猓猓十餘人到倪道底送親、今日轉回、卽僱彼等數人代揹行李由自達啞口同行。沿途未經修理、路頗崎嶇、午後五時、抵思切很底露宿。思切很底、在高黎貢山之西面山腹、有草棚一間、往來客商、皆宿於此。氣候嚴寒、殊不可耐。

二十七日抵阿奪洛計程六十里晴　早六時三十分、由思切很底越坡前進、抵自達啞口、路旁有英人

私立界樁、係壘石如圓形、高丈餘、以木一棵豎立於中央、木上端刻箭頭形、並無號碼。在此略事休息、繼續前進、沿路竹林蔽塞、雪水泥濘、行走維艱。下坡四十餘里、有河、涉水前進、順山腹向南行二十餘里、抵阿奪洛宿。阿奪洛在高黎貢山之東面半坡、附近並無居民。

二十八日抵馬極明計程六十里晴　早由阿奪洛西向下坡行、午後四時、抵上帕屬之馬極明宿。馬極明在潞江西岸、居民有猓猓十餘戶、氣候較俅江涼。潞江沿岸居民、多住半山、夷民歷來頗受官吏苛派、擔負奇重。

二十九日住馬極明休息。

三十日抵喇馬底計程三十里晴　由馬極明下坡二里許、溜過潞江東岸、順江南行、兩岸概土民所種山地、路途狹窄、下午三時、抵喇馬底伙頭家宿。喇馬底地平坦、居潞江東岸約五里、有猓猓九戶、華商數戶。由此翻碧羅雪山而東、五日可達維西縣城。

十二月一日抵利沙底計程四十里晴　早七時順潞江東岸南行、沿江兩岸山地頗多、森林稀少、行三十餘里、轉一山、抵利沙底宿。是處有猓猓華商共二十餘戶、猓猓居十分之八、上帕第三區分團所在焉。其北端卽前數年殖邊隊住紮之兵營、今設漢語學校於內、有猓猓學生十餘名。夷民智識未開、學生衣服膳費、全由公家供給、猶不願使子女來讀。現在學者、皆各村寨派送而來、幾等强迫教育。

二日抵阿朱洛計程四十里晴　早由利沙底出發、行十餘里、下坡、過木橋、繼續沿江南行、兩岸居民較多、並有水田、滄江華商在此一帶經商者亦多。午後四時抵阿朱洛保董家宿。阿朱洛地勢平坦、漢夷雜處、居民約四十餘戶、有上帕第二區分團所及國語學校、猓猓學生僅七八人。房屋除華商一戶木板房外、其餘皆草房、出產以黃蓮爲大宗。

三日抵祿馬登計程四十里晴　早由阿朱洛順江而下、路約二公尺寬、人馬可通行。潞江寬度約一百公尺、水流急、不便舟楫、兩岸居民、則架溜索以資交通。午後三時、抵祿馬登保董家宿。是處有猓猓二十餘戶、（明德按潞江沿岸、多慾子、恐不盡屬猓猓、尚待考也。）房屋盡草房、飲食以玉蜀爲大宗、婦女能紡織麻布、自行穿着。性好酒、每糧食成熟、家家責酒爲樂、此風與猓民頗近似也。

四日抵上帕計程四十里晴　由祿馬登沿江而下、午后抵上帕天錫昌號宿。上帕漢夷雜處、居民共三十餘戶、氣候較涼、並無瘴毒、設有行政委員、（民國廿一年改爲康樂設治局）其公署在村之東端、並有漢語學校一、漢夷學生約二十餘名。附近皆水田、產米糧甚多。上帕全屬戶口僅約數千戶云。

五日住上帕休息晴　日間、上帕行政公署開政務會議、委員保維德邀員等參加列席。議決上帕成立街市、並修築行政區域沿江馬路等案、午後三時散會。員等向保委員詢問上帕設立行政公署歷史、及恩梅開江有無參考材料。答以上帕雖與恩梅開江比鄰、因界務未定、歷任委員、均不敢多事、未曾

過問。上帕設立行政公署、則建議於民國元年滇西李總司令根源云。

六日抵娥馬登計程三十里晴　今日上帕行政委員及建設局長等往知子羅會議、員等由上帕一同出發。順潞江而下、行二十餘里、有瀑布由數丈高石崖瀉下、在此休息造午餐。復繼續前進、午後四時、抵娥馬登甲長家宿。此處居民、有傈僳十餘戶、上帕與知子羅行政區域分界處也。

七日抵阿各計程六十里晴　早由娥馬登下坡、四里許、沿江前進、兩岸居民甚多、附近皆山地、道路平坦、人馬可通行。四十餘里、下坡過箐、有兩石崖對峙、風景幽美。繼續前行、抵阿各、有農業試驗場中之草房空閒、員等入宿其中。是處居民傈僳二戶。

八日抵知子羅計程三十五里　早由阿各沿潞江行、十餘里、順碧羅雪山西麓行、二十餘里抵知子羅、入宿財神廟內。知子羅位碧羅雪山西面山腹、居民華商傈僳雜處、共有四五十戶、設有行政委員。（民國廿一年改爲碧江設治局）附近盡山地、故出米不多、每年食米均由上帕輸入。此處有兩條幹道、一由知子羅翻碧羅雪山、三日可達蘭坪縣屬之營盤街、上帕與知子羅兩屬所用貨物、多由此路運入、但每至冬臘正三月、路爲雪封、不能行走。一由知子羅沿江而下、七日可抵瀘水。

九日住知子羅休息晴。

十日抵極狹登計程四十里晴　由知子羅下坡十餘里、到箐底、有河、架木橋、由知子羅到此、沿路漆樹

甚多。過橋上坡二十餘里、順山腹行、一時許、抵極狹登伙頭家宿。極狹登地居半山、有猓猓五十餘戶、產物以漆油爲大宗、所居房屋概木板房。人民生活、較上帕夷民進步、烟賭惡習、亦較上帕爲甚。知子羅所屬路途、並時發生搶刼。

十一日抵勞比羅計程四十五里晴　由極狹登下坡二里許、到潞江邊、渡筏過江、西順潞江西岸而下。午後三時、抵勞比羅甲長家宿。此段路線、現由知子羅行政公署派該村寨夷民修理、但無人指導、所修路線、頗不適當、員等將缺點通知知子羅行政委員、以資改良。

十二日抵鷄奪洛計程五十里晴　早七時、由勞比羅順潞江向南行、十餘里、離江岸越坡行二十餘里、抵高黎貢山支脈山巔、略息、復下坡至鷄奪洛宿。是處距潞江約十餘里、有猓猓二十餘戶。

十三日抵很色王底計程四十日晴　今日抵很色王底宿。知子羅行政區域地界、到鷄奪洛止、由鷄奪洛到很色王底、歸瀘水行政區轄。沿路稱戛土司已修理、較平坦。因土司年到各村寨徵收錢糧、路多由山腹行、尙覺紆繞、將來如改由潞江邊修築、較捷徑、商旅往來亦便。聞潞江各土司將準備修築矣、

十四日抵打誤底計程四十里晴　由很色王底向南行、箐內有河、涉水前行、越坡十餘里、山勢甚高、森林繁盛、氣候嚴寒。繼下坡十餘里、順山腹南行、抵打誤底宿。此處氣候較熱、有猓猓二十餘戶、出產以綿花爲大宗。夷民婦女、善手工、衣服皆自行紡織。

十五日抵是其底計程三十五里晴　早七時、由打誤底順山腹行、十餘里、有村寨、居民頗多。復南行、抵是其底、宿伙頭家。是寨位高黎貢山兩支脈間、箐內有河、人民順河而居、有猓玀共約二十餘戶。房屋概草房、地瘠民貧、商旅稀少、民智愚昧、疾病不知醫藥、惟祭鬼。

十六日抵稱戞計程三十里晴　由是其底過箐內木橋、順山腹行十餘里、經排巴、有夷民十餘戶。再前進、越坡、抵稱戞、宿甲長家。稱戞東濱潞江、南西北三面叢山環繞、地形險要、土民有木城之稱、漢夷雜處、居民約五十餘戶。明德按稱戞地勢極險、居民強悍、清乾隆十二年叛亂、調兵數萬、圍剿四年、始行平定。

十七日抵卯照計程七十里晴　早七時、向南越坡、行二十餘里、經阿勒瓦底、有猓玀二十餘戶。入甲長家休息、造午飯。復繼續前進四十里、抵卯照、宿土司署。今日所經村寨夷民、有慶賀新年者、員等甚詫異、問同行團兵、云猓玀新年、日期各不相同、糧食收穫到家、卽爲新年云云。

十八日抵登埂計程八十里晴　早八時由卯照土司署下坡十餘里、沿潞江邊南行、氣候炎熱、如在夏季、暑氣更甚。行三十餘里、經魯掌、瀘水行政公署設此。由此有路西去、經片馬埡口以達片馬。員等在此午飯後、復行三十餘里、抵登埂、宿土司署。今日途遇猓玀三人、各牽狗數頭、問隨行土人彼等牽狗何用、答云片馬一帶各村寨、多以狗祭鬼、每年需狗頗多、彼等牽去片馬販賣者。

十九日抵賴昌計程四十里晴　早七時餘由登埂向南越坡十餘里、沿潞江邊行、兩岸水田頗多、氣候

熱、瘴毒大、故每年五六月內、來往商旅稀少。二十餘里、抵賴昌甲長家宿。是處水流緩、可渡舟筏、隔江東面爲六庫土司。賴昌有漢人二十餘戶、皆以務農爲業。今日沿江所經皆漢人、猓玀多居半山上。

二十日住賴昌休息晴。

二十一日抵付板計程四十五里晴　早六時、由賴昌沿山麓行、二十餘里、越坡、南行十里許、抵付板宿。是處距潞江約三里、附近皆水田、土肥食足、居民漢人十餘戶。

二十二日抵平田計程五十里晴　早由付板南行十餘里、經練地、入土司署休息半小時。繼續前行二十餘里、經蠻康、有漢人十餘戶。村之南端有市場、五日一街、貿易零落、賭博盛行。由蠻康向南行十餘里、抵平田保董家宿。是處距潞江約四里、有漢人二十餘戶、氣候炎熱、瘴毒甚大。

二十三日抵灰坡計程三十里晴　早由平田沿山麓行六七里、向西越高黎貢山、路途寬闊、人馬可通行。上坡二十餘里、抵灰坡李家店宿。灰坡在高黎貢山東面腹部、有稅房一所、店房一家、附近有猓玀一戶、氣候嚴寒。

二十四日住灰坡休息晴。

二十五日抵陸家寨計程六十里晴　由灰坡繼續越坡二十餘里、有救功房一所、俗稱救命房。因每年春冬高黎貢山巔多雪、客商經過、一遇雨雪、無處住宿。是以附近士民、募集款項、設置救功房、以備行

人住宿。由裁功房再越坡西行二十里、達山巔啞口、卽馬面關、道旁竹林蔭蔽、時有小匪出沒。由此下坡行七八里、又有裁功房一所、在此休息片時。又下坡、抵陸家寨楊姓家宿。陸家寨居高黎貢山西麓、有漢人三十餘戸、村內設有初級小學校。

二十六日抵界頭計程三十五里晴　連月跋涉、高山大川、崎嶇艱難、筆難罄述、今逢平坦大道、不覺精神爽快。是日、由陸家寨行、經橋頭街、抵界頭街、宿萬豐店。界頭房屋櫛比、市街繁盛、商旅輻輳、居民約四五百戸、設有龍川江縣佐、仍歸騰衝轄。

二十七日住界頭休息晴。

二十八日抵蘭家寨計程五十里晴　晨七時、由界頭南行三十餘里、經瓦甸、過界頭河、橋長約三丈餘。繼續前行、午後四時、抵蘭家寨宿。

二十九日抵騰衝縣城計程五十里晴　早六時就道、員等先行、使隨從建勳偕挑伕隨後跟來。員等因到騰心理迫切、連路奔馳、途中未曾休息。下午二時、抵騰衝縣城、宿清和店。晚飯後、去五保街正茂興詢問尹專員住所。該號云、向住城內李公館、惟現未在城。隨晤王璽、始知尹專員喬裝商人、祕密出發探查、該號不知也。　竊員等於五月二十三日自下關與尹專員分別後、遵照指定路綫、經麗維、渡潞江、越高黎貢山、探查猓夷地坎底、拱路、戞岔、角汇一帶、經上帕、知子羅、瀘水、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同至

騰衝縣城。出發以來、冒暑長征、中途雖迭經險阻、幸未被英人覺察拘捕、得以完成任務、淸吉抵騰、殊非專員及員等始料所及也。

附調查報告

爲報告職組調查工作情形、仰祈

鑒核事。竊職組遵照指定路綫、自下關分途北上、經大理麗江維西、渡瀾潞二江、翻碧羅雪山、經菖蒲桶行政署北上、探至西康省南部松灘東楼。（即滇康交界之處）復向西翻高黎貢山、探查恩梅開江上游球江、狄子江、狄不勒江、毗洛江、四源一帶情形。繼轉西南探查邁立開江上游狄滿江、木里江、各源、自達坎底。復由坎底轉向東南探查、經拱路戞、（即革勒）闊勞鋪、岔角江、翻高黎貢山之自達啞口至潞江。經上怕、知子羅、瀘水、各行政區域以達騰衝。除圖及日記另繪繕呈報外、謹遵照專員原發調查任務表應注意事項、條答如下。

一、各地區域之大概情形、及菖蒲桶行政區極西界至何處。員等調查所經區域、被英人强佔者、爲坎底廳。其北與西康省接壤、狄子江、狄不勒江、毗洛江、狄滿江、木里江、各流域均在內、東北至球江下部之木刻戞、東至高黎貢山、南至板廠山小江口北面、與所强佔拖角廳及江心坡幷孫布拉蚌廳接界。

現菖蒲桶極西管至俅江（又名獨江名毒龍江）一西面喇卡塔孔丁達塞一帶。卽英人已强佔狄子江、狄不勒江、駝洛江各地、我俅管亦尙前往收納門戶錢。

二、各地之山脈水流情形如何。　此段未定界區域山脈、東爲高黎貢山、自西康而南、縱貫於潞江與恩梅開江間。北爲擔當力卡山、橫貫於西康南面、及俅江、狄子、狄不勒、駝洛、諸江間。西爲枯門嶺、雄峙於坎底孫不拉蚌與戶拱之間。西北爲龍崗多山、蜿蜒於坎底與阿薩密間。此則最大最高者、其他皆不過此三山之支脈耳。河流之最著者、爲恩梅開江、與邁立開江、二江於密支那北交會而爲大金沙江。恩梅開江上游爲俅江、狄子江、狄不勒江、駝洛江、四源。下復有岔角江、小江、匯入。邁立開江上游爲狄滿江、木里江、浪不冷江、南朗河、各源匯入下復有江心坡康河直梯河及西岸各水流入。其大小各流、均激湍於深山窮谷中、故罕灌漑舟楫之利。

三、各地之民情習尙生活狀况及其傾向如何。　自滄江之西面、所有住民、多屬蠻夷。而潞江之西北端、其人種尤爲繁雜、茲分別敍述如下。

甲、猓猓、此種人多散居於潞俅各江沿岸、性質剛强、好鬬、生活大都獨居野處、茹毛飲血。頗傾心我國、衣服日用器物、皆購自漢地。其婚嫁喪葬、極爲簡易、但有婚喪則賣酒殺牛以饗客、歌舞達旦、以表哀喜。婚禮以牛易女、如父娶母、不能將牛給清、則責子賠償、有直至孫輩、尙不能償清身價者。夷禮女子

身價較重、以牛五六頭、多則十八九頭爲代價。故夷民多子、往往不能畢婚、多女、則坐享富貴。每歲過新年、爲新穀入家之日、故各不相同也。多種山地、無農器、每屆秋末、砍伐樹林以火焚之、播以雜糧、謂之刀耕火種。春冬則以游獵爲業。嗜酒如命、每屆秋收、即煮酒饗客、歌舞作樂、不計一年食用之足否。飲食不論米麥蕎黍、概作粥食。住居多建竹樓、牲畜居樓下、污腥不堪、每遇疾疫傳染流行、幾無一免。

乙、俅民、又名猫子、此種人多沿俅江、狄子、狄不勒、駝洛、各江兩岸居住。昔隸屬維西縣土弁之下、委有伙頭俅管統轄、現六部分尙歸屬菖蒲桶。性質懦弱、頗受察瓦龍及猓玀之壓迫、無力抵抗。其心理傾向中國、日用飲食起居器具、皆賴漢人供給。所出山貨藥材、亦皆售之漢人。其婚嫁喪葬嗜烟酒等、與猓玀同。飲食耕種住房、亦無不同也。在俅江上游、男女不穿衣。男子腰部圍以多數竹篾細圈、用麻布寬六七寸、長二三尺、由前而後、若騎馬直跨下部。女子用麻布二方、上下橫直圍掛胸部及下部、繫以骨珠。男女日晒雨打、均所不避、其皮膚幾成木石。女子幷刺花紋於面部、以爲美觀。明德按史書有所謂文面濮者殆即此類歟。細詢此種原由、在潞江未開闢之前、潞江猓玀、異常橫暴、每成羣結隊、搶刼俅民女子牛馬、因受害不堪、少有知覺者、將女子十二三歲時以針刺其面部、塗靛色、猓玀窓子見其紋面、多不搶刼、相沿成風。現俅民年三十以上者、尙全紋面、其年在二十以下者、漸有破此陋習不紋面者。員等曾召集甲長伙頭、宣佈以後取消此種陋習。俅民男女不留髮辮、惟蓄短髮至額際。男子有穿耳着裙者。

丙、野人、即蒲蠻 在中國明清時代、曾經華人征服、住居毗洛江、西木里江東南、恩梅開江西一帶。性質强悍、多譎詐、知識略較進化。此一帶野人、已於民國二年被英人侵略收服。對於華人、尙有戀舊之心、每與華人見面、咸能道其祖宗之歷史。因與中國內地相隔較遠、故未能薰融華人之文化。十餘年前、英人經營其地時、異常憤激、適我改革內政、不暇過問、遂被英人籠絡、然非心服也。其習尙婚喪、與猓民大同小異、惟婚配多自由結合、女子以多愛人爲榮。農事簡單、仍多刀耕火種。衣服女子多能紡織。住房多茅舍、用大木爲廈。其房前屋後及耕作之地、栽種蔬菜甚多。每至夏秋、結網取魚、以助食膳。男女裝飾、與猓猓猓民不同。男子留髮、以紅布裹頭、作獨角之形、上身穿短衣、下部圍裙或着褲。女子用紅花白布裹頭、兩耳貫以槍彈式之琥珀。較猓猓猓民潔淨、且多情。男女老幼酷嗜鴉片及酒、野人一切無不公開、惟鴉片一物、雖親如父子、愛及妻女、均不能分潤焉。

丁、僰夷、俗稱擺夷、猓猓猓夷稱之曰木王人、其意係由漢地來者。住坎底壩。性質懦弱、知識較進化。婦女多能作邪術。清末阿墩子彈壓委員夏瑚率領兵弁七八十名、曾蒞其地。習尙婚喪、與野人不同。篤信佛教、性慈、膽小。人種階級制度甚嚴、有所謂大種人與小種人之別。大種人卽官種、曾充土酋、小種人卽平民。愛清潔、所居必近水濱、每日男女皆浴於溪。服飾喜着彩色。飲食共坐分食、不用碗箸、概用蕉葉包食。嗜烟酒、知耕種水田、故坎底每年產穀最豐、除自食外、尙能出售。

四、各地土司土酋山官等名稱、及管轄村落地名、并錢粮情形如何。　英人未經營坎底以前、木里江以及𤞑江西南部、概由中國𤞑管管轄、年年征收錢粮。其𤞑管名袁裕才、管理狄舊圖至毻洛江一帶。下有𤞑管和廷彥、管理孔丁以下至狄舊圖。其征收錢粮、多取𤞑民所有之物、如竹器牲畜皮骨黃蓮等物、折以銀價、由每村伙頭征收、俟𤞑管蒞時、即呈納奉上。自𤞑江木刻戛以下被英人强佔後、每年由英人收門戶盧比一元。我方𤞑管、亦照常征收。

五、詳查各地居民、戶口數目、及種別名稱。　各地士民、已如第三款所述、大別爲四。甲猓猓、沿𤞑江及恩梅開江上游拉打閣倪道底一帶居住、計人口約千餘戶。乙𤞑夷、沿𤞑江、狄子江、狄不勒江、毻洛江、木里江、岔角江一帶居住、計人口約萬餘戶。丙僰夷、(即木王人)在坎底壩及窩門居住、計人口約二千餘戶。丁野人、在坎底壩之四圍半山、及其南部恩梅開邁立開江沿岸直達密支那、皆屬野人居住、人口最多、約十餘萬戶。

六、各地士民、有無明清時代所發印照文件木刻、及漢人存留遺跡、足以證明原屬我國領土之證據。　高黎貢山西𤞑江、狄子江、狄不勒江、毻洛江、沿岸及拉打閣居民、清季委有𤞑管分別管理、均有印委文件。自英人强佔後、所有清季發給之𤞑管印照文件、已被英人收燬消滅、幾無遺存。惟𤞑江下游拉打閣岔角江一帶、尚有宣統年間維西縣發給印照文件。因士人爲英人勢力所壓迫、不敢交出、現存

倪道底伙頭家。

七、怒江（即潞江）俅兩江間沿高黎貢山英人私立界椿有幾、其地點在何處、質料如何、有無號碼。 自板廠山沿高黎貢山而上至拉打閣北部、計有英人私立界椿九處。其位置分布大壩地河之入鵝科啞口、板廠山將惡多亞口、薩拉啞口、與四皮、愛末理、完山頂、并果已、施可、自達、各啞口等地。皆壘石而成、中插木椿一株、上部刻成劍頭形、并無號碼。沿俅江以上、尙無英人私立界椿。

八、英人經營各地情形若何、有無長住官員軍隊。 英人自竊據坎底、設置府治後、不遺餘力、向東北進展。後因歐戰、稍爲斂跡、近數年來、實力又增。現坎底常駐兵百餘名、有事隨時增加。行政官武官各一員、常住坎底、其餘所屬、或派山官、或派警察、分住治理。廳官及武官、係英人、此外人員、多屬印人。其兵多爲尼泊爾人（又稱戈爾卡人）及野人猓玀三種。因印人時謀獨立、印兵已不敢用。軍械爲五子步槍、并有山砲二尊、水機關兩挺。外尙有地方警察十餘名。昔日拱路戛關勞鋪、皆住英兵四十餘名、已撤銷。

九、英人侵佔區域已成之路到達何處、寬窄質料如何。 英人經營坎底俅夷一帶已歷年歲、道路修築、四通八達、無所往而不便。玆以坎底爲中心、可分爲四幹道述如下。一由坎底向東北至俅江西岸木刻戛、修築土馬路一線、寬六尺。再東有小路通我菖蒲桶行政署。在毗洛江邊補腦登有支路沿毗洛江北達雪山、可通西康察隅。一由坎底沿木里江北上至其源頭木里肯。一由坎底向東南經拱路戛、

渡恩梅開江、至高黎貢山脚倪道底。由拱路戛有支路南通江心坡。一由坎底南下直達密支那。各路人馬均可暢行無阻。到密支那者、並可行牛車。

十、英人經營各地之近況如何、有無再行侵略我方之模樣。 英人經營俅夷地、東北現僅至俅江下游木刻戛止、對於俅江上游、亦頗覬覦、此我須愼防也。又于西康、及高黎貢山東面時派暗探前來探查、若我仍漠不關心忽略如故、恐終難戢止英人之野心。至小江之北岔角江以南浪速地、英人尙未征收門戶錢、道路亦未修築、馬匹不能通行、現僅委一頭人權爲照料。其餘所强佔各地均已收派門戶、每戶年納門戶錢盧比一元。

十一、查明英人未經營之地段、足爲我方設立縣治或行政委員之區域、及公署應設立地點。 俅江上游沿岸、英人尙未經營、現歸我菖蒲桶行政署管理。惟中隔高黎貢雪山、一歲中僅六七八月可以往還、照管不便、似可就俅江沿岸另設一行政區。但人口稀少、出產復微、能否設立、又屬另一問題。

十二、各地有何出產。 自潞江翻高黎貢山所經區域、其蘊藏於土中未經發現者、五金之屬、所在皆有。至地面如木材藥材之類、亦無地不有。其最著者、如各江源之黃蓮、貝母、蟲草、麝香、鹿茸、之屬、每年我麗維商人及察蠻前往收買者不少。又毗洛江中部補喇勞產銀礦、岔角江拉打閣產金礦、成分均佳。此外坎底壩產穀米、各山獸骨獸皮亦多、木里江幷產魚。

十三、各江流域中土質及水利如何。　員等所經區域、自高黎貢山以西、土質甚爲肥美、各江水亦多可灌溉者。惟除坎底壩子外、土民未知耕種水田之法。

十四、各地氣候雨量如何、有無瘴毒。　各江流域、每屆秋夏、幾於無日不雨、而坎底壩尤甚。瘴毒最甚者、窩門坎底兩壩、其次爲猍江毘洛江流域。餘無瘴毒。

十五、各地每年落雪時期如何、在極寒時道路是否尚可行走。　各江流域之山、每年落雪時期、多由十月起至翌年正月止。此數月內、爲雪所封、山巔路罕能通行。

十六、一般交通狀況及道路險要關口如何。　交通狀況道路一端、前已述及。由坎底至密支那、沿路並有郵信電報電話日光報之設立、隨時可通消息。信則每七日發一次、約二十日可達。其險要地點則甚多、由木刻戛以西、因山川縱貫、任何地點、均可據可守。狄身圖補腦登兩地、尤爲險要。又信箋英官站之山巔、窩門壩、拱路戛、闊勞鋪、諸地、皆可據險扼守也。

十七、各地土民、有無與漢人或藏人貿易往還情形、及曉漢語者。　在邁立開江及恩梅開江各源頭、英人尚未經營以前、漢人即有往還其地與土民貿易者。故土人日常所需之物、如三脚、鉄鍋、布線、鹽、茶、等品、全賴我方漢人輸入。現英人雖經營其地有年、但所需貨物、仍多向我漢商交易購買、罕用錢幣、多以物易物。近年以來、拉打閣土民、間有少數能通曉漢語者、惟仍多說猓猓語也。猍江上游、察蠻亦

時來放賣沙鹽、重利盤剝土民情事。

十八、各地土民交易有無貨幣、我國銀幣能行使否。 員等所經區域、概係夷民、對於交易、儼然如上古時代之以物易物。近以英人征收門戶、須納印洋、土民亦漸知使用銀幣。惟華幣則無。

十九、各地土民崇奉何種宗教。 野人傈僳俅夷等種人、無所謂宗教、惟篤信鬼、有病則祭鬼。僰夷兼奉佛教甚謹。自英人經營後、英美教士、極力宣傳、各種土人、亦漸有信耶蘇教者。

二十、除調查以上各節外、應注意撫綏邊民、使其內向。 員等所經各地、除英人派有山官警察駐紮之地外、所有經過俅江駝洛江拉打閣岔角江等地、皆隨時宣傳撫綏、使其脫英內向。遇有昔日俅管伙頭後裔、尤竭力鼓吹。土人皆稱我等甚願歸漢、其如力不及、何漢人何時來救、我等何時歸漢等語。將抵倪道底、有頭人托阿爵、前充拉打閣總伙頭、現充英人頭人、知員等將至、先期遣其次子阿甫來迎至其家、將舊有密藏之麗江府所給之佈告一張、委照二件、維西縣之委令一件、取出與員等觀覽。其人年已七十、尚能詳道三十年前事。員等慰勉有加、并勗以勿忘漢人恩惠、彼父子唯唯。觀此可知土人之心理矣。

卷三終

雲南北界勘察記

卷四

第二組調查員　張元欽　王燮

自騰衝出發經滇灘明光派賴茨竹楚余河片馬魚洞古浪岡房大壩地河小江瞰戛官寨干坤拖角（卽他戛）踰高黎貢山經片馬啞口瀘水各地

民國十九年七月二日雨　早餐後、由騰出發、向西北行、經侍郎壩、鬻水溝、馬站街、七十里、至大西練碗窰街、宿蔣恩洲君宅。

三日早晴午雨　因各事未準備就緒、仍住碗窰街。聞調查區域內種種困難情形、擬約蔣恩洲君同去、較爲妥當、特函尹專員請示、可否允許。

四日陰晴　住碗窰準備一切。

五日晴　午後八時、奉尹專員來函云、此次出發人員、業已報部、且部頒調查任務表內規定二人一組、蔣恩洲只能俟後又去等語。託蔣君所覓鬻導通司尚未到、仍住碗窰等候。

六日陰雨　因嚮導通司未到、仍住碗窰等候。

七日晴　所覓嚮導通司名柴吉昌、今日由滇灘來、其人年三十餘歲、素習出入片馬拖角一帶、尙熟習

該地情形。

八日忽晴忽雨　是日由碗窰起程、向西行、經坡上村、過順江街上中下三寨又過鷄茨坪、趙家營、渡固東河、此河春冬可徒涉、夏秋水大過橋、橋爲木質、長二十餘公尺、僅人行走、牛馬不能通過。又十餘里、經固東街。復行三里至火頭寨、因大雨不能行走、乃止宿焉、計是日行程三十餘里。固東街東北爲明光河、西北爲滇灘河、兩河於固東街東南交會、爲龍江上源。又明光河上游爲大啞口、茨竹啞口、及大竹壩啞口、並各山箐之水合流而成。河頭四季均能徒涉、下流則春冬能徒涉、夏秋則否、有傾斜最急者、四時均不能徒涉。河寬狹不一、有二十公尺者、有五十公尺者、其當路之處、皆設有木橋或藤橋。藤橋係用多數藤子紐結而成、兩端扣於河岸兩旁樹根上、無樹則栽立數圓木於兩旁土中、以藤拴其上。

九日早晴晚雨　是日由火頭寨向北行、經大栗樹、萬家溝、沙坡、大竹園、阿幸街、郭家營、高王寺、彭家巷、酒店坡、蓋排溝、忠孝寺、等處而至滇灘、後所住柴撫夷家、計是日行程四十里。

十日晴　由碗窰到火頭寨、蔣君以馬送行。由火頭寨至滇灘、臨時雇脚人挑運行李。此去隨時雇人、頗覺不便、擬在後所僱長工一二人、因倘無着、故住此等候。

十一日晴　脚伕因農忙、頗難雇、乃決定僱馬匹、是日仍在後所暫住。

十二日晴　本日有蔣少品馬一匹、願代駝載行李同去、議定脚銀每日一元。是日爲營盤街街期、至街上購買零星用物。營盤街有二處、一在明光、一在滇灘、此係滇灘之營盤街、在後所北二里、位於石土山之麓。營盤西面爲滇灘河、又名大西河、河由各山箐之水集合而成。河寬狹不一、有十數公尺者、有二三十公尺者、淺處四時可徒涉、但當路之處、皆設有橋、水流緩慢。晚仍返後所、準備次日出發。

十三日晴　是晨由滇灘向北行二里、至營盤街、西北爲廠栗壩、員等向東北行。四里抵石土主廟、再進爲背陰堂、三家村、作木樹、梁家村、堰洞、核桃營、路左爲燒灰壩、再去爲淡酒溝、乃止宿焉。計是日行程約四十里。

十四日晴　早七時、向東行、經棋盤石、有猓猓十七八戶、耕山爲生。男子頭包黑布一方、衣服與漢人大略相同、惟足穿吊桶、以蔽蚊蟲、出入佩刀、曉漢語。婦女頭亦包布一方、短圍裙、不曉漢語。住房均係草房。東進、忽上忽下、至明光壩宿茶山河、是日共行程約七十里。

十五日晴　由茶山河早七時向北行、路旁有猓猓四五戶、居住各不相連。又沿箐邊行、經大龍沖老銀廠、民國八年、美人在此探採銀礦。又數十里、經小啞口二十里、經大啞口、沿道左越坡二里、至山頂、爲英人私立第四十三號界樁處。其樁內面爲一方碑形、寬長皆九寸、厚一寸、質爲人造白沙石、面刻號碼、上面及周圍以碎石築成高一公尺、方寬一公尺半、成一正方形、又用紅毛泥合石灰塗之、以防雨

水浸入。其內樁四角、皆有小孔、用鐵線穿之、使上下左右連繫於樁底石中。樁旁樹林均砍去、以便遠處遼望。由大噎口向北行、爲英人强佔區域、下坡沿箐而下至甘稗地、是地爲明光及滇灘兩路相交處。又十數里、至派賴河上寨、住於鄧宗家、計行程約八十里。派賴寨位於騰衝縣城北四日程、約二百餘里、其村落分爲三寨、即上中下是也。每寨相離二三里、皆居於河之兩岸山麓、戶口共八九十戶、茶山野人也。初頗崇信漢人禮法、現多信仰耶蘇教、性好微利、以金錢煙物給之、則甚和藹、否則、野蠻異常。喜嚼煙草、出入佩刀。男者頭包布巾、短衣、間有衣蔴布者、左耳帶銀環、赤足、腿部繫一吊桶、以防蚊蟲。婦人頭髮鈕成結、以布包之、兩耳載銀環兩對、上身穿對襟衣、腰繫裙、圍小銅鑄鈴數道、計鈴約百許、裙邊復綻海巴數道、計海巴數百、項載銀或白銅圈八九個、赤足、腿布亦繫吊桶。出外時、左佩刀、右揹篾籮。數出漢地之男子、皆曉漢語、在其境內者、男婦皆茶山語。村無學校、富有子弟、往密支那讀書者七八人。土民之信仰耶教者、星期三六、男婦均入禮拜堂聽講。性畏鬼神、有病則殺鷄或牛羊祭之。耕種、山多田少、箐邊種穀、種法亦如漢人。山地種雜糧、其法冬春砍伐樹林、乾後、用火焚之、即播種於地、聽其自生自實、收成頗佳、所謂刀耕火種也。每種一年、須休息數年、俟草樹成長後再種。派賴河由噎口及各山箐之水集合而成、春冬可徒涉、河廣狹不一、有五六公尺、或十數公尺者、當道之處、皆有木橋、牛馬可通行。道路每年修理二次、由英國給錢、按門戶派夫修理。派賴上寨有英人官站一所、爲

英官員過往住宿。每寨設頭目一名、管理全寨之事。年終英人每戶收門戶錢英洋一元半。

十六日晴　晨七時、由派賴上寨向北沿河邊行、二十五里、至茨竹河與派賴河相交處、有木橋、長十五公尺、牛馬可通行。由此向北至拖角、（即他戛）向東南至茨竹地。員等溯茨竹河行、十餘里至茨竹地、有大小二寨、居民共五六十戶、皆茶山野人也。大寨南路西有英人官站一所、員等住小寨柯昌家、計行程約五十里。

十七日雨並地震　數年來此一帶地時刻震動、昨夜震動尤大、有路震壞不能行、員等住茨竹休息、並僱人修路。

十八日早晴午雨　晨七時起程、沿河邊仍向東南行、路極艱險、行三十里、至茨竹啞口。員等令脚人及嚮導先行在前途等候、乃潛至英私立界樁處探查。此樁位於茨竹啞口東北山頂上、樁號碼爲四十四號、其築砌樣式與四十三號同。視畢復出內地沿西昌河行、二十里、至鑪房宿、昔漢人化錫處也。住民七八戶、計行程約八十里。

十九日晴　由鑪房向南沿河邊行十里、至與明光河東源交口處、向東又轉北行、至大竹壩松山宿、有傈僳三戶。

二十日晴　晨七時起程、聞小石洞有匪、僱傈僳三人執弓弩護送。過小石洞水石坎、沿龍打河上五十

里、至分水嶺啞口、其東北有英人私立四十五號界樁。樁附近有大石山高二三千公尺、壁立聳峙、爲高黎貢山支脈。由此復入英人强佔區域沿平河行、道頗平坦三十里、至平河山英官站宿、計行程七十里。

二十一日陰晴　由平河山向西北行、沿箐邊山麓前進至楚余河李姓宅宿。計行程約五十里。楚余河居民數十餘戶、分住三寨、一住楚余河邊、一住去片馬大路旁、一住楚余河與小平河相對之山麓、土人名曰黑傈傈。男者裝飾略如漢人頭繫包布赤足、腿灣圍漆籐一束、（籐箍係以籐篾削成極細、塗以漆、故名。）穿吊桶、口嚼烟草、故齒多黑。婦女頭亦包布結髮正中、項戴銀圈銅圈或小珠十數圍短衣圍裙、出外佩刀負篾籮、採置野菜、攜囘供食、足裝束與男子同。雜糧自種、米則由漢地買來、牛馬少有、負物多用人力。此地設頭人一名、每戶亦收門戶錢印洋一元半、春冬由頭人率領修路一次。其餘風土與派賴夾竹土人同。富者子弟往拖角求學者數人。該地祖人係由六庫遷來今始二代云。是地有英官站一所。有楚余河北流會片馬河轉西入小江。

二十二日晴　由楚余河向東行、至高黎貢山大啞口、又名片馬啞口、視察英人私立界樁、其號碼爲四十六號、建築式樣與前所見者同。視察畢、仍囘楚余河宿、計往返路程共七十里。

二十三日早晴晚雨　由楚余河向北行、沿山[illegible]七[illegible]下、三十里至片馬下寨、宿樂郎家。片馬大小共

七寨、即王克河、新寨、下片馬、中寨、上寨、上片馬、燒瓦片、是也。居民共三百餘戶、皆茶山野人。惟言語係由茶山漢人傈僳三種語言混合而成、與他純茶山語少別、稱曰峨昌語。各寨相距二三里或四五里不等。每寨設小頭人一名、七寨共設總頭人一名。山多田少、自衣自食、勤者耕食自足、惰者朝不保夕。服飾與他寨同、而文化進步、性好利、頗奸狡、男女多信仰耶穌教、亦有仍信鬼者。有學校三所、一設下片馬、一設上片馬、此二校皆初等小學、一設王克河、如我之高等小學然。初等每校生徒二十餘人、通學、高等三十餘人、則住於校內、半耕半讀、用費英人津貼、再不足由各寨供給之、畢業成績優者送入密支那升學、所學以緬文蒲蠻文英文三種為主、其他算學體操音樂為輔。

二十四日早晴晚雨　是日由片馬下寨赴片馬英人營盤視察、行約九里、抵該地、其營盤位於高黎貢山支脈山頂、由片馬路上坡為警察住房、官站、馬房、再上至頂為營房、郵電室、官兵家眷房、售貨房、儲物房、醫院、守衛房、操場、東為通司房、民房。平時住兵五六十名、下級官三名、均印度人、兵為戈爾卡及憂拉二種。槍多五子槍及三響套筒三種、若將來與之兵戎相見、我方宜由六庫古炭河分路並進、由高黎貢山而下、則營盤在下、有高屋建瓴之勢、易收功效、若由下而來、仰攻營盤、頗不易也。所有兵營房屋、四面圍以木板、頂覆白洋鐵片、中間及地面均鋪裝木板、營盤四周以鐵絲釘圍繞三重、以資防禦。

二十五日晴　由片馬起程向西行三里、過片馬河與王克河相交之處、片馬河、源出高黎貢山、王克河上游卽楚余河、二水交後入小江。西行抵小江邊、復溯小江北行、經魚洞、有茶山人十餘戶、漢人經商住此者二三戶。由魚洞東去爲干河寨、住茶山人二十餘戶、東北去爲伍宗河寨、居民三十餘戶、茶山猓猓雜處。此二寨無田、皆種山地爲生。由魚洞溯江北行、爲古浪寨、居民猓猓三十餘戶、有大小二寨、分居小江東西兩岸、相距三里許。兩寨往來、有藤橋可通、長三十餘公尺、過時搖擺甚劇。附近間有水田。再北行、爲小壩地、有上中下三寨、居民茶山猓猓兩種共四十餘戶。江邊附近有田可耕、中寨有小學校一所、生徒十餘人。再北去抵崗房宿、居民十餘戶、漢夷雜處。漢人每戶年出門戶錢印洋十元、夷人一元半。蓋漢人在此經商、所收爲資產稅、故較多也。本日行程計七十里。　自崗房以上各寨、皆猓猓種、戶口共六十餘戶、種山爲生、英人設頭人二名治理之。小江上游寬狹不一、有十公尺者、有二十公尺者、水勢最急、春冬能徒涉、通道之處皆有木橋、人馬可通行。產物在昔以杉木爲最多、麝香黃蓮亦有、今則漸少矣。人民家產少豐者、畜養牛馬猪鷄、貧者則無。

二十六日早晴晚雨　崗房居小江兩源之交口、員等由東源向東北行、經拿罕拿漢、過臘畢羅、越坡至大壩地河、住小寨英官站、計行程約七十里。

二十七日早晴午雨　由大壩地河小寨沿河向東北行二十里、越高黎貢山、半山上有英人官站、再越

坡、登峻嶺、抵山巔、名曰大分水嶺。是處山脊有英人私立界樁、並不如前各樁之堅固、僅以石疊壘高二公尺、方寬三公尺、亦無號碼、聞由此往北各樁皆同。視察畢、回至半山英官站宿。

二十八日晴　由高黎貢山英官站向西南沿舊路、回至大壩地宿中寨李頭人家。

二十九日早晴午雨　回至獨房宿。

三十日陰晴　回至魚洞彭姓家宿。

三十一日雨　住魚洞休息。

八月一日早晴午雨　由魚洞向南行二十里、渡小江、西行、有堅固之鐵索橋、長三十公尺、人馬暢行無阻。橋下流半里許、爲片馬河流入小江處。過橋後五里、有英人一百十四號路樁、此路樁由澤勒苦栽來、卽由澤勒苦至此爲一百十四英里也。（至片馬一百二十三英里）又前進爲拿怒英官站、附近無人居住。再去爲噬戛、住茶山人二十餘戶。是地靠小江邊、水田較多、故人民生活亦較豐。復向西行約十里、隔江爲大椂房、又名上樓、居住茶山人五十餘戶、其東南爲香滕堺。沿小江北岸再進、抵樹宗保宿、有茶山人十餘戶、計行程八十里。

二日晴　是日起程向西行、約五里、過官寨、（舊五線圖官寨位於噬戛東、實誤。）住茶山人三十餘戶、附近多水田。又十里、經干坤、亦住茶山人三十餘戶。設有小學校一所、生徒三十餘名、教員係該地陸姓女子、其學費每生給

穀子二籮、仍教英文緬文蒲蠻文三種語言及其他科學。並有英官站一所。又西行數里、經龍楞、居民十餘戶。由此向南渡小江、有鐵索橋、長三十公尺、寬二公尺、人馬暢行無阻。過橋後、沿江南岸向西行、渡滚馬河、至拖角、宿華商孫如山家、計行程八十里。

三日晴住拖角　拖角舊名他戞、位於騰衝之北、距縣城五日程、計三百餘里。土民有茶山浪速兩種、散居於東南及西南山巔。英人强佔後、分設營房及廳署於近小江之兩山腿。卽東山爲營房、電線房、郵政房、儲物房、官站、修路員住房、醫藥房、學校、山官住房、操場、兵官房。西山爲警察房、廳公署、足球場。稍北爲漢商住房。英人昔年以此地爲小江流域之中心、住兵百餘名、各種槍彈食用物品皆儲於此。今因地震頗劇、山頂開裂、房屋倒壞、乃將此處一部房屋材料折下運往羅孔、添建營房、舊有之兵、除留二十餘名外、其餘分往片馬羅孔兩營盤住紮。拖角廳官、亦暫移居羅孔。平常發生口角事項、由山官判理、大事則由廳官或密支那府官判理。訟事不取錢、審問時態度和平、好言相勸、卽或有罪、亦不過入拘留所管押數日。英人强佔區域、無匪患、如有失落金錢貨物情事、報明查實追還、或由公家賠償之。其法律之嚴禁而切戒者、一戒酒、二禁賭博、三禁吸售鴉片、四不得攜帶軍器、五禁止爲匪、六不准滋事。此六種爲其法律所不許、倘有犯者、則捕而拘罰之。如經商販賣五穀物品等項、則保護之。貨幣流通、概係印洋、獎勵人民開墾、無錢則借給之、或買給牛器以補助之、至二三年開荒成熟、乃收其本

利。漢人到此、與土民發生口角衝突情事、處罰漢人重於土人、故漢人多受土人欺侮。拖角廳署設廳官一員、月俸印洋數百元。下設山官一員、助理一切、月支薪水印洋八十元。警察數名、月支薪工印洋二十元。每寨或數寨置頭人一人、月支薪工印洋約十元。所有官員因案出差、另給旅費頗優。宗教以耶蘇教爲主、時派教士往各寨講演。教育亦相當注意、大寨人口多者、則獨設一校、小寨則數寨共立一校。人民有病由頭人送入醫藥房治療、不取分文。住屋多用竹構成、上蓋茅草、無瓦房。人民食物多以手抓取、罕用碗箸者、此則小江一帶之情形也。

四日晴　早七時向浪穩進行、離拖角未幾、突被警察頭人共八九人將物扣留搜檢、阻止前進、一面用人報告英山官。山官到後、將員等所攜物品錢財開單一一點明扣留、並言須住數日候訊、即一面將員等交華商孫如山負責担保、一面電密支那府請示辦法。午時又傳員等往問姓名年齡籍貫、比即告以我等來此經商、號在騰衝縣城炳興店、託言一楊愼安、一趙祝平、皆龍陵人、問畢、仍回孫宅。後又傳通司紫吉昌及脚人等往詳細詢問。晚間復傳員等往問沿路所經各寨及住宿人家、逐一開明、並囑孫如山負責担保、不可走脫、聽候辦理等語。竊員等此來謹愼嚴密、山官何以見疑、令警察扣留搜查。後探悉有明光茶山河人張玉春來此經商、密告警察頭人、謂員等並非經商、係由省派來調查者、故出其不意、於今晨扣留。幸未搜出何項圖說證據、即被軟禁、想亦無關緊要也。

五日陰雨　日來地震、日夜數十次、今日被扣留拖角、未得行。

六日陰雨　扣留拖角、未得行。

七日晴　仍被扣留、特專人送信騰衝縣城尹專員、報告在拖角被扣留及問答情形、並言萬一密支那府來電令赴密支那、請設法營救。

八日忽晴忽雨並地震　午後六時、員等以扣留數日、既不放行、亦不問話、乃請華商孫如山劉雲山等數人同往山官辦公處、說明員等確係到此經商、並無其他作用、不能久待、希將扣留之物發還、俾得照舊經商。山官云、已去電密支那、俟復電來、再爲斟酌辦理等語。

九日至十三日均扣留拖角。

十四日陰晴　日來山官迭電密支那府請示辦理、拖角廳官、有事在密不能來。密支那府官派羅孔英兵官一人前來訊辦。並召員等所經各處旅主人及頭人齊集拖角、預備明日問話解決。

十五日陰雨　英兵官先詢員等來此大概情形、次復問頭人及旅主人曾見員等沿途探查繪圖情事否。因事先員等暗中略送禮物與各頭人及旅主人、該等均答未見有此情形。問畢、卽將所問供述拍電密支那請示、並囑員等聽候回電。

十六日陰雨　今日英員將扣留物品銀錢交還、惟將空白日記本三冊、賬簿雜記一冊扣留、云須帶密

支那審查。隨將員等拍照留影、並語員等云、明日派兵由原路送衛等出境、以後永不許再來、如再來拿獲、定當嚴辦。員等要求經羅孔順之非河囘騰、託言路途較近、英員不許。

十七日早晴午雨　晨五時、英員派兵及警察等共二十餘人來趨行、沿途監視頗嚴、晚宿于坤。

十八日陰雨　晨五時由于坤起程、晚宿拿怒英官站。

十九日晴　由拿怒起程、晚宿片馬子孔通司家。是晚並派頭人警察共十餘人同住防守、其意或恐員等潛逃也。

二十日陰雨　晨八時起程、英兵官尙恐境外或有中國兵來救援、先派兵十名、前去片馬啞口布置瞭望。旋將員等人馬置中、前後用兵及頭人警察押送至片馬啞口、稍停、英員堅囑日後切勿再來、如來必遭危險等語。員等遂與英兵別、經高黎貢山東面下、午後六時至古炭河、宿丁宅。聞是日送員等英兵、日夜埋伏片馬啞口旁、次日始去、其意恐員等復行入內也。

二十一日晴　因足痛、住古炭河休息。

二十二日陰雨　由古炭河向南行、至大祿塘宿、是日行程四十里。

二十三日陰雨　由大祿塘向西南行、忽坡忽箐、下午三時至小河、住登埂土司收租之岡房、（即收租納稅之地點、易言之、凡收納租稅即曰收岡。）行程五十里。

二十四日陰雨　由小河沿小道向西南行、忽上忽下、路旁或荊棘障礙、或大石倒樹攔路、或泥塘深陷、且風雨交加、備極辛苦。下午六時、抵大竹壩松山宿、計行程將及百里。

二十五日晴　由松山沿明光河源行、下午五時抵茶山河、宿張姓宅、計行程七十里。

二十六日早晴晚大雨　由茶山河向南沿明光河行、經營盤街、適逢街期、趕街人一二千、甚熱鬧、且設有保衛團一分隊。又沿河南行、下午六時抵小新街宿、計行程七十里。

二十七日晴　由小新街沿河南行、二十里、抵白石崖、有分路去雲峯山、該山爲騰衝第一名山、卽順道一游。下午六時、至雲峯山下萬福寺宿、計行程七十里。

二十八日陰雨　住萬福寺休息。

二十九日陰晴　早齋後、登雲峯山。是山位騰衝縣城西北、相距百餘里、風景頗佳。寺在山頂、四圍壁立千仞、其頂時爲白雲繚繞、故名雲峯山。由山半燒香橋西上、有石階五百九十磴、兩旁圍以鐵欄、上寺朝山者、足登石階、手攀鐵欄、緩步而上。頂建呂祖殿關帝廟玉皇閣、頗清靜。四面並可眺望、周圍山光村落、咸歷歷在目。是晚卽宿寺中。

三十日晴　由雲峯山囘至萬福寺宿。

三十一日陰雨　由萬福寺至碗窰街、宿蔣恩洲君宅。

九月一日早晴晚大雨　由碗窰街回至騰衝縣城。

附調查報告

謹遵照專員原發調查任務表應注意事項、分條報告如下。

一、查明由尖高山起、我舊日所擬四線經過村寨山川　此條因未查到、卽被英人扣留、容後去查再行告。

二、扒拉大山及高良工山、是否連續。並查明其位置。　夷語凡極高之山、均稱曰高良工。舊五線圖中之高良工山、其位置在之非河雞屎河九角塘河之間、於羅孔東北過峽、與扒拉大山相連續。扒拉大山位於小江下流轉北之西部、卽扒拉大山之東爲小江、西爲恩梅開江。小江流入恩梅開江交口處、卽爲扒拉大山北頭盡處。

三、羅孔拖角片馬、常駐英軍若干、官兵是否全係英人抑印人或土人、其他尙有駐紮英軍之地否。　片馬原駐英兵三十名、拖角二百名、羅孔約五十名。拖角爲三處營盤中心點、重要軍械及糧餉、均存於此。嗣因去歲冬季地震、拖角營盤房屋震倒極多、復經該國地質學家考察、云將來恐有陷落之虞、乃將原駐兵二十名撥歸片馬營盤、又撥百餘名歸入羅孔營盤、現僅有三十名住守拖角。其營盤材料

稍好者、均移往羅孔、添造營房。聞片馬尙須加增足一百名。至各處指揮兵官係英人、兵頭及士兵多爲戈爾卡人、印度戎拉人則甚少。戈爾卡人矮小如漢人、不聞其聲、幾不知其爲戈爾卡人。彼等認漢人爲其祖先、頭留髮一束、云係頂奉漢人之意。伶俐勇敢善戰、徒步如飛、故英人於邊隘之地、多用此種人駐防。此外距羅孔半日之石灰卡、又名石牌卡、位於之非河流入恩梅開江交口處、爲出入江心坡要口、現已建築兵房、於冬季移兵五十名駐守。又石峨獨木二河間之孟愛、亦設有營盤、歸習董廳兵官管轄、兵數若干不詳。拖角廳治、有擬移置羅孔之議、現正大興工程、建築房屋、每日工人約百餘名云。

四、由尖高山起、至小江源頭板廠山止、英人私立界樁有幾、質料如何、有無號碼、各關口險要情形如何。

由尖高山起、至高黎貢山片馬埡口止、英人私立界樁有七處、其號碼由四十號起、至四十六號止。界樁分爲兩層、內層爲一長方形之小方碑、長寬皆約市尺九寸、厚一寸、其質爲人造白沙石、又呼紅毛泥石、係由緬支那製就、馱來、正面刻有號數、四角有小孔穿鐵線、連於土中石上、以防移動。外層砌碎石、約高三尺、寬四尺、外圍用石灰及紅毛泥混合塗其上、頂略尖、成轎頂形。片馬埡口界樁、每週派兵視察一次、其他界樁、則每月視察一次、每年復由兵官廳官會察一次。板廠山東高黎貢山頂亦有一樁、惟以石堆成、並無號碼。各埡口以片馬埡口爲最險要、若片馬埡口有失、則片馬營盤無立足

之地。其他大竹壩分水嶺啞口、茨竹啞口、大啞口、班瓦啞口、亦甚險要、如有軍事、亦須早占先著也。

五、小江流域及其以南各寨英人治理待遇情形如何、士民傾向如何。　小江流域各寨、英人治理之法、一面以金錢施其恩惠牢籠民心、如辦學、施醫、捕滅野獸、開墾等項、皆英政府撥款辦理。其各頭人辦事勤愼者、年終復獎以鳥槍衣服。一面用兵鎮壓片馬拖角羅孔等處、常駐兵數十或一二百不等。故其强佔治理區域內、無匪患、人民得安居樂業、士民已漸被征服矣。

六、英人强佔後、舉凡政治軍事交通教育實業稅收郵電等項、設施如何。

政治　英人自强佔後、設廳官一人、常住拖角、山官二人、一住拖角或片馬、一住羅孔。警察八人、周游巡查、各寨復設頭人一名。人民發生口角爭執事故、先由頭人或警察處理。不結、然後送山官廳官處理。頭人每年由英政府給與印洋六七十元、衣服皮靴兩套、並給執照、子孫得世襲之。警察則月給工食印洋十四元或二十元。頭人及警察皆茶山人任之。山官月給薪水八十元或百元、公費三十元、出外旅費每日三元或五元、蒲蠻人或茶山人充任。但須識英文緬文蒲蠻文及茶山浪速傈僳各種語言始可。片馬拖角山官名木里多、供職已十年矣。　人民訴訟、極其簡單、並無狀紙之類、僅兩造向頭人或警察面述情由、卽據以訊問和解。較大者各持雞一支、到山官處申述、何方理欠、則罰之以與對方。上至廳官、下至頭人、無敢徇私舞弊者、如有勒索分文、則處罰甚嚴、或卽撤職懲辦。山官所判者、須

按月彙報廳官、轉報密支那府（緬語阿耶伴）查核備案。廳官每年巡視管內區域一二次。

交通　自密支那至羅孔拖角片馬爲一幹路、由片馬向西至羅孔一段、爲自六尺至八尺寬之土路、頗平坦、橋樑堅固、人馬可暢行無阻。其他至各寨及各椿之處、爲支路、不過三四尺寬之土路。各路初修之時、由英人勘測後、派各寨居民修理之、每日每人給英洋二元。近年以來、逐漸減少、每日只給三錢或二錢矣。（印洋四錢爲一元）所有各路、設專官管理、隨時督修。二三年來、幹路除橋樑之外、每一英里、不論工程大小、由英人年給印洋十五元、由人民派夫修理、支路則下令由各寨負責修理銜接。故幹路寬坦易行、支路則泥塘最多、起伏傾斜不整、橋樑不堅、較諸幹路、則大有遜色矣。

教育　英人對於强佔區域教育、亦頗注意、現於小壩地河上片馬下片馬及習降等處、各設初等小學一校、王克河拖角各設高等小學一校、干坤學校已建築、先由陸姓一女子教讀、以上所設各校經費由緬政府供給、教習亦由緬政府派來。課程以英文緬文蒲蠻文爲主、其他科學次之。小學生徒早去晚歸、高等者在校住宿、於校旁闢地一區、課餘種菜自食、米則由家取用、書藉由公家發給、筆墨紙張衣服自備。凡入校者、均須入耶蘇教、剪髮、（普通男女均不剪髮、將髮繞盤頂上、以布包之。）並嚴禁烟酒賭博、每星期三六晚上、須禮拜耶蘇、聽講、屆時則敲鑄數下、寨人及學童皆至校中聽講。各土民進教者日多、西人之以教侵略人國者、實可畏也。各校校規甚嚴、而英官亦常來監察焉。

實業　該處因文化未進之故、人民猶居於刀耕火種狀况之下、故尚無實業之可言。

稅收　漢夷商人、不論買賣何種貨物、及牲畜之類、均不收稅、雖該處出產之山貨、如熊胆麝香黃蓮及其他藥品亦不收分文、僅年終土民、每戶應納門戶費印洋一元半。漢人來此經商居住者、納資產稅印洋十元至十數元不等。其隨時出入經商並不久住者、年收印洋二元半、給一憑照、夷人名曰勒馬、或卽過境稅之意歟。

郵電　片馬拖角羅孔等處、均設有電報局、郵政局、電話局、以資聯絡通信。電話只英人辦公者能用、電報郵局、則商民均得拍發投遞。惟僅通密支那、如騰衝商民使用、須先到密支那、後再轉騰衝。郵政每星期由片馬拖角羅孔發信一次、以馬駝載、掛號平信包裹等手續、與本國郵政辦法同、惟其封面、須書英文、始能投遞。

七、各地劃分如何、英人於施角片馬諸地、設有管理民政之官員否。其品級如何。　片馬拖角羅孔孟愛爲一廳治、設行政官一員、緬語稱曰溫道、其階級等於我國縣知事、處理一切民政。原住拖角、今因地震房屋損壞、現移住羅孔。其下設山官二人、警察四人、助理一切、各寨復設頭人一人、管理各寨一切瑣事、並收門戶錢之類。行政官係英人、餘則茶山人或蒲蠻人。其餘已於第六條政治款中述及、茲不復贅。

八、搜索歷年我國治理各地方之諮據、各土司土弁頭目承襲各種札委印文、以及糧票契約碑訖等件。

查片馬魚洞一帶、為我國登埂土司舊日所管之地、因該處被英人強佔、已十餘年、土人深受英人威力壓迫、中國又無力過問、各種證據札委印文、已淹沒殆盡、土人卽有存者、留之恐其受害、已銷燬無遺。至此一帶田地、多自闢自耕、並不報畝升科、亦不買賣、故無糧票契紙。然小江內外流域各地、或為登埂土司管、或為大塘劉撫夷、明光楊撫夷、茨竹左撫夷、滇灘柴撫夷等所分管、各該土司撫夷等、均有札襲印委可憑也。

九、各寨戶口數目、及人種類別如何。

各寨人種、多為茶山傈僳浪速三種、戶口除片馬大小七寨共有三百餘戶外、其餘各寨戶口、十餘戶至七八十戶不等。

十、土人與漢人交易、多嗜何種物品、漢人常住其地多否、我國銀元銅錢可行使否。

土人嗜好、以煙酒為第一、其他裝飾品如小銅鈴、肥貝、料珠、銀銅器品、絲織物、羊毛織品、顏色線等、均極喜好。我國銀元銅錢、可行使至片馬一帶、但亦係少數、拖角以西、則不能用。漢人在其常住者甚少、僅拖角有數家、惟鄰邊小販、隨時出入則甚多也。

十一、土民曉漢語者多否、有無識華文之人。

派賴茨竹片馬一帶土民、識漢語者居其半、惟多屬男子。拖角與小江下游、識漢語者則極少、不過十分之三。曉華文者恐無其人也。

十二、華人出入其地、英人態度如何、嚴加盤問否。　昔日華人運貨出入、不帶違禁物品者、各寨均可任意往來、盤問不嚴。自民國十八年、因江心坡問題轟傳後、我方禁止騰永馬匹代英人馱載走江心坡及片馬一帶、騰界務研究會又將黨國旗及總理遺像之銀牌交江心坡土人攜回宣傳、英人卽嚴加戒備、下令各處出入關口、細密稽查、如有言語狀態稍異者、卽揞諸境外不許入。各寨復放密探、隨時偵探、如有偵知漢人來調查密告者、給與重賞、名曰吃報口。知而不報查獲者、則重懲。故華人出入其地、若常來往而與土人素相識者、盤問尙不甚嚴、若初次入內者、人人盤問、一語不合、則送官討賞吃報口矣。員等此次自入大啞口英人强佔區域後、步步荆棘、到處受人盤問、幸通司柴吉昌素出入其地、與土民熟悉、且員等亦扮作小販模樣、雖沿途受其盤查、尙未識破、不意至拖角後、竟有明光漢奸張玉春貪吃報口、密洩知英警察、致爲所阻、深堪切齒也。

十三、土民崇奉何種宗教。　土民惟信鬼、無所謂宗教也。自英人强佔後、竭力以耶穌教引誘之、現崇奉漸多。英人每寨皆派定傳教之人、隨時講解宣傳、嵬嵬邊氓、已逐漸被麻醉矣。

十四、土民住屋食品如何、各種畜類均有否。　土民住屋、全屬草房、其構造以木爲樑柱、以竹條或細木爲椽、上覆茅草、以藤捆紮、如漢人用釘然、四周圍以竹籬。屋爲長方形、高丈餘、寬約二丈、長短不等、富者及頭人長十餘丈至數十丈、短亦五六丈。門開於房山頭兩端、前後開窗、可以遠望、屋分兩層、樓上

住人、樓下畜居、樓上分隔多間、炊食寢處、皆在其內。大門中柱、滿掛歷年所宰祀鬼牛頭。後門爲鬼門、內有鬼房、不許由鬼門入、不准便溺、犯者須殺牛爲之祭。土人飲食極簡便、有用碗筷者、有不用碗筷菜飯盛盤中或葉子內以手抓食者。菜蔬以辛辣酸者爲佳、青菜洋芋雜菜次之、魚肉爲最上品、但每月不得食一二次。各物生熟不拘、不分早晚、隨時可食。畜類猪爲多、幾於各戶均有、牛馬羊則甚少、惟富者畜養數頭而矣。

十五、土民有願脫英人壓制仍受我管轄之傾向否。 英人經營所佔各地、恩威並用、且法簡易行、土人已於不知不覺之中、入其牢籠。然其心未嘗不向我、我如以英人之法同樣施之、使其歸我易如反掌耳。

十六、較大山脈河流有幾、高度長度如何。 員等所調查區域內山脈、皆高黎貢山支脈、有扒拉大山、高良工山、姊妹山、板廠山、諸山。高度自九千尺至一萬餘千尺。又高黎貢山高度自一萬餘尺至一萬數千尺。河流較大者爲小江、源出高黎貢山旁板廠山、流入恩梅開江、寬度由十公尺至三十公尺不等。支流有片馬河、王克河、楚余河、習降河、滚馬河、九角河塘。此外尚有之非河、獨木河、石峨河、皆流入恩梅開江。

十七、河流有無灌溉之利、是否有橋樑或藤溜可通。 各河流之水、除小江中部有田可資灌溉外、餘則

河低地高、又無引水之器、故罕灌溉之利。各河源及山箐之水、間有可資灌溉者、而土人懶惰性成、多不開墾、亦惟有任其滔滔以去耳。當道河流、均有鐵索橋、木橋、或籐橋可通。鐵索橋木橋、人馬可通行、籐橋則僅人行走。

十八、土地肥瘠出產如何。　土地甚爲肥美、惟多山地、土人種地之法、每年輪流砍伐山中樹木暴乾焚之、播種於地、聽其自然成長、所謂刀耕火種也。田則甚少、此土人之所以遷徙無常耳。

十九、羅孔拖角片馬距密支那及騰衝保山行程道路如何、到密支那汽車馬車可通行否。英人運輸物品是否以中國馬匹馱載。　羅孔拖角片馬、至密支那道路、早修理完好、僅牛馬可暢行、汽車馬車則不能駛。由密支那至片馬營盤、相距一百五十四英里、卽五百華里、七程可達。由片馬至騰衝及保山、均須七日程。英人强佔區域內、幹道修築甚佳。由派賴河源出大啞口、或由楚余河出分水嶺啞口、達騰衝管轄地、則道路崎嶇難行矣。英人每年輸運物品至各處侵略地、在民國十七年以前、全賴中國馬匹運輸、自十八年我方禁止我國馬匹爲英人馱載走江心坡及片馬拖角後、乃改僱其殖民地臘戍府所屬(在昔亦我屬)之馬匹馱載。

二十、加意撫綏土民使其內向。　英人經營是地、已歷十餘載、土民有傾向英國者、有仍傾向中國者、英人雖偵探密布、員等仍隨時暗中鼓動其脫離英人歸服中國。土人亦傾心於我、惟望中國强大救之

云。

卷四終

雲南北界勘察記

卷五

第三組調查員王　璽

自騰衝出發經南甸千崖八莫格薩猛拱甘板玉石廠密支那木梳足德央足昔董古永各地

民國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由騰衝縣城至藺家寨　陰雨、午時起程、向西南沿盈大江行、經利順鄉、越坡行約三里、經土鍋鋪、大雨驟至、四無人居、依樹下暫避。稍霽復行、至鎮彝關購點心及茶水充飢助暖。繼至藺家寨宿、時已下午四時、計行程三十餘里。

二十八日至曩宋關　早餐後將行、忽大雨如注、至十時許始止、乃整裝前行、至小河底午飯。復經熱水塘、抵曩宋關宿。

二十九日住曩宋關　曩宋關前有河曰曩宋河、昔建石橋、長十六丈、一部分已圮。連日大雨、河水暴漲、不能徒涉、往來行人、均被阻隔、故爾停住。

三十日住曩宋關　大雨、河水較昨日尤大、員等至河邊察看水勢、見水中大石、隨流亂滾、忽隱忽現、水勢之大、可想而知、聞往昔有行人不顧利害、冒險徒涉、多有沖沒而葬魚腹者。今日仍住曩宋關、以待

水勢稍小再行。

三十一日至九保街　早雨午晴、正午十二時、水勢稍退、重價僱僰夷二人、護送過河、水深至肚臍。員等一行四人、往返數次、始得平安渡畢。復行三十里、抵九保街宿、時已下午四時半矣。

十一月一日至舊城　晴、晨八時沿大盈江東岸行、約三十里、至葫蘆口休息午飯。是處地勢險要、沿山腰有路甚狹、下爲大盈江、素有匪盜出入、故住兵數名在此防守。過此經渾水溝、爲干崖壩頭、至曩硫、干崖土司設局徵收保路費。再行二十餘里、抵舊城宿、計行程七十餘里。舊城爲干崖行政署所在地、幷有公安局。漢人僰夷雜居、氣候炎熱、瘴毒甚大、漢人夏季住此、染瘴病者甚多。隔大盈江對面爲新城、干崖土司署在焉。

二日至小新街　舊城街晨六時、漢人僰夷卽相集貿易、九時散去、此蓋因氣候炎熱之故、若午時貿易、則各種飲食已腐臭。早八時起程、行三十餘里、至蠻璋街、午飯。稍息復行、途中大盈江邊路爲江水淹沒半里許、行進艱難、下午五時、抵小新街宿、計行程五十里。

三日住小新街　早陰午晴、住此休息、洗濯衣服。

四日至蠻綫　陰晴、晨行七八里、至弄璋街、適逢街期、漢人僰夷野人相集貿易、約五六百人。又行十餘里經且帽、人口二十餘戶、在此午飯。復行三十里、至蠻綫宿、計行程五十餘里。是處位於山麓、西距大

盈江二里許、人口五十餘戶、有保商隊及海關查驗所。

五日至芭蕉寨　晴、晨向西南沿山路行、約四十里、至古里卡、住民野人三四戶。寨南有古里卡河、西流入大盈江、建有鐵橋長約一公尺、爲滇緬分界處。橋西南爲緬界、英人馬路修築至此、頗平坦、上鋪碎石、雖連日陰雨、亦無傾倒泥滑之弊、較之我界、有天壤之別。又彼之電綫桿爲鐵質、安置整齊、隨時專人修理、電報往來、無阻礙遲誤之弊、我則以大竹或樹栽立、或繫於樹上、亦相形見絀也。橋南路旁、置路樁五十一號、即由八莫至此爲五十一英里。員等在此午飯、復行二十里、抵芭蕉寨宿。是處有英兵營一座、常駐兵二十餘名、幷有警察數名。員等在客店內晚飯後、突來警察盤問、欲行搜查、繙譯員解釋保經商、乃揚長而去。

六日至茅草地　晴、晨行二十餘里、經崩別、自備午飯。再行三十餘里、至茅草地宿、住民十餘戶。茅草地濱大盈江東岸、夜間水聲隆隆然、徹夜不絕。

七日至八莫　晴、晨行約四十里、經洗帕河、旋乘小汽車、經小田壩、猛冒、至八莫漢人街客寓宿。在猛冒車輪壞、停修移時、有警察三人前來搜查、未搜出何物。蓋華商入緬者、往往挾帶鴉片、警察所注意者、在此也。

八日住八莫　八莫又名新街、居於大金沙江之東岸、爲水陸交通巨埠、舊爲我蠻暮土司地、自被英人

佔據後、英人於此設府治。東南修汽車道將通南坎、西南沿大金沙江、（又名伊拉瓦底江）可通瓦城、北可溯江上行至密支那、交通便利、故商務極其發達。街市整齊車馬往來不絕於途、電燈及公共衛生設置亦頗完備。

九日住八莫。

十日至格薩　晴、晨七時、僱馬車搬運行李至江邊、乘小火輪往格薩、船將行、有英人率警察持槍至船上搜查行李、適有一緬人攜帶烟土、藏臥枕內、被警察搜獲、立即拘鎖。員等之行李亦受檢查、幸無違犯物品、安然無事。八時許、船開行、下午一時許、經江南岸瑞姑廳停泊半時許、員等適午餐、故未登岸一觀、聞明永曆帝曾駐蹕於此。船復行、至午後四時許、抵格薩宿。

十一日住格薩　格薩居大金沙江西北岸、英人設立府治、爲水陸交通要埠、水路有商船往來瓦城及八莫、陸路有火車至納巴與瓦城密支那南北縱貫鉄道相連接、故商務亦尙繁盛、華人居此營商者亦多。

十二日住格薩　員因肚腹積食、昨晚誤用瀉藥過多、夜間屢次起床、感受風寒、變爲痧症、住此診治。

十三日住格薩　員病尙未痊愈、仍住此休息。

十四日至猛拱　夜四時起床早膳、乘四時五十分火車往納巴、復換乘由瓦城來之車北上。車駛未幾、

經摩魯廳、達孟養、購備飲食於車內充飢。下午三時許、抵猛拱廳宿。

十五日住猛拱　雨。員因前日患風寒、原擬多住格薩調治、復思前方工作緊要、有車馬之便、想不甚吃苦、故帶病前進、不料車中顚波、昨晚抵此、病愈加劇、故住此休息。但此處無中醫、惟購服西藥、聽天由命而已。至夜、病稍減、然終以未出汗爲慮。

十六日至甘板　大雨、晨九時、僱汽車一輛、向西南行一里、過猛拱河、有石橋長約十丈、過橋爲一平壩。又行三十餘里、路南有英官站一所、旁無人居、看守者畜黃牛十數頭。西北沿山行四十餘里、抵甘板廳宿。　甘板廳居猛拱河上游之南岸、建築宏壯、廳旁爲往來汽車道、有小市場、居民百餘戶、商務興旺、常駐兵三十餘名、警察十餘人、並有郵電局所。猛拱河、又名甘板江、寬二十餘丈、以產魚著稱、每年獲利數萬元。

十七日至南鴉　早雨晚晴、上午十時許、由甘板起程、行數武、渡蔭多河、有木橋在建築中。河寬約十丈、源出西南蔭多湖、至橋東三四丈交會於猛拱河、橋旁有小獨木舟數支、以資擺渡。北岸有居民十餘戶、由此向西北行十餘里、係平壩、路頗平坦、經我奔住緬人二三戶、開設咖啡店、員等卽在此購食午膳、再行十里、路旁有英人茅屋官站數間、由此分路往戶拱猛緩、現汽車路已修築至丁格林、可通行矣。員等向西行十餘里、至南鴉宿。是地人口七八十戶、緬人、𡍲夷、漢人均有。

十八日住南鴉　晴、連日陰雨、行李衣服、雨濕泥染、住此洗濯曝晒。

十九日至龍潭　晴、晨七時、向西進發、大霧密蒙、行山間森林中、冷風刺骨、路上一無所見、惟聞猿猴啼叫聲、山谷震應、溪水奔流、與猴聲相應和。行三十餘里至南汀、有英官站一所、居民二戶、一漢人、一野人。旁爲南汀河、有石橋長丈餘、人馬可通行。員等卽在此購食午膳。下午一時許、復前行、至外龍潭歇宿。　龍潭居民約二十餘戶、漢人緬人㺐夷雜居、漢人多從事商業、緬人㺐夷耕種爲生。寨旁水田甚多、周圍約百餘里、產穀豐富。寨南端有英官站、建築宏大。

二十日至蔴欉灣　晴、晨大霧、十時起身向西行數百步、渡霧露河、寬十餘丈、冬季水淺建浮橋以通往來、夏季水大、以小舟或竹筏擺渡。西岸有住民三十餘戶、名裏龍潭、房屋整齊、有開設旅店飲食店者、過此沿霧露河行、十餘里至蔴欉灣宿。

二十一日住蔴欉灣　晴、早飯後、往格地模視察挖採玉石、礦洞離此地約十餘里、聞開採已二百餘年、今尚繼續挖取、大有取之不盡之概。午後仍返蔴欉灣宿。

二十二日至帕甘　晴、帕甘距蔴欉灣數里、爲各廠地中心點、故移至該地宿、以資考察。　帕甘英人設山官一人、管理一切、小販雲集、一切飲食物品、多由我國騰衝保山運來。最奇者、英人於緬甸各地、烟賭均嚴行禁止、獨於玉石廠區域放任、准其賭博、年且抽收賭捐印洋七千餘元。鴉片亦放任、不加干

涉。故挖玉石者、日間在山挖採、晚間無事、即聚集吸烟賭博、如幸而獲玉發財、則大肆揮霍、不稍愛惜、倘力盡汗乾未挖獲玉石、其狼狽之狀、將不堪言。世人但知走玉石廠發財、而每年流落於廠地、沾染瘴毒病死者亦不少也。

二十三日住帕甘　晴、今日擬赴東摩新廠視察、忽舊疾復發、故未果行、仍住帕甘服西藥。

二十四日住帕甘　晴、員忽變成瘧疾、冷熱大作、房東深恐員死於屋中、於伊不利、屢下逐客之令、員惟隱忍好言寬其心、服所攜百寶丹少許、病稍癒。

二十五日住帕甘　晴、上午十一時、員忽患吐血、幸吐三四次即止、仍住此修養。

二十六日住帕甘　早晴午雨、員病未愈、拖延時日、恐益加重、乃僱伕馬準備明日回猛拱醫治。

二十七日　陰晴、回至裏龍潭宿。

二十八日　晴、回至南汀、因員力不能支、即宿於此。

二十九日回至南鴉宿。

三十日晴、回至甘板宿。由此至戶拱猛緩、步行七日程、英人於民國十三四年間、從事經營、並修築汽車道、以通猛緩、現已修至約百二十餘里之丁格林。聞英人修至猛緩後、擬再向西北修通印度阿薩密、與火車路相聯絡、戶拱為一平壩、其面積東西六日程、南北約八日程、東北有小路至坎底、沿途多

無人居露宿十六日程可達。西北有小徑露宿約二十二日程、可達阿薩密火車路列多。該地人種、除有僰夷數寨外、餘均爲蒲蠻野人、性殘忍有頭目俗呼座把、卽土司之類、住於烏拉蚌今被英人壓迫、已受英政府之委、仍爲該處頭目照舊管理所屬。其地烟瘴極大、英人雖經營數年、亦不敢常駐、每至冬季、率兵入內經營、修築道路、建設驛站、春夏則仍退出。產琥珀、旅其地挖取琥珀者、須至烏拉蚌上納印洋三元於頭人。土人性兇暴殘忍、在昔入內挖琥珀者、往往被其殺死槍刼、或轉賣他處爲作當、操作苦力、誤觸其怒、卽斬殺以作游戲。近有華商倚英人勢力入內開設小舖、常被土人焚掠、英人所設驛站、亦時被土人焚燬、英人亦無如之何也。

十二月一日晴回至猛拱宿。

二日至密支那　晴、少熱、午後一時、乘火車至密支那宿。是地位於大金沙江西岸、英人設府治、建設完備、如郵電銀行學校等應有盡有、常駐炮兵工兵步兵各數百名、逐日操練、士兵多僱募野人充當、印人及泥泊爾人（卽戈拉人）則居少數。由此渡江向東北可通拖角片馬、沿江北上、可通坎底、此二路均修築完善、牛馬可通行無阻。西南由火車可達瓦城仰光、交通極便利、商務亦發達。居民四五百戶、華僑居住者甚多、對於教育、尚知注重、設有華僑育成小學校一所。

三日住密支那　準備沿邁立開江北上探查。

四日至阿朗　晴、八時起身沿江向北直上、經蠻坑寨。更行三十餘里、有小河一、建木橋、長二丈、橋北有英官站、周以竹籬圍之、住印人一戶看守、旁無人居。又行六里餘至阿朗寨宿、有蒲蠻人二十餘戶、漢人二戶。

五日至正康寨　晨霧甚大、七時起程、過阿朗河、有鉄索橋、長十餘丈。行二十餘里、過正康河、有木橋、再行約十里、至正康寨宿、居民蒲蠻十餘戶。

六日至蕩薩　晴、員因病發、本欲住此休息、至下午二時許、病稍癒、仍前行、至蕩薩漢商處宿。

七日至威西　晴、晨向北行、六里許、有溪河一、建木橋、長六丈餘、可通牛馬。再行十餘里至威西英官站。時密支那府官率兵數人住此、員等經過、幸未受盤查。繼行三里許、路旁有漢商一戶、卽在此止宿。

八日至木梭足　晴、晨沿邁立開江西岸北行、十餘里至彭因河、有鐵索橋、長二十餘丈、英人於民國十五年間建築。在此橋上游數丈、亦有鐵索橋一座、長約十餘丈、英人於民國十一二年間建造、因建築犖小、不能行駛汽車、故另建新橋以代之。過橋後行十餘里、抵木梭足宿。　木梭足英人建兵營一座、常駐兵二三十名、警察數名、電報郵政均有、住漢商數家、蒲蠻人數戶。營盤位於邁立開江西岸江邊小山頂上、營西爲來往大道、北爲木梭河、其源出枯門嶺、流入邁立開江、建有鐵索橋、長二十餘丈。

九日住木梭足休息　向英人購買西藥調治員病。

十日至德央足　晴、晨沿江邊北行、二十餘里、經雲足河、有鐵索橋、長二十餘丈、建築堅固、汽車可通行。再進二十里、至德央足宿。　德央足亦居邁立開江邊、有英官站並有漢商在此經商。官站之北、有德央河、建鐵索橋長二十餘丈、聞耗印洋二萬餘元。

十一日住德央足　晴、員因由騰衝出發較早、經南干兩司地及八莫、皆有瘴毒、故行抵格蘇、病即發作。邇來行程一日、須休息十數次、晚抵宿處、不思飲食、夜不安眠、殊爲憂慮。

十二日仍住德央足調治。

十三日趕至木梭足　晴、員本擬遵照預定任務、向北探查至坎底、惟身染瘴毒、日來精神極萎頓、非從速服藥、萬難望痊、如勉强前去、不僅不能完成任務、恐將喪身野人山地、故決計由此趕回。今日回至木梭足宿。

十四日　晴、回至蕩薩宿。

十五日　晴、回至正康宿。

十六日　晴、回至密支那宿。

十七日　住密支那。

十八日至灣募　自密支那乘小舟渡太金沙江、順流東下、約二時、始達東岸灣募、即在此宿。灣募、昔稱

允帽、漢夷雜處、人口約三百戶。路之兩旁爲鋪面、各種貨物、均有售者。江邊英人建有營房、存積糧秣、凡昔董澤勒昔孟愛羅孔拖角片馬營盤糧食皆由此分發、常駐兵二十餘名、以資保護。此外並有警察、英官站及烟酒稅局。由此向東南經昔馬拱可通蠻達、向東經昔董通騰衝、向東北通拖角片馬、亦軍事重要地也。

十九日住灣募　因與馬幇同行、馬馱尙未齊備、故在此等候一日。

二十日至瓦宋　早膳後向東行、路頗平坦、時有汽車往來、路之兩旁、盡水田、出產豐富、附近有僰夷居住。行二十餘里經南畦、僰夷十餘戶、再行十里、抵瓦宋宿。該地人口約三四十戶、華人印人僰夷緬人雜處、華人印人多經商者、餘則耕種爲生。

二十一日露宿大灣子　晨六時行、經瓦宋河、河東有英官站一所、設置完備、住印人看守。河建鐵索橋、長十餘丈、甚堅固。過橋行八里、有岔路北至拖角片馬。員等向東行、未幾、越坡、二十餘里、於路旁備午餐、旁無人居。更行十餘里、有英官站、地名魚蚌、由此下坡行十餘里、經大灣河、有鐵索橋長十餘丈、過橋向東北行、至山腰、名大灣子、即於此露宿。是夜聞虎聲亂吼、騾馬驚懼、一夜不得安眠。

二十二日至昔董壩　晨五時向東越坡、至山頂、約十餘里、經噴干英官站、旁有野人數戶、下坡行至箐底、有木橋長四丈餘、復越坡行八里餘、休息備午飯。繼行十餘里、經英昔董廳、由此有岔路東南通昔

馬拱、西北通南允大地方。員等東北行至昔董壩露宿。昔董住廳官一員、警察十餘名、治理該廳民政。官兵一員、分管昔董昔馬拱及澤勒苦各營房軍事。昔董常駐兵七十餘名、并有礮台、炮口向我方作射擊狀。此外郵電醫院、各種設置均備。昔董壩周圍約八十餘里、多已開墾成田、產穀最多、壩中住民多僰夷、山中則爲小山野人、氣候較寒、冬季有霜。

二十三日至新寨　晴、晨六時向北越坡、行二十餘里、經蠻善陸基兩寨、皆小山野人、約六十餘戶。再行十里、休息備午膳。繼由此下坡行四里、過鐵索橋、越坡至山項、路北爲俄穹、冬季駐英兵十餘名、兵房以茅草竹木建成、周圍砌石牆、高三尺餘、士兵爲印人及尼泊爾人。由此吏上十餘里、露宿道旁。距此東南山項約二里許、有新寨、住野人二十餘戶、可購買鷄菜以佐看食。

二十四日至高良工山　晨六時行約二十里、經甘裨地、有英兵營、冬季駐兵十餘名、以資保護商旅、否則附近野人時出搶掠、住猓猓十餘戶。復前行數武、自備午飯休息。一時許、復行、登高良工山、又名瓦崙山。至山項、東望高黎貢雪山、西覩密支那枯門嶺、均歷歷在目、其高度約二千餘公尺。山巔有滇緬分界路椿三十七號。英國之椿、用三合土築成、其形式建法、與前所見之大壢口私立界椿同。我國之椿、用碎石堆成、高不盈尺、並無字跡號碼。兩相比較、人之重視也如彼、我之疏忽也如此、不禁令人大有感矣。由此下坡、至山腰露宿。

二十五日至古永　晨六時、下坡山半爲牛圈河、住猓猓十餘戸、有騰越海關分關及其他稅所查卡、再下坡約三十餘里、經猴橋、橋甚險、以藤數根、兩端置石縫中、向上成半圓形、高河面數丈、人俯伏攀登而過、下面河水奔騰急湍頗險、現將改建鐵索橋、在建築中。過橋至東岸、午餐復行、經茶花塘、過古永河、至古永街、向北至山麓腦憂寨宿、時已六時矣。

二十六日至西練劉家院　晨七時向東行、山路崎嶇、至古永與西練分界處約三十里、在路旁溪邊備午飯、復行、至劉家院宿、計行程七十里。

二十七日　住劉家院。

二十八日至騰衝　由劉家院過馬站街、至喩水溝、午飯、下午五時許、囘抵騰衝縣城。

附調查報告

謹遵照專員原發調查任務表應注意事件、逐條報告如下、敬請鑒核。

一、查明現擬第一界綫及第二界綫經過山川村落。　現擬第一界綫、自尖高山起、向西南沿石峨河、至恩梅開江。復順流西去至恩梅開江與邁立開江相交處、由此再向西經蕩蓬、沿山脊西去、經盤欒至枯門嶺。復沿枯門嶺北上、至坎底之西與印度阿薩密界綫接連。此第一線擬界也。　第二綫亦自尖

高山起、與第一綫同至恩梅開邁立開兩江交會處。然後溯邁立開江而上、經木里江、木里肯、北上直至西康邊界。此第二綫擬界也。

二、邁立開江西面與枯門嶺之間、英人行政區域如何劃分、設官若干員、治所在何處、駐軍若干處、兵種數量如何。　邁立開江與枯門嶺之間、英人於坎底設葡萄府及廳治、又於其南孫布拉蚌設一廳治、管理一切行政事件。府廳官爲英人、其餘山官爲野人或緬人。並於此二處駐兵各七十餘名防守。又於木梭足崩弄蚌金攬蚌建築營房、常駐兵二三十名、兵種多爲步兵、官長爲英人、其餘兵頭爲印人或尼泊爾人、俗呼戈爾卡人、士兵以當地野人居多、印人及尼泊爾人較少。英人於民國十三年、將葡萄府裁撤、其餘廳治兵營、均歸密支那府管理節制。

三、英人於恩梅開江及邁立開江上游、設有葡萄府治、其治所在何處、管轄區域如何。　英人於恩梅開及邁立開兩江流域、除江心坡外、經營已十有餘年、於坎底東北有村落名葡萄、其頭人稱曰趙伯崒、居民爲僰夷、趙者王之意也。清末阿墩子彈壓委員夏瑚、曾一蒞其地、即所謂木王地也。曾賞有滿清袍褂、彼時該地土酋、齊來會集、甚願與中國通商往來、後英人强佔時設府及廳、即以葡萄稱之、此葡萄府之所由來也。其管轄區域、東達高黎貢山及擔當力卡山、與滇屬菖蒲桶上帕知子羅接界、北與西康之察隅又名咱輿毗連、南接彼所强佔之拖角廳、江心坡、及密支那、西以枯門嶺與戶拱分界。境

府已撤、僅有葡萄孫布拉蚌二廳、改屬密支那府節制。

四、猛拱密支那北至坎底一帶英人經營若干年、一切政治交通教育實業稅收郵電等項設施如何。

英人佔踞緬甸後、於猛拱設廳、密支那設府、復於光緒十七年修築火車道、以便交通、故商務發達、各種建設亦甚完備、爲英人侵略北段未定界之重要根據地。其北通坎底西康、東達片馬瀘江、西接戶拱以達印度阿薩密、南通瓦城仰光、其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今就其北至坎底一帶而言、英人於民國元年始行經營、先設一府及葡萄、拱路、孫布拉蚌三廳、嗣於民國十三年、將府及拱路廳裁撤、其葡萄孫布拉蚌二廳、劃歸密支那府管理。今將其概略分述如下。

政治　每廳設廳官一人、掌理本廳一切行政事宜。下設山官二人、助理一切、幷隨時巡視各寨。小事則由山官處理、嚴禁竊盜並販賣鴉片、燒酒、軍器等類、犯者重懲不貸。每寨設頭人一人、數寨設大頭人一人、或二人、給與委狀執照、子孫得世襲之、他人不得爭執。若頭人犯法、則加倍懲罰撤職、另委人充當、有功則獎以鳥槍衣服、以鼓勵之、所有公務人員、無敢舞弊受賄者。各山寨野人、亦無敢犯法者。

交通　自密支那至坎底之路、英人自侵略後、卽雇用土民修築、厚給工銀、逐年修理、計長二百二十五英里、牛車可通行。由密支那至孫布拉蚌、並修築汽車道、明年卽能通車。由坎底至猍夷地、及高黎貢山麓拉打閣一帶、人馬均能暢行無阻。

教育　英人於密支那設有高級中學一校、坎底設有高等小學一校、均以英文緬文蒲蠻文三種爲主、此外亦辦有初級小學多處。

實業　除天然出產、及土人所種雜糧外、尙無其他實業可言。

稅收　英人於野人山坎底一帶、初每年每戶收納穀子一籮、至民國十四年、改爲每戶年納門戶錢印洋一元、不論貧富一律如此。華商在各處開設小舖者、每年上所得捐印洋十元。單身小販貿易及做工者、每人納人頭稅二元半。其他於密支那各地較大商號、則按其經營業務大小而定所得稅之多寡。

郵電　自密支那至坎底、沿途均設有郵局電報、孫布拉蚌崩弄蚌、兼設有日光報、此爲軍事上之設施。至郵政電報、普通人亦得拍用。信件由坎底至密支那、每星期往返一次、用馬馱或牛車載運、遇汽車通行之地、則用汽車載運。

五、所經區域各寨戶口數目人種類別習俗如何、又邁立開江及枯門嶺東西兩面土民人種及習俗是否相同。　所經區域各寨戶口、在各市鎭如甘板南鴉帕甘一帶、約有五十戶以上、其他僻居山間之村寨、以十餘戶爲多、一二戶亦有之、因砍種山地關係、時有遷移、故村落戶口之多寡、亦時有變遷。至山居之人、全屬蒲蠻野人、若在市鎭、則人種複雜、除蒲蠻土人外、尙有華人印人緬人擺夷等種。其習

俗則沿固有之習慣、如宗教之祭神信鬼、婚嫁之迎娶、死喪之安葬、値年遇節之慶祝、均各不相同。間有結異族之婚姻而兼用兩造之習俗者。土民每屆秋收之際、所種之稻穀雜糧收取到家、貰酒烹肉、先祭鬼、次敲鉦擊鼓、男女跳舞歌唱歡聚而飲、卽爲其過新年慶祝之時。不知計算日月、惟視月圓與缺、及氣候之寒熱、草木之榮枯、鳥獸之出沒、以定其耕種收穫而已。婚嫁、以男女自由戀愛、兩相情願、遂結爲夫婦。離婚亦極易、若男女間稍有不睦、卽行離異、各自另配、生有子女則分之。故娶婦者、每有多數之子女偕來。男女交際極自由、重男輕女、故女較勞於男、晨四時卽起、操作舂米、擔水、負薪、炊飯、等事、日則至地工作、夜則紡績。男子除至地工作、或至山間打獵外、賦閒飲酒作樂、多坐臥火堂邊、或口嚼烟草、或吸食鴉片、或與村人閒談、終日不倦、甚至通宵不寐。此種土民習俗、邁立開江及枯門嶺東西兩面均同也。

六、坎底是否木王地、其區域戶戶人種如何、傳聞前清末季坎底曾經趙爾豐駐兵、確否、現尙有中國兵營遺蹟否。　坎底葡萄虜因各地、卽舊木王地、其區域周圍約三四百里、人口有㸚夷千餘戶。徧詢出入其地之人、並無趙爾豐駐兵情事、惟因坎底毗連西康、清末趙爾豐任康時、於南部設察隅縣、曾派人來坎底視察過。

七、邁立開江與枯門嶺之間、有無昔時華人遺蹟、現下有無華人營商居住、土民傾向待遇情感如何。

邁立開江與枯門嶺之間、繩係野人居住、在英人未經營以前、土民極其野蠻、華人前往貿易、或收買樹漿、間有被土人殺害、或轉賣作件當、然華人往者仍甚多。自民國元年英人率兵經營後、漢人前往貿易如故、今沿途木梭足孫布拉蚌坎底各處、均有華人數家開設小舖。至土民之於華人、情感尚好、彼此往來不絕。

八、土人與華人交易、多嗜何種物品、土民操何種語言、有曉華語之人否。 土民無經營貿易能力、在昔只知以物易物、現亦知使用印洋。與華人交易、多嗜食鹽、鴉片、銅鏟、剪刀、草烟、撒鑽蘆子、裝飾品如銀泡、耳環、手鐲、車磲、料珠之類。我國土布、洋雜、烟盒、化學珠寶之類、亦皆爲土人所喜好。土民無曉華語者、雖常與漢人往來之土民、亦不過略知一二語、故至該地貿易華人、須先曉土民語言。否則、遑言貿易、卽食宿亦無着矣。

九、土民崇奉何種宗教。 土民惟信鬼、可稱爲多神教、自英人經營後、英美教士到處宣傳、不遺餘力、近亦有崇奉耶蘇教者。

十、土民住屋及食品如何、各種畜類均有否。 土民深居山間者、飲食住屋、均甚簡陋。住屋以大竹或木爲柱、上蓋茅草、成長方形、寬二丈餘、長自六七丈至十餘丈或數十丈不等。屋均有樓、樓下畜居、樓上人住、中隔多間、分客房臥房鬼房顧房。鬼房中懸銅鏟戈矛之類、外人不許輕入、若誤入之、則曰犯鬼、

須殺雞牛爲之祭、否則鬼怒而作祟矣。廨室爲少年男女歡談戀愛之所、每至晚間、少年男女聚此閒談、如情感日好、則通媒妁而結爲夫婦。臥室客室各置火堂、一爲家人及客炊食宿臥之所。主人無茵蓐鋪被、夜間家人父子合衣臥火堂邊。屋之兩端、爲前後二門、前門置木臼、每晨婦人舂米於此。前門柱上、高懸牛頭纍纍、愈多愈顯其富有。食品除其自行耕種之雜糧及少數旱穀米外、以山芋竹筍野菜樹葉爲佐食品、肉食品遇獵獲野獸、或殺牲祭鬼、及婚喪壽宴、始有、平素不易得食也。畜類多牛豬雞貓狗之類、無騾馬。

十一、較大山脈河流有幾、高度寬狹如何、河流有無灌溉行船之利、是否均有橋樑籐溜可通。　員所調查區域內、較大山脈爲枯門嶺、發脈於西藏、爲橫斷山脈之一、高聳雲際、由坎底之西迤邐而下、直至猛拱之南、始漸平坦。最高處約三千公尺、邁立開江西面及尸拱一帶野人山、皆其支脈也。江較大者爲恩梅開江、邁立開江、更的宛江、三條。恩梅開邁立開兩江、於密支那北蕩薩交會後、稱曰大金沙江、又名伊拉瓦底江、自交口以上至江源、兩江皆石崖甚多、水勢激湍、且行深谷間、無灌溉行船之利、渡江皆以竹筏撐渡。大金沙江自密支那以下、可行小火輪。更的宛江發源於枯門嶺之西、尸拱壩之北、向西南流、至白日姑、交會於大金沙江。下流可行船、上流則否。玉石廠一帶有名霧露河者、由幹昔發源、流至禾木嶺、與更的宛江交會。又猛拱大河、源出尸拱之南、流經甘板猛拱入大金沙江、下流可行

小船。甘板一帶、產魚最多、消路極廣、每年售值印洋數萬元。此外由密支那至坎底、沿路小河甚多、皆來自枯門嶺之東西山谷間、而流入於邁立開江。如彭因河、木梭河、思南河、杜魯河、南朗河等、長約三四日程、河面寬狹不一、皆有橋樑可通。

十二、英兵船及大船、能溯大金沙江行至何處。　大金沙江小輪船、可由密支那上行至檥獨驛、由檥獨驛以上、江中大石橫伏水內、非經敲鑿、不能行駛。由密支那下行至八莫一段、亦僅小火輪任意通行、由八莫以下、大船始能行走。至英人運兵、以火車載運、罕以船載、故兵艦之類、尚未見行駛於大金沙江上游也。

十三、野人山所產樹漿樹、又名黃果樹、面積如何、每年產量售值若干。　戶拱及密支那北部野人山一帶、多有野生之樹漿樹、在昔價值極良、野人收漿揹至密支那或猛拱一帶售賣、故有樹漿廠之名、其實幷無廠也。自新加坡仰光等處人工栽植樹漿樹成效後、此野生之樹漿樹、已無人過問矣。

十四、土地肥瘠生產如何。　各處土地肥美、惟山多、只能耕種雜糧。其出產最著者、甘板玉石廠之玉石、戶拱之琥珀、皆著名於世者。又坎底之米穀、出產亦豐富。他如野獸之皮骨、及各種藥材、則所在皆有。

十五、玉石廠區域在何處、每年出產玉石價值若干。　玉石廠位於猛拱之西面、經英甘板廳署去六十二英里可達、全廠面積、東西約二三日程、南北約四五日程、沿霧露河兩岸皆是。各廠地相距五六英

里或八九英里不等、新廠曰東摩、老廠有帕甘、格地模、媽蘊、蘇檬灣、會卡、等五廠。新老廠皆歸甘板廳管理、於廠地設山官一員、常駐帕甘、下設頭人助理。老廠挖玉者得玉石後、先上與地主幹昔或賴賽頭人價值十分之一之稅金、所謂出山岡也。到猛拱後、又上與英政府値百抽三十三之稅金。抽收此項岡稅、係騰衝僑商承包、在昔年僅印洋數萬元、自去年起、英政府高抬稅價、年須印洋十九萬餘元。以此推之、則每年所出玉石價値、將近百萬元左右。

十六、枯門嶺西面一帶歸何區域治理。　枯門嶺西面、爲戶拱、歸烏拉蚌土官管理、英人於民國十三年、始進兵侵略、刻尙未設行政官員常駐、門戶錢亦未收派。但其經營甚爲猛烈、自甘板廳修築汽車路、已通至丁格林、再經二年、卽修通戶拱猛緩、將再向西北進展與印度阿薩密之鐵路連絡、而完成其印緬陸路交通之計劃。此路綫一通、其侵略我邊地、將更積極矣。

十七、撫綏土民使其內向。　未定界區域一帶土民、性雖夷野、心頗忠直、詢以與漢朝關係、皆云、阿公阿祖同漢人一個、因漢人不管我們、我們又無力攻擊洋人、所以受洋人壓迫管理、我們仍然不忘漢朝、我們穿的食的、多自漢朝來的、我們很望漢朝來救我們。此類答語、土民十之八九皆然、亦可見其向我之心理矣。

卷五終

雲南北界勘察記

卷六

第四組調查員梁正中

自騰衝出發經古永瓦崙山昔董壩澤勒苦賴吾山渡恩梅開江入里麻（江心坡）南部無賽門掌樣杜包樣孫卡石旦能龍拱恩多樣各地

民國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由騰衝古永練嵴水塘出發、下午五時抵茶花寨、宿翻譯員楊大新宅內、準備出發行李商品等物。

三十日　引導員未至、停留一日。下午五時、引導員一人及揹脚二人趕到、三人均係江心坡附近土民。

三十一日　抵干稗地、是地居高良工山西麓、此高良工山卽瓦崙山、非扒拉大山南之高良工山。山頂有中英界址、英界樁用三合土製成、外方中空、形如轎頂、下鐫三十七號碼、而我國界樁則以亂石堆砌、相形見絀、令人浩歎。由分界處到干稗地二十里、其地以山高積雪之故、甚爲嚴寒、種植艱難、歷來居民甚鮮。三年前、此間野匪猖獗、刼殺華商多名、近有印度兵三十名、每至初冬、卽來守衛、且築兵房三間、二爲兵住、一爲廚房、時至界址巡查、匪因以滅。

十一月一日　抵鹿居、是村爲野人茶山種居住、鹿類甚多、故名。是夜適野人獵獲雌雄各一、生吮其血、

鹵莽可知。

二日　抵昔董塲、有高山一支、英人建營其上、有石碉三座、以資防禦。並住兵二百餘名、適逢操演、槍聲終日不絕。

三日　因引導員冏宅搬物、在昔董停足一日。

四日　抵南允、是地爲由密支那往拖角要地、居民多屬㸑夷、次爲茶山蒲蠻、土地炎熱、宜栽種五穀、英人設警兵以守之。有少數廣東人及騰衝小商人在此貿易、由昔董至南允途中、經過樂朗、麻嫩、提依、蚌夏、四村。

五日　抵澤勒苦、道經賽樂賴吾二村、亦爲由南允往拖角必經之要道、英人設有官站一所、以備官兵住宿。是夜宿於蠻僕田房、主人殺鷄款待、正欣喜間、忽有夷人來報、英殖民地政府、已得消息、有一漢人要渡江入江心坡、下令夷人中確知其所在往報者、賞印度洋五十元、將人擒獲者、受重賞、員見彼夷衆咿唔指畫、乃作不知夷語狀、翌晨、復改裝作遊獵者、繞道而去。

六日　抵能繖寨、全村二十餘戶、均爲蒲蠻居住、後枕賴吾山、尖峯壁立、頂有英人閃鏡台、又名日光報台、以通消息。山勢巍峨、寨官名格瀾弄、性情强悍、管轄頗嚴、土民以砍山爲業。由是寨北行二十里、可至恩梅開江之來當渡口、因英人守口太嚴、不得不更尋渡口焉。

七日　抵卡圖、寨官名札弄、略通英語、諸事因之可以暗中轉旋。次晨、引導員堅不敢前進、欲棄物而逃、札弄力爲勸誘、並允親送、其事乃寢。

八日　抵目拉寨官名目拉像、其管轄地、非但及恩梅開江尾部之左岸、且可及江心坡內地之歸叨各寨。家居一高山頂上、遙望江心坡恩梅開江、點綴如畫。目拉像年老、而精神矍鑠、以家內漢人馬鞍、大綁、鴉片烟、象牙槍、明朝鐵三脚炫示、招待殷勤、相約明日遊獵、以盡賓主歡。

九日　同目拉像往田房、獵獲野猪一頭、中其腹、體重三百觔、牙利毛剛、全身巨蝨纍纍、不可嚮邇。土人燒賣並作、食畢、爲目拉像堆穀、及返其宅、已午後六時矣。是夜、引導員等頓翻議、謂英人急令數下、緝捕漢人、有敢引之入江心坡者、罪其家族。員百方勸言、不聽、加以恫嚇、又不聽、乃激之曰、汝等領吾到此、不領吾進江心坡、吾貿易無門、家人必至餓死、餓死一家、吾甯先死吾一人、汝等不吾渡、吾卽跳恩梅開江、以飽魚腹、使幸而浮之對岸、得與江心坡人相見、卽爲乞丐、或爲餓莩、亦所甘心。然吾等水飲一溝、路行一條、一日漢官查出爾行爲、罪有攸歸也。彼等見員聲淚俱下、乃允同往、目拉像特派親信土人二名、爲渡筏之用。翌晨十二時、至無賽渡口、彼夷先事搜查、將員書紙可疑之物、一切留下、並以傘毡要物爲質、始得放行。員等羣立江邊、作夷歌數次、對岸見樹中人頭點點、知爲守口之警兵也。員等再歌、彼等大呼曰誰、答以親戚。彼等又曰、有漢人乎。引導員卽答曰、漢人則無、所有者爲漢人商人

買而使用之夷僕耳、彼等歸里作貿易、不可阻之、急爲之渡。員聞得渡、喜出望外、先飲江水數口、次登筏、心志洋洋、放乎中流、自作夷歌夷語、挽弓射鳥、擲石驚魚、未及半時、砉然登彼岸。復飲江水而思曰、昔哥侖布嘗云、彼最快心事、爲第一足履新大陸時。今吾至江心坡、大雖不如新大陸、險雖不如哥侖布、然已經幾危難、始得足踏是岸、豈不幸耶。因作歌以教同行者曰、水悠悠、山迢迢、紅日一樣照、山川異樣高、國權宜收復、漢人夷人、水喫一溝、路走一條。員與同行者彼唱此和、努力前行。

十日　抵無賽、天氣晴明、人口十餘戶、距恩梅開江二十里、一路芭蕉成林、近寨處復有黃果漿樹、排列成行、林內秀草奇花、灼灼逼人、令人有入蓬萊仙島之想。寨官名無賽度、和藹可欽、夜則泡酒款待、並以麂皮一張見贈。

十一日　抵補推、天氣晴明、人民十餘戶、村戶太少、而蔚然生秀。

十二日　抵開龍、天氣晴和、人民二十餘戶、秀雅不及補推。

十三日　抵猛腫寨、官名早幹、其家房屋高大、清潔可觀、民約二十戶。是夜來官娘二人、年逾耋旬、善言詞、告云、英人令伊家拘捕漢人、念漢夷同宗、不忍着手、請離去。

十四日　抵襪格略、天氣晴明、人戶稀少、爲歸叨北行要道。

十五日　抵肯擺、人戶三十餘、由猛腫至石旦、多取道於此。

十六日　抵石旦、天氣晴和、人戶四十餘、地居來龍嶺山上、爲江心坡南部首府、官名石旦觀、民國拾六年、因槍殺英人官兵受嫌疑、被英人捕去。現繼其任者、爲力枝早、其人身軀龐大、有胆略、將來可依之爲內應。

十七日　因石旦村民衆多、形勢扼要、停一日、以資考查、及聯絡一切。

十八日　抵能胆、居民三十餘戶、其左爲檳沙寨、由檳沙以東、可繞至恩梅開江之母湯樣大渡口。

十九日　抵凹瓦、其東爲工比嘣大寨、地勢雄渾、遙望江心坡中部、宛然如甕。土人約余穀地中、手指足畫、借以窺其大致。

二十日　抵疼怒拱村、居民約四十戶、土人以鹿皮見贈、因所負太重、却之。

二十一日　抵能掌樣、地勢稍平、故居民較多、有四十餘戶、氣候亦和、宜種植。其西有卡章、出玉石、數目亦多、惟水色不足、不多適用、英人斷其路、不許開採。

二十二日　抵母拉村、居民告以英人在西、引導員畏其勢、改道東行。

二十三日　抵格灘度、居民約三十戶、聞漢人至、以爲必其主顧、遠道歡迎。翌晨、且用人送之能龍拱。

二十四日　抵能龍拱、氣候較涼、村民八十戶。其東南爲無列大寨、及孟用寨、往來交際、覺甚熱鬧。

二十五日　抵上能拱臘、居民九十餘戶、除能定外、此爲江心坡第二大村。其左爲下能拱臘、尤見增色。

員等於是地採集土產甚多。

二十六日　因久行疲倦、在上能拱臘停留一日。

二十七日　抵孫朋、居民五十戶、告員等急宜轉西、否則被捕、蓋至是英人已由西而東也、員等夜行以避之。

二十八日　抵賣桶樣、居民三十戶、地勢稍平、可施種植。

二十九日　抵能龍拱、居民三十戶、聞漢人至、力告速趲、否則伊等卽告諸英人、有莫大之害。

三十日　趲至賣桶樣、準備繞道轉回、並以遊獵爲辭、行至山之最高處、以窺江心坡全境。東望直培足一帶、見漢人雪山、南窺石旦、西見江水札猛、北覘坎底。將未到之村、令人指示、熟記胸中、以備到騰憶繪。

十二月一日　向南行、抵杜包樣、山勢之雄、不如東部。人民四十餘戶、耕種頗勤、出產以穀菽爲多。

二日　抵孫卡、人民三十戶、以游獵爲業、熊膽鹿角等出數頗多。

三日　因領導乏人、停留孫卡。

四日　由領路人帶至卡章玉石廠考查、但英人預先阻止、不得進窺、僅由民間尋得昔日漢人開廠之大鐵錘鐵桿多具、因分量太重、不能持歸。

五日　抵格浪洞、民約五十戶、游獵爲業。
六日　抵身卑翁、居民三十戶、耕種爲業。
七日　仍宿身卑翁、略事休息。
八日　抵康卡、居民四十戶、以是村接康卡河得名。是河夏日水勢甚大、冬季水縮、只可通竹筏。
九日　由康卡踅回格浪洞。
十日　抵門薑、居民三十餘戶、種植爲業。
十一日　抵卡圍、居民三十戶、游牧並重。
十二日　抵門掌樣、居民四十餘戶、種山爲業。
十三日　抵能濫格痛、居民三十餘戶。自此以西、可徑達邁立開江邊之木勺戞一帶、而過渡口焉。
十四日　抵木勺戞、居三十餘戶、貿易爲業。地當英人官兵往來之衝、故道路平整、沿途多建草屋竹樓、以爲住紮之用。
十五日　由木勺戞向東行、復至穠格略、聞昔日江心坡南部、有漢人王尙書藏之營盤、決意親查、令土人帶路。
十六日　復至猛匯、王尙書營盤在其西、籌劃視查事宜。

十七日　抵蕩頗、是地居高山之上、凡三寨、人民四十餘戶、寨官名孫目、招待甚殷勤。員等請伊領至恩多樣王尙書驥營盤處實地考査。彼云、四年前有一中國道人、不知其名、令吾等帶往觀査、營中數百年、無人住宿、見多數猛獸在內。此時欲去、非十人以上、手槍刀不可、且須先備多量大燭、始可入內。否則、可入不可出、必致受困。

十八日　周遊下蕩頗各地、於高山上竹林間、獲靈芝一朵、顏色上紫下紅、柄長三寸、爲菌類中稀少之物、持之而行。未幾至山頂、見邁立開江與恩梅開江會合處、及密支那一帶、宛然如畫、亦奇觀也。

十九日　周遊日加拉一帶、是地大小不下五六村、氣候炎熱、人民約八十餘戶、接近邁立開江、地勢稍平、漁獵與農事並重。

二十日　因連絡感情、停留一日。

二十一日　仍囘上蕩頗、商議視査王尙書營盤事。土人謂須買給紙烟洋糖藥材衣服各項送品、尤要者、須買多數洋燭、以備入營時照路環觀之用。

二十二日　約同翻譯員引導員及使用揹脚一起出發、直向蕩薩渡口前進。途間、土人遙指蕩薩舖房之所在。下午四時、至邁立開江邊、員先使引導員渡江買物、已身藏於守渡者之茅屋中。彼等臨行時、囑員不可多出入、如被發覺、則同拋江中亦未可知。彼等去後二小時之久、尙未囘、員灼甚、以爲被賣、

蓋是地常有蠻漢人爲奴者。此時員因欲渡江尋買物之人、乃自裝爲船夫、適船底有小孔、汩汩浸水、爲之撥出、由是得渡江。抵引導員等之所在。七時買物回守渡處、以瓜代餐。

二十三日　由蕩薩反至蕩頗、籌備視查王尙書營盤各項事宜。

二十四日　仍住蕩頗、因土人極崇拜王尙書、奉之爲神、視其營、非先祭之不可。適是地商議祭神、員玉成其事、首出金錢、夥購黃牛二條、豬二頭、先在寨內虔祭。更分肉多觔、以爲翌日視查王尙書營盤親祭之用。

二十五日　晨八時、約土人六人、與員等共十餘人、身負刀槍食物向王尙書營盤前進。行五里許、遙見蚌南山、土人卽指恩多樣王營之所在。未幾、渡小溪東北行、茂林翳天、杳無道路、員等且砍且行、沿途標回轉時原路之記號。行半時、忽聞溪水潺潺、溪爲王營所流出。循溪東行、經無數巖穴、至王驥尙書第一營。營分三穴、東一穴有石虎一、猙獰可畏。中一穴深邃、不知伊於胡底。據土人云、可通第二營焉。第三穴、蝙蝠無算、捕滅燭火、不能再入。統計三穴、可容百數十人、而漢人碑字、已爲風化消滅淨盡矣。不得已、取棱石二、持歸作紀念。覩畢、往第二營、道路之險、數倍於前。是營形略如第一營、而內容之奇離深秀、則十倍之。初入門、洞若蝸牛殼之口、可以站衛、地上微有塵迹、自東而西、如蝸牛殼之身、上有天窗、風可入而雨不可浸。左右有岔洞無數、可爲臥室、廚室、軍裝室、有石如盌、陷於地、土人云、王尙書

餐室也。更進有小徑二、徑下有石井一、可飲可灌。由井而進、路已東轉、其深不可測、且不可入矣。員等遊竟而出。細查洞之結構、乃由最堅緻之石灰石所成、故其中有乳石頗多、其光華澤麗、數百年無蛛絲蠼跡。因以刀撞下四枚、土人亦撞奉三枚、自云代表民衆一奉中國中央、一奉雲南主席、一奉騰越外交當道。統查第二營全體可容千餘人、時日已西下、相率以歸。回觀營之上部、石如大蕨科植物、營之下部、隧道重重、不但視爲固營、且羨其爲神仙境界也。

二十六日　採集土產、停留一日。

二十七日　由蕩頗反猛腫、起程時、土人奉贈土產多種、有石鍋一口、上鐫篆書中國天朝四字、尤爲可貴。此鍋明德經送呈內政部陳列。

二十八日　抵停賓寨、英人築茅屋多間、爲長官住所、四圍繞小屋、爲兵住。小屋外更掘壕多處、以資防禦。

二十九日　返猛腫、適村內結婚、殺牛宰猪、借以觀其習俗、其習俗已詳列調查報告書中矣。是日有英警兵數人、持政府之文令、即日離開江心坡、並令員等到昔董營盤問話。得信後、夜不成寐、焦急萬狀。

三十日　返無賽、準備偷渡對付事宜。

三十一日　渡江、返目拉、取回貨物。

二十年一月一日　因目拉寨官目拉像其權能管江心坡歸叨一帶、借送別爲名、令其號召江心坡土民來目拉開跳舞會。一時到者二百餘人、擊鑼搥鼓手舞足蹈口唱崇拜孔明王尙書之歌、此歌由員臨時編給或唱或和。彼等忽扮員爲王尙書之像、忽扮員爲孔明之像、舉動整齊、若舞佾然、澈夜之歡、月餘之苦、頓忘。

二日　集衆宣講漢人德意、令其服從中國。彼等僉云、去歲七月中見二日爭鬭、紅者勝、白者敗、紅者中國也。（此事見覺民日報、緬文報。）且不時地震、此爲漢人勃興之兆、言時現欣欣之色。可見坡內人民、誠心歸漢之表現。是晚、復作舞載大會、以助餘興。

三日　英人調査戶口員至、停住一日、藉以觀其方式。其調査方式、一姓名年歲、二籍貫、三職業、四嗜好、五語言、六身體。

四日　由日拉向東南旋歸、山中因刀墜地、傷員右足背、其大如口、血流如注、幸天氣晴和、以巾裹之、血稍止。勉强跛至木里關寨、無糧、夜八時餘跛至卡圈寨宿。一路痛苦、慘不忍言。

五日　不能步行、仍宿卡圈。

六日　由卡圈跛至能徽、尋藥敷治。

七日　仍不能行。

八日　得刀口樂稍許、敷治後、足稍愈。

九日　宿澤勒苦、天氣晴和、足痛稍減。

十日　宿南允頭人阿居瓦宅內、來英警察八人、搜檢行李等物、幸未查出違禁物品。

十一日　宿提依、因過木里河着生水、足痛又劇。

十二日　宿麻嫩、天氣炎熱、蚊虫最多、夜不能眠。

十三日　宿上樂朗頭人普官幹宅內、始則推拒、繼見員足傷、乃許之。路上之汗淚未乾、又受腹瀉之慘、苦況難述。

十四日　宿五穹、是寨有英人小營盤一座、備受檢查、幸得無恙。

十五日　宿干稗地、聞有英警兵多人、隨後追來、冒寒夜行。

十六日　宿古永楊大新宅、心以稍安。

十七日　淌吉抵騰衝縣城、始知尹專員亦祕密出發調查、尚未回騰。

附調查報告

謹遵照專員原發調查任務表應注意事項、分別報告如下。

一、江心坡面積究有若干、長寬大約各若干里、土人如何稱呼、是否恩梅開邁立開兩江間全部均稱江心坡。　江心坡、卽我舊里麻長官司地、面積約十餘萬方里、長約八九百里、寬平均約二百里。因位於恩梅開邁立開兩江間、土人稱木里井、纏漢人稱江心坡、最近英人改其名曰三角地。

二、江心坡英人何年開始侵佔、經營至何處、尙繼續經營否、經營方法步驟如何。　據土人所述、先是有英人測繪員二人、到坡內測繪、每人每年逗留六月、土人不合作、不引路、經四年未成功。後有緬人哥武沛、携土人所好食物用品衣服藥品各項、到坡內散給土人、令作嚮導、將圖繪成、英人卽按圖召集江心坡上中下三部酋長、到密支那開跳舞會、以結其心。復强迫青年到密入學校、以開其智。民國十五年冬、英人實行率兵入佔江心坡。十六年春、英人巴那等更率兵分三路入、土人襲殺英軍官一名、小兵官二名、小名數名。英志仍不屈、愈前進捕兇手多人、解入緬甸監禁。十七年冬、英人上緬甸司令官戈那、帶兵三百人、第三次入內、至是一無阻攔、江心坡全部、遨遊殆遍、土人無力與抗。由開始經營江心坡以至現在、不但不稍行斂跡、且得隴望蜀、我如再置若罔聞、不與交涉、將越江心坡而覬覦康藏並滇川矣。

三、江心坡各行政區域如何劃分、駐兵區域有幾、是否曾設行政官員及軍隊常駐治理、官兵人種數量若干、土民傾向如何。　江心坡區域、分上中下三部。上部名卡枯戛、(又名江頭地)　中部名中石旦、(又名格昂戛)　下

部名下石旦。（又名卡喃戛）初江心坡之民、均住卡枯戛、因人口漸多、始及中石旦、現在人口繁盛、再及下石旦。上中下各有總官一人、即阿浪腊、騰南滚札、石旦覩、三人分區治理。總官之下、每寨分設一官、官外更有頭人、以資助理。至英人每年雖帶兵三百人（首爲戈爾卡兵、次爲印兵、再次爲野人兵。）入內遊歷、清明節即如數退出。其所駐之兵營行政官署、不過蓋以草屋、圍以竹籬、四面掘以土壕、以爲暫時之用、雨水一至、則破朽矣。土人無力抵抗、隨風披靡、今暫屈服於英人之下者、乃畏其勢、非心服也。窺其心、時望漢人強盛、以解其羈絆。自云近來地動不已、漢地將出偉大聖人、（彼等素信諸葛武侯王靖遠、每祭祀禱祝、必念及、所謂聖人、即指此。）統兵入江心、使我等不至再被洋人來管理。以此推之、方今國際法領土佔據、須得住民之同意、如法國革命征服撤播伊不背民意是。吾國苟能於此時深結其心、將來兩國交涉、則江心坡領土之收回、未始無望也。

四、英人強佔區域、一切政治交通教育實業稅收郵電等項、設施如何。　江心坡英人強佔區域內、道路可通人馬、而教育實業稅收郵電等項、未見如何設施。

五、聞英人以鉅款代江心坡件當（即奴僕）恢復自由、已無主僕階級存在、其辦理情形與解放後土民情況如何。　英人代江心坡件當贖身、每人贖價多者印洋百數十元、其次一百元、最少二十元、強迫官家釋放奴僕、以施假義。現下各官家改件當名目爲小工、名異實同、然因之引起土人公憤不少。

六、英人經營江心坡、自十八年我禁止跣脚行走後、一切物品如何運輸、英人有無感受困難。　自我禁

止我方駝脚行走後、英人一切物品運輸、均由其殖民地另僱馬脚、加重脚價、如麻栗壩一帶之殖民地馬戸、爭先恐後、困難毫無。

七、肯都樑、木砵繞、碶老戛、三地、位於江心坡何部。傳言尙有明時王尙書驥營盤、又碶老戛有漢人石碑、確否。

此條關係最重、故所答不得不詳。査江心坡漢人古蹟甚多、然碶老戛 東部有能碶老、想即此地。 之碑文、已不見、木砵繞未得其詳。近年以來、漢人古蹟、爲英搜滅殆盡、而其事有千萬國不能巧辯、千萬世不能湮滅者、厥惟恩多樑 肯都樑想係恩多樑之變音、問邇江心坡地名、無肯都樑。 王驥尙書之大營盤也。地在江心坡最南部、入歸叨管轄、邁立開江蕩薙渡口居其西。其所在之山、曰蚌南。査江心坡山不下千數、諸山皆竹樹叢集、蒼老吏鬱、惟此山之草、作淡黃色、有漢人文雅之風。登之、東望石旦尖高山一帶、南窺密支那、西見猛拱諸山峯、北覩雪嶺。一旦有警、可以臨風而呼、號召四夷。腰有峯曰、恩多樑、王尙書之營、卽建於此。營爲半倚天工、半加人力而成、據之可以爲一夫當關、萬夫難進之天險、秦之崤峪、難以逾此。在弓箭時代、屯兵積糧、眞可稱山王而制襲寇焉。員 約士民多人、親歷其境。營分爲二、東一營爲一覆盂狀之巖石所結成、形略圓、內凡三穴。左一穴短而高、可容五六十人、清淨可觀。上立石虎一、首尾四肢、備似生物。有薄石一、色白有光、土人指而告曰、此王尙書之戰鑾化成也。中一穴虎臭沉沉、人不敢入。據云、四年前彼等遊是穴、尙可通第二營、以此推之、至少有三里之遙、可容數百人矣。右一穴蝙蝠無數、翩翩捕燭、不

能前進、然測其深、亦可容五六十人耳。是營之前、有平頂石一、勁而堅、可踞而不可鑿焉。其上下之石、爲蜂窠形、層疊壘壘、若刀峯劍刃、登之履之、岌岌乎危哉。出是營洞、向西行、石如大戟科植物、千曲萬折、磷磷矗矗、傴僂攀援、身不能負、足不能屣、衣襟撕裂、手足戰栗、心驚魄動、汗出如雨、傾仆相繼、膚破血流、倐見一不整齊之三角形石門者、則爲王尙書之第二營也。入第二營門、營爲蝸牛殼形長洞、順西北行、狂風怒吼、呼吸幾停、左方突生一穴、作半圓形、寒氣凜冽、土人謂王尙書乘涼處。更入、氣頓溫和、馨香樸面、一穴略方形、下有石盈石盤陷於地、則曰王尙書餐室也。對方曲折凹入、可烹調、可貯物、則又曰王尙書臥室廚房軍裝室也。此外有石如人、土人曰、十年前尙不如此成形、今成此王尙書復生矣。考其實際、雖由石灰質漸成、然土人望漢之心、不亦足見一斑也耶。

八、傳言江心坡石旦覲傾向我國、爲英捕繫密支那、已越獄而逃、不知去向、騰南滾札則傾向英國、英人委爲密探、是否確實。又此二人在江心坡勢力如何。　石旦覲現爲英人再尋出、已恢復自由。騰南滾札雖傾向英人、亦不過迫於勢力、時起反動之心。二人在江心坡之勢力、頗能左右一般土民。

九、調查坡內各寨戶口數目、及人種類別習俗。　各寨戶口數目、已分載日記中、不再瑣述。至江心坡全境、大小村寨約七百餘、人口數萬戶。人種分蒲蠻、浪速、僰夷、（即擺夷）傈傈、啃龍、母拉六種。問其人種之由來、土人答云、先是彼等之祖先、確係漢人、因在內地作亂、値孔明征蠻、分配地權、願歸王化者在內、願

自由者入山生活。於是伊等之祖先、願自由山居、由中國之瀾滄兩江之江頭一帶、移住江心坡之上部、因人口增多、更及中下部。伊等爲漢族子孫、永世不敢忘漢族、現下受屈於英人（彼等呼英人爲嘎[illegible]、又呼爲阿租亞。）之下、亦是一時無法、切望漢人拯救之云云。其坡內之一切禮法、純以孔明製下之五輔德（彼等亦呼孔明爲五輔德、意即代夷人製禮法之大聖人。）爲標準。其習俗可分家庭婚姻死喪社交四種、敍述如下。

甲、家庭之中、以古而論、爲原始生活、以今而論、爲共同生活。一年四季、以草木之榮枯而爲計算。一月之朔望、以月光之盈虧而爲計算。一日之時刻、以日影之偏正而爲計算。每當春耕夏耘秋收、或造屋修路之際、百姓先至官家、爲之盡力農工事、官家則宰牲釀酒、恣其飲食、不給工資、官家事畢、然後百姓互相協助、其待遇亦如官家、特量力款待耳。飲食以早晚二次爲正餐、午飯隨便、喜冷食、惟早晚二次之食物微熱之。其菜蔬以野芋山薯爲主、青白菜瓜類次之、藤尖野菜又次之。調和滋味、以酸辣爲尚、鹽薑葱蒜芫荽爲佐食品、魚蝦野鼠鳥獸蟲類之肉、爲款客要物、酒則日常不可少也。房屋爲長方形、官家長至三四十丈、寬四五丈。民房之小者、長四五丈、寬二三丈。均蓋以草、竹木爲棟樑。房之外、有門窗戶牖、房之內、有寢室廚室客室。家無不樓、樓上住人、樓下養畜。入大門形如豬之上顎、漢人謂之豬嘴房。富者有石磨一盤、木臼數個、以之磨物杵米等用、穀殼稷麩、深可及膝、蚊蚤蠅蚋、不計其數。更、則爲男女遊玩之所、名曰願房、凡成年男女、均以此爲歡談戀愛之所。由此登梯、爲二門、內即正房。

凡客入內、先於火坑旁坐定、若主人不在、不可輕出、否則即指爲竊賊。主人若在、彼先問姓名、（坡內多保郭楊王梁張趙陳李等姓、此亦爲漢人子孫之一大鐵證。）繼問來意、苟對答合心、則主人喜形於色、表示歡迎、待如親友、傳給烟酒、然後可隨意走其後門。因後門懸有神台、若妄衝之、必殺牛祭謝也。平時任其家衣被各帶、主人僅給篾蓆一張、以當茵褥、方木一塊、以當靠枕。掛刀不得以刀柄向大門外、烹茶時筒口（野人茶皆用竹筒裝置。）亦不得向大門外、謂人死乃爾也。彼此傳遞物品、或行走、須由背後、否則恐跨其足、（土人敬足不敬頭、頭可跨、而足不可跨。）有反五輔德行爲大失體面。客返時須由正門出、不如是、即爲欺主。家中除以竹籮貯栽糧食外、無倉廩、無箱櫃。富者以瑪瑙珠、琥珀耳筒、刀鎗矛戟、爲貲財。貧者內室中衣被襤褸、火坑旁柴薪數株、如是而已。

乙、男女之間、講自由戀愛、每至午後六七時、即至遊玩室名曰願房、歌舞並作、嬉笑自由、凡至成年而未結婚者、罔不以此爲定婚之機會。其法戀愛之男女、彼此先以烟盒手飾用物交換爲質、然後請通知女家、擇期結婚。以銀泡項圈、瑪瑙珠、琥珀耳筒、漢人銅鑼、矛戟、及統裙、豬牛、刀鎗、爲聘禮。女家受聘禮、即准男家預備親迎。及期、媒妁先往女家、女家遴選送親者多人、男女各半、身負篾籮、內貯奩儀、手持培嫁之大鑼、刀鎗矛戟、媒人將新娘牽於中心、送親者簇擁而行。新娘故作羞啼不肯行、媒人送親者百般勸慰、且啼且行、慢步蹣跚、紆迴轉折、始至男家門外。男家於新娘未至之先、搭神臺二、爲男女兩家祀神之用。下繫牲畜、旁栽長草多簇、新娘及媒妁送親者於旁坐下、新娘居中、身披黃巾一方、

作喜欣之色、以竹蓆爲墊、以木塊爲凳。男家令道士於神台前禱祝畢、取活豬一頭、將其膊一刀兩斷、媒人及送親者負聘物擁新娘穿草而過、並入男家。男家卽將竹蓆各物攜入宅內、以爲新人茵褥之用。新娘到男家後、卽入廚烹調食物、煮酒、分檳榔、以享賓客、以敬翁姑、家人行見面禮。男宅令道士卜問應先宰何牲。問畢、以刀剖豬腹、斷鷄頭、以矛標牛之胸部、牲尚未死、卽分其肢體、吮其血肉、慘狀豈忍視之哉。翌日仍宰牲如故、跳舞倍常、肉食不盡者分之。男家更以喜物送賓客、以表謝意。此婚姻情形之大略也。其男女工作、女頗操勞。男則多貿易漁獵、否則終日在家坐臥、以烟酒檳榔爲消遣品。遇有合意客來、通宵談講、猿語猱聲、令人心煩。婦女晨四五時、卽起舂米治膳、日間挖山種地、一切家政、莫不經心、稍不洽男意、卽拳棒交加。且班次必小一輩、如男呼表兄者、婦女須呼表叔、重男輕女之習、亦多與漢人相同也。

丙、凡婦人生產、嬰兒下地後、必使產母負水一筒、用其力以去淤血。人死、先哭、擇定葬期、以煮熟鷄卵二枚、遍地滾之、至何地擅合不動、卽爲吉地而葬之。葬時、以木板四塊鑲砌、葬後、復擇期於墳四周作橢圓形挖深壕、謂壕愈深、子孫愈發達。問之、則曰、此五輔德所教也。斯亦奇矣。

丁、土人以穀熟爲過新年、在夏歷冬月、各家往來換食新穀、必至有穀無幾、始爲年之終了。物品甚少買賣、尚存以物易物之風。凡造房栽種修路等工作、彼此互助、不給工資。如有急事發生、山官擊鑼吹

牛角放鎗爲號、人民聞聲、各負軍器齊集、不至者重罰。鳥獸極多、鳴聲晝夜不輟、如有獵獲虎豹獐麂兎鹿之類、須割一腿送山官。非祀神不得宰牲、祀神祝告、須先請漢人孔明王尙書、然後及於他神、獵獲巨獸亦然。祭畢、將肉盡分、官民一體、不分軒輊。惟禱祝者得耳一對。頭歸祭主、懸諸大門、永遠保存。飯菜以葉包之、人各一份、湯則盛以木竹、蹲踞或席地而食。

十、搜查歷年我國治理證據、及各土司土弁頭目承襲委札印文並碑記等件。 此項證據、聞石旦覩山官昔有漢人發給之銅印一顆、已爲英人搜去、此外委札碑記等物、搜去者不少、此時再行搜集、十分困難。惟漢人之三鬚叉、馬鞍、明清兩朝之大鐵三脚、長矛、江西磁、鐵鍋、並清朝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間之銅錢、坡內存者尙多。蕩頗土人有石鍋一口、云其祖人得自恩多樣王尙書營中、石鍋外面鐫篆書中國天朝四字、底鐫一王字、(員)以其有關史蹟、負之而出。

十一、坡內人民、與漢人交易、多嗜何種物品、漢人有住居其地否、我國銀元銅錢有在內行使否。 坡內人民、與漢人交易者、多嗜烟酒、尤以鴉片爲最、布衣次之、刀鎗剪子硝磺鉛錫銅帽(用之發火射鎗)又次之。漢人住其地者極少、卽有之、亦同化土人矣。我國銀元、在內不能行使、惟銅錢土人作爲秤碼紡綫之用、各處均有。

十二、土民談話用何種語言、有曉漢語之人否、華人出入、英人防範情形及土民待遇情感如何。 江心

坡土民、各有語言、卽蒲蠻㸚夷浪速猓猓四種。此外啃𪁉毋拉、不知操何種語言。彼等別有組織以員所到者觀之、前四種又多以蒲蠻語爲主。曉漢語者百人中難尋一人。華人出入、英人防範最嚴、用兵把守渡口外、復於坡內行連坐法、有收留漢人者、戮其家族。員此次入內、每至一寨、土人多有哀求離去者、誠恐英人得知罪及也。又出江心坡渡恩梅開江後、英兵尾追一次、幸繞道潛行得免。土人對漢人情感尙好、無時不望漢人援救。

十三、土民崇奉何種宗教。　崇奉多神教、以諸葛武侯王驥尙書爲主。

十四、土民住屋食品如何、各種畜類均有否。　土民住屋均爲長方形、詳情已於前家庭中述及。食品以米稷玉蜀黍爲大宗、山薯野菜等次之、間以鳥獸魚蝦介蟲之物爲佐食品。畜類豬牛鷄犬甚多、牛甚大、鷄甚小、豬多白足白腹、從無閹之者。馬羊未見、貓多斑。

十五、坡內較大山脈河流有幾、高度寬狹險要如何、河流有無灌漑行船之利、是否均有橋樑籐溜可通、瘴毒如何。　坡內較大山脈、北部有雪山、夷語稱見蚌終年積雪。中部有爽阿嶺、以長勝卡馬嶺、以高尖勝支區嶺。夷語稱大山爲蚌南部有崩瓦嶺、來龍嶺、蚌南嶺、王驥營盤在此蚌朗諸山、均高大奇險。河流坡內最大者爲康河、夷語謂江河爲卡次爲直梯河新馬河、此外小河甚多、均無灌漑之利。河小者有橋、大者以筏渡。北部較寒少瘴、中南兩部炎熱、瘴毒最盛。

十六、土地肥瘠出產如何、何處宜水田、何處宜山地。　江心坡土地、除北部雪山脚稍瘠外、其餘皆肥饒、出產旱穀玉蜀黍蕎豆芝蔴等類甚多。竹樹叢茂、可蔽天日、鹿角鹿皮鹿胎虎皮麝香熊膽麂皮各種山貨亦多。土人遊獵爲業者、往往依之爲生。礦物卡章出玉、水色不佳、英人禁止開採。拱高產金、能羅產銅、亦均尚未開採。能林、蕩頗、腫木坤、三處出鹽、土人以竹筒熬食。工業有篾器、婦女能織刀砍布、質緊密耐久、値頗昂全坡一望皆山、土人惟種山地爲生、罕水田。

十七、江心坡出產黃果漿樹否、如有、出產面積量數及採取方法如何。　坡內有黃果漿樹、但皆野生、而成林者少。昔爲出口大宗、今土人僅用以糊篾籮作烤酒之用。

十八、土民不乏傾向我方之人、應加意撫綏、使其內向。　此事員在坡內時、因防英人知曉、未便明白鼓吹。惟隨時多送土人物品、祀神時爲之買牛購豬鷄、寬給飲食、使之來親、暗示以無忘中國漢朝。迨一月一日員出江心坡渡恩梅開江抵東岸目拉時、其頭人名目拉像、權勢能及江心坡南部、令其號召坡內土民來目拉開跳舞會、以資撫綏籠絡、到者二百餘人。是晚五時、先放排鎗、次敲鑼打鼓、男女紛紛跳舞、手舞足蹈、彼等並扮員爲土人舞、員亦樂於趨就、與之雜舞。未及半時、復扮員爲王尚書、因作歌以教之曰、王尚書來了、王尚書來了、穿得好、跳得高、脚踏竹笆樓、手執斬羊刀。羊子羊孫揮刀下、黃頭髮、綠眼睛、瞧你那裏跑。繼又扮員爲孔明、復作歌以教之曰、孔明孔明、他是中國的將星、他好平蠻

不好殺蠻人。一把鵝毛扇、揮得動萬馬千軍、阿嘎嘎、你看他神與不神。幾個小白羊、怎能同大獅奮爭、你們趕緊歸我手掌下、莫反心、莫反心。彼等聽之、且歌且舞、與員同起同落、員給以酒食、男女痛飲、皆大歡喜。員復宣講中國德意、使其內向。土人云、去年七月中見二日爭鬥、紅者勝、白者敗、（此事仰光華文報緬文報均載云、於是日晨七時、火車經餘慶地見之。）紅者中國也。且不時地震、此爲漢人勃興之光、言時喜形於色、並願員將來再入江心坡爲彼等坐把（坐把即土司土目之類）云云。其傾向於我之心理、溢於言表矣。

十九、除調查江心坡中南部區域外、北部及東西恩梅開邁立開兩江情形亦應注意調查。江心坡東北渡恩梅開江、可達浪速猓夷各地、西北通坎底康藏、西南渡邁立開江、通密支那猛拱戶拱玉石廠一帶。恩梅開邁立開兩江、各處均有渡口。其餘地段、已另有他員探查報告矣。

卷六終

雲南北界勘察記

卷七

第五組調查員張元欽

自騰衝出發經古永昔董渡大金沙江經密支那野人山孫布拉蚌渡邁立開江入里麻（即江心坡）中上部騰南猛木缸戛康河騰龍藏樣戛木科俄犬戛木扁戛各地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八日　晴、早十時、由騰衝起程向西行、經叠水河、上莊村、向西北沿山麓行、至高田楊姓宅宿、計行程四十里。

九日　晴、由高田向西北沿山箐行、二十里、經歡喜坡、路西有猓猓六七戶、山頂住紮古永保安隊一分隊。下坡至板橋、有猓猓八九戶。過古永河、此河源出歡喜坡西北、下游即檳榔江、可徒涉、當道之處、有木橋。過橋沿河東邊行、經黃草壩、楊台石、大樹腳、箐口寨、麻栗山、白家寨、麻栗樹、沙家寨、鄭龍寺、大寨、徐家寨、吳家寨、許家寨、張家寨等村。河西為芭蕉林、大壩、祺蚌麻、新塘、蒼山、楊家寨、江家寨、王家寨、胡光沖等寨。過古永小街、適逢街期、市人四五百。稍息、過小河橋、石牌寨、轉西由田壩小路進、過河、經瀨石頭寨、至硝水塘梁正中君宅宿、計行八十里。

十日　晴、早七時、由硝水塘經梁家寨、晉來寨、古永大街、其舖面整齊、街期五日一次、人數較小街加倍。

過古永河橋、河水至此稍大、不能徒涉。過橋爲潘家寨、董家寨、上中下馬橋、當戈、茶花塘等地。經高橋、沿河邊向西行、二十里、至猴橋、住㹦猓五戶。猴橋用籐製成、形勢最險、因有馬、橋不能過、由上游長塘繞涉。長塘住㹦猓三四戶。過河越坡、至牛圈河宿楊姓宅、計行程八十里。 牛圈河、居山半坡、爲古永去密支那咽喉之地、住㹦猓六七戶、設有各項稅局及保安隊。旅客脚人來往、必住此地、但給養不便。

十一日 晴、晨向西越坡、經瓦崙山頂、路北丈許有中英所立第三十七號界樁、築砌樣式與前大啞口所見私立界樁同。下坡二十里至甘稗地宿、計行程五十里。甘稗地住㹦猓十餘戶、給養不便、用品食物、皆由古永購來、寨旁建有英官站一所。

十二日 晴、由甘稗地下坡五里、過魯通河、源出瓦崙山又名高良工山、下流入登邦河、水大不能徒涉、有鐵索橋以通往來、橋長三十公尺。路北山坡爲濫河寨、住茶山野人十餘戶。過橋向西沿山麓行、路南山坡爲新寨、住茶山野人二十戶。又進五里、至俄窮寨宿、計行程六十里。此地居山麓、北爲魯通河、住茶山人十餘戶、種山爲生。寨東山頂有英人官站一所、冬季駐英兵十餘名、保護商旅、並住警察一名、嚴查偷運煙酒。

十三日 陰晴、晨下坡、經腊牌、住茶山人二十餘戶、種山爲生。過腊牌河、下流與魯通河交會爲登邦河、

有鐵索橋、長四十公尺。又進爲陸基。分上中下三寨、下坡至昔董壩宿、計行程七十里。 昔董壩爲一菱形、人民居山麓、多水田。昔董營盤距灣募四十二英里、常駐英兵六七十名。昔董廳官亦住於此、昔馬拱北及石峨河南皆其轄地、有漢商三戶住此、售賣雜貨與附近野人。

十四日 陰雨、由昔董向西北支路行、忽坡忽箐、至蠻腮宿、計行程七十里。蠻腮居木里河之西、居民五十戶、由我蓋達土司地遷來之僰夷居多、種田爲生。三前年設有初級小學校、教師係雲南天理人、科目爲漢文緬文英文三種、今則停辦矣。人民多勤苦者、畜類豬牛馬鴨皆有。木里河源出昔董廳署東面山麓、寬狹不一、有三四十公尺者、有五六十公尺者、下流與登邦河合匯入恩梅開江。

十五日 陰雨、停住一日。

十六日 陰晴、由蠻腮向西行十里、與片馬來路交會。向西南行一里、經南允、居民七八十戶、經營小商業者六七戶、僰夷野人緬人漢人均有、幷有市場、每五日趕街一次、街人二三百。此地爲平壩、廣十餘里、水田多、故產穀米甚豐。又行六七里、路西爲定柏央、住蒲蠻十餘戶。再行十里、有英官站一所。又去爲南莫檬、住僰夷六七戶。再去經崖啞各痛、住蒲蠻七戶。又前行、與昔董來路交會、繼進過瓦宋河橋、抵瓦宋宿、計行程七十里。 瓦宋北面河邊、有英官站及兵房各一所、駐兵十餘人、煙酒局一所、駐警察二三人。附近皆平原、田土肥沃、水利稱便、左近村寨由我內地遷來僰夷不下千餘戶。

十七日　晴、晨向西南行、路東爲能蠻、住僰夷五十餘戶。復前行、路旁皆水田、種植茂盛、村落皆僰夷居住。又進爲灣募、住民三百餘戶、漢夷雜處、有小市場。並有英兵營官站、並駐兵十餘人。灣募西爲大金沙江、乘小舟溯江行約四里、至密支那宿華人旅店、計行程約四十里。

十八日　晴、住密支那。是地距騰衝縣城八日程、英設府署於此、商旅雲集、人口五百餘戶、緬人漢人僰夷土人英人雜處。東爲大金沙江環繞、西有鐵道、北爲府署兵營、南爲學校工場、中爲市場。市中汽車馬車脚踏車皆有、房屋清潔、街市寬廣整齊。英兵常駐數百、步騎砲工各種皆有、其兵多爲野人戈爾卡戈拉人三種。並設有公路局、專司所屬路政。此外醫院、電報、郵政、林務、學校、各種機關、皆應有盡有。

十九日　晴、由密支那向北沿大金沙江行、一英里、經喜打坡、居戈爾卡人百餘戶。又一英里、爲蠻坑、居民四十戶、設有小學校、爲昔日自江心坡贖回之蒲蠻件當。隔江東岸爲弄朗、住僰夷三十戶。又八英里、爲件哥露、住戈拉三戶。又二英里、爲羅朗英官站。再進二英里、爲阿朗、住蒲蠻二十戶、漢人二戶、員等卽宿此、計行程四十餘里。

二十日　晴、晨過阿朗河、有鐵索橋、牛馬汽車均可通行、長三十公尺。過橋行一英里、爲灰土寨、住僰夷四戶。又行三英里、路東爲耿卡各寨、居蒲蠻六七戶。又三英里、過正康河橋、路旁爲英正康官站。復行三英里、經正康寨、居蒲蠻十餘戶、種山爲生。再行四英里、至蕩薩宿、計行程四十餘里。是地居江之西、

住蒲蠻十餘戶、僰夷漢商各一戶。

二十一日　晴、由蕩薩向東行、經而別寨、住民十餘戶。至邁立開江邊、有渡口東渡江心坡爲歸叨寨、住僰夷十餘戶。員欲由此渡江入江心坡、因無密支那府護照、被防守渡口之兵盤查阻止、仍回蕩薩宿、計行程十餘里。

二十二日　晴、由蕩薩向北沿邁立開江邊行五英里、經英人威西官站、有戈拉一戶住守、及漢商永和興在此辦糧米、兼售貨物。又行四英里、爲彭因河、又五英里至木梭足宿、計行程約五十里。

二十三日　晴、住木梭足。此地位於密支那之北三日程、東濱邁立開江、西爲高山、北爲木梭河、中有小坡三互相連絡成鼎足形、英人建營盤、住兵二三十名、以資防守、并設有郵電及官站。山麓箐邊、住騰衝漢商四五戶、售賣雜貨與附近野人。山半住蒲蠻十餘戶、種山爲生。此處有渡口入江心坡、託漢商胡某代僱土人紮竹筏、準備明日渡江。

二十四日　晴、早飯後、土人將筏紮好欲渡、忽來英兵二人、勒阻東渡、仍住此明日再行北上。

二十五日　晴、晨過木梭河橋、往北行七英里、過朋康河、又行六英里至德央足宿、計行程四十餘里。此地居邁立開江西岸、北爲德央河、有英官站一所、漢商二戶、現擬建築房屋、預備住兵。西山半坡爲包孔寨、住民十餘戶。江東爲江心坡、山窪部爲孫巴蚌、住民四十餘戶、分住三寨、皆蒲蠻野人也。

二十六日　晴、晨過德央河橋、行九英里、至宿卡宿。是地居山頂、有英官站一所、地勢最險、東西皆大箐、爲出入咽喉之地。昔日路由西巴孔寨北上、頗崎嶇、今闢汽車路、故改由此。東北有蒲蠻四五戶、與官站相連、江邊爲角戈寨、分大小上三寨、戶口共九十餘戶、亦蒲蠻人也。

二十七日　晴、晨向西北行五英里、經能滿各痛、住民三戶、又沿山麓進、忽坡忽箐、七英里、至格朗養宿、計行程四十里。　是地居山半、有英官站一所、住戈拉一戶、漢商二戶、西爲格因督、有蒲蠻十餘戶、東江邊有村、住民六七戶。

二十八日　晴、由格朗養沿大路北行二英里、經木拜各痛、住民十餘戶。又一英里、過杜魯河橋、長八十公尺、其北爲杜魯央、住民四戶。由此越坡東北行、可至崩弄蚌營盤。又沿路北進四英里、至谷花棒宿、計行程將及三十里。

二十九日　晴、由谷花棒向西北行五英里、路南爲而坤拱、居民十餘戶。又二英里、東北隔山箐約數里、爲卡讀戈、居民三十戶。西山麓爲賴養拱、居民二十戶、此寨住民與蒲蠻稍異、名曰木汝人。又三英里、至騰拜宿、計行程三十餘里。　是地居山麓、有官站一所、並戈拉人一戶、土民十餘戶、漢商二戶。此地土人與蒲蠻稍異、女子短衣赤足、着圍裙、裙邊綻海巴百餘、腰腿圍漆籐、項戴車磲、頭包花布、髮結在後、以銀練束之。男子髮有剪者有不剪者、皆包花布一方、短衣圍裙、赤足。至男女出入皆負篾籮、以資

載物、男子並左佩刀、喜嚼煙草、此則各種土人皆同。

三十日　陰雨、繼續向西北行四英里、路西爲三戈拱、住民二十戶。又一英里、路西山頂爲滚乃各痛、住民百餘戶。又一英里、山頂爲木戛蚌、住民十餘戶。又二英里、西山脚距路十里爲客暖、客督、督李、住民二十戶、十餘戶不等。又進一里、東山頂爲瓦蚌戈、住民二十戶。以上各寨給養便利。又進二英里半、至埋通宿、住戈拉一戶、漢商一戶、計行程三十餘里。

十二月一日　陰、由埋通下坡、沿箐邊向北行五英里、東北山坡爲坎結戈、住民二十戶。又進二里、南山頂爲懇坎、住民二十戶、又四里、南山頂爲賴賽戈、住民三十戶。又三英里、爲思南河、再進三英里、山頂爲夜枯各痛、住民十餘戶。又行三英里、抵瓦鬧卡宿、有英官站、虎豹最多。計行程六十里。

二日　陰雨、由瓦鬧卡向北行二英里、經直乃各痛、住民十餘戶。又三英里、經瓦鬧枯、住民十餘戶。越坡一英里、至孫布拉蚌、又名新營盤、宿漢商號內、計行程將三十里。由密支那來、爲一百三十六英里、約合四百五十華里。

三日　晴、住孫布拉蚌、日間出外查看情形。其地在密支那北、坎底之南、邁立開江枯門嶺之間、距騰衝縣城十九日程。大山綿亘、地勢最高、東西北三面皆箐、設有廳署兵營及郵電等局、其位置分布如次。營盤居西北山頂、東爲日光報場、東南爲普通醫院、路工局、郵電局、漢商售貨室、再下爲官站、煙酒局、

廳公署、警察署、拘留所。現又興工建築、擬將營盤移置廳公署附近、常駐兵五六十名至百名。廳署與營盤之間、有漢商數戶、在此開設小舖、並爲英人包攬建築工程、或包運郵件。其蒲蠻野人、則住四面山上。即東南爲瓦鬧枯、住野人二十餘戶。又西北爲石窩央奔少補、石拱補、肯都寨、馬其各寨、住土民十餘戶至二十戶不等。北山頂爲木扁戈、木潤補、廣南補、解刀補、神朗補等寨、各住土民二十餘戶。

四日　晴、住孫布拉蚌。

五日　晴、日間往孫布拉蚌東面老巴各痛、烏羅蚌二寨視察、各住蒲蠻二三十戶、晚仍回孫布拉蚌宿。

六日　晴、住孫布拉蚌。此地英廳官名武耿茂、年三十餘歲、緬人也。辦事忠勤、漢人有事、多維護、不刁難。武官名江心、年三十歲、英人也。其下有兵頭三人、階級等於我國之尉官、戈爾卡人也。常駐兵百名、其兵爲戈爾卡、野人、猓猓、戈拉四種、近年戈拉最少、分步兵工兵砲兵三種。槍皆五子、砲有水機關三支。其軍用物品糧餉、每年冬季由密支那運來。

七日　晴、由孫布拉蚌起程、并僱揹伕一人向東行、三十里、爲拱獻戈、住民十餘戶。又進二十里、至而鬧寨宿、有英官站、計行程五十里。

八日　晴、由而鬧沿山麓行二十里、至孫蚌、住民十餘戶、有英官站一所。過潤河、行二十餘里、至林蔴宿、計行程五十里。林蔴居山上、距邁立開江邊四里、住民二十餘戶。

九日　晴、由林藤向東行四里、至江邊、員等正欲渡江、入江心坡、被孫布拉蚌廳官（在此收門戶稅）看見、立派通司課長警察頭人等、將員等阻止、盤問姓名籍貫、來此何幹、有無護照。告以騰衝人、名張雲波、爲某號小夥計、往江心坡買山貨、並售零物。該廳官未置信、卽將所攜貨物細密檢查、幸未檢出何項證據。但其疑竇終未釋然、派人監視、不准自由行動。晚間、並將員等一行四人拘捕、雙手緊鎖、復派兵監視、儼如重犯。翌晨、員再三申辯、確係騰衝某號夥計、英廳官乃以電話詢問該號、其經理與尹專員熟識、亦頗有國家觀念、直承係該號夥計、並允負責担保。英廳官乃將員等釋放、並囑在此等候、不准他去。而員等已受飢受寒一晝夜矣。

十日　晴、早膳後、英廳官又傳員等至其住室、好言安慰、并云昨晚拘禁、非本廳官故意爲難、因向例未常見之漢人、無密支那府護照、不許北來。江心坡地、我們尚未經營就緒、野人智識未開、兇蠻異常、我們人少、尙不敢往、爾等入內經商、深恐有傷性命、兩國會案、又須交涉賠款、故爾阻止。若必欲去江心坡貿易、待數日派往江心坡人員軍隊到此、再行同去等語。員聞得與英員闖入江心坡之語、不禁喜出望外。

十一日　晴、早膳後、英廳官派警察二人、送員等回孫布拉蚌暫住、俟英軍隊人員到後、再行偕來。回至孫蚌宿。

十二日　晴、回至孫布拉蚌某號宿。警察并取得收條而去。

十三日　晴、住孫布拉蚌、請號東電密支那該號東向英府官聲明、員等係該號夥計、欲往江心坡貿易、俟入江心坡之軍隊人員到孫布拉蚌時、准其隨同前去。

十四十五十六等日均住孫布拉蚌。

十七日　晴、午後二時、入江心坡之英軍隊文武官員二人到孫布拉蚌、將員等及某號經理喚去問明情形、允員等同彼等進江心坡貿易。

十八日　晴、隨同英員出發、至而闊、英員及兵士住官站、員等宿頭人家。

十九日　晴、由而闊至林蘇、英員住江東林蘇、員等仍住江西林蘇頭人家。

二十日　晴、由邁立開江西岸林蘇渡至東岸宿。時英員外出、通司隨員等又將員等交兵頭看守、不准走動。嗣英員回、乃得自由。但英員仍多惑疑、不准自由與野人接談、暗囑兵役隨時監察。　林蘇地平坦、邁立開江貫其中、寨分為三、江東一寨、江西二寨。江西常駐兵十人把守、有英官站電局。江東有土民三四戶、江心坡領袖騰南滚扎之弟在此開設小舖、各貨俱全。江寬二百公尺、備小木舟五六支、以資罷渡。是地為江心坡中部人民來往要口、每至冬季、英政府僱土民製竹筏十支、以資載運人馬貨物。　英人經營江心坡已四五年、今冬英員分二路入、一由蕩薩兩江交口處之歸叨進、經營巡視下

段。一由林蔴入、經營巡視中上段、員等剆同此路英員入。此路文武官各一員、士兵一百五十名、醫官隨員通司警察十餘名、駝馬三百八十四、五子槍三百五十支、水機關二支、推輪小槍二十餘支、子彈俱全。又銀錢糧食鳥槍器物百餘馱、其糧食每月並陸續由密支那坎底二地運至歸叨林蔴存儲、隨時取食。

二十一日 晴、英員令各馬脚整理一切、準備明日出發、員等住林蔴等候

二十二日 晴早五時、由林蔴起程、沿江南行十餘里、轉東行、經次朗讀戞、住氏十餘戶、建有英官站一所。又進、忽坡忽箐、至木扁戞宿、計行程四十里。 是地居民三十餘戶、蒲蠻與木汝人兩種、給養便利、五穀鴉片皆有種者。北爲共切戈、住民二十餘戶。英員到後、招集附近頭人、善言安撫、教以忠厚爲人、四季修理道路、改良風俗、提倡教育、并查詢土人刀槍人口出產、詳細記載。有持長刀一把來驗者、給印洋五元、槍一支、給印洋十元。婦女代拿柴取水者、每人給洋一元。詢驗完畢、集合頭人攝影、各給鳥槍一支、子彈十二發、並謂如打獲野獸將皮報官領獎。晚間、復開放留聲機、寨中男女老少、團集靜聽、并教以禮節、各給零星小物、無不歡欣、直至夜十一二時、方各歸宿。員在旁靜觀、英人誘惑手段、土人無不墮其術中、殊可懼也。

二十三日 晴、晨五時向東行、南山頂爲木定督、住民二十餘戶、北爲木項戞、住民三十戶。又進至閏木

宿、計行程四十里。是地位於山頂、寨亦隨山分住、成鼎足形、住民四十餘戶、給養便利、產茶並雜糧。英員工作一如昨晚、並購酒數十斤、召集男女持鏵鼓開游藝會、土語稱曰擺戛。移時少壯咸集、各持芭蕉葉於右手、男女雜踏羣聚而舞、或圓或方、或左或右、步法整齊、且歌且舞。警察則排列四圍、持燈照耀、或代擊鏵鼓、約二時許始止。英員各給以酒及煙草之物、至午夜方各歸宿。英人知土人好小利、故施種種小惠以結其心、所費雖不菲、然將來所得之代價、則不可以道里計矣。

二十四日　晴、由閏木東行、經而虹戛、住民四十戶。其北至騰南寨、東至木紅戛、南至而排猛、爲三路交口中心。又行十五里、路北爲埋康、住民四十餘戶。又進至諾紅宿、居民百餘戶、計行程四十餘里。英員工作同前。

二十五日　晴、由諾紅向東北行、忽越坡、忽入箐、抵康河邊宿、計行程二十餘里。康河、土名康卡、野人稱水爲卡、凡江河皆以卡名之。源出江心坡東北部、西南流入邁立開江。寬狹不一、有百公尺者、有四五十公尺者、爲江心坡中最大之河流。其流急湍、以竹筏運渡、同行人馬器物未渡完、員等宿河西岸。

二十六日　晴、日間續渡運貨物、至晚運畢、員等亦渡宿河東岸。

二十七日　晴、由康河向東行、越坡、至騰龍宿、計行程十五里。騰龍居山巔、東北南皆大箐、住民百餘戶。土地肥美、產茶最多、給養便利、英員照常施惠連絡土人。

二十八日　晴、由騰龍向北復向東行、至藏榛戛、住民四十戶。又前行下坡、渡乃河東岸宿、計行程二十餘里。

二十九日　晴、由乃河越坡、北為卡弄戛、居山巔、住民各不相連、沿山脊居住、戶口百餘、客弄人也。又進為定角戛、居於山巔凹部、住民二十餘戶。又進為定國戛、住民二十餘戶。此二寨人民頗懶惰、糧食不足。英人今年方經營至此、現又加意撫綏、給以金錢器物。晚宿定國戛、計行程十五里。

三十日　晴、隨英員住定國戛休息、并探查前方路途能否通行。

三十一日　晴、聞向東越坡三日、渡恩梅開江至拖角、因前方為大山所阻、不能前進。故復向西行、經木坤、住民十餘戶。下坡經木林戛、住民三十戶。又沿山麓越坡至木蘇戛、住民十餘戶。下坡十餘里、至冷蚌戛宿、計行程二十餘里。冷蚌戛住民十餘戶、東南五里為林蚌戛、住民二十戶。西為客姑河、四時可徒涉。此帶土人、為蒲蠻浪速二種、無知無識、貧者甚多、有穿蔴布衣者、有蔴布衣並無、只用蔴布一塊圍下身者、英員見之、給以錢物、教以禮節、皆欣喜不已。

二十年一月一日　陰、沿舊路至木蘇戛、向西南行、下坡五里、經耿噴戛、住民五戶。又進至客姑河、其水西流入乃河、而匯於康河。越坡沿仙俄蚌山麓行、十里至吳明俄犬戛宿、計行程三十里。　俄犬戛居民十餘戶、位於兩山之凹部。寨南北為俄蚌、又曰雌雄山、高數千仞、大石嶙峋、森林茂盛、兩兩相對、中

間相距二三百公尺、土人謂明時王尚書若不死、當建署於此。并說神話云、天氣晴爽、晨黎明、常有身穿白衣老者出現。又謂英政府曾派人數次考察、此山一產金、一產銀、俟林麻江邊營盤建好、土人稍開通、卽來開採。故土人又名金銀斗山、卽雄山產金、雌山產銀等語。

二日　陰雨、住俄犬戞休息。英員照樣召集頭人訓話、察詢一切、賞給錢物。并將石旦覩之妻傳來、好言安慰、問石旦覩自逃走後、住於何處、做何事業、家內人口如何安生。若他能親身來此、江心坡全境、仍歸其管轄。本文武官攜有英政府之委狀、可將此狀交之。其婦騰氏答云、我夫前年英官由我家拘去後、卽無音信、或生或死、我毫不知、今家道貧寒、難以度日。我家只母女二人、若要苦苦追究、只有我母女同官去密支那死而矣。真情一言不露。英員給以錢物、置之不理。英員無法、只得任之。石婦之不懼威迫、不受利誘、殊可欽也。

三日　晴、由俄犬戞向東沿山麓越坡、山頂爲木科、住民十餘戶。又行十里、至木叔戞、住民六七戶。再行十餘里、至木蒙戞宿、計行程四十里。　是地居山麓箐邊、四面大山環繞、住民二十餘戶、給養不便。英員照常詢問連絡、并下令各寨頭人、如能將石旦覩交出、當有重賞、否則將令士兵各處搜查、并將各頭人拘送密支那監禁。晚間、復誘土民戞擺作樂、午夜方散。

四日　晴、由木蒙戞向南轉西沿山腰行、十餘里、至都則補、住居二十餘戶。又西北行爲石甘央、住民三

十餘戶。又進山頂路北爲木林埋、住民四十戶、給養便利、與仙俄蚌隔深谷遙相對。又進南山頂爲木林落、居民五十餘戶、盛產樹漿、土質肥美、糧食豐富。又進十餘里至慈念戞宿、住民三十餘戶、種雜糧、計行程五十里。

五日　晴、由慈念戞向西沿山麓行十里、經布殺多戞、居民三十餘戶。又行五里、路旁有大石、高三尺、寬四尺、形似一靴、底朝天、口向地、土人言昔孔明到此所做記號、使兵士知其由此經過。今土人目爲石神、經必敬之。又行一里、過啞口、十六年英兵被土人襲擊、死兵官一人、士兵數人、卽此地也。又進至故因戞宿、計行程三十里。　故因戞居山半、住民五十餘戶、東爲箐、西爲皆家蚌大山。十六年、英兵被土人襲擊、退紮是山、後被土人追圍之、困居半月、救兵至、圍乃解。是役擊死武官一人、兵頭士兵共七人、在此火化後、武官兵頭發回密支那安葬、士兵卽埋於此、故英員每冬季到此、必殺牛羊祭之。故因戞頭人故因都、係石且覲之岳丈、死未幾、現設弔安葬、殺牛做擺、親故畢集、頗熱鬧。英員以石且覲必來參與、卽倡言曰、英政府有命任石且覲爲江心坡山官、故因都死、本官願殺牛羊祭之、並送印洋二百餘元爲禮。土人智識淺薄、貪一時之小惠、卽告以石且覲在此、可令其來會。英官喜極、卽令人買牛羊數頭、酒數百斤、加意撫綏土民、一面開放留音機、一面以貨物分給男婦老幼、並使其敲鑼擊鼓作樂。土人亦歡呼震地、午夜始散。

六日　晴、在故因戞停住、並調查一切。是地土質肥美、產雜糧、並茶、樹漿樹亦多。採漿之法、以刀砍開樹皮、漿汁流出、以布拭之、紐擠缸中、置釜煑之、水乾漿固、卽得。在昔為江心坡野人山出產大宗、今已無人採取矣。各寨並種草綿、自紡自織、裙料多自織者。芝蔴出產亦多、或自行炸油食用、或售之密支那。

七日　晴、早膳後、石旦覩出見英員、面致嘉獎、暗命兵頭整理槍械、嚴密防守、勿使再行逃去。後和顏問石旦覩云、自爾逃走後、居於何處、是否去漢地、現下漢人情况如何、爾可直言、本官不罪爾也。石答云、江心坡昔歸漢朝管理、坡內土人歷代崇奉孔明王尙書、昔委我祖為頭人、下分十四頭目、再下各寨置伙頭一人、歷代納貢漢朝禮物。英官前來、要我率領士民投英、我不能作主、我如勉强投英、必遭殺害。後英官來將我拘去、我只得設法而逃。我逃走後、非到漢地、仍住江心坡各山頭家。英員云、可同我等一路回密支那、當不汝罪。旋卽命通司警察準備酒米禮物、送往故因都家、男婦老幼排列同行、士民有擂鑼鼓者、有持火槍長刀及樹枝者、魚貫而行、手舞足蹈、鑼鼓並鳴、聲震天地、英員則且行且攝影焉。到故因都家後、喜戲移時、復出小孩數名、有赤身以樹葉為衣服者、有頭戴假面者、有持長矛者、尾隨主人前行。男女百餘、復繼小孩之後、或圓或方、或左或右、進退一律、勿得參差。庭中立樹數株、將應殺牛羊、繫樹上、游行者繞牛羊一周、卽用矛標而分食之。其肉多寡、以親疏為準則。此野人跳喪情形也。晚間、英員仍招集戞擺、並給土人以物品焉。

八日　晴、由故因戞向北行十五里、至木樣戞、居民二十餘戶。又進七里、經鄧甘各痛、住民十五戶。再進十里、至落空、又名江心地、宿、計行程三十餘里。落空東南距俄犬戞三十里、西爲康河、住民五十戶、產雜糧、鴉片、綿花、及黃果漿、給養便利。

九日　晴、住落空。日間、英官教土人禮節、幷調查戶口物產。晚仍召集土人戞擺。昨日夾石旦覩同行、隨時加意防範、恐其復逃也。今日員面石旦覩、乘間告之云、漢朝派人來調查、將來救爾等、汝應堅持勿投英。石旦覩云、我已待漢朝三年、迄未見來、漢人能助我二三千支槍、我能逐出英人、今余已入英人掌握、此去生死未卜矣。員告以勿灰心、漢朝終來救爾等。

十日　晴、由落空向西北行三里、至王碾戞、住民四五戶。又行十里、山脊爲木顯戞、住民七十餘戶、土質肥美、給養便利。下坡十里、至乃河與康河交會處、宿、計行程二十餘里。

十一日　晴、住河西岸。

十二日　晴、越坡十餘里、至埋盤戞宿。其地位於山頂凹部、住民六十餘戶、產茶、並雜糧、鴉片、蘇子、綿花之類、土地肥美。英員對石旦覩監視極嚴、晚間各隘口皆放步哨。

十三日　晴、由埋盤戞向西行十餘里、至奪若戞、住民三十餘戶。又行二十餘里、達舊路閏木宿、計行程四十餘里。

十四日　晴、由閏木返至木扁戛宿。

十五日　晴、由木扁戛返至夾朗讀戛宿、計行程三十餘里。

十六日　晴、由夾朗讀戛向北行四十餘里、至共慷戛宿、計行程四十里。是寨住民三十餘戶、給養便利。北至木勺猛三十里、東爲大山。

十七日　晴、由共慷戛向西行至蚌旺戛宿、住民四十餘戶、計行程四十餘里。

十八日　晴、由蚌旺戛向西行三十餘里、至林蘇江邊東岸宿。

十九日　陰、早膳後、英官對員云、爾等同入江心坡內貿易、有無利益、竊坡內貧寒者多、恐亦無甚利益、今書字一張給爾等、可由此回密支那。查員等自去歲十二月十九日隨英員入江心坡、至今日適滿一月、對於坡內情形、粗知梗概、始終未被發覺、亦云幸矣。乃與英員分別、回至孫蚌宿。

二十日　雨、由孫蚌向南行二十餘里、過恩南河、春冬可徒涉。又進越坡二十里、經木先戛、住民十五戶。再進行五里、至共獻戛宿、住民三十餘戶、有英官站、計行程七十餘里。

二十一日　晴、由共獻戛向南行十五里、路旁爲木榜養、分大寨小寨老寨三寨、計七十餘戶、老寨有英官站一所。由此東南行至崩弄蚌營盤、員等住山麓、計行程八十餘里。

二十二日　住崩弄蚌。英營盤位於山頂、駐兵三十名、外有電報員醫士警察共十餘人。一切用具食品、

皆由孫布拉蚌分發、夏秋則僅駐兵十餘人。

二十三日　向西南行五十餘里、至考戛、住民三四戶、乃江心坡解放之伴當男女配合居住、建有英官站一所。

二十四日　晴、向南沿箐邊行十五里、坡頭爲譚洞戛、住民六七戶、有英官站一所、看守者爲戈拉人。又行十五里、經木架多戛、住民三十戶。又進交杜魯河舊路、至格朗養宿。

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　晴、由格朗養沿舊路至密支那。

三十日至二月八日　晴、由密支那循舊路回至騰衝縣城。

附調查報告

謹遵照專員原發調查任務表應注意事項、分條報告如下。

一、江心坡面積究有若干、長寬大略各若干里、土人如何稱呼、是否恩梅開邁立開兩江間全部均稱江心坡。　江心坡、爲我明時舊里麻長官司地、面積究有若干、雖曾在內行走月餘、未經測量、不敢意斷。但知由南至　行走須二十七日程、東西寬窄不一、有八九日程者、有十餘日程者、長約千餘里、寬約二三百里至四五百里。位於邁立開恩梅開兩江間、土人稱江頭地、華人稱江心坡。英人於民國十五

年進兵强佔、現劃分爲六大猛、卽阿朗猛、木工猛、木勺猛、能絨猛、騰南猛、而排猛、六猛、約共九百三十七寨。

二、江心坡英人由何年開始侵佔、現經營至何處、尙繼續經營否、經營方法步驟如何。　英人經營江心坡、始於民國十五年、是年春、先召集坡內山官頭人來密支那開會、厚加賞賜、以結其心。秋末、大兵分三路入、一由東面渡恩梅開江進、一由西面孫布拉蚌林蘇渡邁立開江進、一由邁立開恩梅開兩江交口蕩蘺渡歸叨進。由歸叨入者、土人乘其不備、伏山中襲擊、死英兵官一人、兵頭三人、士兵三四人。英兵經此襲擊後、卽行退出。十六年秋、又以金錢禮物、誘結頭人、並以重兵加之。土人於英之來、心非所願、但力不足與抗、惟有隱忍、派人向我國呼救。嗣後英政府每年秋末派文武官員率兵分路入、調查戶口、撫綏土民、平治道路。並攜鉅款、爲伴當向山官頭人贖身解放、使之自由。入內英員兵士、至翌年春、復全數退出、夏季則令坡內頭人自行維持。土人心意、仍望我國實力援救甚殷、故英人現尙未敢派收門戶錢也。英人經營江心坡、除以兵力威迫外、復以財物牢籠其心。如每巡游所至、召集頭人及老幼男女、或給以鳥槍銀錢、或賞以酒食衣褲、病者幷送藥爲之醫治。土人好小利、已漸有受其誘惑而墮其術中者。

三、江心坡各地行政區域如何劃分、駐兵區域有幾、是否曾設行政官員及軍隊常駐治理、兵官人種及

數量若干、土民傾向如何。聞英人於格仔土木匀戛兩地、設立縣署縣佐營盤、及藥房電信局等公署、是否確實。又此二地位於江心坡何部、幷查明其位置。 江心坡、英人尙未設官常駐治理、有事惟各就其隣近之官署暫爲處理。如北端阿朗猛木工猛、歸坎底廳處理。沿邁立開江中部騰南猛而排猛、歸孫布拉蚌廳管轄。恩梅開江沿邊、歸拖角廳管轄。此外幷無縣署縣佐營盤藥房電信局等公署之設置、亦無一定駐兵區域。僅每年冬季分頭入內游行、翌年春末退出。今年入內游行者、一由蕩薤歸叨進、游巡南部、一由林蕪進、游巡中上部。每路文武官員各一人、士兵百餘人、醫官及日光報員一切人等十餘人。糧秣用品各自馱載、所到之處結草爲營、走時廢棄。至格仔土及木匀戛、均位於江心坡西部、倘未有建設各種公署之計劃也。

四、英人强佔區域、一切政治交通教育實業稅收郵電等項設施如何。 英人於强佔區域日久之地、其政治交通教育實業稅收郵電設施如下。

政治　北段未定界區域內、英人設有坎底、孫布拉蚌、拖角、三廳、各設廳官一員、下設山官頭人助理。所有各級官員、爲人民排解紛爭、俱極認真、不敢稍有偏袒情事。

交通　英人於强佔區域內交通、計分二大幹路。一由密支那至坎底、一由灣募至片馬。路寬六尺至一二丈不等之土路、頗平坦、橋樑堅固、人馬暢行。由密支那至德央足、汽車已通行、明年幷可通至孫布拉蚌。由灣募至大地方澤勒苦、汽車亦已通行。其他至各寨者爲支路、人馬亦能通行、惟較幹路稍

小耳。初修挖時、由英人勘測、後派各寨人民挖修、每人日給印洋二元、近年以來、逐漸減少為一元至二三錢不等。各路設主任一人、稱曰路巴布、各小段工頭一人、隨時督修。今幹路除橋樑外、每一英里（約合華里三里三）給印洋十五元、支路給印洋十元、不論工程大小、由附近人民派夫修理、每年必須修理一次。故一入其境、均康莊大道、無復崎嶇之感矣。

教育　英人於野人教育亦頗注意。密支那、坎底、孫布拉蚌、拖角、以及各處較大村寨、均設有一級至四級或至七級之小學校、教育野人兒童。學校經費由政府供給、教員亦由英官派來、學科以英文緬文蒲蠻文為主、其他算術手工游戲次之。書籍由公處發給、筆墨紙張服裝自備。畢業後、由政府派充相當職務。

實業　除各種野人能自織衣裙料、自編篾器、並種雜糧外、無其他實業可言。

稅收　漢夷人等、無論買賣何種貨物或牲畜之類、均不收稅。惟年終土民每戶納門戶錢印洋一元半。漢人冬季來經商者、人收二元半。其常駐開設商鋪者、視其事業之大小、課以資產稅、有年收四五元者、有十餘元至數百元者。

郵電　昔董、昔馬、拱澤勒、苦木梭足、德央足、金攬蚌、孫布拉蚌、崩弄蚌、林蘇、坎底、羅孔、拖角、片馬等處、皆有電話電報郵政之設置、以資聯絡通信、軍事要隘、並有日光報。電話日光報僅英公務員使用、電

報郵信、則商民均得拍發投遞。以密支那爲總匯、各處電報信件、皆由此轉。由密支那至坎底及拖角片馬一帶之郵信、爲騰衝僑商李廷桂包辦、月包印洋二千元。

五、聞英人以鉅款代江心坡伴當贖身、恢復自由、已無主僕階級存在、其辦理情形、與解放後土民情况各如何。　江心坡各土官、例養奴僕數人以至數十人、稱曰伴當、所有操作、皆賴伴當爲之、已則頤指氣使、安坐而食。自英人侵略後、以鉅款代伴當贖身、恢復其自由、强壯者令其當兵、年老或體弱者、給以金錢用器、使男女配合成家、自謀生活。現已無主僕階級存在、咸得平等自由。自解放之後、土官頗不願、但亦無可如何、一切操作、惟以錢僱人耳。

六、英人經營江心坡、自十八年我方禁止我邊地䭾脚行走後、一切物品如何運輸、英人有無感受困難影響。　英人經營江心坡、初皆僱用我國馬匹䭾載、自十八年我方阻止我邊地洋脚行走後、英人卽僱用其屬地大猛允及蔴栗壩之馬匹䭾載運輸、毫不感覺困難。我邊地脚人、每年反損失脚價印洋數十萬元。

七、肯都樣木硃繞碟老位於江心坡何部、傳言尙有明時王尙書驥營盤、又碟戞有漢人石碑、（如有應將碑文騰下。）確否。　肯都樣木硃繞碟老三地、位於江心坡北端兩江之中間、歸能絨猛管轄、確有王尙書驥營盤。惟年代久遠、僅存遺蹟、土人之年老者尙能道及、年幼者則不知。至碟戞之石碑、則無人知、卽有恐亦

被英人毀壞滅跡矣。

八、傳言江心坡石旦覲傾向我國、爲英拘送密支那、已越獄而逃、不知去向、騰南滚扎則傾向英國、英人委爲密探、是否確實。又此二人在江心坡勢力如何。　江心坡石旦覲確傾向我國、故於十七年派人來騰請求援助、後爲英人偵悉、將其拘捕解密支那、中途脫逃、非由密支那獄中脫逃也。自脫逃後、仍在江心坡潛居、未敢露面、英人以其在江心坡有相當勢力、（其下有十四小官、九百三十七個火頭。）故多方設法哄誘。石旦終不爲動、潛伏不出。騰南滚扎爲石旦妻兄、被英威嚇利誘、向英亦非本心。英人知石旦潛居江心坡、今冬英員入坡多方偵察、卒於一月七日、在故因戞將石旦覲誘出。石旦爲江心坡反英之惟一領袖、今既爲英誘出、此後恐無復有反英之人。員隨此路英員入江心坡、乘間告石旦覲云、中國已派人來此探查、設法救援江心坡、應堅持勿投英。石云、我待漢朝已數年、只須漢朝助我三千桿槍、我能將英人逐出江心坡境外、無須漢兵助我、漢朝遲遲不來、今我已入英人之手、此去生死未卜、恐無法爲力矣。言已、頻搖其首、似不勝其憤恨者。員告以無灰心、漢朝終有來助之時、石言此事極望早日實現。由此以觀、石旦覲於我始終如一、盼我援救且甚切也。

九、調查坡內各寨戶口數目、及人種類別習俗。　江心坡村落、計有九百餘寨、約數萬戶、其人種有五、即蒲蠻、浪速、僰夷、傈僳、客弄、是也。其中以蒲蠻爲最多、浪速客弄次之、僰夷傈僳最少。蒲蠻又稱大山野

人、其習俗與他種野人大同小異。婚姻分正式婚非正式婚兩種。非正式婚即自由婚、男女兩相戀悅、交合育兒後、始成夫婦者。正式婚則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夫婦者。然野人婚姻多自由、大抵男女成年時、每於晚間至所謂願房者閒談嬉戲、日久情生、兩心相印、再由父母或媒人聘定迎娶而成夫婦、野人婚姻結合、多以此法。喪葬、與漢人大不相同、人死、將尸置於鬼房、晚間、闔寨到其家圍坐擊鑼鼓鬧喪、至夜一二時始散、如是三日、始行棺殮。富有者、即宰殺牛羊猪鷄、親故戚來、祭奠安葬。貧則草草了事。墳作橢圓形、四圍挖深壕、墳上建草蓬、高度視死者年歲及貧富而定、富而年高者、高二丈許、貧者幼者、僅數尺或丈許、其式如錐形。若婦女在產期中死亡、或男子見血而死者、則火葬。土人嗜煙酒、親友往來、多以此二物款待、茶飯亦所不惜。重義氣、患難相助、至死不變。有病不知醫藥、惟殺牲祭鬼。

十、搜查歷來我國治理證據、及各土司土弁頭目承襲札委印文及碑記等件。 北段未定界區域、英人未經侵以前、我國所委之札委印文、多有存者。自英人强佔後、已歷年歲、均被搜查銷燬無遺矣。

十一、江心坡人民與漢人交易、多嗜何種物品。漢人有住居其地者否、我國銀元銅錢、有在內行使否。江心坡土民、與漢人交易、最嗜鴉片及酒、此二者皆爲英人所嚴禁、購買頗不易。次則喜鐵刀、斧子、鋤頭、及裝飾品之銀手鐲、銀項圈、銀鈕子、料珠、銅銀器之類。他如大布、顏色線、針、洋雜品羊毛絲線等物、

並各種菜籽、亦皆喜好。漢人無住居其地者、數年前冬間、有入內買易、今則英人防範極嚴、漢人已絕跡矣。我國銀元、不能行使、至通洞銅錢、土人用以紡綫、流行江心坡內者不少。

十二、土民操何種語言、有曉漢語之人否、華人出入、英人防範情形、及土民待遇情感各如何。　土民各有語言、就中蒲蠻語較普通、土人來往、多以此種語言爲主。土人之曉漢語者則甚少、僅有由騰衝干崖移來僰夷、及每年出入漢地負鴉片野人略知之。土官石旦覷、騰南滾札木拱照孔、阿朗腊、亦曉漢語、以石旦覷爲最嫺熟。華人出入其地、英人原不大注意、自我阻止馬四代英人駝載、並騰衝界務研究會將黨國旗及總理遺像之銀牌發交江心坡土人携囘懸掛後、英人卽下令各處嚴加防範、禁止華人出入。卽由密支那北上至坎底一帶、苟非英人熟識之人、非覓號保向密支那府領得護照、亦不准通行。至土人對華人、情感尙好、惟受英人威嚇、卽有偷渡入江心坡者、亦多不敢留宿招待、恐英人見罪也。

十三、土民崇奉何種宗教。　土民無所謂宗教、惟信鬼、人有疾病、則祀鬼。最崇敬孔明王尙書驥二人、尊之爲神。近數年英人强佔後、亦間有信奉耶蘇教者。

十四、土民住屋食品如何、各種畜類均有否。　土民住屋皆草房、以木竹爲柱椽、上覆茅草、四周圍竹籬。屋爲長形、高三丈餘、寬二丈許、長短不一、富者及頭人有長自十餘丈至數十丈者、貧者亦四五丈。一

端爲正門、一端爲鬼門。屋皆有樓、裝以竹笆、（如漢人之樓板。）人住樓上、畜居樓下。樓上復分隔多間、炊食寢處、皆在其內。食品最簡、不用碗筷、飯包於葉、以手撥食、湯水則盛竹筒中。助食品以鹽辣子酸菜爲主、青菜洋芋芋頭雜菜次之、魚肉爲最上品、但每月不得食一二次。畜類以猪鷄爲多、各戶皆有、牛馬則甚少、惟富者及頭人畜養數頭而矣。

十五、坡內較大山脈河流有幾、高度寬狹險要如何、河流有無灌溉行船之利、是否均有橋樑藤溜可通、瘴毒如何。　坡內較大山脈、史書載有溫冬整冬二山、但土人均不知其位置所在、以員調查所知、以東北部雪山及俄犬山爲最大。其高度約二千公尺、地勢險要、冬季積雪數尺。河流除恩梅開江、邁立開江外、有康河乃河二流較大、此外小溪尚多、皆西流入邁立開江。各河流兩岸大石崢嶸、水復急湍流深谷中、故無行船灌溉之利。過渡時以小船或竹筏運渡。瘴毒高山則無、沿江河低窪之處、則最盛。

十六、土地肥瘠出產如何、何處宜於水田、何處宜於山地。　坡內因森林茂盛、枝葉腐化、土質最肥、山坡向陽之處、宜於山地。江邊平坦之地、宜於水田。惟土人僅知種山、不知耕田、故江心坡中上部尚無水田也。

十七、坡內出產樹漿樹（又稱黃巢漿樹）否。如有出產、面積量數及採取方法如何。　坡內有樹漿樹、惟成林者少、每寨十餘株或數十株而已。採取方法、將樹斫開、以布拭其汁、置釜中煮之卽成。往昔有商人收買、土

人採取、今無人買、土人亦不採取矣。

十八、土民不乏傾向我方之人、應加意撫綏、使其內向。　英人經營是地、已歷數載、土民傾向我國者仍多。員此次僞爲某號夥計、得同英員入內探查、本欲隨時鼓吹、撫綏土民、因英員暗中監視甚嚴、無從下手。

卷七終

雲南北界勘察記

卷八

第六組調查員狄壽楷

自騰衝出發經滇灘之非河踰扒拉大山渡小江沿恩梅開江北上經浪速地蛇怪窩門臘埂河駝龍墨河恩空烏泥岔角江踰高黎貢雪山渡潞江經知子羅瀘水各地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下午二時、由騰衝縣城出發、遵照任務表指定路線前進、經侍郎壩、響水溝、至龍蓯山宿。計行程約四十里。

十八日　晴、晨七時、由龍蓯經馬站街、固東街、至阿幸街宿、計行程九十餘里。

十九日　晴、晨八時、由阿幸至滇灘忠孝寺宿、計行程二十餘里。因時尙早、至營盤街購備物品。

二十日　大雨、在忠孝寺覓雇馬匹及脚人。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日　均大雨、住忠孝寺。

二十四日　早雨、午晴、至阿幸街購布及油鹽等物。

二十五日　大雨、仍住忠孝寺。

二十六日　晴、上午六時、由濾灘忠孝寺向班瓦啞口前進、經營盤街、麻栗壩、至班瓦啞口、約四十餘里。此啞口有英人私立界樁、在路西小山頂上、號碼爲四十二號。由此下坡順昌銀溝河而下、行四十里、有英人官站一所、其地名昌銀溝。東北約三里處爲昌銀溝寨、有猓猓六戶、分住二處、相距里許、員等卽宿該寨頭人家。計行程八十餘里。

二十七日　晴、晨由昌銀溝寨向西北順河行、二十餘里、過長龍河、有大石橋、人馬可通行。過橋有路順河向東行約三十里、有英人官站、地名長龍河、此路通拖角大道。過橋向西北行約三十餘里、至魯必宿、有猓猓八戶、並有英人官站、計行程六十里。

二十八日　晴、由魯必出發、經石拋河、有木橋、北岸地名石拋、前有人戶三家、現已他徙。越張家坡、行四十餘里、至魯江壩、有英人官站、並無人戶。由此再登高良工山、行四十餘里、至岡房宿、有猓猓一戶。

二十九日　晴、由岡房出發、盡下坡路、行二十餘里、至朗卓宿、有茶山浪速人二十餘戶、寨南端有英人官站。由忠孝寺來各種貨物行李雇馬二匹馱載、由此前去、馬多不便、在此另雇揹伕三人、代揹行李貨物。

三十日　晴、由朗卓下坡至之非河（又稱石牌河）邊、約二十餘里、過籐橋、長二十餘公尺。順河南岸向西南坡斜上、約行三十里、至安噬、分住二寨、每寨相距約十望、兩寨計有浪速人十四戶。本日在此止宿。由朗

卓西北去二十餘里、爲茅貢、有茶山人約五六十戶。

十二月一日　晴、由安嶮向西行、約十五里、至罵章、住浪速茶山人共計十八戶。由此順河行四十餘里、至黃鐵宿、住浪速茶山人共二十戶、寨西南有英人官站。

二日　晴、由黃鐵向西南行二十餘里、翻山向南行四十里、至板俄宿、有浪速茶山人十九戶。

三日　晴、由板俄向東南行三十里、至罵礦、住茶山人十六戶、寨脚有英人官站。由此下行十餘里、至獨木河邊、有木橋。過橋行十餘里、至獨木寨宿、有茶山人二十戶。

四日　晴、由獨木寨順河向西南行約六十餘里、至詩羊寨宿、有猓猓四十戶。

五日　晴、由詩羊向西行約六十里、至石路宿、有猓猓四十戶。此二日途程、因行高山絕谷間、雖行終日、望之猶在眼前。

六日　晴、由石路行三十餘里、至卽賴宿、有浪速人十戶。由此越坡、卽英人孟愛營盤、駐有英兵四十七人、兵官一人、電報電話日光報俱備。

七日　晴、由卽賴經孟愛下面行約十餘里、至安高、有浪速茶山人二十戶。北行二十里、至山宗、有浪速人十二戶。順恩梅開江南下、爲英屬密支那大道。順恩梅開江北上、可通石灰卡。因羅孔山官經石灰卡至孟愛一帶調查戶口、恐其識破、故由此仍向東行、二十餘里、至獨木寨宿。

八日 晴、由獨木過橋行二十餘里、至板領寨、有茶山人二十戶。由此再行三十餘里、至板俄宿。

九日 晴、由板俄行四十里、至黃鐵。再行二十五里、至小朗卓宿、有茶山浪速人十餘戶。

十日 晴、由小朗卓向西北行十里、至埃洞、有浪速人十三戶、前設有英官站、現已折毀。由此西行四十里、至老槽宿。

十一日 晴、由老槽向東北行二十餘里、過之非河、再行二十餘里、至積賴、住茶山浪速人共二十戶、寨東南有英人官站。由此東北行約十里、至思坐宿、有浪速人二十戶。由此向南約十里、渡雞屎河、有木橋、過橋行十餘里、至鷄脚寨、有英官站在寨之西南端再去十餘里、至茅貢。

十二日 晴、在思坐休息、覓雇揹脚、及曾去恩梅開江上游者、作爲嚮導、託思坐頭人亢宗代覓、得勞干卜石及揹伕三人。

十三日 晴、由思坐向西行二十餘里、渡勞干河、有竹橋可通。過橋行十餘里、至勞干寨宿、有浪速人十三戶。

十四日 晴、由勞干向西行五里許、至英人羅孔營盤。是地位於山巔、附近設有工事防禦、路南爲兵官房、路北爲郵電房、及掩角廳官住房、北爲山官房。由此向西南行、下至山半約六里、爲牛窮。有浪速八戶。再西南去爲石灰卡、有浪速七戶。由羅孔向北行二十里許、至石筆宿、有浪速十八戶。石筆北方與

隴候相對、有浪速十一戶。兩寨之間、有木孔河、東北爲木孔寨、住浪速人十八戶。東上爲胞看寨、有猓猓十戶。木孔河自東向西流入恩梅開江。

十五日　晴、由石筆向北行約十餘里、過木孔河橋、續向北行二十餘里、至滿董宿、有浪速人十九戶。該寨之東北山頂、爲五桀寨、有浪速人十七戶。

十六日　晴、由滿董向西行約十里處、與由石灰卡順江北上大路會合。由此向南順江行五十里、至肯癡。員等順江行五里、有渡口、名泥馬渡、通江心坡、由江西岸北上爲尙獄、再西去四日達石旦。沿江東岸北行十餘里、至隴歹英官站、其隴歹寨在路東山上、相距約十餘里。再行二十里、日晏、在隴歹山脚露宿。

十七日　晴、由隴歹山脚行十里、過魚洞河、有木橋可通、復行二十餘里、至勞折、與江心坡之紙傘大寨相對。勞折寨有浪速人二十戶、前英人設有官站、現已折毁。由勞折向北行約十里、至耳正宿。

十八日　晴、由耳正行十餘里、至諾寨、英官站在寨之東端、有浪速人十五戶。向北順江行至印正、再向北行二十餘里、至比兒（又名板櫈）宿、有浪速人二戶。

十九日　晴、由比兒向北行約二十里、至癡舌寨、有浪速人二十戶、並有英人官站一所。再北行十里許、至棱落宿、有浪速人二十五戶。

二十日　晴、由梭落向北行十餘里、至科八寨、有浪速人十七戶。再行二十里、至小江邊慘贈寨宿、有浪速人二十二戶、並有英人官站在寨之東南、距寨里許。小江、土人呼爲莪窮卡、源出板廠山、匯入恩梅開江、爲茶山浪速一帶較大河流。（明德按內兄印泉先生滇西兵要界務圖注之莪衛河、卽小江也。）

二十一日　晴、由慘贈順小江西岸行十里、至小江渡口。渡過小江、有竹筏及籐橋兩種。筏用竹製成、於兩岸繫定竹繩二根、由此岸渡過彼岸時、以二人每人牽拉一繩而渡、可省划力。籐橋長五十餘公尺。過渡後行十餘里、至娥排寨、在小江東岸山頂、有浪速人十戶。順江邊行十餘里、至瞞雞（滇西兵要界務圖注作芒居）寨宿、有浪速十四戶、並有英人官站。今日過小江渡口時、守渡者謂由此往北、須有拖角或羅孔廳官之字據、否則不能過渡。交涉至再、方准員等至瞞雞寨與山官洪亢商議、再定行止。至瞞雞與洪亢接洽、彼云、奉英官命令、所有江心坡及項高以上、漢商概不准去、卽至此者、亦須報告。君等既至此、日前拖角廳官派來警察昨往項高、君等明日至項高與頭人鬩節商議可也。員聽此言、殊爲焦慮、如果被阻、不得前進、則任務未能完成、將何以對尹專員及國家。竊思土人好小利、乃多送禮物與洪亢、並告之曰、吾等因上方蔣亢頭人欠款、現屆年邊、特往討取、並無別意、明日見警察時、須爲方便。洪亢心動、允送行沿途代爲照料。

二十二日　晴、由瞞雞向北行十餘里、至耳忠寨、有浪速人八戶。再行二十里、至勞闊寨、有浪速人九戶。

小江西去不遠、匯入恩梅開江。員等由此離小江北行、越坡約十五里、至項高（漢西兵要界務圖注作央高）寨宿、有浪速人十七戶、並有英官站。

二十三日　晴、晨與洪亢向北行、距寨約半里許、適遇英警察、阻止盤問云、爾等由何處來、做何生意、有無拖角羅孔英官公文。員答以並無公文、因上方蔣亢頭人欠吾等牛數頭、布三十匹之款、現今漢人年關、故爾稍帶貨物、順便前去收取舊賬、別無他事。警察復云、由此以上、英官尙未收取門戶錢、所有漢地來貿易者、概不准去。言至此、卽命野人將員等所攜貨物行李細密檢查、並無違禁物品證據、復搜查員等身上、亦未搜出何項證據。警察阻止不准行走、令到寨中頭人宅暫住、待三四日英官至此淸查門戶、報告後、再爲定奪等語。員等無可如何、只得隨之至頭人閎節家暫住。警察名覽少、係野人、對英極忠實、故於員等監視頗嚴、一面囑閎節、不准出門、一面告員等如私行走動、卽行拘捕。員度旣至此地、逃亦無法逃、待明日再爲設法。然心胸則無時不焦急、夜不成寐。

二十四日　晴、今日員與閎節等各頭人計議、向英警察覽少言、吾等確實往北向蔣亢等收賬、若不容去、可照野人之理、爾代蔣姓償還欠債、吾等卽不前去。覽少不允、答俟英官至此、再爲定奪。員思維再四、如英官至此、必不容行、須設法先走爲佳。乃約覽少外出、賄以印洋十元、其意始活動。員復送閎節等頭人、並其他野人各禮物多種、覽少與頭人等始允于明日下午暗送員等北行、由覽少頭人亢歹

同行、照料一切。彼等謂由此以上沿江各地、盜賊甚多、危險異常、須慎防等語。員聽後、殊覺惴惴、但任務所在、亦不暇計及其危險也。仍準備明日北行。

二十五日　晴、由項高北行十餘里、至覽所、（滇西界務圖注作安所）有浪速人九戶。此寨北方有河、名曰浪速河、又名深溝、（滇西兵要界務圖注作滄抹河）英強佔拖角廳管轄至此。河之北岸、僅有強嫫（滇西兵要界務圖注作滄抹）道褒二寨、上納門戶錢。由此以北、概未收取、道路亦未修理。

二十六日　晴、由覽所向西北行十里、過深溝河、有藤橋可通、長二十餘公尺。過橋約十里、至道褒、有浪速人八戶。再西北行二十里、至蛇怪、（滇西兵要界務圖注作審鬼）有浪速人八戶。由道褒以上、羊腸鳥道、崎嶇難行、上下須攀藤附葛、否則一失足、將有性命之憂矣。

二十七日　晴、由蛇怪向北繞一山腿行二十餘里、至耳看、（滇西兵要界務圖注作臘康）宿覽諾家、有浪速人七戶。

二十八日　晴、由耳看向北行三十餘里、至不各（滇西兵要界務圖注作步果）宿、有浪速人二十二戶。

二十九日　晴、由不各寨向西北行約三十里、至耳泡宿、有浪速人十七戶。

三十日　晴、由耳泡向北行二十里、至丈褒（界務圖注作占博）宿、有浪速人四戶。查沿路人烟稀少、道路崎嶇、給養困難、此一帶土人所種生芽、今年被鼠吃去、收穫不佳、土人多以董菜粉野菜芋頭充饑。食米江西略有、但昂貴異常、故員等亦時有絕糧之虞。

三十一日　晴、由丈𡕸向北行、至五愁（界務圖注作莪愁）寨宿、有浪速人十七戶。

二十年一月一日　晴、由五愁行十餘里、至五刻河、有木橋藤橋各一。過橋二十餘里、至不等（界務圖注作布等）寨宿、有浪速人十八戶。

二日　晴、由不等向東北上峩窮板山、斷崖甚多、路頗難行、上下攀藤附葛、且草深數尺、路不能見、須一人前行以刀砍伐開路、蜀道之難、未必及此也。行三十餘里、日已西墜、在一石崖下露宿。

三日　晴、繼續北行十餘里、至兒莫河、（界務圖注作馬濮河）有藤橋可通、長四十公尺。過橋行二十里、至石崖下石房內宿。

四日　晴、由石房行十餘里、至一山巔、有小路轉西行至窩門、有浪速人七戶。順坡向北行十餘里、至布施江、（界務圖注作成木河）有竹橋可通。過橋轉西行數里、至布施（界務圖注作步奢）寨宿、有浪速人二十八戶。布施江西行未幾、交入恩梅開江。

五日　晴、因勤務楊登銳病、在布施休息。由布施渡恩梅開江西去江心坡、有窩米窩澤（界務圖注作莪米莪澤）等寨、產鹽。布施不等一帶、原屬我國領土、清光緒十八年、其頭人等相率向六庫土司請求、願歸其管轄。

六日　晴、由布施出發、順大山山腿上行十餘里、復下箐向西北行三十餘里、抵務歐（界務圖注作莪澤）寨宿、有浪速人十五戶。途中經卜滿河及吃貢河、二河於務歐寨之西會合入恩梅開江。本日行程、皆繞峩窮板

山腿而行、崎嶇萬狀。板廠山之北爲義窮板山、頗高大、由不等以上所經各山、皆此山之支脈。

七日　晴、由務歐行十餘里、經癡空山、過癡空啞口北行十餘里、至朗諾（界務圖注作革安壠）寨、有浪速人九戶。下坡行數里、至竇莫河、（界務圖注作索蒜河）有藤橋可通、長二十餘公尺、河自東向西流入恩梅開江。過橋上坡約十里、至朋踵（界務圖注作削買掌碰掌）寨、有浪速人十九戶、分上下二寨、相距約十餘里、員等宿上寨。查峨窮板山頂最高、展望遼闊。民國十五六年間、有英員三人、兵二十餘人、在此山頂住居數月、測量附近一帶山川。朋踵寨頭人道田、係密支那府所委、每月發給薪金印洋二十五元、一年期滿、往密支那府署領取。

八日　晴、由朋踵出發、向北行三十餘里、至致安（界務圖注作者安）寨宿、有浪速人十七戶。

九日　晴、由致安向北行十餘里、至詩贈、（界務圖注作革安橋）有浪速人十一戶。由此行八里、至朧埂河（界務圖注作老耿江）邊、有藤橋可通、長三十餘公尺。過橋上坂行十餘里、至爲龍旦（界務圖注作委朧單）宿、有浪速人五戶。朧埂河源出高黎貢山、西入恩梅開江、沿岸居民稠密。

十日　晴、由爲龍旦向北上坡行五十里、至駝龍（界務圖注作妥郞）寨宿、有浪速人六十餘戶。駝龍寨頭人三卡倫、乃英坎底官所委、每月薪金印洋三十元。聞民國元二年間、有英員三人至該處探老金山、三卡倫引路、探尋數日、未探獲、至三卡倫屋中歇宿。三卡倫謂土人曰、聞洋人頸硬、刀不能入、今夜試之、吾先砍、爾等一同下手。夜半、三卡倫持刀入、大衆隨之、英員持鎗而眠、刀砍鎗上、英員驚起、衆寡不敵而逃。三

卡倫等追之、英員囘鎗傷一人、方停止追擊。英人逃至片馬、派兵數百、前來聲討。三卡倫亦有准備、順寨之南端山巔、壘石成牆、埋伏抵禦。坡脚爲臘埂河、地勢險要、英兵在臘埂河南岸駐紮、相持數月、無法攻入。嗣派人誘三卡倫歸順、往事不究、英並委三卡倫爲頭人、管轄浪速全地、月給薪金三十元。故此帶地域、英人尙未收派門戶錢、不過遙爲羈縻也。

十一日　晴、由駝龍出發、向北行三十里、至板龍河、(土民曰啊板龍)有藤橋可通、長二十餘公尺、過橋北行五十里、至五約(界務圖注作俄約)寨宿、有浪速人七十餘戶。

十二日　晴、由五約向北行三十里、至干包褒、又名梗倫褒、山頂英人蓋有草房三間。下坂至哈巴河、有藤橋可通、長二十餘公尺。過橋行四十里、至長歹(界務圖注作羅等)宿、有浪速人三十戶、又稱老鼠人。(明德按老鼠人或卽猓夷。猓夷又稱猫子，或稱狄子。)

十三日　晴、由長歹向北行約六十餘里、至十家宿、有浪速人十一戶。前清宣統二年、雲南講武堂總辦李印泉根源奉命查辦片馬案、曾派人探查至此。

十四日　晴、由十家寨向北下坡行二十餘里、至墨河、有藤橋可通、長二十餘公尺。墨河兩岸、人口甚多、有敷寨浪速老鼠人同居。過橋上行四十餘里、至恩空寨宿、有浪速人七戶。墨河有二源、北源出高黎貢山愛末李王(又名理完)啞口、南源出板廠山北、較大、二源於馬難會合西流、至恩空入恩梅開江、比臘埂

河稍大。

十五日　晴、由恩空順恩梅開江北行八十里、至茶切宿、有猍民八戶。若順墨河上行六十里、至昆臘王寨、有猍民二十戶。由此再向西北行約七十里、亦至茶切矣。

十六日　晴、由茶切北行六十餘里、至一山名冷皮褒、在山頂露宿。

十七日　晴、繼續北行五十餘里、至保擋寨宿、有猍民十戶、分住二寨、相距八里許。

十八日　晴、由保擋寨順江向北行五十餘里、至隴成寨宿、有猍民十戶。

十九日　晴、由隴成行二十里、至隴成河、有藤橋可通、橋長二十餘公尺。過橋行四十餘里、至恥零達宿、有猍民十戶。

二十日　晴、由恥零達仍向北順江繞山腿行七十餘里、至大桌仰宿、有猍民三戶。

二十一日　晴、由大桌仰北行三十里、至腊王河、有藤橋可通、長三十餘公尺。過橋行三十里、至腊王塘宿、有猍民百餘戶、爲此一帶村落之最大者。

二十二日　晴、由腊王塘向北行六十餘里、至中一堂宿、有猍民二十戶。

二十三日　晴、由中一堂向北行七十餘里、至烏泥宿、有猍民三十戶。

二十四日　晴、在烏泥休息。查烏泥寨之北端、有河自東向西南流入恩梅開江、土名阿羌河、卽岔角江

也。有筏可通行。此江之北、卽濶勞舖、聞四五年前英兵曾駐紮過。再沿恩梅開江北上爲𤞞夷地、已有第一組探查。員等原擬順岔角江向東北行、因氣候嚴寒、高黎貢山雪深數丈、難以通行、揹脚均不肯去、遂由此仍趆䮠龍、再順腊埂河東行、翻越高黎貢山。

二十五日至二月五日　由烏泥順原路囘至䮠龍。自小江口項高以北、直至烏泥、所有沿恩梅開江東西兩岸皆種山地、無水田、出產惟旱穀、玉麥、黃蓮、麝香、熊膽、芝蔴、棉花之類。人民性質、由項高至茶切一段、較獷悍、尤過於小江之非河流域。由茶切以上、則稍懦弱膽小。

六日　晴、由䮠龍順腊埂河向東行七十餘里、至腊埂寨宿、有𤞞民三十戶。寨南隔河對岸、爲兒洞寨、有𤞞民十餘戶。

七日　晴、由腊埂寨向東行二十里、至藍昌河、有木橋可通、長十餘公尺。過橋行十餘里、至仰聰界務圖注作妙宗寨宿、有𤞞民十一戶。仰聰寨𤞞民與知子羅漢人團紳宿有仇怨、互相苛待、勒索貨物、甚至仇殺。員等至後、誤認爲知子羅漢人、卽行綁縛、欲加戕害。員告以非知子羅漢人、係由滇灘來上河源要賬、後仍由此地趆囘、復許以厚禮、並將所攜貨物留一半抵押、嚮導卜石野人亦留此等待、始行釋放。然已被縛數小時矣。

八日　晴、由仰聰寨向東行十里、至曰舌河、有木橋可通、長十公尺。過橋行十里、至耳擋寨、有𤞞民二戶。

再行三十里、至酒卓（界務圖注作揹脚）寨、有狳民六戶。再前去十餘里、至旦湯（界務圖注作擔當）寨宿、頭人名統航三。

九日　晴、由旦湯寨行約八里許、過腊埂河、沿南岸行、有藤橋長三十公尺。過橋向東行三十里、至隴聰河、由東南流入腊埂河、有木橋可通、長十五公尺。過橋順河行二十里、至緩俄寨（漢語緩羊寨）宿、有狳民三十四戶、尙殷實。緩俄寨南端有小路通岡房、沿途無人戶、須露宿、十餘日始達。（緩俄寨界務圖注作普魯單）

十日　晴、由緩俄寨向東行二十里、至兒門寨、有狳民七戶。該寨西北、有格梗河、（界務圖注作哥耿河）自北來與兒門河交會入腊埂河、兩河相交之東北爲格梗（界務圖注作哥耿）寨、住狳民猓猓共十五戶。由兒門寨順兒門河向東越坡三十里、至吃灣寨（界務圖注作曲歲）宿、有狳民十七戶。

十一日　晴、由吃灣寨行十里、至女兒登寨、有狳民二戶。下坡有藤橋、過橋行數里、至可渴河、有木橋、長八九公尺。過橋溯兒門河行十里、路北相距數里爲可渴寨、有猓猓二戶。再行十餘里、至兒班卡寨、有猓猓五戶。又行十里、至查楚（界務圖注作子壩卡）宿、有猓猓十戶。

十二日　晴、在查楚覓雇嚮導揹脚、决計冒險翻越高黎貢雪山而東、如再踅至仰聰寨、必遭野人毒殺。

十三日　晴、由查楚經高黎貢山西麓、越高黎貢山至半坡、地名馬北西比露宿。

十四日　晴、由馬北西比再上半山、卽有積雪、員等踏雪而行、深二尺許、至板廠山三岔河頭露宿。三岔河頭、卽小江腊埂河曇河之各源所從出、故名。

十五日　晴、由三岔河頭翻板廠山將惡多啞口、雪深一二丈、先以猓玀向前探路、員等隨後跟蹤而行、是日在啞口東北面凹部露宿。日來渴飲雪水、飢吞玉麥麵、其不飢渴爲雪所埋以死者、幾希矣。

十六日　晴、由高黎貢山巓行至東半坡大石房露宿。

十七日　晴、繼續下坡、行至自把上方四十里處露宿。

十八日　大雪、冒雪而行、至自把宿、有猓玀二十餘戶。由查楚翻越高黎貢山、道路崎嶇、峻險萬狀。由馬北西比以上、皆爲雪封、愈上愈厚、直至自把、始漸稀少。每年此路、只通五六七八四月、其餘時期、概爲雪阻。員等翻越數日、正値天氣晴朗、幸得平安而過、否則此一行人、將葬身高黎貢雪山中矣。板廠山將惡多啞口、有英人私立界樁、係以石壘成、並無號碼。

十九日　晴、由自把行十里、至樹木丹、有猓玀十一戶。再行十六里、至惡戞、有猓玀二十戶。再行二十里、至桌案宿、有怒子十戶。

二十日　晴、由桌案順潞江下行十五六里、至潞江渡口、過渡上坡二十餘里、至郭甲登、有怒子二十戶。向北行十餘里、至卜羅、有怒子四十戶、分住上中下三寨、是日在下寨宿。

二十一日　早晴晚雨、由卜羅向北行四十里、至知子羅宿、有人口五六十戶、多怒子、設有行政公署。

二十二日　晴、在知子羅休息。

二十三日　陰雨、在知子羅休息。
二十四日　晴、由知子羅返卜羅。
二十五日　晴、由卜羅向南行十五里、至郭甲登、順江向西南下坡行十餘里、至潞江渡口、有猪槽船可資運渡。過江順江西岸行三十里、至連登宿。
二十六日　早晴晚雨、由連登向南順江西岸行三十餘里、至油登宿、有⿰犭悉子六戶。
二十七日　陰晴、由油登順江西岸行四十里、至瓦泊宿、有⿰犭悉子二戶。
二十八日　晴、由瓦泊向南行三十里、至死猪地、有⿰犭悉子八戶。再由此行二十里、至良泊宿、有⿰犭悉子十九戶。
三月一日　小雨、由良泊順江行三十里、至打猪地、有⿰犭悉子十一戶。再行二十里、至表閘寨宿、有⿰犭悉子二十餘戶。
二日　晴、由表閘向南行五十里、至下科地宿、有⿰犭悉子二十餘戶。
三日　晴、由下科向南行七十里、至稱戛宿、有⿰犭悉子（明德按第一組楊斌銓等所記多猓猓、而狄耆榕所記多⿰犭悉子、究竟潞江沿岸猓猓⿰犭悉子是否同種、尙待考也。）漢人四十餘戶。
四日　晴、由稱戛行二十餘里、至排巴、[illegible]因身體不適、卽在此宿、該寨有⿰犭悉子漢人二十餘戶。

五日　晴、由排巴行四十里、至卯照宿、有前清土弁署在焉。居民漢夷五十餘戶。

六日　大雨、在土弁署休息。

七日　大雨、仍在卯照休息。

八日　由卯照冒雨向南行五十里、至瀘水宿、住民七十餘戶、漢夷同居、設有行政公署。是地分上下二寨、督掌土司在上寨。

九日十日　晴、均住瀘水休息

十一日　晴、由瀘水順江西岸行三十里、至登埂宿、居民八戶。

十二日　晴、由登埂行二十里、至六庫渡口、乘船東渡、行二里、至六庫宿、有漢人十戶。

十三日　晴、休息。

十四日　雨、由六庫過渡復順潞江西岸行二十里、至來茂宿居民漢夷三十餘戶

十五日　晴、由來茂向南行三十里、至麻栗坪、有漢人八十戶再行二十里、至練地宿、有漢人二十戶。

十六日　晴、由練地行三十里、至板娃、有漢人五十戶。再行二十里、至忙老宿、有漢人十餘戶。

十七日　晴、由忙老行五十里、至天旦山宿、有漢人二十戶。

十八日　晴、由天旦山行十餘里、至忙寬、有漢人三十戶再行十餘里、至欠橋宿、有旱擺夷四十戶。

十九日　晴、由欠橋行四十里、至桿頂宿、有旱僰夷五十戶。
二十日　晴、由桿頂行四十里、至大塘宿、有漢人六十戶。
二十一日　晴、由大塘至橋頭街、三十里、住民五十戶。又南行二十里、抵界頭宿、居民四五百戶。
二十二日　晴由界頭西行三十里、至二尖山宿、人口二十戶。
二十三日　晴、由二尖山南行四十里、至固東街宿、人口百餘戶。
二十四日　晴、由固東街南行九十里、至騰衝縣城。

附調查報告

謹遵照專員原發調查任務表應注意事項、分別報告如下。

一、查明我舊日所擬四線經過山川村寨。

甲外務部擬界爲藍色線、由尖高山起、經石峨獨木二河間山頂向西、經孟愛至恩梅開江、沿江北上至小江交口止。

乙雲南洋務局擬界爲黃色線、由尖高山起、經狼牙山、歪頭山、過之非河、登張家坡、高良工山、循扒拉大山脊北上、至小江交入恩梅開江口止。

丙、前指小江邊界爲紅色綫、由尖高山起、經狼牙山、歪頭山、渡之非河、登張家坡、高良工山、經九角塘河、順小江邊直下、至小江交入恩梅開江口止。

丁、石鴻韶會勘界爲綠色線、由尖高山起、經狼牙山、歪頭山、渡之非河、登張家坡、高良工山、順九角塘河、溯小江而上至其源頭板廠山。

二、孟愛羅孔各駐英軍若干、官兵係何種人、其他尙有駐紮英軍之地否。聞英人所設拖角廳治因地震之故、將移設羅孔、確否。　孟愛駐英兵四五十名、羅孔駐七八十名、兵係戈拉蒲蠻浪速哥爾卡等種、官長係英人。員經過時、拖角廳官移住羅孔兵營之北端、而兵則隨時移動、上述兵數是員經過時之人數。

三、由板廠山起、至球江毒龍止、英人私立界樁有幾、質料如何、有無號碼。　由板廠山往北、員所經者、英人私立界樁有五。一在將惡多啞口、一在薩拉啞口、一在四皮、一在愛末、一在理完、俱用石壘成、並無號碼。

四、由小江源板廠山起、沿高黎貢山北上、至毒龍止、中間有無由東入西孔道。又恩梅開江渡口有幾、其險要各如何。　高黎貢山由東入西孔道甚多、在板廠山有一道、墨河源中流有一道、岔角江有一道、均甚險要、他處尙有、因員未經過、不知其詳。至恩梅開江渡口亦甚多、隨處均能渡過、渡時多用竹筏、

亦間有用黃瓜船者、但江水稍平之處始可。

五、小江流域以北、英人經營至何處、是否歸拖角廳管轄、抑另設行政區域治理、土民傾向如何。 小江以北、英人經營至項高門戶錢收至覽所、其蛇怪以北、尙未收門戶錢。覽所以下屬拖角廳管轄、蛇怪以北、則歸坎底管、然亦僅羈縻而已。土人以英人任其自由、未感覺壓迫、我方若派人經營、亦易就範也。

六、英人強佔區域、一切政治交通教育實業稅收郵電等項、設施如何。 英人強佔區域、設廳治理、分住兵丁、每年巡視調查戶口一次。交通亦注重、經營至何地、道路卽接踵修至、人馬暢行。每年修理一次、每英里發給印洋二十五元。教育則小江流域、多有初級與高級小學校、小江以北、則無。實業尙未着手。稅收僅每年收門戶錢印洋一元半。其郵電兩種、兵營官署所在地皆有。

七、調查所經區域各寨戶口數目、及人種類別習俗。 員所經區域、有茶山浪速猓夷傈僳四種、約計數百寨、人口數萬戶、浪速最多、茶山猓夷傈僳次之。其習俗多同、婚姻自由選擇婚配、父母無主張之權。土人不知日歷、以月圓紀月、以糧食成熟獻新紀歲。獻新日、卽爲土人過新年、全家及戚好、或在家內、或至地中、賁酒殺猪雞共食、富者且殺牛、故土人過年、一戶與一戶不同。最信鬼、有疾病輒祀之。有事遠出或經商、先祝告鬼、如事事順適或獲利、回家祭之。一經祝告、卽不順適獲利、亦非祭不可、此土人

因鬼之破費亦不輕也。猓猓外出則打卦、利則行、否則止、此又土人之一迷信。浪速中有所謂黑浪速者、因其所用之物、及食品概不洗濯、如洗則無食者矣、故因之得名。又有稱老鼠人者、其習俗與浪速同、惟語言稍異。

八、搜查歷來我國治理證據、如各土司土弁頭目承襲札委印文、及糧票契約碑記等件、並採查瀘灘隘昔日管理區域西北方至何處。　我國歷代治理證據、如承襲札委印文之類、自英人强佔後、即被英人追繳、或用金錢收買、每張印洋二十元至一二百元不等、今已無存矣。然其證據、尚有可得而言者、如清光緒二十一年間、六庫土司段浩因不等布施（又名不奢）一帶之歸附、曾帶土兵二百餘名至其地經營、並至里麻（即江心坡）之窩澤窩米賣鹽與項高頭人聯宗、曾蓋有木板房一間、現尚存有石脚可證。今窩澤窩米並有鎗及鐵鍋尚留頭人家、此亦可爲證者。至瀘灘隘昔日所管區域、南由獨木河南詩羊石路等寨起、北至小江口項高止、皆其轄地。前淸時夷山各頭人歲納門戶錢、三年撫夷入內一次、土民獻酒一筒致敬、今年長之土民、均能道及之、且尚常念漢官之德政而盼漢人管理焉。

九、土民與漢人交易、多嗜何種物品、漢人有住居其地者否、我國銀元銅錢可以行使否。　土民與漢人交易、多嗜土布衣料、珊瑚、銅鏻、牛、狗之類。漢商有在內買易者、如拖角羅孔石灰卡等處皆有、但須先報英人山官領有執照、方能營業。我國銀錢、與中國接壤稍近之地、如片馬岡房三岔河查楚等地、均

可行使、除此以外、概用印洋。

十、土民操何種語言、有曉漢語之人否、華人出入、英人防範情形、及土人待遇情感各如何。　土人各操各種之語言、與漢地接近及與漢人來往者、稍知漢語、否則一言不曉。華人出入貿易、在英所强佔拖角廳區域、尙可任意行走、惟盤查極嚴。由小江口項高以上浪速地、及江心坡、則嚴禁華人出入。員等此次得由項高潛行北上、可謂僥倖、然已費盡不少手段、且遭幾許危險矣。土人性慓悍、喜則人、怒則獸、惟好小利、任入何家住宿、一經送禮、則事事皆可商量通融。否則、怒目相視、性命且不測矣。

十一、土民崇奉何種宗教。　土民崇奉鬼、不論出行婚喪各事、皆須禱鬼、病亦禱鬼、且以祭鬼爲榮。

十二、土民住屋食品如何、各種畜類均有否。　土民食品甚簡、食白米者少、多食小紅米芋頭及其他雜糧。無碗箸、飯食用芭蕉葉包之、每人一包、用手抓食。住屋以竹木構成、上蓋茅草、長方形、一端爲大門、他端爲鬼房及鬼門、生人不能由鬼門入。大門上滿懸牛羊頭、祭鬼一次、掛頭一個、以牛頭多者爲榮。由大門入、首間爲廚房、次則儲物柴草房、再進爲正房、分隔多間、每間置火堂一、寢處炊食皆在其內。畜類有牛、羊、猪、鷄、狗等、惟無馬。

十三、較大山脈河流有幾、高度寬狹如何、河流有無灌溉行船之利、是否均有橋樑藤溜可通、瘴毒如何。
員所經較大山脈、有狼牙山、歪頭山、高良工山、扒拉大山、峨窮板山、癡空山、皆高黎貢山支脈也。各

山多斷崖嶙峋、高聳雲漢、每經一山、動須數日、其高度均在二三千公尺。河流以恩梅開江爲最大。其次爲小江、再次爲之非河、臘埂河、墨河、岔角江（又名阿光河）等、均流入恩梅開江。恩梅開江有船筏通渡、其餘均有藤橋可通。瘴毒恩梅開江下流較盛、其他河流較少、惟螞蝗蚊蟲極多、毒蛇虎豹亦所在皆有。

十四、土地肥瘠出產如何、何處宜於水田、何處宜於山地。 土地甚肥、無水田、土民惟種山地、無犁鋤、皆刀耕火種、聽其自生自實。出產以黃蓮爲大宗、江心坡窩澤窩米之鍋片鹽、及各莫之茶、亦出數不少。此外並產棉花、獸骨、獸皮、蟒膽、藥材、等物。

十五、加意撫綏土民、使其內向。 員所經區域、有英人經營管理已十餘年者、小江之非河流域是也。有尙未着手經營收派門戶錢者、項高以北浪速地是也。員等足跡所至、各處撫綏、土人皆望漢人前往管理。土民常言曰、日出何方、吾等歸何方管理、實只知漢人是吾一家、不知洋人由何而來。此言顯見土人之心理與傾向矣。

尹明德、字澤新、雲南騰衝縣人、國立北京工業專門學校及北京工業大學研究院畢業。楊斌銓、字祝三、雲南麗江縣人、雲南陸軍測量學校畢業。王繼先、字堯鐘、雲南麗江縣人、雲南陸軍講武學校步兵科畢業。張元欽、字映波、雲南昆明縣人、雲南陸軍測量學校畢業。王璽、字用之、雲南昆明縣人、雲南陸軍測量學校畢業。梁正中、字用衡、雲南騰衝縣人、國立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畢業。狄壽榕、字茂蕃、雲南昆明縣人、雲南陸軍測量學校畢

業。蔣恩洲、字濟武、雲南騰衝縣人、雲南蠶桑學校畢業。並著及之。　明德附識

卷八終

雲南北界勘察記

附錄一

西界陳牘

武緣黃誠沅雲生輯

黃誠沅所輯滇南界務陳牘共三卷、上卷紀南界、中卷紀普界、下卷紀西界、鈔本存雲南省立圖書館。西界爲騰永龍所屬、與今之北界有關、故錄附本記之後、以資留心邊務者觀覽焉。 尹明德識

黃楙材騰越及各土司沿邊疆索圖說。

騰越廳自西北迤邐而南、神護、萬仞、巨石、銅壁、鐵壁、虎踞、天馬、七關、山勢險巇、鳥道崎嶇、約計六百八十里。神以速典、萬以猛典、巨以昔馬、銅以戞賨、鐵以板橙、虎以邦杭、天以莫習、各山頂分水爲界、均距各關二三十里、界外中隔馬魯、茶山、痛家、高黎、各種野人、其所居地約占一百餘里或二三百里不等。自此以外、始爲緬甸土司屬境焉。計由天馬東至漢龍約一百二十里、地名蠻捧、大小龍江合流於此。此江自東而西、中衍平疇、北屬猛卯、南屬南坎、木邦、均以江水爲界。擺夷人故老傳聞、今緬甸之孟養、孟拱、蠻募、猛密、猛育、木邦、六司、本原日中國之地、後苦差徭太甚、適莽瑞體崛起蠻中、始相率淪於緬。巡撫陳用賓患之、乃於萬歷二十四年、就猛卯司治建築平麓磚城。又置關八、開屯二十有二、設蠻哈守備、駐銅壁、轄萬

仞、巨石、神護、三關。設隴把守備、駐隴川、轄鐵壁、虎踞、天馬、漢龍、西關。各統兵五百名。乾隆三十六年、始頒戶撒臘撒二長官司信牌銅印、合南干隴盞猛成七土司、爲騰越屏蔽。其關隘練卡撫夷練目、則由各司選保、稟請廳官發給印札、歲以霜降日調集廳城操演、犒以牛酒、是以承平時、入關之外、搶刼無聞。而土司更有七年大會、三年小會之舉。屆期推七司中之齒長者以爲東盟主、六司咸往就之、三日之外、若尙聚會、則火食概歸各官自備、主人不再供應矣。當聚會時、各將目下地方情形相告、善勸惡規、務期循分供職、倘有生事虐民、不聽諸司勸導悛改者、卽公稟廳官究誠。近年古規已廢、且撫夷練目更多、不從土司稟保、由官廳自行簽放、以致尾大不掉、往往呼應弗靈。

七土司　騰屬七司、均在廳治西南萬山之中、各有平原、爲擺夷阿昌各種夷人雜居、設有吭頭、如內地鄉約之類。種夷鮮讀漢書、以農工度活、間有出爲商販者。土司衣食、皆取給於百姓、凡有死喪婚嫁及承襲等事、均向吭頭攤派。設漢官有所需索、亦復如之。七司地勢、以戶臘爲最高、氣候稍爲涼爽、故鮮瘴癘。猛卯最低、因之天時亦極酷熱。南甸干崖盞達、雖有烟瘴、尙不甚烈。所轄地方、南甸最爲華離、如蠻允一地、孤懸干崖之間、止那數砦、遠處西北、更有小隴川壩、插花於南隅之東、羅卜司莊、插花於南隅之西、中有山坡野砦、相爲之間隔。夷俗極其佞鬼、牢不可破、同治年間、英人來至銅壁關外麻湯一帶宣傳耶蘇教、至今稍變其俗。據老夷稱云、諸山各路、舊有練卡往來、甚爲安便。緣自前任廳官更張古例、練頭不由

司保、復將練田撥亂。至光緒十二年、又替防營壓勒土司採買米石。十三年、又派南隴干猛四司、各出修築防營經費洋六千餘元。而戶盞臘三司、則於是年加發米買。兼之夫馬浩繁、種種苛擾、以致民不堪命、漢變夷、而夷變野、漸習強橫、肆行刼搶、而練卡則有名無實、是以行人概多裹足也。其七司廳署、猛卯隴川最爲不堪、餘皆因陋就簡、瓦茅相間。城惟猛卯以磚、然亦塌圮、餘皆栽植竹木、或土垣而已。所管夷民、皆文身刺腿。野人則穿左耳爲一大孔、以竹管塞之、刀槍戈矛、坐臥不離左右。

里程　騰越嘉慶間、曾改直隸廳、道光復舊、原領八司、雍正始以遮放改屬龍陵。由廳西至神護關二百四十里、萬仞關三百五十里、巨石關三百六十五里、鐵壁關四百六十里、虎踞關四百五十里、天馬漢龍二關、均五百四十里。大塘隘、馬面關、明光隘、滇灘關、俱二百三十里。古勇隘、猛豹隘、止那隘、均一百四五十里。壩竹隘三百二十里、班尙手隘二百四十里、石婆坡隘二百五十五里。又由廳一站小河底、二站南甸、三站司莊壩、四站杉木籠、五站隴川、六站章鳳街、七站猛卯、八站賴哇晥、九站戶撒、十站臘撒、十一站蠻允晥、十二站蓋達、十三站干崖。由神護關沿邊西南行一百十一里、爲萬仞關、又九十里巨石關、六十里銅壁關、六十里蠻允、九十里虎踞關、一百一十里天馬關、一百二十里漢龍關。以上除由天馬至漢龍、係由龍川江岸平路行走、餘皆翻山越嶺、鳥道蠶叢。所有三江、龍川江、源出西藏、（明德按龍川江、源出騰越北之大塘明光滇灘各關、非來自西藏。）北來入廳境大塘隘、南流轉西、中貫猛卯壩、出緬甸、入大金沙江。大盈江、源出廳東三十里芹菜

塘之沙河者、流轉西南至干崖、匯源出神護關者一百六十里野人之檳榔江、中貫干崖蠻達、出緬甸、入大金沙江。　騰越除七土司所轄不計外、東界保山縣上江村二百五十里、西界干崖邦蛙野岩一百八十里、南界南甸小隴川一百里、北界姊妹山茶山野人地三百里、東南界潞江司一百六十里、西南界南甸老沙壩、西北界里麻土目地二百四十里、北界滇灘隘茶山野人地二百一十里。　騰越廳境內自營關隘五處曰馬面關、在廳北少東二百里雲喧山、路通上江及雲龍五井。曰大塘隘、在廳少東二百二十里嶺塘山路通怒夷及麗江西藏。曰明光隘、在廳北二百里明光山、路通茶山野人。曰滇灘隘、在廳北二百五十里阿幸山、路通茶山野人、及里麻戞鳩江。曰古永隘、在廳西北一百五十里胆扎山、路通茶山里麻野人、及戞鳩江孟養猛拱。

南甸　南甸宣撫司、東界廳屬蒲窩練一百二十里、西界干崖海壩江一百里、南界隴川杉木籠一百二十里、北界廳屬半個山頂八十里、東南界芒市河頭村及遮放十二岩一百八十里、西南界干崖渾水溝六十里、東北界廳屬上東練猛連一百里、西北神護關野人界二百五十里。土司刀氏本姓龔、江南人、明初改姓刀、世稱刀落氏。康熙間、刀呈祥投誠、乃受宣撫使世職、現襲土司職刀定國。所轄銅壁關撫夷刀守貴、神護關撫夷楊茂祥、班倘手隘及杉木籠隘撫夷倘早哩、猛豹隘撫夷金立德、止那隘撫夷金顯清、石婆坡隘撫夷劉三學、西山卡練目余應升、江東卡練目楊鳳昌、邦中卡練曹大敏張應富、大路卡練目

尹乃升。據該土司聲稱、除刀守貴、劉三學、金應升、楊鳳昌、曹大敏、張應富、六人、係依選舉稟保簽放、有警察能於調遣外。其餘楊茂祥等五人、均係前廳五少爺陳文緯、見小貪得、自行簽放、所以呼應均屬不靈。並據各旽頭耆民投稱、司地自光緒四五年間、便已受累日重。至十二年、又創令頒發採買防米、每年八九百石不等、所領之銀甚少、勒令繳米之數極多。十三年、又派建築防營銀二千兩。十四年、廳官陳宗海代稟減免採買兵米二百石、令其五少爺來到司地攤派使費、每石需四兩、共合派銀八百兩、銀派入手之後、復壓令司官出具自其父到任直至交卸、所有採買均係照市發價、並無短少印結。其實每石只發銀六七錢、居收繳時、必折銀一兩八九。加以防軍差官兵勇、藉催採買米石為名、往來滋擾需索、尤為不記其數、以致民力難支、多有舉家逃入外域者。 神護關、在司西北二百五十里猛戛山、路通戛鳩。銅壁關、在廳西南二百四十里蠻哈山內布嶺山、路通蠻募。大盈江、源出司東北廳屬芹菜塘、西南流下納猛送江、至千蓋壩頭入檳榔江。猛送江、源出司北冠子坪、西南流入大盈江。羅卜河、源出司西南白蓮山、南流經司莊壩、折東南至小隴川壩尾入龍川江。

千崖 千崖宣撫司、東界南甸羅卜司莊四十里、西界蠻允大江邊一百一十里、南界戶落砦一百二十里、北界邦蛙野砦二十里、東南界戶海野砦一百里、西南界蓋達壩竹瀘大江一百里、東北界南金溝三十五里、與南甸葫蘆口及茂福汎黃嶺岡相接、西北界蓋達遮蠻三十五里。土司刀氏、本姓郗、江南人、明

永樂間、改姓刀、世稱刀怕氏。順治間、刀建勳投誠、仍授宣撫使世職、現襲土職刀盈廷。據稱近年因防軍五營紮在舊城、時有革退游勇散練、不肯回籍、流落地方、以偷賭磕騙爲事。且常有部下夷民、一經食粮當練、便不能再行約束。又據各吭頭耆民稱、自光緒四五年以來、司地受累、較昔兵燹更甚。加有十二年創令領辦每年防米八九百石、或千餘石、領價銀少、繳米多。十三年、又有派築防營之舉、勒派紋銀二千兩。十四年、更有陳五少爺來說、伊父代稟減免兵米二百石、上需花銷、每石應攤銀四兩、又合派銀八百兩、且壓令司官出具伊父在任所有採買、均係按照市價、並無少發印結。最可慘者、婦女多被伊之奸辱、牛馬豬鷄、隨意宰食、牽去百姓當夫、行走稍慢、便叱從人用刀背亂砍。素封子弟、則被其誘脅賭博、時遭吊打、稟土官俱噤不敢言。十五年正月、有防軍强奸婦女、被百姓連號衣捉獲捆送來司、稟求解廳究治。不料防營黃管帶、隨使人來說、有公事傳土官過舊城商議、到時、卽用洋槍圍住、喝令推出去殺。于是司官遣人馳回新城、急將所捆練軍釋放、管帶猶不肯依、族目惶懼、乃替司官到防營跪門領罪、方才了息。因此百姓受盡苦累、擕家逃入野山及新街者甚多。　海壩江、卽檳榔江、由司東北來、至壩頭會大盈江、西南流入大金沙江。由司一日軒弄、二日南洒、三日芭蕉砦、四日茅草地、五日借牛田、六日新街、計程約四百五十里。

蓋達　蓋達副宣撫使、東界干崖工寫五十里、西界緬甸官弄山一百六十里、南界石梯山野人一百七

十里、北界神護關九箐石山一百三十里、東南界干崖海壩江五十里、西南界南甸蠻允八十里、東北界籠中山野人三十里、西北界雲台寺野人八里。土司刀思氏、本與干崖同族、明正統間、干崖刀帕便入朝、賜名思忠、以其弟思效爲副宣撫司、居盞達。順治間、刀思韜投誠、乃授副撫使世職、分守關隘、現襲土職爲刀思必治。所轄有萬仞關、正撫夷明鍾龍、副撫夷左正興、巨石關正撫夷寸懷寶、壩竹隘撫夷恩惠准等。據該土司面稱、明鍾龍諸人、皆陳前廳自行簽放、并未由司稟保、不惟不聽調度、反多受其挾制。而各吭頭者民則簽稱司地受害、較他司爲尤慘。光緒四年而降、不過採買一項、受官盤剝、然民力尚可支持。迨至十二年、廳官五少爺陳文緯、隨父囘任、常在外邊司地接收呈詞、判斷案件、自稱鎮廳委員。復拜認南甸司官之老祖太爲乾媽、時來本司、與故土司刀思鴻祚飲血酒、結爲兄弟、久住衙門、尋即親入臥房、將印信財物搜掠一空。而刀思鴻祚、則解囘廳城、監禁勒贖。嗣南干隴猛戶臘六司、共稟求保、管下百姓、又湊得銀六百兩、到廳取贖土官、不料將銀收入之後、方說此項銀兩、只能贖印、于是札委現在司官帶印囘來代辦、至其年十月、洪祚官便遇毒死在監裏、所以百姓咸懷不平。而頭目賽哏思小胖等、遂因此不服代辦管轄、釀成天大禍事。及官兵進剿、合司家敗人亡、拉去婦女不少、復勒令各家獻納投誠銀兩、方免誅戮。十三年、現在司官爲辦承襲、廳官又嚇去銀二千餘兩、築營採買、亦復如之。十四年、伊代稟減免兵米二百石、又勒派使費銀八百兩、而每年尚須領防米四五百石、所費不貲、故百姓挈家遁去者不

知幾許。　萬仞關、在司北七十里猛弄山、路通猛硔。巨石關、在司西北八十里戶岡山、通蠻募。蓋達河、源出司北蓋達山、東南流至蓋壩頭入檳榔江。一日蠻允、二日奔洗、三日雪烈、四日蠻募、五日新街、計程約三百一十里。又一路則由司一日昔馬、二日結養、三日蠻募、四日新街、計程約三百八十里。

隴川　隴川宣撫司、東界遮放山項野寨三十里、西界戶撒山項半坡三十里、南界昔董山野寨一百二十里、北界南甸杉木籠七十里、東南猛卯山項野砦一百二十里、西南鐵壁關野砦一百二十里、東北南甸野砦七十里、西北千崖磨空山野砦七十里、本麓川故地。土司多氏、明正統間、王驥三定麓川、分其地爲隴川猛卯二宣撫司。康熙初、多紹寧投誠、仍授宣撫使世職、現襲土職多忠琦。所轄有鐵壁關、正撫夷賽文、副撫夷排天貴。據各吭頭者民種。司地自光緒十二年、創令頒發採買防米七百石、後減作五百五十石、每石發洋錢二文、繳米時每石須折洋錢六文、計重一兩八錢。是年杉木籠營官殷廷貴、哨官楊元等、用計捉來南坎吭頭倘三、勒令司官協同看守、隨卽暗中賄縱、以勢逼派賠紋銀八百兩。十三年、建築防營、又派紋銀二千兩。十四年、岑公保閱邊、故司官多慈祥奉調出廳、陳五少爺向說、伊父代稟減免採買兵米二百石、上需使費八百兩、于是將司官扣留不遣、並局賭、令其輸去銀二千餘枚。司官無奈、乃設法借貸給楚、始獲釋放。旋以窮愁債逼、憂憤而死。委催採買銀米差官什長、來司索要夫馬鞋脚供應者、又復絡繹不絕、是以百姓被迫不過、逃者甚夥云。　鐵壁關、在司南一百五十里等練山、路通蝎祥。虎踞

關、在司南一百四十里邦杭山、路通猛干。南宛河、源出司北杉木籠山、西南流入龍川江。由司入緬、有上中下三道。上路則一日章鳳、二日來弄、四日蔴湯、五日蝎祥、六日新街、約四百四十里。中路則一日章鳳、二日線羊、三日邦布、四日新嫣、五日頼加、六日新街、約四百二十里。下路則一日章鳳、二日埋扒、三日南八、四日盆干、五日畹見、六日新街、約三百六十里。

猛卯　猛卯安撫司、東界遮放南弄河邊六十里、西界邦磺野人山六十里、南界緬甸木邦龍江邊三里、北界隴川邦中野人山頂六十里、東南界木邦小龍江頭遮放戞中卡八十里、西南緬甸猛密野界八十里、東北隴川爹猛野砦五十里、西北隴川壩尾素冷野砦三十里、本隴川地。土司衎氏、原姓思、明萬歷年中、思忠始改姓衎、順治間、衎瑄投誠、仍授安撫使世職、現襲土職衎定邦。所轄舊有天馬關、久被野人所佔、漢龍關在乾隆間、陷入木邦、至光緒十二年、爲龍陵遮放土司收復、現均非猛卯所有。詢據耆民聲稱、明萬歷間、猛卯多俺叛、陳用賓檄木邦罕欽滅之、開屯田、築平麓城、設漢龍關於左、天馬關於右。雍正二年、前督部堂鄂、撫部院楊、添設方耀等九屯、協守二關、內有宛項屯、卽附近于漢龍關地、關在遮放、屬戞中卡西三十里、歸屬猛卯蠻捧山。又據各畹耆民稱、司地自光緒十二年、創令領辦防米、每年一百石、每石發洋銀二文、於時則折收洋錢八文、名曰採買防米、其實不收米也。是年杉木籠營官殷廷貴、巡邊至此、南坎畹頭尙三、欲借官兵攻取南坎、讒言南坎之官將投洋人、送來禮物甚多。繼南坎官查知、亦來向

殷送禮、甚厚、其外另贈求殺尙三洋錢九千六百元。於是殷廷貴率領哨官楊元等、來至司地、誘拴尙三、解至隴川、復得賄將其暗地縱囘南坎。此後鎭台每年必來關邊數次、往來夫馬、過山供應、均係派之于民。十三年建築防營、又攤派紋銀二千兩。兼之年年來催採買之鞋脚銀兩、每次又總共不下洋蚨一千餘文。十四年因屆巡閱之期、司官奉調出廳、橫被陳五少爺扣住、說所驗號紙不眞、復勒派銀三百餘兩、掊克如此、民何以堪、天道茫茫、聞陳廳官此刻又升知府矣。　天馬關在司南八十里邦欠山、路通猛育漢龍關在司南八十里工囘、路通木邦。龍川江、由司東壩頭入境、中貫壩心、西至壩尾、納南宛河、入大金沙江。由司一日弄島、二日戶蚌、三日盆干、四日南其、五日新街、約計程三百八十里。又由弄島分路一日南溪、一日烏拉具崩、一日南其、一日新街、約計程四百一十里。又由弄島一日南馬、一日邦角、一日街璃、一日戶蚌、一日南佳、一日農平、一日新街。一由弄島一日天馬關、一日興卜、一日遮擯、一日貫宛、一日硔洞、一日大峯、一日新街、均計程約五百六七十里。

戶撒　戶撒長官司、東界隴川允卡野砦十二里、西界干崖南東野寨三十里、南界腊撒海南砦十五里、北界隴川棒旋野砦二十里、東南腊撒蠻岡砦七里、西南干崖硔宋野山砦三十里、東北隴川囘環野砦二十里、西北干崖弄瀼野砦三十里、編戶一千一百十、丁口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三、歲徵差發銀六兩。土司賴氏、四川人、明正統時、隨征麓川有功、授土把總。康熙間、吳逆以其地爲勳莊、追繳印劄失職。乾隆三

十六年、副將軍阿督部堂彰查明奏設長官司、給印信號紙、以賴君爱世襲長官、現襲土職賴天福。據天福云、承平時、七司辦理承襲、僱向騰越廳兵房一手包辦、南干隴三司、只需銀一千二三百兩、蓋猛二司、只八九百兩、戶撒則四百餘兩、臘撒則三百餘兩、其銀先交一半、餘待號紙到日、始行交清。兵燹肅清後、前提督揚玉科來巡邊界、調齊各司、令辦承襲、所索之費、較承平老例殆增四倍、各司力量不及、未敢遽應。于是提督大怒、將各司加以吊打、閉置一室、繼經飭人查明、司地皆非富足之邦、縱將土官磨死、亦不能取盈此數、方減至照古例兩倍、飭卽遵循。且云倘有遲諾、定卽發兵剿洗。官民無奈、乃竭髓脂膏、勉强湊上、然于所索之數、尙多不敷。至光緒十二年、又添領買防米一百石之苛派。十三年、因建築營防、倍增其數、以致窮黎益屬不支。 戶撒河、源出司東北弄溴山下、流經壩心、由南轉西入檳榔江。由司治一日海島、一日梅竹、一日麻湯、一日洗帕河、一日新街、計程約三百四十里。計管六十四砦。

臘撒 臘撒長官司、東界隴川磨石野砦二十五里、又界川山十五里、西界邦中野砦七里、又界干崖蠻撒二十里、南界隴川邦歪野砦二十里、又界南撒河南浦野砦五里、北界戶撒蠻呆砦二十里、南東邦棍野砦二十里、西南南木野砦十五里、又蠻允界四十里、東北戶撒蠻孔砦二十二里、西北干崖蠻硔野砦二十里、共三十一砦、二千四百五十丁口、歲徵差發銀四兩。土司蓋氏、本姓戎、四川人、明正統時、從征麓川有功、授土把總、尋升土守備。成化間、戎瑄隨征木邦陣亡、子蓋猛襲、猛譜字不祥、遂改姓蓋。康熙間、吳

逆以其地爲勐莊、追繳印劄失職。乾隆三十六年、副將軍阿督部堂彰奏股長官司、須給印信號紙、令蓋榮邦承襲、是官、晛襲土職蓋定遠。定遠聲稱、他土司官衣食皆出于百姓、不敷當可通融、獨戶臘二司、百姓除照古規交納清楚外、任有緩急、不能吏行攤派、所以二司俱半官半農以糊口也。承平時、內地文武官到任出巡、士民僅代官預備土物四色、銀杯一隻、馬一匹、以爲過山之禮。兵燹肅清後、每年不論廳官出幾次、必須按照次數征索。光緒十二年、加每年防軍採買兵米兵穀一百石。次年建築防營、又加一百石。百姓既已年年完納錢粮夫馬、又復加以此項、實屬難支、故邇來每年收穫後、必出門替人傭工、藉資彌補。由司一日南布、二日阿昌、三日麻湯、四日洗帕河、五日新街、計程約三百一十里。

蠻允　南甸所屬蠻允吭、東界蓋達會歸砦二里、西界紅蚌河一百一十里、南界蓋達壩竹十七里、北界蓋達翁冷砦五里、東南千崖弄巷砦五里、西南蚌洗野山三十里、東北蓋達蠻朽砦五里、西北散崩野山二十里、轄小砦五、漢夷雜處。至南甸司治之路、由太平街經干崖、計三站、一百七十里。蠻允與新街間、中隔野人、自新街用小舟逆流而上、三日而至蠻暮。蠻暮以上、亂石巉崖、不能通舟。蠻允以上、復可以通舟楫。其壩竹隘渡、爲諸司往來通衢。海壩江卽檳榔江、由允地東北流來、會盈江蓋達河、西南流出蠻暮入大金沙江。由蠻允一日銅壁關、二日浪宿、三日蠻暮、四日新街、計程約二百七十里、此爲上路。一日石梯、二日紅蚌河、三日蠻暮、四日新街、計程約二百七十里、此爲中路。一日蚌洗、二日紅蚌河、三日蠻暮、四日

新街、計程二百五十里、此爲下路。現在旿頭擺猛哩。

永昌府鄒馨蘭給楊國正諭 光緒十六年三月爲制止越佔並滋擾孟定鎮康各屬事

爲愷切曉諭事、案據府屬孟定土府罕忠邦稟稱、屬緬麻栗壩土目楊國正、遣令緬屬百姓來我孟定界、撤欖地方、立砦蓋屋、霸種山場。我屬百姓、恪尊功令、不敢與爭。復經函詢理問、彼楊國正、仍稱係伊緬地。理合稟請核奪前來。又據府屬鎮康土州刀悶錦圖稟稱、轉據土屬猛堆三戶賒頭等稟稱、被緬屬麻栗壩、遣兵百餘人、時來邦東戶舊城紮營、各砦土民、牛馬穀米、多被擄掠。詢之稱係來拏濫人。隨往稟楊六官、始將兵練撤回、民等不堪其擾各等情。轉稟到府據此。查中緬交界地、多屬沿邊土司轄境、咫尺朗載輿圖、彼此不得絲毫侵佔。緬未淪亡以前、均不敢越境犯界。況查爾楊國正、原係我中國民人、因先年流入緬地、英未得緬之前、該民得佔麻栗壩、每與我沿邊土司爭論、時來滋擾。須知土司轄地、卽我朝廷疆界、尺寸不容紊亂。現値中外定約清界、更不容爾逾越侵犯。其不忍遽稟大憲問罪於爾者、以爾原係中國赤子、且聞爾頗知大義、迭據稟函來府、故不憚煩瑣、開誠諭之。諭到、卽如本府親臨、立將遣來我界人役、全行撤回、各守疆土、勿再稍存覬覦。倘不知誤、肆行無忌、則我朝廷勢大、恐爾既爲中國所不容、卽英人知爾妄爲、亦將得飄除嚴飭各土司各守疆界、不與爾計較前因外、特此飛諭、爾其凜遵勿違。此諭。

永昌府鄒馨蘭稟 光緒十六年四月爲楊國正滋擾孟定鎮康各屬事

查楊國正係順寧府人、先年流亡入緬、在緬屬木邦土司一帶出入最久。當杜逆甫平時、不知如何糾集、得據麻栗壩、遂佔其地、已十餘年矣。其管下土民、咸稱其爲楊六官。此地原爲木邦轄境、距木邦甚遠、而緊與卑屬之孟定鎭康兩土司、及順寧府屬之耿馬土司各界毗連。該楊國正自據其地、屢與各土司時相齟齬、攘物掠畜、在在有之、然不敢侵佔界地、知彼猶有畏心。第查當日緬未淪亡、中外沿邊土民、小有搆衅、則不難應手辦理、現在全緬歸英、木邦亦爲英有、至楊國正曾否服英、固難悉其底蘊、而麻栗壩實屬木邦、彼族未有不綜計者也。將來如約定界、寸土皆金、卑府核閱兩土司所稟、不可不杜漸防微、如欲遽請憲核咨達總署照會彼族、則不免無病而呻、亦覺小題大作、且不悉楊國正現在是否爲彼屬民、此議應緩議。茲查楊係內地人民、當緬淪之日、欲內附而不得、誠能曉以利害、或可革化。卑府隨核摘兩司稟情、飛檄諭之、明以德威、令將遣來我界之人、概行撤回、不准侵越尺寸。一面批諭兩土司、各守疆界、不准冒昧與爭、致釀邊衅。量能消患未萌、上慰慈廑。現查鎭康孟定烟瘴甚行、擬俟冬初瘴伏之時、卽由卑府委員、一往偵查、以臻妥善。謹將兩土司原稟、及示楊國正諭單抄呈、呈請憲台俯賜查核、仍候諭示飭遵。

署騰越廳黃炳堃稟（光緒十六年十一月 詳述各土司地情形）

敬稟者、竊卑職擬於冬後查看土司地方、曾經稟明在案。茲於十月十八日、卑職輕騎減從、隨帶家丁二

人、庵丁一人、差役五名、自備夫馬食用犒賞等項、出城南行、至南甸。折而西南、涉大盈江、至干崖。渡檳榔江、至盞達。南行至蠻允。乘獨木舟、舟刳木爲之、縱可三丈、橫僅二尺、東渡大盈江、經野人山、至臘撒。東北行至戶撒。東行經野人山、至隴川。以猛卯孤懸南徼、路險未往。復由隴川北行、逾杉木籠山、山最險峻、爲前明靖遠伯王驥破麓川所取道。又北行、回南甸。所有各土司饋送禮物、概行屏絕、以期勿擾。十一月初六日旋署、計程八百餘里、往返十有九日。於土司之大概情形、有可爲憲台陳者、南甸宣撫司刀定國、狀貌魁梧、言語期艾、年力強壯、官聲尚好。干崖宣撫司刀盈廷、方面美髯、舉止端重、夷情愛戴、聽斷亦平、據稱體弱善病、擬以其子刀安仁襲職、已奉批准等語。安仁精明默靜、可造之資。盞達副宣司刀思必治、情尚警敏、心計頗深、狃於夷習、未能自拔。臘撒長官司蓋定遠、性情渾樸、自率天真、規模雖小、尚少浮華。戶撒長官司賴天福、修偉昂藏、老而彌壯、深於閱歷、能悉物情。隴川應襲宣撫司多忠琦、現在童年、頗形寒瘦、質尚聰惠、亦肯讀書、聞其母多帕氏、頗知大義、凡事皆其代辦。各土司中、惟南干盞尚有漢官威儀、外此不免於陋。此各土司人品心術之大概情形也。查南甸所轄十二甿、約七千戶、漢人十之八、夷人十之二、西北西南皆與緬甸交界。干崖所轄九甿、約六千戶有奇、漢人不及十分之一、餘皆種夷、西與緬甸交界。盞達所轄五甿、約三千戶有奇、漢人十之一、夷人十之九、西南與緬甸交界。臘撒所轄五甿、約七百戶不足、漢人三分一、夷人三分二。戶撒所轄八甿、約一千戶有奇、漢夷各半。隴川所轄十甿、約三千戶有奇、

漢人五十餘戶、餘悉種人、南與緬甸交界。猛卯之南、亦與緬甸接壤。大約幅圓之廣、南甸爲冠、東西距二百二十里、南北距二百里、東南之與西北、相距四百五十里、西南之與東北、相距三百里、惟境內多山、平疇沃壤、略遜干崖。其與干崖相峙者、則有隴川。次盞達、次戶撒、最小莫過於臘撒。臘撒東西距約二十里、南北距不及三十里。計戶臘二撒、每年之糧、僅敷四月之食、其餘八個月、悉仰給於干崖隴川兩司。此各土司人民土地之大概情形也。查各土司夷名、曰擺夷、曰崩竜、曰猓猓、曰阿昌、曰卡喇、曰野人、咸能男耕女織、樵采自給、習於力作、道無丐兒、雖質勝於文、顧其朴直純誠之風、實有勝於內地者。自張鎮軍到任後、與卑職共商、各張示諭、嚴拏散勇、驅逐遊民、並札飭各土司、認真稽查、隨時緝解究辦。現僅南甸干崖兩處各有散勇四五人、然皆成家道業、有所眷戀、不敢非爲、賭之竊風、蕩然淨盡。此皆憲台德威所播、而張鎮軍又能識力過人、掃除習氣、絕無私見、遇事和衷。各員弁等亦能實力奉行、故能收效如是其速、此各土司民情風俗之大概情形也。卑職接見土官、諄諄以憲台體恤土民、有加無已、令其仰承此意、反復誥誡。卑職密爲訪查、除向來供給外、各土司尙無敢於格外苛索者、卑職所經村砦、男婦老幼、跪道爭迎。卑職亦停輿慰勞、並傳其畞頭等各賞以銀牌花紅、宣布德意、無不歡呼舞蹈、共戴生成。統觀土司地方、奸徒斂跡、詞訟甚稀。其漢夷人等、咸能衣食麤完、閭閻無擾、桑麻鷄犬、市井泰然、此卑職始願所不及者。古人居安思危、卑職仍當振刷精神、力求治理、不敢稍形懈怠。惟界外野人、不歸流官管轄、亦非土司所

能約束、向來遇有商貨往來、間肆搶刼、甚或傷人、往往勒令出銀取贖、不免爲行旅憂。若聾剿之固難、撫之不就、數百年來之患、迄無良法以治之、近年此風尤甚、商貨阻梗、應如何辦理之處、伏候憲示恪遵。查七土司、戶撒臘撒、均與司地毗連、此外如南甸之西南西北、干崖之西、盞達之西南、均界大金沙江。隴川之南、界洗帕河。猛卯之南、界莫勒江。此五司均有與緬甸交界之處、緬國今已淪陷、倘地界不明、將來又滋議論。卑職在隴川時、卽捐廉籌給經費銀三十兩、銀牌四十面、飭令紳士寸大智會同隴川總辦多吉祥、前往洗帕河邊、勘明原界址、豎立石碣、高七尺、寬二尺、橫寫騰越廳三字、直寫隴川宣撫司界六字、大書深刻、不准侵佔緬地一寸、尤不准輕棄司地一寸、先將隴川界碑安妥、再會同安撫司衎定邦、豎立猛卯界碑。其南甸盞達干崖三處、亦卽札飭該土司、自行勘明舊界、尅日立石、以保疆圉、而杜口舌。抑卑職更有陳者、卑廳八關、曰銅壁關、曰神護關、在南甸地。曰萬仞關、曰巨石關、在盞達地。曰鐵壁、曰虎踞、在隴川地。今所存者、僅此六關、其天馬漢龍二關、舊在猛卯境內、乾隆年間、卽已淪于緬甸。以現有之六關而言、僅萬仞一關、門圈倘存、餘五關已毀爲平地、並磚礫而亦無之、有關之名、無關之實。溯八關之設、始於前明萬歷二十六年、巡撫陳用賓、所以備緬、茲已坍壞、不敢知而不言、應否修復、出自憲裁。再猛卯土司地方、卑職未及前去、雖經兩次札飭調赴隴川、迄未前來。聞其人雖粗率、實尚畏服、惟不通漢語、僅見流官、此次不遵札調、設有緩急、豈復可恃。上年韋丞任內、亦抗調未來、實屬不知體制、應請將猛卯宣撫司

術定邦、記大過一次、以示薄懲、而戒其後。卑職仍隨時查看、一年無過、另行詳請銷去。所有卑職查看土司地方情形緣由、理合稟懇憲台俯賜查核批示飭遵。

緬王孫色佳洞請准採買軍裝以復祖國　敬再稟者、故緬王莽湅之世子名墨黑鴉、其子色佳洞、係緬王孫、前以避難來奔、於七月初五日、奉到局電、准照黎代丞電稟、安插南甸地方。玆卑職行抵南甸、色佳洞聲言有事求見、卑職當令南甸土通事傳問。據稱、彼國阿瓦城現在駐有英兵八九百名、新街約駐兵五百名、猛拱二百名有零、木邦亦駐有三數百名。其猛密、果擺、擺竜、莽項、賢藝、錫箔、猛弄等處、或駐兵三十名五十名不等。此外尚有遊兵四五百名、往來無定。大約緬甸英兵、全數不滿三千。緬國臣民、咸附於英、陰謀舉義、緬國土官、密遣人前來省視色佳洞、饋送牲畜器用等物、意欲擁戴色佳洞、以圖恢復。該緬地尚能籌備兵餉、惟軍裝已為英人收去、擬自行備價由中國採買。可否之處、請示遵行等語。卑職以緬甸立國、自漢和帝永元九年、撣國王雍由調奉國珍寶、重譯來獻、至光緒十一年十月淪亡、計享國一千七百八十八年。今越五年、而忠憤在人、其臣民等獨能繫懷故主、思舉義兵、此意未為不善。惟以彼異言異服、由中國買辦軍裝、殊覺駭人聽聞、事機或洩、於彼既難有成、而我有以貽人口實、似屬兩無所益。卑職因思海外諸國、可購軍裝之處甚多、不必定由中國、如其改裝易服、潛徙他國、彼自主之、中國何暇過問、當以此意拒之。而色佳洞以彼歸為藩服、國破家亡、肝腦崩裂、情詞懇切、苦求卑職代為稟陳。用是不

敢壅蔽、伏乞憲台飭遵。

騰越廳同知黃炳堃稟 光緒十七年四月查報六關情形

查六關係自廳境西南迤邐而南而東、始神護關、終虎踞關、袤延八百里、當委試用從九品某、會同紳士某、隨帶匠頭捐給夫馬盤費、前往逐關勘明、以憑轉稟去後。茲據該委員等回稟、由廳城西南、先至神護關、該處距城二百八十里、外通野夷茶山古永里麻威緬大金沙江、及孟養蠻乃猛拱玉石廠。左右山勢棉亘、層巒疊嶂、爲中外必由之路。次及萬仞關、距城三百七十里、關在岡脊、當關遠眺、數百里外之地、奔赴眼底、外通野夷港得港勒大金沙江、及孟養蠻乃猛拱等處。現在出入、另有大路、在關西二十餘里。由關而出、係屬山路、卽舍關亦別有小路。次至巨石關、距城四百里、關建石崖上、舊有天朝巨石關五字、今廢、外通野夷昔馬戶岡、及猛拱蠻暮新街等處、然往猛拱、另有通衢二處、往蠻暮新街、亦別有一路、均可不由關門。次至銅壁關、距城三百二十里、關在蠻允外西二十餘里土阜上、左右均屬平野、外通野夷蠻哈海黑、及蠻暮新街等處。目下往來、無人取道關門者。緣別有上中下三路、上路在關西七八里、中路在關東十餘里、下路復在中路東距關三十餘里。次至鉄壁關、距城四百八十里、該處有野人十數家、咸呼該處爲鉄壁關、詢其關建何處、則無能確指、爲蠻暮新街往來必由之路。但就現在呼爲鉄壁關而論、已成康莊大道、絕無要隘。復向該處前後查看、於舊關退入七八里、地名孔明營、東西兩山緊抱、中有一坳、

寬八丈、深一丈、堪以建關、亦俔在來往之路、較關處尤爲險要。次至虎踞關、亦通蠻暮新街、其地雖爲隴川土司所屬、而關在何處、土司已不能指而實之、但云該處係野人、久無履其境者。於是多方設法、覓人引導、僅一楊姓人能言其處、隨至野夷山中、有隘口一、寬可三十丈、長約二三里、據稱此間卽所謂虎踞關、亦無遺址可證各等語。

黃炳堃騰越六關圖說

虎踞關、在廳東南四百八十里、兩山對峙、中闊三十餘丈、由北口至南里餘、外通野夷蠻棍、遮鰲、先腦、及緬甸之猛育、蠻暮、新街、西至鐵壁關二百里。鐵壁關、廳南少東四百八十里、該處有野夷十餘家、爲蠻暮往來必由之路、而無險可憑。玆擬於舊關退入七八里地名孔明營處、重建蓋其地兩山對峙、而東山之下、大河經焉、西至銅壁關一百三十里。 神護關、廳西南二百八十里、山勢蜿蜒、路徑最險、古遺門洞、深七尺、寬一丈三尺、左右有牆、各高九尺、外通野夷茶山古永里麻威緬、及孟養蠻乃猛拱等處、東南至萬仞關八十里。 銅壁關、在蠻允西二十餘里、距廳三百二十里土坡上、左右均屬平陽數十里、山外爲野夷蠻哈海黑、西至巨石關一百四十里。 萬仞關、廳南少西三百七十里、雄峙岡脊、俯瞰無際、古遺門洞、深五丈五尺、寬一丈三尺、高一丈二尺、左右牆各高六尺、外通野夷港得港勒、現于關西二十餘里、另有大路、東至巨石關一百五十五里。 巨石關、廳南四百里、建於石岩之上、左右就石砌牆猶存、外通昔馬

戶岡。

騰龍邊界道里摺

由騰越廳城二十里鎭夷關、三十里小河底、六十里囊宋關、九十里南甸左營駐劄所。由營至南甸土司所治之遮島城十里。又三十里葫蘆口沿山旁江而行。又二十里至干崖壩頭之曩硔、沿河二十餘里、干崖司舊城。三十里蠻遮、渡大盈江、三十里蓋達土司城、城後卽蓮花山、通蓋西大砦戛鳩允帽昔馬諸處。由蓋達循山而下、約三十里至太平街。又四十餘里、蠻允大營四十餘里、雪烈、外卽洋人場石梯紅蚌河一帶。又由蠻允渡江、三十里、上引綫後山。又三十餘里、中經野砦數處、下至腊撒土司城。由腊撒直上三十餘里、爲戶撒土司城。由戶撒過戶角山、經戶角野砦、及隴川土司屬之崩竜野砦、下山渡隴川江、約八十里、爲隴川土司城。由隴川下至章鳳營七十里。又三十里那綫、二十里鐵壁關、一百餘里麻湯、沿途俱有野砦、山外通洗帕河望允蠻暮新街。又由章鳳過山、至猛卯城九十里、過江卽南坎地。由猛卯横上三十餘里、渡大龍江尾至南坎壩。由南坎至新街、約二日程。又由龍江十餘里、上雪山尾過狹處下至遮放土司之囘環、約四十餘里。又由囘環斜至遮放城、八十里。由遮放至新砦三十里、過山至猛戞、約四十里。此地係屬芒市土司、居民概是漢人、對面山外卽爲緬界。又由猛戞過山、斜至芒市土司城、約八十里。又上山八十里、至龍陵廳城。一百二十里、黃泥坎、又四十里、下猛連、過中甲、至上猛連、上山共六十餘里、又

至騰越廳屬之大董練。

麻栗壩圖說

麻栗壩、世屬木邦。在元時、爲路爲總管府。明洪武時、爲土府、永樂時、爲宣慰司。隆慶以後、附於緬甸。萬歷中、復爲內地、尋仍歸緬。國朝乾隆三十一年、又入中國、旋又入緬、現在屬英。該處又名爪縣、六戸地土司藏有方印、前爲陳姓世襲、後順寧人楊姓者、因貿易至此、當頭人、逐陳土司、故後、楊姓遂爲土司、世相替襲。現在土司名國正、年解木邦粮賦銀四百兩。其疆域廣三百三十里、袤八十里、至緬都一千四百里、至木那四百三十里、距順寧府城五百四十里、距程九站、在府正西。計由府城六十五里鎭康土州城、烟瘴極大。六十五里猛永街、七十里猛彭街、均有烟瘴。六十里麻栗林、四十里刷布廠、入緬界五十里麻栗壩土司所住之楂子樹城。其地東與耿馬邊地連界、牙錯處、寬八十里、鎭康插入一角、交錯處則寬二十里。北一百八十里、至龍陵之芒市、南與葫蘆野卡及孟定相連、西至潞江二十里。

息麻圖說

查昔馬卽息麻野砦、光緒十七年冬、洋兵燒燬、就此紮營、駐兵三百餘、結茅爲屋、立木爲柵、壘土爲埂、於東西北三方、門有土修碉樓四座、息麻隴看砦旁有一小營、其形圓、內住洋兵、添減無常、旁爲南底巴江、渡江卽達昔董、因洋兵把守甚嚴、不能過渡。由息麻東至無那砦二十里、無那至草壩砦二十里、由草壩

砦至卡常五十里、由卡常至猛弄二十里、由猛弄至蓋達土司城七十五里。一由麻息南至怕腊七里、其砦被洋人燒燬、現荒。又至那路四十里、又九十餘里那通木里卡牙孫郎、又一百餘里木六倫戎。一由息麻西南九十里冷定賣硔、又八十餘里幹甲、又一百四十餘里、西過木里河、至龍洛滚媽岡道樣怕練、又南八十餘里楞龍騰藍捆截、又九十餘里、朋戞通木六戞通。一由息麻西四十里隴看、又九十里能郎、又百餘里卡章能掌實樣貢鳥媽高戞、又八十里打洛壩、又五十里大金沙江。一由息麻西一百六十餘里滚戞、又九十餘里無美壩、又西三十餘里石列板罵羅孤登溫倫扎、又一百五十餘里打洛壩。其打洛壩上至戞鳩允帽猛迭、下通蠻碁新街、長約一千餘里。一由息麻西北二十里至南巴底江、又一百二十里登戞孫辛三崩、又二十里布美樣、又一百餘里昔董。又由息麻八十里阿江、四十里跑奪、三十餘里能倫、轉西六十里戞同讓、戞五十餘里昔董。

總理衙門奏 光緒十八年六月 籌議滇緬界務事

爲籌議滇緬界務、請旨辦理、恭摺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衙門于光緒十七年六月十四日、議復出使大臣薛福成奏預籌緬甸分界通商一摺、請先由滇省派人詳查邊境、繪圖貼說、咨送臣衙門、以憑考核、屆時再當相機辦理等因。本日奉硃批依議。欽此。遵卽抄咨雲貴督臣王文韶、暨出使大臣薛福成去後。嗣迭接王文韶電報、以英兵常在滇邊馬何野人山地方游弋、土目及野番等驚疑設備、慮生衅隙。經臣等

照會英使臣華爾身、轉電阻止。並於本年正月間、英使臣照復內開、有印度大臣、其願與中國官員會議邊界之語。滇緬界務、自不宜緩。復往咨催王文韶、及出使大臣薛福成去後。嗣迭據王文韶電報、已函商英使及該外部各在案。三月間、准王文韶文稱、永昌沿邊各境、已飭該地方官督員逐細查勘、繪具圖說、卽行咨寄。又自二月至六月、先後接據薛福成函稱、屢與英外部議及邊事、初接光緒十二年間、前出使大臣曾紀澤與英部大臣克蕾面定節略、與之爭辯、欲仍以潞江以東、劃歸我界、而八暮城卽在其中。（明德）（按八暮在潞江以西、大金沙江以東、所言潞江以東、恐大金沙江以東之誤。）英外部以當時雖有此議、實未允許。該使館參贊馬格里、係前隨曾紀澤與克蕾面商之人、該大臣復飭該參贊與外部往返印證、意以新八暮城地方繁蓄、彼必不肯輕棄、若我能細與磋磨、而以野人山連亙之區、爲天然界限、足以固我藩籬。至于華船由厄勒瓦諦江通出外海、再于界內之舊八暮城建設商埠、亦足振興中國商務。據該大臣寄到英外部送地圖一幅、議界節略一紙、語意含糊、且與曾紀澤薛福成所議均有逕庭。近復據該大臣電報、業經駁復、外部仍執前說、迭與堅持、尙無定議。臣等公同商酌、該大臣薛福成、自到任以後、于劃界事、孜孜講求、預籌辦法、惟恐稍涉含混、致滋將來流弊。且原議人卷俱在倫敦使館、可以就近相商、自應令專任此事、期免隔閡。惟英外部僅送圖說、而迄未肯切實就議、或因該大臣並非專派議界之員、不免意存觀望、相應請旨專派薛福成向英國外部商辦滇緬界線商務、以重事權。至滇緬水陸界址情形、王文韶飭繪圖說、尙未寄送臣署、應俟寄

到時、卽由臣衙門抄送薛福成、以資考核。一俟大致議定、將所擬條款、先電至臣衙門、詳核具奏、再與英外部劃押。劃押之後、由薛福成專摺奏明、請旨定奪、如蒙俞允、臣等亦電寄薛福成、欽遵辦理、仍備文照會英使臣華爾身、一體遵照。將來派員會同英員勘界事宜、應由雲貴督臣辦理、以昭詳愼。所有籌議滇緬界務緣由理合恭摺密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滇督王夔帥致薛叔耘星使書 光緒十八年七月 商論滇緬界務

敬肅者、雲南界務、極承顧念大局、悉力經營、其所裨益滇省者、正不可以僂指計、公誼私情、紉感豈有涯量。曾惠敏原約三端、自是力爭上游之策、明知有做不到處、而不能不從此下手、以占先着。我公現奉朝命、與外部會議此案、旣費心思、又煩唇舌、莫非王事、我獨賢勞、每誦此詩、爲之神往。滇緬交界、自前明以來、迄無一定、朝滇暮緬、朝緬暮滇、如此類者、正復不少、均未可據爲定論。乾隆以後、緬事粗定、邊畔不開、彼此相安、遂有相沿之定界、此次繪圖、只能以此爲斷。其實紅蚌河當在野山中之偏西、野人向來、滇緬兩不屬、亦非中國之老界也。志樑明德按志樑卽姚文棟之論界務、往往以前明曾屬過中國、來入志書、及私家記載者爲據、而不知以之考訂源流則可、以引爲爭界鐵憑則仍不堪究詰也。現定之稿、均就確有可據者、再三斟酌而出之。譬之購物、外部節略、爲第一次討價、而弟處現繪圖界、則實在本也。敬呈察覽、伺祈密存夾袋、以便隨宜操縱、卽本署亦無宜露、他日定議、其爲贏爲縮、固可一望而知。再光緒十二年冬、岑襄勤

曾派員繪撰沿邊圖說付刊、茲詳加考核、仍不免小有出入、疏漏亦多、附案一册、用備引證。麻湯在鐵壁關外、非卽鐵壁關。漢董爲隴川土司羈縻之野地、距隴川一百七十里、志棵所云三十里者、誤也。猛卯爲騰越土司之一、實在隴川江以內、寄示英圖、列在江外、乃渠失考。宛項當在猛卯以東、非卽漢董。潞江以東擇人地、如其歸我、亦實難於控制、爲彼所有、則又實逼處此、能作甌脫、最屬相宜。竊揣英人之所屬意者、似重在騰越西北一路、蓋巨石萬仞神護各關、及古勇明光大塘等隘以外、皆爲通藏要路、出印度以達西藏、由西藏以達緬甸、固其所處心積慮、而必欲做到者也。又近而猛拱一處、乃緬甸玉石廠之最著名者、彼由新街而上、又經我西北邊外、懼有梗阻、故又以進佔爲暢行之地也。揣測所及、並附陳之。上年英兵游弋邊地、屢屢闖入土司轄境、人情洶洶、深恐別生事端、經尊處一再詰問、今年絕無此事矣。漢董現已無英兵駐紮、折衝樽俎、明效照然、翹首雲天、易勝嚮往。再將來滇緬各界熟習英人英語之員、自不可少、台駕東旋、請拔一人前來、俾資任使。惟烟瘴甚重、須擇其身體結實者爲宜、并祈留意。專肅縷復。

明德按王督此書、如謂紅蚌河尚在野山中之偏西、野人向來滇緬兩不屬、亦非中國之老界也。又謂猛卯爲騰越土司之一、實在龍川江以內、寄示英圖列在江外、乃渠失考。又謂潞江以東擇人地、如其歸我、亦實難於控制云云。殊多遺誤。查紅蚌河在野人山中、居我南甸土司所屬蠻允西南、老八募東北、與緬甸相距甚遠。英踞緬後、我保商營馬武相、與千總黃正林張天明率土勇保商、時出

入野山、直達老八募新店、何得謂非我界。猛卯土司城雖在龍川江內、其轄土則江內江外皆有、乃王督反謂英圖列諸江外爲失考、殊不可解。光緒初年、鎮邊廳（今名瀾滄縣）所轄各地、何莫非蓁莽之區、潞江以東擇人地歸我、何致難於控制。王督爲守土之疆吏、應如何詳究力爭、乃多方退縮畏葸、隱示退讓、披閱此牘、情見乎詞、守土如是、邊疆幾何而不被人侵蝕耶。

督憲王給騰越鎭廳電（光緒十九年九月令查盆干毛秀土司狀）

薛使電云、騰員尙未到八暮、悵甚。英廷接八暮電、滇官令莫勒江外緬屬毛秀土司、勿完英官賦稅、又因華官將到、飭緬屬盆干土司辦差、憤甚。英因我索還兩關、幾至決裂、蓋虎踞天馬英早據之、今既查出、彼始悔前誤許還、每欲借端尋隙、請飭邊吏切勿生事、以便索還兩關界址、專望速復等語。韶查界外阻糧辦差、必無之事、此英人藉詞生法耳。盆干本在界外、毛秀有可考否。

騰越鎭廳復電（查復盆干毛秀土司情形）

盆干實在虎踞之東、前圖實誤。此次查界、先到盆干寨、下坡十里、卽關之界址、山名邦杭、關設於南北兩峯夾谷內、門坐東向西、石壘高一丈餘、寬二丈餘、有石碑一道、字已剝蝕。由關至山脚、約五六十里、南至隴撒河、北至南已河、卽南濟利河、兩河西匯入南桿河、約八九十里、東至南碗河、約六七十里、經隴川壩向西南、繞猛卯壩尾、匯龍川江、卽南坎河。野人現在盆干寨、係舊撫夷地、約二百餘戶、丁口五六百。據野

貫等稟、係由麻湯遷於老盆干寨、其地已不可考、前一百餘年、漢官段姓、患野人闌入、命野貫率野人全砦、搬至該撫夷所居之地、山地田畝均界之、卽今之盆干新砦。緬地失後、英人屢招不從、繼以兵威、力拒不利、互相傷亡甚衆。新街居西、英人直至虎踞而攻盆干砦、後被卡瓦野匪引英兵潛入、前正拒敵、砦內遭焚、始不振。關西南至盆干看哨砦約二三十里、北至漢董不過五六十里。查虎踞關內無朋千、卽無別路可至虎踞、彭牧圖說甚詳、另專快足飛呈憲覽。至毛秀土司無可考、既在莫勒江外、內地查界、幷未入緬、何能令其勿完英賦、委員寬帶賫斧、馱運食米、絲毫不擾土民、早已由廳出示、經過野山、祇求安靜、在野地毫無所有、又將何以辦差、欽使所示藉端尋隙、憲諭云必無之事、誠是實情。接彭牧緘云、所到之處、野人極爲恭順、盼我漢官已久、如英之苛虐、自難服人、此卽英人憤甚之所出來也。

騰越鎭廳電稟 光緒十九年九月 查報天馬關情形

查得天馬關在邦欠山、關設於兩峯之間、坐東向西南、營盤基址門洞猶存、高一丈一尺、寬一丈二尺、長五丈、門前俯視、衆山皆小。山脚有南勘河、寬二丈餘、深不過五尺、遶由關右流入關內。西北有南蓋南敢兩河、寬約五丈餘、深三尺餘、皆發源於邦欠野山之間、均繞由關右流入關內之蠻囘砦、三水匯集歸龍川江。關之東至南坎江邊六十里、卽龍川江下游、過江至南坎城四十里。關之西至那命野砦四十里、砦外卽猛密屬。關之南至汪公瓦蓋戞二砦、屬猛嵤、約三十里。關之北、至扇令南卡二砦、約二十五里。又東

南至島弄蓋戞二砦交界四十里、屬猛密。東北至猛卯屬之蠻允六十里、西北至幸布、卽大石頭、約一百里。幸布有走猛洞大路、路內屬猛卯、外屬猛密。其西南皆荒山無村砦。英人新修之路、在天馬關內、自北至西、由新街直進南坎土城、此衎定邦李大茂彭斷志等先後查勘天馬關情形也。

署騰越廳吳光漢稟 光緒十九年九月查報虎踞關盆干情形

章鳳街南由壩尾土坡至買板野砦四十里、轉西六十里蠻綫野砦、又四十里帕棍砦、又四十里昔日虎踞關撫夷所住之盆干砦、在關之東、西看哨砦在西北、關在邦杭山、設於南北兩峯對峙之尖礅內、關門坐東向西、左右古樹各一株、自東往西爲至新街大路、野人貪走捷徑、大路久廢、關址猶存。右邊石壘高一丈三尺、寬五丈三尺、左邊高一丈五尺、寬二丈五尺、傾頹石塊甚多、有石碑一道、橫倒在地、字盡剝蝕。南峯山坳內、有古冢三、窰洞四、關前毫無所見、至南峯山始見新街。由關至山脚約五六十里、西至南崩河、寬丈餘、深不過二尺、發源於本山扒拉野砦、至山脚匯入胆撒河。胆撒河亦發源扒拉、寬深與南崩河同。又轉北匯入南已河、卽南濟利河、約八九十里、寬約五丈餘、深丈餘、發源於雲龍山、東至南宛河六七十里、寬半里、深處可以泛舟、發源於杉木籠山、經隴川向西南、繞猛卯壩尾入龍川江、卽南坎河。現野人聚居之盆干砦、是該關撫夷地、非老盆干砦址也。此處離關約十里、在關之東、約有二百餘戶、丁口五六百。據野貫等面稟、向由麻湯遷居老盆干砦、野貫已死四代、自百餘年前、有漢官段姓、因感患化外野夷、

常闌入關地騷擾、商賈受害、命野貫率野人全砦搬至該關撫夷所居之地、撫夷山地田畝均界之、東至南宛河、西至南崩河、爲該砦耕種之地、使之禦拒野匪。野貫與野人、插血盟誓、不背中國、幷使其類强壯而有胆力者數家、居關之西南角眺望、有警卽衆衆以禦。披荊斬草、愈闢愈開、順山勢環繞以居、便於耕種、每年可收獲谷二千八九百籮、山田亦可謂廣矣。近來增至四五百戶、丁壯千餘口、緬地失後、英人屢招不從、繼以兵威、猶力拒不屈、英兵死者千餘、該砦丁亦死亡大半。後被卡瓦野匪受英兵之賄、潛引英兵由險道入、前正拒敵、而砦已遭焚、由是始不振。每年納門戶洋錢五十文、英亦不較、蓋慮其復叛耳。由關西南至岔干看哨砦約二三十里、關北至漢董登山峯、可以望見越山、直走不過五六十里、山險路不通、折繞行走三日程、其地在鐵壁與虎踞交界之區。西至孟威、查西方無此地名、或卽猛密。猛密壩最大、壩頭逾天馬、壩尾逾虎踞、亦兩關相連之所、適在關西。由關南至幸布、與天馬猛卯猛密交界、約百二三十里、但野人道路、無里可考。又幸布有走拱洞老路一道、路內是中界、路外是緬界、由路而上、卽天馬關、關外十五里、到南敢河、河內猛卯地、河外猛密地、公同商議、今之盆干寨、卽該關撫夷地、無盆干卽無虎踞。鐵壁虎踞天馬三關、山勢聯絡、勢如貫珠、古人設關、法良意美、關設於山、山卽關地、河從山出、傍山之河、卽是關界。如鐵壁必以洗帕河爲界、虎踞必以邦杭山脚南崩南已胆撒河下流爲界、天馬必以南敢河爲界。再關北爲猛卡、與鐵壁近、與虎踞稍遠也。

騰越鎮廳電 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不願讓噴干天馬漢龍等地於英

從前噴干（明德按噴干即盆干也）等處、既屬隴川、並非久淪於野、今關已勘、又不退回、其理太屈。況虎踞形勢、最關緊要、噴干以內、無險可守、英既得噴干、若再蠶食、更無所底止。至天馬關內、英路本係錯修、如英已許還天漢兩關、則路應改到關外、若仍在關內、則許還二字、實同空談。薛大臣電云兩邊相讓、實不解其意指。若謂英係和好之國、則騰越八關、載在志乘、自不應侵我中土、留爲續議、滇省又如何會勘劃分、此即職鎮等詳查委員會勘情形、難於相讓、究竟如何答復總署之處、仍請憲台酌核。

查界委員彭繼志稟 光緒二十年二月查報鐵壁虎踞天馬漢龍四關地址

由隴川章鳳街西北行入野山、至洗帕河內麻湯猛董一帶、遍查鐵壁關基址已沒。惟猛董地方、尙有鐵壁英雄四字碑石可證、該關或即此地、當將碑石搨寄。查麻湯山腳、有洗帕河、夷語洗帕、即分開之謂、現在該關副撫夷、住居麻湯、可見從前鐵壁關、必以洗帕河爲界無疑。查明鐵壁後、復折由章鳳西行入盆干、至虎踞、查得該關基址尙存、關旁亦有碑石、字已剝蝕。又由盆干南行、至埋焉、往幸布、查該處有大石頭一個、高一丈二尺、石旁即走硔洞大路、漢夷野人、僉稱從前中緬以路爲界。復折由埋焉轉章鳳南行、入野山、至天馬關、一律勘明。旋即折回猛卯、由蠻允出紅蚌河、行抵八募、會晤英漢務參贊巴衛里、英新街府覺羅智將虎踞天馬兩關四至地名詳告、並辨明英謂漢官有阻糧辦差各情、隨准照復、並無其事。

所有照會及問答節略、亦已附呈。途次奉鎮廳函開、轉奉督憲電飭就近查勘漢龍關址。接信後、卽留心探訪、比至南坎、卽率同委往查探漢龍干崖土司刀盈廷、僱帶野人、外至猛尾、內至宛頂、前後左右三百餘里內、分途探訪月餘之久、凡山頂菁密無路可通之處、莫不披荆斬棘、攀藤附葛、親履查勘、杳無形跡。恭讀康熙五十八年、聖祖仁皇帝上諭內、隴川江過漢龍關入緬之句、知該關必在龍川江左近。隨沿江沿嶺訪查、繙譯生鞠豫聰查至硔卯、適干崖土司刀盈廷、亦已尋訪至彼同獲關址、稟報前來。卑職會同英員前往指證、詎英員馬體宜、故意刁難、堅持爲野人古砦、正駁辦間、忽於磚石內掘得龍關各半字長殘額一段、相與證實、英員始俯首無辭。卑職等考證該關在猛卯正南、英謂在猛卯西南、後與巴參贊同至猛卯、以羅盤考證、中國在正南末度、英羅盤則在西南首度。巴參贊云、中西方面稍有不同、彼卽據實稟復等語。卑職復在四關調查、確爲西南門戶、山險勢雄、實有一夫當關、萬衆莫開之勢。土人貪走捷徑、山路遍行、將來各關修復、自應開通原路、以利行人、而嚴防守。其虎踞鐵壁兩關、在隴川之西、逼近新街、可以俯視、實第一要隘。其天馬居猛卯之西、漢龍在猛卯南、兩關並峙、中隔龍川江、先年南坎遮南、皆猛卯土司屯地、有夷字老册可憑。於是與巴參贊公同查閱、並摘抄猛卯土司原稟、與遮放隴川蓋達三土司具稟、英官妥收門戶、各寨不從、照會巴參贊轉稟請還。查南遮地方、均被英人設官紮兵、雖經照會轉稟、但恐不易歸還。然使於猛卯之內、另求險要、無此周密、如能將南遮收回、則兩國形勢始全。此則卑職

履勘邊關之情形也。

漢龍關圖說

查漢龍關據千總李大茂探查稟復云、關在猛卯山中左右兩峯相峙處、坐北向南、爲南坎往蠻掌南旦溝猛尾大路、並西通猛密。其關基址猶存、計前後爲門二、瓮洞則已塌圮、地上靑磚碎瓦石條甚多、石砌牆脚、高約五丈、厚約六尺、門寬一丈、深約四丈、左右之牆各寬二丈餘尺、幷有殘石關額大小二塊、上存龍關字跡各半、字逕一丈四尺、點畫淸楚。兩峯之上、更有原日營盤基址、惟樹木叢雜、茅草極深、致關基爲此掩蔽、故卽行至關前、猶不能見也。由關東至南馬寨約十餘里。南行上坡至八罵啞落野砦約十五六里、計過大小南波兩河西行下坡約十五六里、至龍川江岸。北至蠻允吭約八里。東北至硔卯山脚龍川江岸約二十餘里。東南至麻六戞瓦野砦約十七八里。西南至虎跳石約三十餘里。西北至蠻懷砦約二十二里。

署騰越廳黃炳堃稟（光緒二十年四月轉報南甸司界西至大金沙江）

光緒二十年三月初八日、據南甸土司刀定國稟稱、竊查卑屬蠻允銅壁關、自昔與緬交界處所、較之現在其遠、因遭回亂、案卷遺失、惟聞先輩傳言、南甸蠻允銅壁關地、東至海壩江、與干崖盞達交界。南至蠻暮江、又名檳榔江、卽干崖海壩江下流、與緬地交界。西至大金沙江、與緬地交界。北至南渚八江、又名小

蓋西江、明德按即恩梅開江與里麻交界。前於乾隆年間、緬酋內犯、屢經王師征討、竟令緬酋投誠輸貢、迨至大軍凱旋、而於各土司邊地、并未奉有劃界明文。且考夷書並廳志所載、均有南甸司地管至大金沙江之說、現在緬甸既爲英據、中英劃界在卽、卑司職守邊土、爲國藩籬、一再思維、若不將此內界申明、以備考查、恐爲彼族所混、事後查出、負咎匪輕。茲將內界形勢、再繪輿圖、呈請查核詳辦。等情據此。卑職當卽會同張鎭軍、查核該土司稟內所稱舊界管至大金沙江之說、究竟何時淪沒、從前並未稟報、無案可稽、徒滋議論。惟既據稟前情、卑職等不敢壅蔽、理合轉稟憲台、俯賜查核示遵。

光緒十二年設台站並新街坐探

光緒十一年冬、英人圖緬、十二月、滇省新設由省直抵新街台站。次年正月、添設腰站一路、及新街坐探委員二人、每人月支薪水銀一百五十兩、內地各站、則每站各設號書一名、月支銀二兩、健夫五名、月各支銀一兩二錢。蠻暮海龍新街三站、則每站號書一名、月支銀六兩、健夫三名、月各支銀三兩。其行旅往來、由蠻暮而至蠻允者、則僱募野人保護、每次給工資銀一二兩錢、每月約以五次爲度、均由騰越廳按月赴善後局請領發給。計廳城五十里小河底站、又六十里南甸城站、又四十里葫蘆口站、又四十里舊城站、又五十里弄掌街站、又七十里蠻允站、又一百三十里緬地蠻暮站、又六十里海龍站、又六十里新街站。

龍陵廳圖說里程

龍陵廳西十里大關汎、三十里磨康、二十里芒市、五十里三台山、六十里遮放、六十里排六、三十里戞中、四十里宛頂、交緬甸界。再六十里南島。由大關汎西北二十里河心廠、又西十里邦董、四十里河頭村、十里黃草嶺、二十里長嶺岡。由戞中卡南行二十里山門、十五里回環、交緬甸界。又西三十五里抗吭、又西北六十里捧砍、又六十里南坎。由遮放西北三十里弄球、四十里猛古、交緬甸界。又八十里猛牙。由遮放北行若干里新寨、又東二十里猛戞、又北三十里香果林、交緬甸界。又十里猛板。由芒市西北五十里猛穩、十里猛戞。又芒市西北五十里猛旺、轉東若干里猛堆、十里猛蚌、二十五里大硝河。又東北四十里象達、南六十里廳城、東南十五里曩洒、六十里平戞、四十里打黑渡。又由曩洒西南四十里六根河、西六十里平安山、二十五里等谷卡。平戞西十五里平安壩、六十里七道河。平安壩西南六十里猛糯、猛糯東南二十里蚌東渡、西南三十里罕乖渡。廳西北十五里落水坑、六十五里水槽子卡、五十里猛孔、交南甸界。廳北少東三十里蠻掠渡、東北六十里曩等、十五里等插。廳東十五里龍山、十里鎮安卡、三十里邦邁、三十里邦別、十五里蠻老、四十五里潞江司、三十里棠子站。由潞江東北三十里蒲滿、十五里禾大樹、轉北三十里太平鋪、四十里黃竹園。由鎮安卡東南六十里腊猛、二十五里渡口、三十里恩拉、十五里滿林砦。廳東南六十里咬南、六十里老廠、二十五里板枝花渡。

吳光漢騰越土司沿邊圖說

猛卯西南有莫習山、天馬關設於此。東南有宛項屯、蠻捧山、原設漢龍關撫夷一名駐此、後被木邦所佔、今爲遮放收復。司西北有隴川河、東北有南弄河、東南有宛項河、均入龍江。龍江由司東北流、至西南會大金沙江。　戶撒地勢極高、無分寒暑、東有隴川山、西有干崖山、均與兩司毗連。水則由司東北杉木籠山中、集聚諸溪、出腊撒而入大盈江。　腊撒地極平坦、高山環之、所居皆屬野人。其東北之蠻岡山巔、與隴川分界、西南之摩黎板橙二山亦然、戶撒河在司東北、西南流至壩尾、名洗帕河、匯戶撒諸水入于干崖海珀江、　盞達在廳西南二百八十五里、東至海珀江五十里干崖界、西經巨石關八十里、又至昔馬三十里、又至猛已戶木山八十里、與緬甸界。又昔馬西南至戞獨山五十里、又至紅蚌河五十里、與緬甸界。南經太平街三十里、又至壩竹隘九十里、又至石梯山五十里、又至紅蚌河與緬甸界。司北至萬仞關七十里、又至猛典三十里、又至九夆石二十五里、與神護關界。又猛典西南至海底巴江二百六十里、與化外野人交界。此路直通戞鳩。又由孟典東至猛抱山河四十里、與神護關界。司東南有鴉尾山、壁立萬仞、勢極險峻、有萬仞關。出萬仞關之西南、一源出緬界景麻山、各流數十里、合而東南流、折西南、會司西諸溪水、又南數十里、入大盈江。又海珀江、源出古永、由司西東北曲曲南入大金沙江。又紅蚌河由司西南野山流入司界、匯海珀江。　南甸在廳西南一百二十里。東一百二十里、至邦杏後山項蒲窩練界。西

一百里、至魯仰了口干崖邦挖野砦界。南一百二十里、至杉木籠山頂、戶撒臘撒隴川三司界。北三十五里、至曩宋關外廳屬曩宋甲界。東南二百里至江東山頂、龍陵四甲、及遮放芒市二司界。西南六十里、至渾水溝干崖界。西北九十里、至海珀江廳屬止那隘界。東北一百里、至猛蚌羅新砦廳屬東練界。司東大尖山、龍川江發源于此。流經安樂山、太平山、大廠山、至杞木砦、分爲二派。左派經東山、及石婆坡隘所設之茨竹隘、闆山、下至邦歪止。右派至紅崖止。司西之山、由廳之寶峯山發脈、走大路石卡、梁子十二卡、出黃嶺岡、至干崖司後鳳皇山止。司南十里、突起一峯曰西山、西山各土練、即分設其上。下至杉木籠隘汎、分爲三支。左出鍋膊山、邦角下、爲隴川猛卯二壩隔界。右支出竹篷關卡、下爲干崖與戶臘二司隔界。中支由杉木籠山直下、爲隴戶臘三司隔界。司北牛㑔山、與曩宋甲界西山外、即盞西壩、壩外之山、由古永而來。蠻莽隘、神護關、猛豹隘、均設其上。由猛卯隘下盞達萬仞巨石銅壁三關、入蠻募地。此山之左上截、即盞西壩、下節即干崖盞達壩、右即緬甸列茅壩。大金沙江由列茅壩中流入新街。司東小龍川江、外有大山一支、總名江東山。由龍陵四甲芒市而來、直入遮放、江東土練猛孔砦、均在此山之西。山東即龍陵四甲芒市河頭村遮放十二砦。盞西江、一名檳榔江、自古永流入盞西、經干崖名海珀江、過蠻允東界入緬。小龍川江、由龍江發源、經小隴川壩出遮放猛卯入緬。司西有南甸河、由大盈江流入小河底、出葫蘆口、入干崖壩、匯海珀江。司南羅卜河、由杞木砦山發源、經羅卜壩至那歪山入小龍川江。 干崖廳西南

一百九十里。東至渾水溝、交南甸界五十里。西至而掤砦、交蓋達界三十里。南至南殿河、南五莪窮野砦、與腊撒邦中野砦界一百三十里。北至邦蛙野砦、與南甸黑山野砦界三十里。東南至南瑞山上、南瑞野砦與戶撒界一百里。西南壩尾江、交蓋達壩竹隘界一百二十五里。東北黃嶺岡、與茂篇汎界五十里。西北查山、與蓋西練猛豹隘壩尾界一百二十里。中間沃壤、水秀山明。司東東山、由東南直至南撒河邊、北有南甸黑山接西查山、蜿蜒起伏、至西山與蓋達界。蓋西江由西北流入、又名檳榔江、亦曰黃連河。會蓋西河蓋西江、一名南底河、卽大盈江、由司東北入境、納南金溝渾水溝匯蓋西江、出紅蚌河、入大金沙江。

隴川廳西南三百一十里。東至井恆野砦、與遮放山頂交界九十里。西至腊撒山頂邦棍野砦界五十里。南至南坎壩夷砦界二百八十里、北至杉木籠汎一百里、東南至戶瓦野砦與猛卯山頂界一百四十里。西南至洗帕河一百六十里、東北至遮放山頂羅朗野砦界一百一十里。西北至戶撒山頂來練野寨界六十里。小杉木籠山在司北。其西南爲摩黎山、鐵壁關卽設于此。羅木山卽板凳山、又名壘弄山。岡梚河、出杉木籠山、南流納山溪二水、蠻胆景坎二河自右入焉。又西南流、左納南瀾河、向南曲曲經虎踞關、南善砦、出猛卯壩尾入龍江。

英人滇緬邊地圖說 譯自英人圖說

新街北有撒多那野人山、東南有水梨河、卽龍江、濱近南坎。紅崩河卽南崩河、其南岸爲中國相沿交界

處、野人頭目所居之地、名馬店、有竹屋四五家。

中國地界、直至那大比河、此河在新街東四十五里。開陽地方、及蠻洞納（明德按蠻洞納即昔蠻。）之葛干人、亦名葛春、又作開欽、距漢董二十八英里、距猛卯西北至少有二十四英里。此二處皆爲緬甸之外之地、向未經緬王管及、地跨上厄勒瓦諦江之上。所居者皆野人、無國政、亦無担當責任之政府、將來必須中英兩國定界時分爲兩國所轄。

漢董距八暮三日、約三十英里、係隴川土司所屬之地、距該司一百七十里。光緒十八年、英兵將其地房屋燒燬、即佔其地。其地在山之前、下望隴川猛卯兩土司之城。漢董係在隴川及猛卯之間、距兩處各遠九英里。

穆雷江穆勒江、光緒十年、野人曾在江邊華名岔干、緬名嘖干地方紫卡、距緬之八暮百餘里。

界綫一條、自恩梅開起、至瑞麗江止、自此界線之西開欽土人、中國自昔至今、並未管過。如是、可知八募以上厄勒瓦諦江兩岸之地、直至恩梅開江與馬利開江彙流之處之米紀納之外、必係緬王派員管轄之地矣。

蓋西邊隘有關社地方、與蓋達西北界外百五六十里之昔馬野砦、緬名慈馬、又呼息馬者、均滇緬之甌脫也。

虎踞關、東至南碗河六七十里、西南至岔干約二三十里、關西有猛卡及緬之猛密司。

南已河、寬五丈餘、深丈餘、源出雲龍山、東至南碗河六七十里。南碗河、寬半里、深可泛舟、源杉木籠山、經隴川、向西南至猛卯壩尾入龍江、即南坎河。南崩河、寬丈餘、深二尺、源出扒拉野砦、至山脚入胆撒河、北會南已河。

騰越古永昔蠻圖說

騰越廳境分十八練、古勇爲十八練之一、在中國版圖之內。蘆洞納當是昔董轉音之誤、昔董有二、一曰昔董壩子、乃騰屬藎西土目、於嘉慶年間收撫野夷地方、卽住家于此。一曰昔董大砦、距壩子十餘里、舊爲野夷、現英兵于此紮營駐兵。　由古永西北、經猴橋關大河、五十里、折而西南上高良工山。三十餘里、下坡至濫河野砦。南循岩子山、三十餘里、至魯通、又六里、昔戛壩、又五里正通、又十里昔董大砦。此路因太險峻、故罕人行。其大路則由濫河西南、經五穹野砦、四十里、過猪尾河、四十里荃麻河、又十六里車砦、又三十里洛朗、又十里昔戛壩。又由五穹寨至拉利寨四十里、西繞公巴山七十里、南下至昔董山十里、又十里至昔董壩、又二十餘里至大砦。

騰越高黎貢山及猴橋圖說

上江下五喧、有大山焉、龍江繞其右、潞江繞其左、兩江夾山而流、峯崖峭立、其高四十里。由怒夷下至龍陵、蜿蜒數百里。上多積雪、故曰雪山。蓋山險也。山之西、與馬面大塘明光滇灘各隘相接。山之上、爲練地登埂魯掌卯照各土弁地。其山有大路一處、由潞江上至灰坡、二十里、由灰坡上至山頂二十里、爲雪山。下山四十里、爲馬面關。　廳西一百六十里、有猴橋關、中隔深溪、下臨無際。由此西行九十里、有地名曰五穹、爲各路交匯之所。

附錄一終

雲南北界勘察記

附錄二

怒俅邊隘詳情

阿墩子彈壓委員兼辦怒江事宜　夏瑚

夏瑚怒俅邊隘詳情、於俅夷坎底各地敍述詳贍、舊存雲南洋務局、未經刊印、恐久而就湮也、因並錄附之、以資流傳。　尹明德識

麗江府分駐阿墩子彈壓委員、兼辦怒江事宜夏瑚、爲遵飭履勘邊隘、繪圖貼說、并陳管見、詳請衡核事。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初四日、奉麗江府轉行營務處洋務局憲四月巧電內開、白漢洛孤懸江外、去察瓦龍較近、現雪融路通、應令夏委員前往該處巡查、將應辦各事、妥爲料理等因。委員以去秋奉飭赴怒查看、布置事竣回墩、曾以設官、招墾、開礦、通商、練兵、興學、六事、并同布置情形、及擬查勘猫江、招撫吉匪、撤退土司、平治道途、改募防營、變通權限各節、通稟在案。嗣奉善後局轉行督憲批示、內有飭局司處各憲、按照所稟、並摺開各節、迅速逐一仔細推敲、分別妥愼擬議辦法、詳候酌奪。等因奉此。自應靜候各憲詳定辦法、檄飭遵辦。道途云遠、維時未奉明文、雖奉局憲電飭、祗開將應辦各事、妥爲料理二語。委員既不敢濡滯其行、有違命令、復不敢孟浪舉辦、致取愆尤、當具歌電稟請督憲、將詳定辦法、迅錫電示、俾得遵辦在案。嗣於

七月初二日、奉麗江府轉行（洋務局、藩憲、警務處）六月支電內開、白漢洛篤懸江外、民教雜居、每年雪融路通、必派員前往查視一事、夏委員所擬設官、招墾、開礦、通商、練兵、興學、六事、非倉卒所能舉辦、考核不厭求詳、仍遵院批飭該員將猫江一帶情形、親往各要隘履勘明確、繪圖貼說、據實稟覆、擇要酌辦。或就該處充公廟宇寺租、先設一二學堂、以資化導。其來往道途、亦量為平治、委員權限、邊地夷情、自不得不略為變通、一切尋常案件、准其裁判、惟不得設立班館、仍報該府維西廳查核。再夏委歌電、已悉、並仰即轉飭知照。等因奉此。委員遵即購備賞需、率領差弁武備畢業生夏雲、把總馬吉義、及繙譯通事勇丁人等、於七月初八日、由墩起行、曾經通報有案。抵白漢洛後、旋將民教雜居各處、巡視一周、均稱安謐、雖有錢債口角、衅故數起、據任司鐸安收片請面述、當傳兩造、分別和平斷結、均各相安無事。是月廿七日達菖蒲桶、小住兼旬、添募通曉猫語、熟習猫道之猓民各三人、作為通事鄉導。又以猫狄各江、人煙稀少、糧食夫役、難於購雇、因在猓地買備米糧、糌粑各五十揹、雇定長夫三十名負運、以備不虞。其餘行李犒賞鹽布貨物等件、另備短夫運夫。於八月十八日由菖啓行、越格馬剌雪山、七日達猫江之木匡汪地方。由升金狄朗東路景登攏威興隆等處循江而上、七日至上江之喇卡場地方。（該處係與西藏擦瓦龍屬米康士千總地交界要隘。）因查得由該處西行、越錫臘朋滿呆革等雪山、計程十日、可達脫落江頭。當派差弁武備生夏雲、率領兵夫十餘人、由是路查勘脫落江頭各隘、並發木刻、（夷俗不知文字、惟削木為劄、令人執持、層遞口傳、故因之。）雇募通事鄉導、隨同前往、飭令由脫落上江、順

江查至脫落圖狄子圖等處會合去訖。委員 嘗由原路踅查、經木匡圖孔妹孔頂孔敢樹凹當那佩等處、至蒲卡汪。以須由該處迤南行過狄子江、不能順江勘下、因派差弁把總馬吉義、率領兵夫十餘人、自蒲卡汪起、順查下江、並發木刻、雇募通事鄉導隨同前往、飭令查至加敢、翻雪山到拉打閣、直至江尾之納枀、務將各隘查明、由吉大得踅猔會合去訖。委員 卽由蒲卡汪啓行、翻貓江迤南之得力雪山、七日達狄子江之瑾朗地方。渡江經蒲朗敢、翻不黨、截雪山、四日達狄不勒江。過江卽達脫落江之母董地方、溯江而上、四日至不喃底。渡江經看拐、翻冷雪山、四日至潘峽。翻龍泉山、經果乃、又二日至狄滿江。渡江經潘當克、翻蓮青雪山、五日至木里江。渡江又一日、渡浪不冷江、達木王所住之虜困地方。小住兩日、查巡上下各隘、因聞距虜困數站之普猛地方、出產沙鹽、當派軍功陸雲鶴、通事徐玉保、率領兵夫數人、另雇木王人四名、隨同前往查勘、飭由狄滿下江會合。委員 仍翻蓮青雪山、渡狄滿江、經灣枕閣、德煞溪、勒浪汪、王塢溪、翻龔莫枯大雪山、至夾士截。由脫落圖渡脫落江、阿力翁渡狄子江、由狄子圖翻敢當雪山、至貓江邊之立米打地方。溯江而上、至馬拍廠渡江、抵滿當、夏雲已於先數日馳抵該處、陸雲鶴則早於王塢溪地方會合、隨同翻擺格雪山、五日至猔江之普喇龍地方。適馬弁吉義亦已踅猔、以風聞川藏忽有軍事、猔地民教、均深惶恐、因飭馬弁率勇二十名、駐猔協防。委員 卽星夜兼程、於冬月廿四日囘墩、亦已先行具報有案。是役也、以七月初往、冬月底還、往返五月、事始告竣、所有查得各處要隘、以及風土人情、謹

逐一分別爲我憲台詳細陳之。

一查猓江(卽狘江)係從藏屬擦瓦龍地流入、自色賴汪以上爲上江、以下爲下江、拉打閣以下爲江尾、猓言呼爲獨龍汪洞。上江與擦瓦龍米康士千總接壤、以肋巴羅山爲界。要隘則以木魁、茂當、爲最。下江則以北通上江、西通狄江、南達江尾、東達怒江之滿當(又名茂頂)地方爲要隘。江尾之拉打閣、四通八達、爲吉匪出入之區、最爲緊要。下至納采、與騰越接壤、(翻納采山至盡達土司地方祗七站。)雖係內地、亦爲江尾隘口。江面寬窄不一、有寬至四五十丈者、有窄至二十餘丈者、急湍固多、安流亦復不少。猓人不知爲船以渡、只用篾索三根、平繫兩岸、雖以木槽溜梆、鄉索繫腰、仍須手挽足登、方能徐渡、非如瀾滄怒江之陡溜、可以飛渡也。兩岸地勢險峻、出產麝香、黃連、皮革、毛貨、等物。上江則喇卡塌較平、江尾則綠底峽以下較平、其餘均係山坡、樹木叢雜。忙苦渡動以上、惟產莜麥、膏粱、小米、苞谷、稗芋之類、以下則產旱穀、江尾之拉打閣以下、尤爲廣產。惟上下江均係地廣人稀、恆三五十里始得一村、每村居民多至七八戶、少或二三戶不等、每戶相距又或七八里十餘里不等。江尾猓猓雜處、居民較上下江爲稍密、每村有多至二三十戶者。戶屋係隨節竹木、蓋以茅草、房中燒火一堂、家人父子團爐歇宿。人多之戶、有燒火二三堂者。家有糧食布飾等件、則於附近山林密處、另結茅屋數處、分別儲存、日需若干、臨時始往取用。六畜惟鷄犬豕三項、馬牛羊則無之矣。江尾雖間有猓牛、並不以之耕田、只供口腹。農器亦無犂

鋤、所種之地、惟以刀伐木、縱火焚燒、用竹錐地成眼、點種苞穀、若種蕎麥稗黍等類、則祇撒種於地、用竹箒掃勻、聽其自生自實、名爲刀種火耕、無不成熟。今年種此、明年種彼、將住房之左右前後地土分年種完、則將房屋棄之、他另結廬居、另坎地種。其已種之地、須荒十年八年、必俟其草木暢茂、方行復坎復種。其裝束男女均係撒髮、前垂齊眉、後披齊肩、左右蓋耳尖、稍長則以刀截之。兩耳均穿、或繫雙環、或繫單環、或以竹筒貫之。男子下身着短褲、惟遮臀股前後、上身以布一方、斜披背後、由左肩右掖抄向胸前拴結、左佩利刃、右繫篾籮。上江女子、頭面鼻梁兩顴上下唇、均刺花紋、取青草汁和鍋煙揉擦入皮肉、成黑藍色、洗之不去。以長布兩方自肩斜披至膝、左右包抄向前、其自左抄右者、腰際以繩緊繫、貽肉遮其前後、自右抄左者、則披脫自如也。男子頸項、無不喜繫車磲燒料等珠爲飾、有繫至十數串者。下江一帶婦女、則惟刺上下唇。江尾狖猓雜處、婦女概不刺面、猓女且有着裙者。上江向歸菖蒲桶寺喇嘛管理、收受錢糧、所收係黃連、篾簸、皮革之類、每年共計約值十二兩之譜、至今仍歸寺僧經收。（菖蒲桶寺所管㺜江錢糧、光緒二十八年、因教會具控請歸土目王國相接管經收、奉批照准、惟此狖江上江、仍歸寺收。）擦瓦龍千總亦每年遣人收受錢糧一次、所收係茵布、毛革、篾簸之類。下江自色賴汪起、至立木打止、歸葉枝土目王國相、橋頭土目王國祥二人夥管。江尾自拉打閣起、至黑桃林止、歸王國祥一人獨管。黑桃林以下、不服管束矣。以上雖歸管束、該土目等從未一至其地、擇㺜民中之熟習狖道者一人、派充狖管、不過每年令其赴狖收繳錢糧

次而已。惟擦瓦龍、除收錢糧外、土弁家丁、坐守喇卡塌等處、按賣沙鹽毛布等項貨物、値一售什。該等到境、貨物則勒派百姓揹負、吃食則勒派百姓供應、否則鞭撻隨之。所押貨價、及期不償、則利上加利。覓得麝香黃連等項貨物償給、則又値什折一、終年盤剝、務令其斗粟尺布、無所餘存、猫民之於擦蠻、有畏若虎狼、敬如祖宗之槪、而擦蠻之視猫民、直奴隸犬馬不若也。下江猫民、則又苦江尾猓猓、勾結怒江吉匪、出沒無常、橫行搶殺、恆有旦夕難安之勢。上下江與江尾、又均有所謂骨屍錢糧者。(猓言猛俄普骨牙。)緣猓猓到處搶刼、亦到處貿易、然無不兇橫霸道、倘被人毆死、或卽病死、猓又集衆往其所死之一帶地方、搶刦燒殺、累月連年、迄無休息、不得已與之講和、願上骨屍錢糧、於是議定某項若干、村村寨寨、家家戶戶、每年照上一份。猓人往收此分錢糧、尤必好爲供應、地方出一猓猓命件、則此骨屍錢糧、猫人必世代上納、猓猓亦世代收受、各村上此錢糧、有多至五六起七八起者。猫狄各江、雖不用牛犂地、而以殺牛享衆爲榮、(年獲糧食、悉以造飯煮酒、宰牛殺豬約集十站內外親友到家、削丈餘木坊五根、豎立門外、男女分行鳴鑼亮刀、團坊歌舞、以牛豬酒肉等項分享衆人、或五日或七朝、又將此項分享酒肉食盡始散。)終歲孜孜、惟在此牛擦瓦龍、牛廠卽與上江交界、深知各江風氣、遂定以牛買人、每一人黃牛給與三條、勒令上江百姓領牛、爲之買人以充奴婢、百姓畏其霸惡、不敢不依、輾轉購買、直至狄子脫落各江。以此各江百姓、受其籠絡、祇圖有牛享衆、不顧欠債日多、迨受逼迫、強悍者每將懦弱者一家大小捉交擦蠻、以償牛價、或殺其強壯、捉其弱小以償。此等事無歲無之、無月無之、尤爲各江第一慘

狀、此則紬江要隘風土人情民生疾苦之實在情形也。

一查狄子江自滴洛江以上三站之雪山中流出、係衆山溪流混合成江、江面寬窄、與紬江等。自滴洛朗起、始有人煙。經木江朗、葱籠、巖類灘、捻江、蒲朗敢、瑾朗、八日至阿力翁以下之狄子圖、流入紬江、無與他屬接壤之處、惟瑾朗東通紬江、蒲朗敢西達狄不勒江而已。水勢陡、灘較少、狄人惟以藤竹一根平繫兩岸、另以藤竹挽圈多數套上、經溜時、以一圈套於腰際、一圈套於腦後、手挽足登而過、較之紬人之用溜梆者、更覺懸險。兩岸地勢多平、旱穀及一切雜糧、無不出產、惟較紬江尤爲地廣人稀。該處山多蕉竹、薰棕、藤竹之類、房屋槪以竹構成、樓離地三五尺不等、上覆茅草、聚族而居、中隔多間、每間卽屬一家、每房屋有多至十餘間二十餘間者、且多結房於樹以居、如有巢氏之民者、考其巢居之由、在昔野獸較多、白晝且將噉人而食、逮曉則成羣入室、抵禦無方、故其先人創此巢居以避虎患、近則殺人拉人所在恆有、亦仍以巢居避患爲樂。有就地以居者、必其族大丁繁也。其裝束頭首兩耳、極喜以珠爲飾、各節如紬人然。男子以布一小方、用藤索繫於小腹、遮其下體、上身則寸布不着、（間有披布一方者）、亦仍以左佩利刃、右帶藤籮。女子面紋只鼻尖刺一圈、下唇刺二三路不等、下身自腰至膝、以布周圍、上身亦斜披布幅。男女均善牛嚼葉菸、其坎種地土、亦與紬江相若。廿 号 食則闔族同種同收、共取共食、無分爾我、惟鹽布首飾各項、各人所得者、卽父子兄弟皆難分用。男女身材、類皆高大強悍、面貌尤多肥

胖白潤、向在化外、無人管束。早年莫蒲桶寺活佛在時、曾遣人囑其服管、怒貓江百姓上納錢粮、狄人不答。今祇有猓人骨屍錢糧一起。惟其强弱相殘殺不已、故其種族不能繁盛。此則狄子江原委風土人情之實在情形也。

一查狄不勒江自的拉朗以上三站之雪山中流出、亦係衆山溪流混合成江、江面較貓江爲窄。自的拉朗起、始有人煙、經狄朗得色朗、次梯朗、四空王、等處、五日至狄不圖、流入脫落江、無與他屬接壤交界之處。兩岸地勢較平、其出產地土房屋人民、一如狄子、向在化外、無人管束。惟其人較少較弱、不免時受狄子欺凌搶殺之患。此則狄不勒江原委風土人情之情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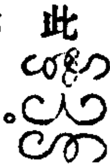
一查脫落江自藏屬松噶曲宗地流入、江源爲河獨魯、即與松噶地接壤、由該處翻山六站、即達松噶。由獨魯、日懶、松籠、黨獨、路堵、不喃底、毋董、十四日至夾士截以下之脫落圖、流入貓江、江面寬窄、與貓江等。江頭要隘、則爲獨魯、海打。該村係猪宗共七戶、前十數年由藏地遷來、村內住有喇嘛十數人、詢係巴塘丁林寺僧、乙巳叛後、逃匿其地、現爲村民供應。兩岸地勢、較貓江爲平、貓猓雜處、人煙亦極稀少。松籠以上、只產小麥青稞各項雜糧、以下則產旱穀。黃蓮、皮革、鎌鐵礦砂、所在皆產。裝束男女均着短布圍裙、上身均披布幅、至佩刀繫籠、散髮穿耳、頭項掛珠、一如貓狄。

一惟女子面紋、只刺下唇一二路。其坎種地土、與貓狄各江無異。房屋仍係竹構、就地爲樓以居、各自爲家、不似狄人之閤族聚處。有無人管束、不上錢糧者、有上歸木王者、有上歸土目所派貓管者、如永岩、

墨合、岩陽等處居民、係由狄滿江遷來、原爲木王百姓、木王因遣人到彼收受錢糧。（每戶上納五六兩重黃蠟條十根、二三斤重黃臘二餅、皮革一張、葉菸辣子生薑等項各一小籮。）如夾十、截木喃敢、不喃底、看拐等處民、係由貓江遷往、貓管仍往照收錢糧。此則脫落江原委要隘風土人情之情形也。

一査狄滿江木王稱爲吉昌江、自藏松噶曲宗地流入、江頭爲不洗、再上四站、始交藏界。由不洗順江而下、約二十日、達吉昌圖、流入木里江。（即木王地之南洲江。）江面與貓江較小、水勢亦較平、筏溜兼渡、桔梯圖且搭有藤橋。自不洗至當查爲狄滿地、以下則爲阿普地。（木王稱爲普猛。）兩岸地勢平坦、樹木葱蘢、地廣人稀、所種不及萬一。其種地之法、與貓狄各江相同、旱穀最廣最盛、禾穗結穀有多至四百十餘顆者、至少亦在三百八十九十顆。黃蓮、皮革、棉花、及一切雜糧、無不出產。其裝束狄滿人男披短髮、女披長髮、面不刺文、下身着短布圍裾、上身以布一大幅、由背後從兩肩橫披、抄向胸前拴結。阿普人男女均長髮、梳向頂心挽髻、着長圍裾、披大布幅。其佩刀繫籠、兩種人均如貓狄。狄滿江人之山居者、無人管束、依江而居者、歸木王管束、上有錢糧、（係黃蓮蠟臘皮革之類。）阿普人則無管束矣。此則狄滿江原委要隘風土人情之情形也。

一査木里江又名南洲江、（木王所稱）自藏屬咱玉地（即寨隅）流入、江面較貓江寬二三分不等。渡江向西行約四十里、爲浪不冷江、亦自咱玉流入、江面寬窄與木里江等。兩江地勢均係平原大壩、四望無涯、水勢極

平、概用船渡。其地東通猫狄、北由媽接坤經阿猛地、十四日卽達洎玉。南經曾猛過野人山一月、可達英緬之漾共。卽仰光西經龐最、潘敢、來妹、難得、攀等雪山、野行十三日卽達南闖通印度。南闖係旱擺夷、原係自主、三十年前、爲英人收復、現已設立學堂多所、英文英語、該處擺夷、均已精通、建有鐵路火車、開設商埠、商務甚旺、聞由該處乘車二日達緬捕、通印度。地極遼闊、草壩較多、水田較少、稻穀極豐、其穀細長、米色白而潤、味香而甜、卽省城之香吊胭脂吊等米、有不及無過之者。惟人烟稀少、恆數十里始一寨、每寨多至百餘戶、少則六七十二三十戶不等。木王所居之虜困地方、建有木城、內外居民、約在百戶以上、其房屋係木柱竹樓、離地丈許、上蓋茅草、式如覆船、極其寬廠高大。種族係水擺夷、概姓趙氏、木王名趙伯宰、其餘各寨、每寨又有一頭目管理、雖各主其主、各民其民、然以木王爲獨尊。裝束男用布幅或毡毯兩方、周身包裹、下着圍裾、長髮挽髻、包白布巾。惟木王則包黃巾。其大小頭目、有着衣褲者、有着衣而仍着裾者、民人亦間有着衣褲者、婦女長裾短衣、籠頭束腰、男婦均穿耳、喜浴好潔、飲食雖熟、必冷始食。城外有一僧寺、蓄僧七十餘人、寺有大和尚一、披黃袈裟、其餘仍係民人裝束、惟未蓄髮而已。寺內並不舉火、一切食用、概係民間簞壺供應。寺係構木蓋茅、式如張傘、亦極宏廠高大。所供佛衆、仍與番佛同、文字則有以異也。如趙伯宰三字、係以此爲文、其字母祇十九字、扮音三十字、或係緬文。男婦較老者、晨起無不誦經、其崇佛之習、於此可見。菽粟廣有、布帛則祇棉蔴兩宗、不諳縫紉、一切綢布服飾器具、概係洋貨。其種植法、一如內地。牛隻水黃兩種均有、六畜惟

未見羊、四山產犀象、木王及各頭目多有蓄象者。麝香、黃蓮、犀角、象牙、黃果漿、等貨、均皆出產。俗嗜鴉片、其吸法以烟泥用水煑化、瀝盡成膏、以芭蕉葉切絲如髮、置膏內收乾、另以竹烟筒盛水吸食烟絲。其烟筒卽省城俗呼之勞病筒、開廣一帶有之。其地亦種鴉片、收法係以麻布拭漿捲存、用時剪布煑食、男子吸食者、在九成以上、女子吸食者、在　四成、其爲烟所困所害、莫可明言。詢其烟種、自印度傳來、三十年前尙無此物。此則木王地四通八達風土人情之情形也。

以上各江情形、脫落上江狄子狄不勒兩江頭、係飭武備生夏雲査勘。狆江之下江及江尾、係飭把總馬吉義査勘。其餘則係委員親詣履勘、耳聞目睹者也、各江地上、無不肥沃、出產無不豐饒、人民無不强悍聰穎、惟因主治無官、自相殘殺、以致人民稀少、稼穡不諳、道路梗塞、商旅不通、爲可惜耳。吏考中國及雲南地圖、於維西邊界之怒江外、祇載球吏界三字、而此球吏界之遠近大小、及與何國何屬交界、迄無所考。側聞十數年前、法國親王某、率領法人數名、由吾維之茨菇白漢洛、經怒狆各江、直至木王地、達印度回國。自大理茨菇白漢洛帶去之通事一人、及教民之充其揹夫者七十餘人、均由印度乘輪至緬經新街騰越回維、以先年八月往、次年二月還、通事及揹夫多人、工資賞犒無不優給、往返開費火食、由法親王算給、通事到家、每存大洋二三百元、揹夫每存大洋百餘元、其隨去之人、有虎傷病故者、均加倍恤賞其家。至今教民、尤稱道不置。嗣二三年後、有德國游歷一人、五六年後、有美國游歷一人、先後到怒、擬步法親王後塵、由是路過印度、均經行至半山趕返、卽狆江亦未馳到。

住白漢洛之任司鐸、往者亦擬游歷猫江、曾帶十數教民前往、竟未到猫而返、大病幾死。實以路太懸險、步步艱難、人盡野蠻、時時搶刼、非有多人爲之護衛嚮導、斬荆披棘、斷難遄前、以此自法親王去後、無敢續往問津者。委員以上年赴怒查勘佈置、廉得其情、竊欲一窮邊界、知我藩籬、故於稟牘中略陳其意、荷蒙督憲批飭、將怒江詳細情形、親往各要隘履勘明確、繪圖貼說、據實稟報等因在案。而列憲亦飭仍遵院批辦理。委員奉此、決計親詣猫江外之木王地、將各邊隘查勘明確稟復、以副憲台慎重邊垂之意、用特購備銀牌、鹽布、衣褲、士藥、及各項賞需攜之以往。當將往時、墩怒官商弁民、無不力阻、謂夫道路梗塞、江河壘阻、盜賊遍地、虎豹當途。且也烟瘴到處稱盛、糧食難於購尋、尤爲行人前途極大隱患。法司鐸任安收亦以身歷之苦、極力勸阻、謂其親王强悍耐勞過彼、率領多人、費鉅款、仍受多少患難、日事窮途之哭、該法親王經過時、常有野人阻道、即令鏹亦賞去不少、每逢樹木叢雜路道不通、江河水阻、溜筏均無之處、悔痛哭不已。以君孱弱、斷不可行。委員竊以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彼外人尚且能往、我華人何獨不能往、用是堅忍自持、生死不計。先僱怒民四人、執持木刻赴怒屑遞傳諭各江民人、曉以此來、係奉憲檄查訪民生苦樂、履勘地方險夷、毋涉驚疑、毋庸畏避。隨募夫役裹餱糧、率領弁勇、冒雨登程、到處僱募鄉導、執持鋤斧、斬除榛莽、攜帶帳蓬等件、隨處棲止。每到一處、開誠佈公、剴切勸諭、老少婦孺、咸給賞需、遴派火頭甲長、給以印諭、賞以銀牌、小帽、衣褲、鹽布、等項、俾饜其心、使之約束夷衆、不准殺人拉人、買賣人口。仰蒙福蔭、各江夷衆、無不心悅誠服、並無阻滯留難、未及五月、卽將各隘查勘明確、待慶生還。第委員身歷地

土、目睹情形、愚見所及、尚有十端、謹再分別爲我憲台詳陳之。

一宜建設官長、以資分治也。查猔江上自藏屬擦瓦龍、松籠、喇卡、起、下至耳目止、二十餘站、係維西屬。又自耳目起、二十餘站、至雲龍州屬之六庫老窩地、中間有歸麗江縣屬者、有歸劍川州屬者、有歸永昌府之保山縣屬者。維屬自臘早以上、雖有土司、不過每年遣人收受錢粮一次、並未駐紮管理、不惟無益、反多滋擾。臘早以下、原有土司管理、曩因收粮之人、過於需索、猓民聚衆逐殺之、嗣後卽無人敢往收粮、不服管束、不安耕鑿、相率以搶刧爲生、爲患麗維各屬、不可勝言。卽麗江保山各屬、亦多不上錢粮、不服管束、逍遙化外、歷有年所。蓋猔江錢粮、並未按畝升科、歸入正供項下、雖由土司按村收受、聞每年所解猔貢、計不過十餘金、卽未收之處、與正供仍無妨礙、惟於私款微有所損、故該土司亦均緘默無言。至於猫江、本係維屬百姓、上有土司錢粮、以土司從未一至其地、主治無人、致該猫衆上受擦蠻、下受吉匪之害、幾不聊生。若狄子狄不勒兩江、向處化外、此次委員查勘到境、亦已收復、自今年始、願上錢粮。脫落狄滿兩江地土、尤爲寬闊、其居民有自木王地遷來者、有自猔猫兩江遷往者、故其錢粮亦互相收受。自猔江至狄滿、縱横上下、計數千里、以數千里膏腴之地、任其荒蕪、數千里純樸之民、任其頑梗、殊非愼重邊疆、固我邦本之道。前此陳請設官、是就猔地上江而言、已蒙藩憲核示、暫由駐墩委員兼辦猔事、應遵勿瀆、今因邊地太寬、非設一二印官、不足以資開闢、而遍撫綏。擬請於猔江建

設直隸同知一員、將維西麗江劍川保山各廳州縣所屬之怒江地段、悉行劃撥歸其轄治。又於俅江設一知縣、管轄俅江及狄子狄不勒兩江。又於狄滿設一知縣、管轄狄滿脫落兩江。其所設之兩縣、均歸怒江直隸廳兼管。該各江人民、質木純良、以無人管束教育、習成强悍鬥狠、一得官長撫輯、自然畏威懷德、安分營生。如委員此次查勘狄子江、在瑾朗地方、傳集狄衆、剴切開導、諭以無主之害、投官之利、狄衆欣悅、幾如頑石點頭、懇請遴派伙甲、願爲其氓、當於給諭後、飭令約束狄衆、不得再事搶殺、買賣人口、違則有罪、狄衆無不唯唯。委員過後、江頭葱籠地方、又有將一家六口捉賣者、伙甲人等先失不知、迨知之、以委員或當如洋人之一去不返、仍未及時追問。迨聞委員折返之信、各狄甲齊集、跟究捉賣人口之人、將已賣人口、分途立限贖回、令其爰居爰處。及委員道過阿力翁時、該伙甲等、先已齊集攔途稟白、觳觫情形、惟恐獲罪。委員嘉其向化之速、復重賞之、此亦可見其民情之厚也。倘設官分治、教養經營、十年八年後、則是邊土人民、當必大有可觀者也。

二宜添兵駐防、以資保衛也。怒江百姓、最苦吉匪搶殺爲患、雖有防營一哨、以保護教堂爲專務、不能遠駐各隘、以此上下江居民、時虞搶刼。俅江亦上受擦䜌盤剝、下受猓匪滋擾。兩江百姓之受害、有甚於水火之爲災者、委員目睹情形、不忍膜視、已諾轉稟上憲撥兵保衛。竊以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若此邊地之人民、尤不能不加意撫輯、爲固本寧邦之計、擬請先設巡防一營、分駐怒江之菖蒲桶臘早、以及

猫江之喇卡場、滿堂、拉打閣等處各要隘、暫資保衛、以安民心、俾勤生業。此次委員查勘過境、猫江上下、均經遴派伙甲、約束夷衆、擦蠻聞之、頗較往時收斂、猓匪有數、成羣者、數起到境、聞委員至、亦即潛蹤。倘不趕緊撥兵駐護、該匪等偵知官家仍舊放棄、則吾怒猫之民之害、勢必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行將靡有孑遺矣。此委員之先請添駐營防、爲民請命之苦衷也。至於脫落江頭、爲西藏松噶曲宗要隘、狄滿江上連西藏、中界木王、下接曹猛、均爲邊界極要隘口、應候各官建定、再行添練精兵、設關把隘、以固邊隅。

三宜撤退土司、以蘇民困也。怒江各處土司、或駐葉枝、或駐橋頭、或駐維城附近、無一駐怒管理夷務、約束夷衆者、徒於秋收之際、遣人收受錢粮一次。錢粮係以村計、所收係麻布、竹筒、蔑簸、黃連、黃腊之類。正款本屬無多、惟以鹽茶布帶等項、高定價值、押令百姓售買、勒索夫馬伙食供應、尤爲難堪耳。各處該管土司、多係兩人、錢糧係各管各受、民間須照上兩次。擦瓦龍米康土千總、亦每年遣人收受一次、亦復押派勒索。以此怒民疲於奔命、不勝其擾、區區小民、何堪此屠脧剝削。前年委員奉飭赴怒查勘布置、廉得此情、曾經據實稟陳、並將徒收錢糧、苛擾百姓之土弁、一律撤退。其怒江錢糧、每年應解若干、請飭維西廳查明數目轉知、委員另派伙甲、照舊征收解繳、以重正供等情、通稟在案。嗣奉批飭、可否未蒙明示。委員去秋到怒、正值各土弁及藏弁遣人收糧之時、各處伙甲百姓、咸來訴苦、環求免派

貨物。委員以所稟撤退土弁一節、未有明文、而業奉憲電、飭將應辦各事、妥爲料理。竊以應辦之事、莫先於蘇民困、當卽出示、禁止押派貨物、勒索夫馬供應、至於錢糧、仍令照歸上納、蓋恐有妨正供也。查維西地分五股、一臨城沿江、一枝葉、一阿墩子、一奔子欄、一其宗、潞江不與焉。五股各有土弁、各有專管地段、潞江均係兼管、今卽撤之、於各土職仍無所損、而在潞江人民、實受無疆之福。至擦瓦龍土弁、本係藏屬、向無到滇收受錢糧之例。聞係康熙間、擦地出有活佛、該管女土千總禾娘禾志明、保婆娘二人飭狆潞民人、每村捐給小鍋一口、麻布數打、以資燒香扯旛之用、相沿爲例、直至於今、不但不可禁革、且復滋擾繁多。仰維憲台、撫卹邊氓、賞准行飭維西廳將兼管各土司一律撤退、應解錢糧若干、暫由潞江委員經收解繳、俟設官有定、再行改征。至擦弁收糧之事、亦懇憲台俯准出示禁止、發交委員譯成藏文張貼、並照錄行知藏弁、該等自當懾伏凜遵、不敢再過滇境收糧、自然杜絕滋擾矣。委員爲邊氓蘇困起見、伏維謦核准行。

四宜剿撫吉匪、以除民害也。潞江自腊早以下、猓猓較多、原有土司管理、曩因收糧之人、過於苛擾、猓民聚衆逐殺之、自此不服管束、不安耕鑿、相率以搶刧爲生。雪未封山以前、則在鶴、麗、劍、維、等處山林要隘、結黨野處、攔刧行人。封山而後、則在上江一帶、搶刧碻索、估拉人口、勒索重贖、否則賣入藏屬爲奴。卽內地有犯重罪者、率多逃匿其處、實爲永麗各屬逋逃藪、上江百姓、呼下江爲吉尾子、言之無不慄

慄。委員於光緒三十二三年內、先後兩次奉檄入擦、曾將此情兩次稟陳有案。三十三年內、因該吉匪在康普、岩瓦、因多等處搶刼多起、並拉多人、事主報經維西廳、委一年幼無知之袁桂林、發給槍枝、飭帶團勇數十名、於是年冬前往查辦、因需索太甚、吉匪用弩箭將袁射傷、并殺其從人郭玉賢、及伙頭揹夫三人、外傷數人、奪去槍枝數桿、集衆數百、驅之去境、地方爲之驚惶、幸防哨將上江要隘堵住、始無滋蔓之虞。袁子歸報、維廳置之未究、以此益加猖獗。去歲常來上江搶人拉人、雖有防哨、兵力太單、不敢深入追擊、莫可如何。委員此次到擦、各事主紛紛哭訴、慘狀難名。及至貓江、又據貓衆稟稱、此項吉匪、常爲江尾猓猓勾結、入境爲患、恆有旦夕難安之勢、委員不歷其地、不知其慘、既已目睹耳聞、則此民膜、何敢玩視。竊以該匪居住江邊沃土、以無官長爲治、不願安於耕鑿、相率以搶刼爲生、從無一案破獲、照例懲辦、以昭儆戒者、故該匪居之不疑、視爲執業、若不設法收服、則養癰爲患、伊於胡底。倘親歷其境、推誠布公、剴切開導、遴派頭目、厚以賞需、撫之當較易易。否則江邊道路、雖則崎嶇、而其隘口、要不過如中甸三村之險、剿之亦自不難。委員先擬於查勘貓江囘擦後、卽往招撫、曾經申請麗江府轉詳立案。嗣因甍擦時、偵知川藏忽有戰事、遂卽兼程囘墩、且聞吉匪猖獗情形、若不少設防備、如不就撫、必貽徒手搏虎、反受重傷之誚。委員現請添設一營、分駐擦貓、如蒙俯准、請飭將全營先於擦江上江一帶、擇隘駐定、仍備賞需、前往招撫。如其就撫、固爲省事、否則痛擊一次、使之胆落氣衰、自當

懾服不暇、然後加以撫輯、計無不耳帖心歸。務令自維屬臘早以下起、直至麗屬及保山縣屬沿江一帶、夷民洗心革面、仍供賦役、不蹈從前盜賊之行、以除內地各屬搶刼之患、以安怒狆兩江良懦之民而後已。伏維憲台安良除暴、念切痌瘝、凡在民生、尤蒙矜恤、況此邊氓疾苦、特爲尤甚、應懇照准施行、以除民害。且此吉匪性成强悍、如能化莠爲良、將來選充軍旅、尤爲是邊捍衛之助。

五、宜籌費設學、以廣教育也。怒江興學設教一層、前已兩次稟陳在案。此次赴怒、因（洋務局暨警務處）六月支電內、有或就該處充公廟宇寺租、先設一二學堂、以資化導等因。查怒江地方、自幽喇干以上、蠻怒雜處、以下則猓怒雜處、欲設學堂、上江必通蠻怒語言、下江必通猓怒語言之士、始可充其教員。（委員）此次先於到怒時、亦已託人招致速勸狆蘢怒、選得劍川童生尹佐湯、張自銘二人、曉暢國文、兼通猓語、字跡亦甚端楷。竊以此時興學、祗在文字語言、因即延定、遵飭設學二堂。一於茨開地方、（在怒江之西、以該村有客籍漢民三戶、較易開通。）暫借民房設立、以尹佐湯充當教習。一於菖蒲桶充公寺廟設立、以張自銘充其教習。先以認字說話爲主、示期今年正月二十二日開學、傳諭沿江伙甲僧俗百姓、屆期務送子弟入堂讀書、祗須自備伙食、一切應用書籍筆墨紙張、概由官處發給。教習每員每年備送薪水銀五十金、糧食八石、以資口食。至於學生多寡、應俟雪融路通、赴怒查考、方能具報。惟查充公寺租、年祗二十二石五斗、除管事二人口食、（每年二石四斗）及賞佃民酒飯外、（每年兩次、約需糧食五石之譜。）其全數栽種納租、所存不過十五石有零、兩年間時

有拋荒之戶、雖飭管事隨時招佃承種、不准拋荒、仍未能一律佃種。至於水田寺僧、向係與佃平分、並無一定租石、充公後、定以六成歸佃四成歸官、以示體恤。年來溝水乾涸、荒蕪較多、所分之穀、不滿十石。現飭防哨督同官廳管事經理、去冬在懋清釐、據稱卅三四兩年分租石、除拋荒外、均已收楚、惟修整房屋、及各項開支、已去大半、現已實存無幾、容飭開具細數、再行分別造報。懋江人民所種地土、惟期自給、無論何項糧食、每石定價一金、鄉規如是、百姓自古遵守、委員未便加增、致貽窮民之累。故此充公寺租、每年除各項開支、及歲修寺宇外、所值不過二三十金、欲以興學、勢所不能。且該處自開闢以來、不知讀書識字爲何物、非如內地之有他項積習、難於改移、今一創辦、似須將體操及一切兒童教育同時並舉、俾易開通。吏須爲之籌備書籍、筆墨、紙張、膏火、獎賞等項、以饜其心、而堅其志、庶幾向學日多、普通可及。至灿狄各江人民、聰穎苦無教育、地土肥沃苦少經營、卽稼穡紡織之事、均須爲之提創、是則農業工藝各學堂、應先於懋江興設、以立基礎、漸及他江、以廣教育。此懋江設學、必籌費方能成立之情形也。仰維憲台督核施行。

六宜治平道路、以通商旅也。懋江宜修路通商、前已兩次稟明在案。仰蒙洋務局藩憲營務處六月支電、飭將來往道途、量爲平治等因。委員當卽遵照移請防營管帶酌派妥弁、督飭兵民、先修庸支一路、曾於具報起程日期文內附稟陳明、並蒙批准照辦在案。俟庸支道修理完竣、八月興工、正值連綿陰雨、十月以後、冰雪旋至、以故兵民從事三月、尙未完工。自可

漸及他途、毋庸冗瀆。竊惟開闢地土、首在通商、而商旅之通、端在道途平治、故各國路政、設有專官、最爲慎重、但有人力所通之處、水必設有火輪、陸必建有鐵道、從未放棄一隅。此次委員所經之處、觀其人民、宜文宜武、宜百工、察其土地、宜桑宜棉宜百穀、至於森林土產、美品良材、尤爲不一其類、祗以道路不通、遂致物產人材、皆歸無用。此次委員在虜困時、木王聲稱通商之地、原有二處、一漾共、中隔野人、人不堪其擾。一南闗、而英人又異常抑勒、且隔雪山太多、夫脚常有死亡之患。久欲與漢地通商、以無人引導、前路茫茫、徒存思想、今幸漢官親臨、我等願出其路、一通商旅等語。委員以我憲台綏遠爲懷、宜無不可、當卽許以來境通商、但須照納關稅、該等向與外人通商、釐稅與我無涉、倘能招之使來、則亦利人之利也。該大小頭目、無不欣悅、惟以道路險阻爲慮。於是商定、彼此修路、木王由該處與修、經狄滿至脫落江西爲止。委員亦諾由慫江修至脫落江東岸止。查慫江至脫落江、計程不過二十站、修理亦不甚難、竊擬於今歲雪融路通時、卽飭兵民、將庸支道修理完竣、另派兵民修理岩瓦臘早雪山。此路修通後、則滄慫來往道途、已有兩路、卽可移修曾喇籠木克已通獨兩路、漸漸由獨修至脫落江。獨江脫落江並不隔雪、倘荷撥兵駐獨、終年均可修理、自不難於竣功。待到四路平治、則商旅出途、交易成市、物產自見豐饒、人民自臻富庶矣。至慫江吉尾地方、俟吉匪剿撫定局後、擬順江逐一親詣查勘、如能修通一路、逕達永昌、俾慫江不致雪阻、尤爲慫地官民商旅之幸福。此事此時、雖稍煩經費、而預計將來課款、則又不啻萬一之利、

此委員所以瀝懇之苦衷也。應請憲台察核賞准施行。

七宜廣招開墾以實邊地也。怒猫宜招徠開墾，前已兩次稟陳、仰蒙藩憲行飭、開墾一事、川滇已設有邊務大臣、應候酌核歸併辦理、暫可勿庸置議。等因奉此、應靜候咨行、不宜復有瑣瀆。惟以前此之所陳者、怒江情形、則係目覩、卽猫江亦係耳聞、今則各江皆足履其地、目覩其情、有不能已於瀆懇者。查怒雖云地廣人稀、而以比之猫狄各江、則又較爲稠密。各江地勢險易、風土人情、前已逐一陳明、毋庸贅述。惟人烟無不稀少、地土無不肥沃、猫子狄子脫落狄不勒各江、天氣和暖、水土盡人皆宜。狄滿江則少有烟瘴、木王地殆有甚焉。（此次隨從兵夫、病者甚多、死者八人、均經從優撫恤其家。）此次委員在虜困時、木王及大小頭目、亦以地廣人稀爲慮、合詞懇請多發漢人、往彼開墾、卽塡滿其地、固所願也。委員竊謂宜妥定章程、廣招內地人民、先赴猫狄脫落各江、勤求開墾、教育稼穡、有耐烟瘴者、則可逕赴狄滿江邊、否則先處高山二三年、然後遷至江邊平地、久而久之、卽可遷往木王地方。該各處旱穀可種、水田可開、一切雜糧山貨、桑麻棉花之類、無不出產、到境二三年後、將見衣之食之、家餘戶足、庶幾邊地以實、地利以興、糧儲以厚、豈可不爲藩籬前途之幸福哉。仰維憲台酌核、如須歸併川滇邊務大臣辦理、亦宜咨請速行、以收實效。

八宜設關守隘、以清界限也。猫子江向歸維西土司管理、的係吾滇百姓。狄子狄不勒兩江、向處化外、此

次委員亦已收服。脫落江則與木王互相管理。狄滿江居民、歸木王管者十之三、無人管者十之五、尙有二成、由獼江遷往者。此次委員查獲、自稱願上錢糧、卽無管者、亦願爲其氓。竊以版圖所在、寸土必爭、如獤江以外之各江、歷來輿圖、雖未載入、而與吾滇西陲接壤、又多係滇民遷徙流寓、則此土地人民、有不容置之度外、任人攫取者。木里江木王、既自爲主、暫可毋庸置議。惟以木王聲稱、前數十年、有洋人率多人自漢地來者一起、卽法國親王住三日、經龍最雪山達南闊、往緝捕去訖。又有自漾共來者一起、自南闊來者先後二起、均各由原路趕返去訖。每起到境、無不登山涉水、到處繪圖照相、徒以南隔野人、西隔雪山、一時未便收拾、吾甚恐之云云。聞洋人每至其地、無不厚贈其衣飾槍馬等件、意在收心、倘將來爲其制服、威脅木王、指其地界、勢必逼入脫落各江、則蓮青險要之關、狄滿膏腴之地、均當爲其所有、彼時與之爭論、遲無及矣。不如早爲之所、以免籍口。查脫落江百姓、係我與木王互相管理、狄滿江百姓、木王雖管十之三、而出息亦甚微末、在木王亦若無彼疆此界之意、我宜早事經營、於蓮青雪山及狄滿上下江各處、建立關口碑硅、分明界限、收此重江疊嶂、爲我藩籬、以杜後之來者、覬覦侵越。至該關隘、應俟如何設防把守、應俟建官有定、再行籌辦佈置、以臻周妥。委員爲淸釐邊界預防侵逼起見、仰維憲台查核施行。明德按木王地及狄滿脫落狄不勒狄子各江流域、今均爲英人經營、夏君之言、不幸而中矣。

九宜改徵賦稅、以裕經費也。獼獤各江、雖歸土司管理、而所收錢糧、概係竹筒、篾簸、茵布、之類、間有上黃蠟黃蓮者、亦

復不可多得也。所値無幾、故未歸入正供、卽該土司亦得之不喜、失之不憂。百姓之苦、在於押派貨物、勒索夫馬供應耳。今旣擬撤土司、建官長、改土歸流、二三年後、自可按村按戶、改征錢糧、在爾時百姓卽幸押派勒索之弊革除、復覩銀貨交易之利興、宜無不樂從命令、輸將恐後也。至於招墾之民、無論安置何處、三年後卽可計畝升科、倘得各土地一律墾種、則應征之賦、誠有不可以數計者。各江生意利厚、盡人皆知、向只猓人敢於出入、祗在脫落江止、若狄滿江、卽猓入亦少蹤跡。此次聞委員欽晉木王、隨同前往各江負販貿易者、已有六人、聞均獲有利益、今歲當有續往者。待到道途平蕩、則是邊之商務、尤宜逐漸發達、一切貨物出入、當可酌收稅課、尤宜妥定章程、及早開辦、十年八年、此款皆大有可觀。將來以所收各江之賦稅、支所設各官之俸廉、與所辦各事之經費、預爲決之、或當有盈無絀。委員爲籌備經費起見、是否有當。仰維憲台察核施行。

十、宜扶置喇嘛、以順輿情也。中維兩廳、鄰近西藏、崇奉佛教、浹髓淪肌、憼江旣無官長、復無土弁、故民人尤爲喇嘛是信是依。查菖蒲寺、原係莫多普化寺、係康乾間由女土千總禾娘禾志明婆媳、捐給地土、赴西藏大法寶王前、請派喇嘛來境、建寺行教、以鎭地方。前此該地方卽歸該寺大喇嘛管理、錢糧亦歸收解、故該大喇嘛從前係兼襲土職、所以數百年來、相安無事。原日開闢田土、租石甚少、寺中向規、正臘兩月、須辦會跳神兩次、與夫平時打鼓唸經、向有租石、先本不敷支用、以此寺僧口糧甚少、地方

崇佛、齋雖少而僧自多、故有各自安家以謀衣食之事、聞亦大寶法王所允許者。光緒卅二年秋、委員於新軍右營督隊官差次奉飭會同任司鐸前往怒江辦理教案善後事務、遵照檄飭、將該寺田地廟宇、一律充公、有婦之僧、勒令還俗、無婦之僧二十七名、另指靈聰山老寺一楹、以資焚修、酌留地租三十石一斗五升、以資養贍、取其寺僧切結、稟由前麗江府李彭兩守轉稟在案。竊以該寺喇嘛、仇教叛官、實因德欽、羊八、東竹、三寺、屢亟威脅、罪祇爲從。迨辦理善後時、該三寺則以罰鍰了案、田土寺宇、並未充公、而菖蒲寺、既已出有罰鍰、又復提其產業、是寬於首禍、而嚴於脅從也、不免有失持平。委員先於奉檄時、曾經呈請從寬辦理、以平情法、竟以事經定案、未沐允准、不能不遵札照辦、未免隱滋心疚。迨前年入怒、該寺僧等稟訴苦情、邀懇發還廟宇產業、以資香火養贍。去歲又復邀集僧人、環跪哭泣不已、即沿江狄甲百姓、無不爲之長跽哀求、迫切之情、殊堪憫念。當飭官廳管事、將收存之租、給該僧等八石、以示矜恤、諸爲轉稟請示、飭令靜候去訖。查該寺僧、自經此次懲創後、實已心悅誠服、痛知改悔、長住之僧、既不准其娶室謀生、又無有以資其生計、前此所留之租、不敷贍養、所指之寺、不敷棲止、存款罄盡、無力經營、種種苦情、真有束手待斃之勢。至所提該寺充公田地租石、除各項用度外、每年存款、所值不過二三十金、廟宇如大殿、則毫無用處、管事房業已東倒西歪、行將傾圮、惟活佛寺稍覺整齊、暫可充作學堂。如擬建設官長、自必建修衙署、則學堂亦必另具規模、實無需此頹敗之寺、是此

充公廟宇租石、於公家實屬無所裨益、計提公歲月、已屆三年、薄懲足以稍示。夫一夫不獲、仁者憂之、我憲台痌瘝在抱、當不忍此多數僧人流離失所、擬懇仁施法外、賞准將此充公廟宇租石、一律發還、俾該寺僧焚修有所、贍養有資、以昭平允、而彰公道。在該寺僧等人數無多、出息甚少、又得官爲鈐束、自然安分焚修、不致從前悖逆。若慮外人有所藉口、則此廟宇租石、均可仍歸官管、惟廟宇應准其焚修、租石應給充口實。查中維兩廳各黃教寺、無不由官給以口糧及衣單供品銀兩、該寺僧人前已爲之額定卅名、擬請每年每名給予口糧八斗、共合廿四石、除此款外、視其年所收之租、無論所餘多寡、悉以供充衣單供品香燈之用。租石仍飭官廳管事經收、交給寺僧、官祇爲之督飭稽核、並不經手。惟每年仍須取具寺僧領狀一紙、申報查考。若此則租仍官租、寺仍官寺、外言無自而興、原案要無不合。至於喇嘛、須由該寺總管每年造呈名冊一次、如有病故或犯規革除、以及新招入寺等僧、均應隨時稟報官長存照、以便約束稽查。如是則僧歸官管、自不敢越禮犯分、民得僧依、亦自能樂業安居。實以該處爲喇嘛所開闢、故其教入人最深、有非此不樂之概、委員之敢於瀆請者、爲順輿情起見、伏維憲台察核施行。

以上十端、有前已陳者、有前未陳者、惟我憲台衡核、遴委明幹大員、前往覆查、以昭愼重、而資核實。倘蒙奏咨舉辦、逐一實行、則邊地幸甚、邊氓幸甚、國家藩籬幸甚矣。夫人情所最關切者親近、所易忽略者疏

遠、委員身歷邊地、目覩邊氓、覺此邊地邊氓、最爲親近、有密祕之關切、責無旁貸、不容以疏遠視之、忽略置之者。故不憚冗瀆、觀縷謰謱、爲我憲台三復陳之。除將各江要隘繪圖貼說同呈外、所有遵飭履勘邊隘、幷陳管見各緣由、理合另文具册、詳請憲台俯賜查核、批示飭遵。再開鑛一節、木王亦稱該處銀鑛甚旺、二百年前、有旱地擺夷到彼辦理、業以大旺、以夥伴不和、鬧了封閉、我等民人、不知採取之法、故至今依然閉塞、求多遺漢人、往彼開辦等語。委員詳查各江地土、一似五金俱產者、惟以地廣人稀、糧食難覓、不能驟擬舉辦、俟道途平治、商旅往來、人民富庶時、或官爲提倡、或招商辦理、由建定之官、審度情形、稟請開辦、方無遺誤、故此次未經議及、合併聲明。除詳督部堂暨各憲、並麗江府維西廳外。爲此具詳、須至詳者。

夏君此作、乃屬經劃我邊地、與界務無關也。遷延廿餘載、未見實行、使外人勢力、駸駸北上、竟欲通我康藏、而爲界務之一大問題、故錄之篇末、以見我當事之因循誤邊也。　明德鈔竟識

與北界有關著作、除此兩種外、有無錫薛叔耘福成滇緬劃界圖說、上海姚子梁文棟初勘滇緬界記、騰衝李印泉根源滇西兵要界務圖注、騰衝李子暢曰垓滇緬界務說略、大關張純鷗維翰滇緬界務意見書、賓川李子厚培天滇緬界務與西南國防、明德滇緬界務交涉史、滇緬界務北段調查報告、均有專書、並記於此。

附錄二終